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劉常昊

哈耶出版社

書名: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作者: 劉常昊

編輯: 李勵春

校對: 方佩佩

封面及版式設計: 川北

出版: 哈耶出版社

通訊地址: P.O.Box795

DeerPark, NY11729, USA.

版次: 2012年

定價: HK119NT329

電郵: hayachuban@yahoo.com

本出版物不代表哈耶出版社立場

ISBN: 978-1-936043-28-6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目 錄

前言	007
----------	-----

第一章	011
-----------	-----

一步步按照既定設計收尾
留活口當薄熙來的“定時炸彈”
請君入甕式受審，家人“很絕望”
猶如演戲，網民多不認同案件審理
谷開來和王立軍也上過床？
王立軍整材料促薄家“自相殘殺”？
一個耳光引發了政鬥還是政改？
“他的出走改變了中國的走向”

第二章	063
-----------	-----

官方版本中被隱藏的重重內幕

徐明、于俊世的捲入絕不簡單
王立軍、薄熙來曾徹夜密談
諸常委對處置薄熙來心思各異
薄瓜瓜其實涉案很深
薄熙來的命運：硬著陸
附錄一：王立軍軼事

第三章 125

薄熙來為王立軍設計了三種死法
新華社的通稿 Vs. 中辦的通告
王薄翻臉原因的“非官方版本”
在美領館內的幾個不同說法
王立軍爆料：薄熙來、周永康“謀反”
領館外，國安和渝警武裝對峙的內幕
給胡錦濤用了技術偵察手段？
王立軍也曾經聯繫過英領館
附錄一：在法律的天平上——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情始末

第四章 193

王局長曾經在重慶“一手遮天”
多年前的“口香糖”說一語成讖
李莊案是壓倒王立軍的最後一根稻草？
鐵嶺“後院起火”是有人佈局？
王立軍一次送周永康 260 輛豪華車
王立軍握有周永康的黑材料
真正的後台老闆是李克強？

第五章 247

王立軍、趙本山權錢交換“二人轉”
趙本山參與斡旋重慶“特警討薪案”
重慶警方全面“去王立軍化”
一直未下葬的文強看到了今天
還有多少個“王立軍”正尋找退路？

第六章 271

“天怒人怨”的王立軍“王朝”
諸個世界第一背後的“爛攤子”
“乾坤有江山之意，莫非他……”
“王立軍對軍權特別感興趣”
“公安部不行，重慶市政法委無能”
“在打黑除惡之中，法律無障礙”
打黑專案組私設監獄
“欽定”“示範”刑訊逼供
王立軍在重慶的“體制改革”
“只准一個聲音，服從於王朝統治”
“黨的幹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會”
“除了刑拘，就是追責”
文盲的文化夢
“下班了怎麼能回家呢？”
刑偵：“他就是半瓶水”
“其實他滿有人情味，只不過……”
“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其霸道行為勝過軍閥
王立軍“大手大腳花錢如水”
“偶像”、“壞人”、“陰謀家”
王立軍“有嚴重心理疾病”

後記	330
----------	-----

前言

王立軍一度曾認真的想為重慶的“打黑”修史、立傳，當然，作為公安局長，他的偉岸形象自然也會在其中昇華。

2010年7月8日的下午，王立軍找重慶作家協會主席、作家黃濟人速來市公安局開會。

前一天上午，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因為受賄、強姦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而被處決。當時，在這座擁有3200萬人口的直轄市，“打黑”和“唱紅”仍在如火如荼，而文強只是眾多落馬人士中最顯眼的一個。

當黃濟人到達市公安局時，王立軍開門見山的說：“文強不在了。他已經‘作古’了。然後黃濟人被分派了一項任務：與其他三名作家製作一部關於這場打黑運動的官方歷史，篇幅長達四卷；一年來，這場運動讓這座城市乃至全國的很多人震驚。這部史冊將兼具事實上的準確性和寫作上的文學性。¹

不少出版社也聞風而動，爭奪該書的出版合約。據黃濟人介紹，按照計畫，之後還會推出一部“教父”(Godfather)風格

1 2011年11月3日，《紐約時報》中文版網站

的電影和一部電視連續劇。

一切都是爲了宣傳重慶“打黑”的光榮偉大和正確性。

重慶的普通幹警們也翹首以待，或許想從作品中感受到現實中很難獲得的成功感和英雄感——在王立軍的治下，基層幹警不僅工作壓力繁重，而且時有“膽戰心驚”、唯恐丟了飯碗的緊迫感。

重慶警察黃舒（音）就對計畫中的這部電影抱以很高的期待。他說：“我們都知道，它會很棒。”

“我們聽說，他們想讓杜琪峰（香港知名導演）來當導演，”黃舒說。女導演李少紅也一度是熱門人選。

黃濟人說，書才是關鍵。他表示，這部書將是打黑運動的官方記載，因而極其重要，就像中國歷代皇帝下令編纂關於自己統治的官方歷史一樣。

“薄熙來想記錄下來，是誰在為這些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提供保護傘，”黃濟人在重慶接受採訪時說：“（其實就）是官員。”

黃濟人負責撰寫的部分主要關於文強，被命名為《強弩之末》。

王立軍還告訴他，市領導知道腐敗的範圍並不局限於重慶。

“他說，‘這場打黑運動僅僅只是第一步。我們還沒有進入深水區，’黃濟人說。但至於所謂的“深水區”究竟指什麼，黃濟人也表示“不知道。”但他隱晦地指出，中國有一些肥缺行業的掌門人往往是中共高層領導的子女。²

黃濟人判斷，這一系列出版計畫是王立軍的上司、時任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意思。

王立軍為《重慶打黑紀實系列叢書》的作者們制定了一系

2 同上

列嚴格的規定。“不要把文強寫的一無是處。”他告訴黃濟人，客觀和公正是基本，因為“只有事實才具有說服力”。

作者們可以見任何想見的嫌犯，也可以參閱任何文件，很多文件上面都貼着“絕密”字樣。王立軍說，這部書是為警示後人而寫的，只有客觀和真實才能做到這一點。

對黃濟人來說，這讓他鬆了一口氣。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對政治並不陌生。他曾經擔心，打黑可能只是薄熙來為了鞏固自己在重慶的勢力，而對文強及其派系進行的打壓。

“當我聽到那些話的時候，我想，這場打黑運動不只是一場清算，”黃濟人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它好像有點政治的意味。”

但一年半後，隨着王立軍突然出逃美領館，一切都改變了，徹底地改變了。

雖然黃濟人撰寫重慶“打黑”一書的素材如質變一般更加豐富，情節也更具有超越好萊塢電影的戲劇效果，但他這部計畫中“欽定”出版的書注定“難產”了，而且是以一種最有諷刺性的方式收場——打黑的人原來是更黑，“深水區”原來就在重慶市委和市公安局大樓內。

但這部“打黑史”注定要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厚一筆。或許因為這個醜聞實在太大，對黨的形象造成近乎災難性的衝擊，官方欽准的共和國史和中共黨史上，注定會對這段隱藏起諸多不可告人的細節，這已經從官方的一個個“通稿”和“通報”中窺見一斑；而非官方的“野史”中，一個個充滿細節又屢屢事後被證實的“謠言”無疑成了記述和解讀這段歷史的最有吸引力、也最有說服力的段落和章節——因為這些被官方遮蓋甚至深埋了的讓人瞠目結舌，或毛骨悚然的一個個細節，很多就是出自王立軍、谷開來、薄熙來前妻等當事人之口。

這些或在美領館避難時、或在國安部門控制下，或在接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受中紀委的調查和不公開的庭審中抖出的絕密信息，如今通過一個個秘密管道，穿越重重封鎖得以見諸於衆。

【第一章】

一步步按照既定設計收尾

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上午對王立軍案一審宣判，王立軍因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叛逃並受賄人民幣305萬元，被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這一刑期同王立軍的認罪態度和之前法律界、新聞界等的預判相當吻合，所以並沒有激出太多讓各界興奮的火花，也讓這個一開始就跌宕起伏的案件，有一步步按照某些既定的設計低調收尾的趨勢。

但正如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所言，單純從新聞專業、新聞學的角度來看，在當今中國從事新聞報道的世界媒體記者可謂“三生有幸”，“躬逢其盛”，“身在福中”。在世界其他國家從事新聞報道的許多記者，不得不挖空心思、苦心孤詣地奮力挖掘意義重大又富有娛樂性的新聞的時候，意義重大又富有娛樂性的新聞卻像熟透的蘋果、柿子接二連三地墜入在當今中國從事新聞報道的世界媒體記者的懷抱。記者們是絕不會輕易放過這場大戲的，更不要說在遮遮掩掩下有那麼多待考證、



王立軍和他的律師。(資料圖)

待挖掘的“謠言”和“猛料”，正吸引著各界的密切關注。

繼王立軍在2月6日夜奔美領館給全世界的記者提供了上好的素材後，9月17日、18日兩天的庭審更是

成為國際新聞界的焦點。當然大陸記者只能望洋興嘆，唯官方的通稿是瞻。

第一天的審判內容——叛逃罪和濫用職權罪涉及到國家秘密，法庭採取不公開審理，18日進行的審判內容——受賄罪和徇私枉法罪，採取公開審理。

17日上午9點30左右，成都中院正門右邊，有應急發電車隨時待命，法院正門拉起了警戒線，禁止任何人進入（工作人員除外），法院周邊停滿街口和背街停滿警車和一些轎車，法院後門撫琴西路也拉起了警戒線禁止行人和車輛通過，法院後面的撫琴西南街與營福街口，站滿警察和便衣，一些群眾也好奇的在街沿上觀望、議論。³

法院正門的街對面，三友百貨街沿邊，或坐或站三兩成群的便衣國保、國安好幾十人，還有周邊縣市的維穩人員，他們是來截訪的。聽一名維穩人員說：今天沒有碰到“非訪”人員，祇有幾個正常上訪的群眾，後被勸離。

因為不公開審理，所以並沒吸引太多媒體前去，甚至附近

3 博訊網

住戶也不在意。

“他們審案，我們的生意卻無法做了，也不給賠償，什麼世道”一名在撫琴西南街（法院後門對面）的商戶對記者說。

18日一早，成都中院附近“如臨大敵”。警方明顯加強戒備，拉起封鎖線，警察和警車遍佈周圍，氣氛緊張。

聯合早報駐重慶特派員顧功壘在成都的報道稱，警方把成都中院周圍三邊臨街都用警戒線攔起來，共設四個記者服務點，連通過撫琴中街繞到中院的後街道路都被封鎖。

記者到了這個服務點時，觀察到警戒線內外一共站了10多名工作人員，路口的茶館內滿是工作人員。路口還有居民協管員，負責辨認中院後門對面住宅樓內的買菜居民，一一放行。

記者觀察到，受警戒線圍攔影響的小店家，一些沒有營業，靠近中院後門的兩家餐館，已負責接待工作人員就餐、休息；其中一家好心讓記者入內使用洗手間。

開庭時，外國記者僅僅被允許在法庭外的媒體區進行等待，並不得進入庭審現場。⁴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晚報》的記者隨機採訪的部分市民中，大部分人表示並不知道將要在這裡開審王立軍。當局刻意降低此事在國內曝光率的做法可謂用心良苦。

留活口，當薄熙來的“定時炸彈”

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播出了王立軍受審的視頻，從電視畫面上看，王立軍的精神良好，身體沒有明顯的發胖和消瘦，仍然健碩，而態度則略帶輕蔑。相比之下，薄熙來妻子谷開來之前接受庭審時，身材明顯發胖很多，一度引起外界猜測是否

⁴ 9月18日，《紐約時報》



王立軍案一審在成都中級法院審理，2012年9月18日。

為“替身”。

和谷開來受審時一樣，王立軍並沒有穿囚服，也沒有戴手銬，身穿白色短袖襯衫和長褲，法警陪同他進入時，王的神情相當淡定和自信，眉頭輕微皺起。

谷開來在庭審時站立，且電視畫面停留時間不長，言語甚少。王立軍則是坐在被告席，面前的桌子擺了多份文件，王有時會低頭閱讀。電視畫面多次出現王立軍的面部特寫，他言辭甚多，但並沒有聽到他本人的聲音。從特寫看來，王立軍說話時表情略帶輕蔑，對公訴人和法官說話時，雙眼不時斜視，沒有正眼望對方，面部表情平靜自若，並保持端坐。公訴人發言時則會起立對文件朗讀。

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背查禁犯罪職責，徇私枉法，明知谷開來有故意殺

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訴，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被告人王立軍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領館，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九條之規定；被告人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反國家有關法律規定，未經批准或者偽造批准手續，先後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被告人王立軍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305 萬餘元，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應當以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王立軍後來要求重慶市公安局有關人員對谷開來涉嫌殺人案重建檔案、調查補證、保留物證；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的問題，並提供有關證據材料，積極協助復查，為公安機關偵破該案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對徇私枉法罪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王立軍犯叛逃罪後自動投案，並如實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實，屬自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告人王立軍犯有數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應當數罪並（併）罰。被告人王立軍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依法可以減輕處罰。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轄決定書立案受理此案後，及時向王立軍送達了起訴書副本，告知其訴訟權利和義務，並通知律師會見被告人，查閱全案卷宗，充



薄瓜瓜和海伍德（左一）。

分保障了王立軍的訴訟權利。

法庭上，檢察機關出示了有關證據，王立軍及其委託的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充分發表了意見。在公開開庭審理階段，王立軍的親屬、媒體記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各界群眾旁聽了庭審。

王立軍對起訴指控其所犯的四項罪名的基本事實和罪名沒有提出異議。

另據媒體報道，王立軍的律師王蘊彩在法庭上為王立軍作了罪輕辯護，提出五點辯護意見，請求法庭對王立軍減輕處罰。

1、王立軍徇私枉法罪不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其主動向有關部門反映了谷開來故意殺人的問題，對偵破該案有重要貢獻，其徇私枉法罪係主動投案，應視為自首。

2、王立軍叛逃係事出有因；所犯叛逃罪，係犯罪中止；叛逃後自動離開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並如實供述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實，係自首。

3、王立軍犯濫用職權罪不屬於情節嚴重。

4、王立軍犯受賄罪情節較輕。

5、王立軍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現。

18日當天庭審結束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王立軍17日並未否認其有關叛逃以及濫用職權兩項罪名的指控。不過王蘊彩辯護稱，“他叛逃是因為他的生命受到威脅”，但她沒有特別提到薄家是威脅的來源。

18日，一位當地和公安機構有聯繫的消息人士對《紐約時報》說，按照王立軍案件的性質，他很可能被判死刑緩期執行、無期徒刑或較長的有期徒刑。他還補充道，讓王立軍活著而不是處死他，一些黨內人士將他當作薄熙來的“定時炸彈”，因為王立軍掌握許多關於薄的秘密情況。

請君入甕式受審，家人“很絕望”

庭審結束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發言人楊玉泉宣讀聲明說，被告人王立軍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和受賄指控的基本事實和罪名沒有提出異議。

聲明說，檢方指控王立軍徇私枉法，故意包庇谷開來免受海伍德案的刑事調查。但檢方也指出，王立軍後來要求重慶市公安局“重建檔案”並保留物證。

聲明說，王立軍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的問題，並提供相關證據材料，積極協助復查，為公安機關偵破該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對徇私枉法罪酌情從輕處罰。

檢方還提到，叛逃罪也可以依法從輕處罰，因為王立軍最終自動投案，並向有關部門供述了叛逃企圖的具體情況。

聲明說，王立軍還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具體情況沒有透露），可以視

為重大立功表現。

根據聲明，檢方表示王立軍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305 萬元，為他人謀取利益。和中國近期腐敗案件相比，這個數額相對不大。聲明沒有透露為誰謀取利益。

檢方還指控王立軍先後非法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犯濫用職權罪。

聲明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但一些律師和政治分析人士說，王立軍提供的信息幫助薄熙來的對手確保他在政治上倒台。

美聯社駐中國記者黃敬齡（Gillian Wong）從成都發出的報道的一個主題則是“請君入甕”：這種當年大力推行“黑打”的人，如今自己也大有可能正在受到“黑打”。

另據博訊網報導，王立軍聘請的律師王蘊彩與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當局訂有保密條款，王立軍的妻子以及其它直系親屬也被當局告知，不許對外界洩露關於王立軍的任何消息，否則會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追究責任。

正如有分析人士對《外參》所言，中共的習慣性做法是，將國家機密概念擴大化，而在王立軍叛逃事件中，中共會最大限度地利用王立軍叛逃事件涉及國家機密這一點，讓王立軍家人與律師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信息溝通。事實上，中共確實在利用王立軍叛逃事件涉密這一點，讓王立軍案件完全幕後運作。

而切斷嫌犯與外部的聯繫也恰恰是王立軍打黑時慣用的方式。

第二天庭審結束的當天，有律師和分析人士說，中共高層急於在領導人換屆選舉之前對這起醜聞做個了斷，相信對薄熙來的處理也不會拖得太久。

王蘊彩則拒絕推測判決的輕重程度。她在庭審結束當天對《華爾街日報》記者說：“現在不是談論寬大處理或減刑的



薄瓜瓜和他的朋友們

時候，我現在不方便說這個。”，不過“王立軍狀態不錯，我覺得他對任何判決都有思想準備。”

她還表示，王立軍保存的血樣和其它證據對谷開來故意殺人案的偵破起了作用。

德國之聲引述王蘊彩稱，她受聘於王立軍家人，並非由當局指定，她不會做政治軌道上的扯線木偶。不過，她表示對本案並不樂觀：“我現在確實不方便向你透露，不知道王立軍還有沒有未來。”

王蘊彩現年 54 歲，1988 年起成為律師。1998 年，時任遼寧鐵嶺副公安局長的王立軍涉毆三輪車夫，王蘊彩在翌年為他打贏官司。不久她又在另一宗案件為王立軍打贏官司，奠定彼此的信任基礎。2003 年，她曾進駐王立軍在遼寧盤錦的打黑專案組，2009 年又應王立軍之邀，帶同手下赴重慶組成公安局“法律顧問團”，協助王立軍處置多宗打黑大案。

而對於王立軍被判刑 15 年的判決，各方解讀不一。

“輕判說”指出，不說王立軍高達人民幣 300 多萬元的巨額受賄行為，最後只判刑 9 年這種懲惠受賄犯罪的判決，（今年 2 月，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領導楊一民受賄人民幣 125 萬元就被判 10 年 6 個月）單就徇私枉法罪的量刑就有說不清的問題。因為，在王立軍案件之前，8 月 20 日，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等人徇私枉法罪作出一審判決，郭維國被判刑 11 年。同樣，王立軍因谷開來殺人案也犯有徇私枉法罪，但僅被判刑 7 年。但從新華社發表的《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情始末》看，王立軍在谷開來殺人案件過程中故意包庇谷開來的犯罪行為比郭維國的行為要嚴重得多。

郭維國在整個案件中只是顛倒黑白地做出海伍德係酒後猝死的結論，而王立軍對此結論不僅“未提出異議”，而且還從事了其它一系列包庇行為。例如，明知谷開來已經殺人並已錄音，仍然：一、“讓與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負責該案的辦理；二、沒有向郭維國等辦案人員告知其所掌握谷開來涉嫌殺害尼爾·伍德並有錄音證據的事實；三、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副局長黃某，要求其返回單位，不再負責該案辦理工作；四、主動將郭維國等人現場提取記錄谷開來到過現場的酒店監控錄像硬盤交給谷開來。鑑於上述情況，連當局也稱“被告人王立軍身為公安局局長，對故意殺人重罪不履行查處的職責，在徇私枉法犯罪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犯罪應屬情節特別嚴重。”

如果中國司法當局宣稱輕判王立軍的理由是“王立軍後來要求重慶市公安局有關人員對谷開來涉嫌殺人案重建檔案、調查補證、保留物證；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的問題，並提供有關證據材料，積極協助複查，為公安機關偵破該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對徇私枉法罪酌情從輕處

罰”，那麼，同樣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刑 7 年的李陽更冤。新華社的報導說，李陽“未按郭維國的要求銷毀關鍵物證，客觀上為尼爾·伍德死亡案得以偵破起了重要作用”、“轉移、保管”了“11·15”案件卷宗，李陽理應可以對徇私枉法罪酌情從輕處罰，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在該案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犯罪應屬情節特別嚴重”的王立軍領受同一刑罰。

真正導致王立軍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直接原因是官方披露的“王立軍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現。”從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看，“王立軍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與王立軍檢舉揭發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應當不是一回事，因為新華社通稿是將揭發谷開來殺人與“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並列，因此，王立軍有二項立功表現。那麼，王立軍揭發了什麼人的重大違法犯罪線索而立功呢？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在接受中通社採訪時指出，由於官方並未公佈王立軍在受賄罪方面有自首或退繳贓款的行為，因而法院大幅度減輕受賄罪量刑，應是出於其有“揭發他人違法犯罪線索”的立功表現。洪道德推測，這“很可能是王立軍同時揭發了薄熙來等更高級別官員受賄或涉嫌其他經濟犯罪的行為”。不過，在新華社的《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情始末》一文的王立軍“檢舉立功”一節中，並未提到王立軍揭發薄涉嫌受賄一事。

分析人士對《明鏡月刊》指出，王立軍最後關頭被突然輕判，顯然是王立軍在接到起訴書之後到審判前這段期間有立功表現，最後導致檢察官重寫起訴書，找理由為王立軍減刑。對於跟刑事犯罪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王立軍來說，拿到起訴書之後，他不會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坐多少年牢，幾乎是出於本能，王立軍開始進一步揭發薄熙來。

現在看來，王立軍的“立功”可能是他交出了不少薄熙來“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資料。早前《外參》曾報導，薄熙來生活淫亂，王立軍甚至裝設針孔偷拍、刻錄薄的性愛光碟。這些光碟如今派上了用場，讓王立軍在監獄少待至少 10 年。



海伍德的妻子王露露

明鏡新聞網援引知

情者的分析指出，輕判的原因是，第一，他與中共高層達成了交易，而且這個交易早在 2 月 7 日就開始了；第二，王立軍逃往美國領事館之前已做好安排，一旦王立軍被重刑，分散於中國和世界各地的馬仔們會隨時披露中共重大醜聞。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也證實，王立軍聲稱擁有同夥、而同夥仍有可能願意洩露秘密，這一消息可能會讓中國方面更加難以按照其自己的方式來講述薄、王二人的故事——這無疑成為影響該案判決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王立軍的妹妹王鳳英則稱不認同法院這一判決，更不認可輕判的說法，稱其反映了中國社會欠缺公正的病態。“我感到絕望，”她在接受《紐約時報》電話採訪時說，“這太不公平了。”

她補充說，“這個現實讓人無法接受，但我們不得不接受，中國的現實就是這樣。”

王鳳英還說，她現在最擔憂的就是哥哥及其家人的安全。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考慮到指控罪名的嚴重性，對王

立軍的判決實際上相對較輕。比如說，王立軍的叛逃罪名只帶來了兩年刑期；而同樣的罪名，在毛澤東時代，被判犯有同樣罪行的罪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即便如此，王鳳英還是表達了自己的批判意見。

“我們什麼都做不了，”王鳳英說，“你無法改變這樣的結果。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王蘊彩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王立軍被判 15 年徒刑的結果與她的預料相去不遠。她還說，儘管如此，王立軍的妻子仍然備感震驚，“她徹底地驚呆了，不願接受這樣的結果。”

王律師還說，根據司法程序，法庭宣判之後，她和王立軍見了面，王立軍並對她表示了感謝。

但有法律專家指出，王立軍 15 年有期徒刑屬非常低的刑期。“這證明了兩點，第一，法院認定王立軍揭發他人犯罪線索，確有重大立功表現。第二，王立軍在叛逃美領館後，並未透露與國家機密有關的內容，因而法院最終才作出較輕的量刑決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說：王立軍可能揭發了薄熙來等更高級別官員受賄或涉嫌其他經濟犯罪的行為。

王立軍則在法庭表示不上訴，並稱“將用餘生彌補對組織造成的傷痛”。

早些時候，有傳聞稱，王立軍因揭露薄熙來腐敗大案立了大功，所以將會將功抵罪而被特赦。但知情者對明鏡新聞網指出，這種判斷是可笑的。“在中國判處一些重刑犯時，可能會考慮到立功等表現，但即使是立了功勞，也不能抵罪，所以，王立軍案不存在將功抵罪。”

為什麼說即使王立軍立了功也不能抵罪呢？知情者指出原因如下：

一是，王立軍是叛逃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從這一點看，中共是絕不會放過王立軍的，因為中共自建政以來還沒有過這

樣的先例，所以，一定要堵住叛逃這個缺口。

二是，王立軍手上有命案。知情人士強調說：“在王立軍所擔任過公安局長的地方，刑訊逼供是家常便飯，經王立軍手被非法抓捕的人，據有關方面初步統計，就是上千人。因此喪命的也有。”

此外，王立軍無論在錦州，還是在重慶，都貪污了大筆錢財。知情者透露，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已被王立軍拿走的或下落不明的錢財就有人民幣 1.3 億元，其中在某個服裝節，王立軍就一次拿走人民幣 4000 萬元。“口口聲聲喊著打黑除惡的王立軍，其實，他自己比誰都黑，比誰都惡。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案情來看，雖然王立軍揭發舉報了薄熙來，算是有功，但他所犯下的罪行，還有他手上有那麼多人的命案，就算你立下天大的功勞，也不會將功抵罪的，”知情者說。

猶如演戲，網民多不認同案件審理

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網民紛紛發文，對王立軍案發表了看法。

東海岸灘：王立軍事件讓我們更加相信，這個社會問題是出在機制裡！這個權大於法的社會機制，不知道要出多少王立軍，要出多少谷開來，這恐怕是當今社會發展的最大阻力！更加悲哀的是，事件一出，這個病人骨髓（是否應為病人膏肓）的社會沒有一絲改變的跡象，判幾個人宣示一下如何法治，做足表面文章，沒有人去深層次研究體制問題！

輿論一邊倒，小人落井下石：鳳凰評王立軍犯罪：根本的原因可能還是在於中國的權力場上，權力不受監督，或者是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沒有受到有效的約束，而導致了王立軍這

樣的犯罪行為，他們可以利用權力為所欲為。那麼這樣的問題就再次說明，政治體制的改革確實是非常迫切的任務。

小臭小姐：從王立軍案件中，我們能看到權力的監管缺失。但是國內沒有人敢說政權的腐敗，因為在中國有成千上萬的人享受著腐敗的政治帶來的好處。

蝸牛 5020：聽說王立軍當片警時是公認的勞動模範，後來又是戰鬥英雄，再後來得到了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也怪不得那些官大人。包青天也是沒有接觸到絕對的權力，才有了後來故事。

GJL5507：王立軍的案件僅僅是另外一個審判的序幕，這個審判將是傳奇故事的最後一幕，並打開司法改革的大門。很清楚，實行一個擁有上下左右權力制衡的司法制度到了前所未有的緊急的時刻。

心中自然富有：王立軍向法律和法庭做悔罪表示，並稱將用餘生去回報和彌補對組織和關心他的人所造成的傷痛。此舉遭到民間的炮轟和譏諷。社會各界的民眾質問，這個組織為何生產這麼多的罪犯？有人說，怪不得中國那麼多腐敗，都互相庇護。

orionhunter：據說，文強曾經和王立軍說過，你將來會和我一個下場。這個魔咒應驗了，如果不是王立軍闖進美國領事館，恐怕會更準。是文強預見能力強嗎？顯然不是！是在這個政治體制下，人人自危，包括那些既得利益者。

老船長歲月：王立軍審判深得人心。但是，他也是一個悲劇人物。從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很多問題：官官相護，目無法律。舉報艱難，魚死網破。官員腐敗，腐敗率高。治理腐敗任重道遠，看不見希望。

搗蛋鬼哥哥：根深蒂固的觀念和體制造就了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還是人治的社會，法制和民主的進程會很漫長。權力

是一把雙刃劍，越大，
意味著越危險。

我為秋香：昔日
英雄今成階下囚，還
有多少個王立軍呀，這
將是一個劃時代的事
件，說明人們已經不
相信傳統的體制了，它
將進一步刺激高層改
革或者底層要求變革
的決心，新一代領導
人也因此有了更好
的改革動力。



薄家三代人。

薩蘭烏：重慶王立軍判 15 年。一個主管公安的副省級幹部，最後被逼得去美國領事館尋求保命，說明他太瞭解公安、司法中的腐敗。經他手又製造了多少冤案，最後他怕成為替死鬼而破釜沉舟，與過去同他沆瀣一氣的人同歸於盡。

power—張：我相信，在王立軍進入體制時，他正義、激情、有抱負。慢慢地，卻被體制所同化，最後淪落！這並不是祇是王立軍的錯！而是一個腐朽的體制所散發的無窮殺傷力……王立軍最後的無奈，讓人們想到了他也祇是這個體制下的犧牲品！

金陵老童：一記耳光的故事告訴我：王不會判死刑，然後追責前某市主要負責人，看陣勢是往“化小”的方向走，再然後“團結勝利偉大”的斯巴達，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今後怎麼走，否則就是一次次輪迴，一次比一次凶險，一次比一次危殆，直至煙飛灰滅（應為：灰飛煙滅）。祈願中國人民更有尊嚴，更加幸福。

雷騰律師：曾經被視為謠言的王被某書記打耳光一節，今日通過媒體的廣泛報道終於被證實，所謂“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語言，真是悲哀。

佘永松：如果王不被打耳光，如果王、谷不鬧矛盾，此案的性質能改變嗎？此事可見現今官場之黑。

譚剛強：王薄“耳光”事件啟示：“毛鄧三”特色的經營，最終把這個國家變成了“耳光改變歷史發展進程”的“或然性”國家。一切發展，其實都與曾經“拋頭顱灑熱血”的“主義吶喊”無關了，只與工作中的“注意力、攀附力、媚俗力、上位力、表演力、受寵力、威脅力、自信力、自卑力、屈辱力、應對力”等相關。

深井潛伏：這會是改變中國的一記耳光嗎？可以肯定的是，這已經是改變重慶的耳光了。

Andddy：狄士雷利：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祇有永遠的利益，借此道明國家關係。其實何止國與國關係，即使覺得自己是老大，也不要輕易打耳光，當時爽了，可後果很嚴重。

白菜蘿蔔：歷史在一記耳光中被改寫；一記耳光打出了一個新的歷史；原來歷史是被一記耳光改變的；改變歷史，只需要一記耳光；——選哪一個標題合適呢？

四清運動：當下最稀缺的東西不是黃金白銀，也不是法律法規，也不是知識技術，更不是土地河流，而是耳光，耳光改變世界！耳光實在是太寶貴了，當下需要成千上萬個耳光！各級領導請你們多抽耳光吧！

cartoonyao：重慶大戲，實在懸念迭出，高潮突起。生旦淨丑各行檔齊全。一個耳光在某種意義上是劃時代的。

柴扉書屋：有人說：耳光改變中國，太矯情了！是罪孽改變了這幾個丑類的命運。但耳光風波凸顯了驕奢淫欲階層的

狂妄，已經到了天下吾家，善根盡滅的地步！

摩達維河的匹諾曹：一個直轄市的公安局長窮途末路時，想到的不是本國法律，而是跑到外國領事館去報案尋求庇護，普通人的艱難可想而知。

小鍾老師 Weal：響亮的耳光！文的昨天，王的今天誰的明天？江？李？賀？

LotionOne：“謠言就是早早領先的預言”，“歷史有時候會在一記耳光中改變”。

匹夫林子：一個耳光，把中國大陸抽回到了封建社會，或者黑社會，可以肯定不是正常社會。由此我想到了大堂之上主子抽奴才、或者黑社會堂主痛 K 辦事不力的小流氓，那耳光聲動聽極了！

icesnipercooper：同志們啊，一個耳光，就一個耳光。好好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同志就從未來的中央重要負責同志變成了被審查對象。現在大家知道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多麼的有道理了吧。

我是伊恩：通過谷女士和王先生的審判，可以看出中國的法律機關公檢法祇是劣等政治家手中一塊布，這塊布就像拿在魔術師手裡的一樣，裡邊千變萬化，就是不知道事實是什麼，只留下一堆觀眾富於想像的破解。

中國葉小明：今天也是秘密審判王立軍的日子，很會挑時間！估計審薄也不會太久，畢竟逼近了十八大。這件事絕對要在自己當政時搞清，交給下一屆誰辦都是不會放心的！

孫發榮律師：范教授：不能說“重慶人民覺得 WLJ 是英雄”！更多的重慶人民知道他是怎樣的黑、怎樣的惡、怎樣的踐踏法律，知道在他的淫威下發生的駭人聽聞的刑訊逼供，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不會需要這樣的惡魔。

柳華芳：WLJ 市長才人民幣 305 萬元，對於官員群體，這

已經屬於赤貧了吧。

左左非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忘國恥，警鐘長鳴。”當全民對外愛國情操暴漲的時候，WLJ 案在這個角落低調一審開庭；什麼是賣國？濫用職權、徇私枉法、貪污受賄、坑害老百姓利益，等同於賣國。

海之韻風之子：王案安排在 9 月 18 日進行審判，當局者可謂煞費苦心，其目的是為了降低該案的敏感性和受關注度，這樣做是極其不嚴肅的！

LANZA：今天審判王 XX，看這日子挑的多花心思，頭版是上不了。

趙寶城：選擇在今天審判王局太有意義了！故意而為之。

魅力阜陽春日暖：說實話，王先生的審判，你們敢直播嗎？如果直播，俺也佩服你們一次。

追逐蟲洞：為什麼谷開來、王立軍這樣的大案件能夠如此快速的查明審判，為什麼動車相撞、大橋倒塌事件至今難產，為什麼！

巴山涉水：王局的日子過得好像很滋潤啊，審判長的髮型特意整了，很像我們那地兒 20 年前流行的一匹瓦嘛，大家都挺客氣，也挺和氣，ACTION。

谷開來和王立軍也上過床？

《明報》的報道稱，有關方面調查中發現，薄熙來與谷開來近年夫妻關係已形同虛設，而谷開來除與海伍德關係曖昧外，與王立軍也有不正當男女關係。有說法稱，谷當初就是在床上向王立軍建議以涉毒案拘捕為名來擊斃海伍德，而當時王立軍除顧慮風險太大而拒絕外，亦暗地裏將對話錄音，這些錄音除了成為谷開來蓄謀犯案的證據外，也成為王包庇谷

開來、知情不報、未採取措施制止谷的犯罪行為的罪證之一。

而王立軍在供述中稱：“到重慶以後，我就經常去谷開來家。我覺得谷開來對我挺不錯的。”也被一些媒體放大花邊處理，暗喻谷王關係不一般。

還有報導說，王立軍對谷開來曾經是忠心耿耿，因為王立軍妻子在北京工作、王立軍女兒在北京求學讀書，都是谷開來一手安排。

有一次，谷開來在重慶一家間五星級酒店宴客，餐後突然腹瀉，王立軍立即下令將五星級酒店封了，停業檢查，甚至親自看著化驗餐廳的食物。當時，重慶人看在眼裡，說王立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谷開來。

而之所以說谷王“也有不正當男女關係”，是因為谷開來和被他毒死的海伍德也並非單純的商業關係。

4月17日，英國《泰晤士報》引用大陸、英國兩個不同消息來源指出，谷開來確實與海伍德“有一腿”。

消息來源之一，是“與多個薄熙來權力圈子內人士有往來”的重慶學者王康。他對該報表示，谷開來和海伍德間“絕對”有超乎友誼的關係。

王康向該報指出，兩人的關係是從薄熙來要求谷開來為他的仕途“避嫌”放棄事業時開始。他說，谷開來表面是一個正常的妻子，但實際上卻被薄熙來拒絕“任何正常的感情”。“當然，他們想看上去像一個完美的家庭，但兩人之間沒有真感情。”其他消息人士稱，谷開來近年以來日漸多疑、偏執、喜怒無常。這都是因為“（當年）嫁給了薄熙來這個政治怪物”。

王康說，海伍德出現在谷的生活後，谷深深迷上他，兩人開始戀人關係，但其後這段關係被海伍德結束，原因未明。

他曾對路透社透露，王立軍最初向薄熙來告知谷開來涉及海伍德兇案時，薄熙來開始稱要嚴懲谷開來，但卻在3天

後撤除了王的公安局長職務，“王立軍是薄熙來的打手，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完全忠於薄熙來，他可以毀掉證據”。

人們注意到，王康多次就這一非常敏感的話題公開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包括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爆出許多內幕消息，不受當局干預，也不畏當局干預，令人驚訝。

有意思的是，在英美媒體的報導中，自稱為“民間思想家”的王康，被冠上“消息人士”、“重慶商人”、“與多個薄熙來權力圈子內人士有來往的重慶學者”等頭銜，對此，王康說，這是陰差陽錯。

王康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他與薄熙來一家並無私交，他只是和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有過一面之交，也已經是20年前的事。他說：“1992年，我為重慶電視台製作的一個電視片寫解說詞，片名叫《大道》，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意思。重慶電視台想請薄一波題詞，薄一波先生看了文本，把我請到他在中南海的辦公室，這樣，我和他見了一面，討論了一些事。”

王康說，他原本是“對現實政治完全不太關心的人”，“我和他們（英國記者）說，我是個（和薄家）隔得很遠的人，只不過剛好我有一個消息來源，知道有關的一點消息而已。”

“我可以斷定，在重慶、在北京、在中國，比我知道更多內情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出面來說。”王康說，“我覺得，中國人說中國的事情不應該吞吞吐吐。薄熙來這個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就是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命運太不關心，主要是重慶的知識界。比如唱紅，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說或者不願意說，打黑也同樣如此。如果知識分子總是察言觀色看風向，那算什麼呢？”

對於薄熙來的“倒掉”，王康表示他“感到慶幸”。身為薄熙來的同齡人，王康評價道：“薄熙來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他

和北京的那些高官們有明顯的區別，他有強烈的人生抱負，他有著自己對中國未來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來基本的理念是錯誤的，他誤判了中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確實在進步的同時，也存在深刻的危機，但是，解決危機的方式不是薄熙來的方式。如果重慶模式帶到北京去，在全國範圍內普及開來，在中國肯定是一場災難。不會是文革的簡單重演，但本質上是一場新的文革。”

王康說，他認為薄熙來的“隕落”，會給“六四”以來中國“二十三個年頭沉悶的政治局面帶來一種破局”：“薄熙來在重慶的戲已經演完了，復辟毛澤東的戲演完了。也就是中國走毛澤東回頭路在重慶被終止下來，我相信在全國也會終止下來，我相信，中國躲過了一劫。”

“我為中國感到慶幸，為重慶慶幸，”王康說，“我這個態度本身，比我講話的內容，我覺得更重要。現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壓力，我不會直接地告訴你，請你理解。”

對於自己之前有關谷開來與海伍德之間“絕對”有超友誼關係的表述，王康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谷開來作為一個女人，50幾歲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來宣稱的那樣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悶、焦慮和壓力，她總要找一種方式讓自己解脫。這個倒霉的英國人（海伍德），剛好在人性的問題上做了犧牲品。”他說：“谷開來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女人。我並不認為她是一個很幸福的女人。權力腐化人，一個腐化的丈夫不可能給妻子帶來真正的幸福吧？權力太絕對之後，一定會毒化這個家庭。它很難讓這個家庭保持一種正常的平靜的生活。”

消息來源之二，是谷開來2001年到英國居住時的鄰居。這位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說，當時海伍德、谷開來一起住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一棟平凡的公寓，兩人看來就像一



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谷開來的住址是英國伯恩茅斯的基斯頓大樓（KeystoneHouse）

對戀人。屋裡的男子“絕對是海伍德”，他住的是右邊第一個房間，而且經常從窗戶探出頭來抽菸。房間內到處都是文件，而谷開來常在廚房出現。

當被問及如何能肯定兩人的戀人

關係時，這位鄰居說：“肢體語言，當兩人上樓時，男士捏掐女士的臀部，這未免太過親密了。”

根據英國工商部門紀錄，谷開來從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1 月間，住宿地址登記於伯恩茅斯的基石（Keystone）公寓，谷開來和薄瓜瓜住在公寓頂樓的條件較差的套間內，她當時赴英是安排獨子薄瓜瓜就學事宜。

那海伍德又是如何和薄熙來谷開來一家結識的呢？

海伍德出生於英國中產階級家庭，曾在 1984 年至 1988 年就讀於英國貴族學校哈羅公學（HarrowSchool），後來上了華威大學（WarwickUniversity），在倫敦有房產，其背景似乎是倫敦周圍郡縣的一位富人。他經常開一輛捷豹（Jaguar，或譯積架）汽車或者阿斯頓·馬汀轎車，平時穿衣服很講究，被認為是位胸無大志的“好好先生”。

海伍德在北京學習中文後，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往來的友人包括英國貴族。海伍德的一名祖先曾在 1929 年至 1935 年擔任英國駐天津總領事。他本人曾安排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Churchill）的孫女赴中國。

薄熙來從 1993 年到 2001 年擔任大連市長期間，海伍德也

從北京來到這個城市，兩家從此關係就密切起來。

據說，海伍德在大連是先與薄氏夫婦結識，後來，谷開來介紹了大連籍姑娘王露露與海伍德認識，成就了跨國姻緣。谷開來是海伍德的媒人，而海伍德在後來又成為谷開來生意上的重要夥伴，甚至被認為是薄家的“外籍顧問”，兩家的親密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海伍德曾對友人說，他是在致信薄熙來提出幫忙尋找商機、並由他幫助吸引外資落戶大連之後，跟薄熙來建立關係的。當時，薄熙來正在努力將大連建成一個時裝和信息技術中心。

海伍德自己也創辦了多家公司，其中一家是“Neil Heywood & Associates”（尼爾·海伍德同仁公司）。其中的一些公司為尋求在大連和中國其他地方投資的外商提供諮詢服務。

據接近谷開來的人士說，當時，谷開來也在通過一家名為“荷魯斯諮詢投資”（Horas Consultancy & Investment）的公司做類似業務。但沒有公開證據表明她或她的公司跟海伍德的公司存在業務聯繫。

海伍德還有很多顧問和董事的虛銜。

英國轎車製造商阿斯頓·馬汀證實，他是該公司北京經銷商的非執行董事，但表示，海伍德並非直接為英國阿斯頓·馬汀工作，而他的重慶之旅，與公司的業務無關。

“海伍德此前在中國參加過英式賽艇比賽，他開阿斯頓·馬汀跑車參加比賽，但據我所知，車的所有權並不屬於他，而是阿斯頓·馬汀公司的公務用車，”一位接近海伍德的人士透露，“阿斯頓·馬汀跑車是英國最著名的汽車品牌，所以，我們英國人都挺喜歡這個品牌，由此，也對他很感興趣。”

海伍德的友人表示，他在中國雖然生活舒適，但並不揮霍，海伍德的主要收入是來自己開設的顧問公司。

“他的為人還是可以的，”一位消息人士補充稱，但他拒絕描述海伍德生前的詳細情況。

2006年，海伍德為尋求進入中國市場的倫敦出租車製造商錳銅控股（ManganeseBronze）做宣傳。錳銅控股的首席執行長約翰·拉薩爾（JohnRussell）說：“以一個企業的立場來看，他十分可靠，是個知識豐富、極度聰明並且組織能力強的人。”

同樣對海伍德的言行談吐表示肯定的，還有華靈四方總裁沈偉。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提供諮詢，以及投資諮詢。海伍德也被列在這家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名單上。

“我們是搞這行的，通過聊天，發現他在這方面的專業知識還是不錯，所以，我們也不需要驗證他更多的履歷，”沈偉稱，“他在談吐各方面還是挺好的，我認為優秀。”

而海伍德此前在華靈四方所擔任的職務，與其在阿斯頓·馬汀北京公司的職務相同，皆為“非執行董事”。對此，沈偉透露，海伍德在華靈四方的這個頭銜，是他“建議”華靈四方給他的。

“當時，我們互相有合作的意願，就涉及到怎麼掛他的名，他說，可以掛非執行董事。我們理解這個頭銜就像國內的名譽會長，所以，他並不從我們這邊領工資，”沈偉表示，“我們跟他只是存在一種鬆散型的合作模式，他跟我們也沒有勞動關係。”

不過據一位要求匿名的、接近海伍德的在華英國人表示，“非執行董事”這一頭銜或被誇大，而且海伍德故意讓人覺得他在中國的工作充滿神秘。

沈偉進一步透露，當年海伍德是通過毛遂自薦的方式，才與華靈四方取得聯繫。“我們公司有個英文網站，他通過網站上的聯繫電話，找到了我們，並希望以獨立諮詢顧問的身份尋求與我們合作。”

華靈四方當時正開拓幫助中國企業在英國上市的業務，海伍德的毛遂自薦，使沈偉認為他對該公司在此業務領域可能有所幫助，於是，雙方達成合作意願。此後，英國受到金融風暴影響，中國企業在英國上市的道路，已變得不切實際，這也導致華靈四方失去了跟海伍德的聯繫。

“後來沒什麼好的機會，我們就不再與他聯絡了，他在我們公司也沒有推動過成功案例，”沈偉稱，“實際上，他只來過公司一次，後來，至今三年多都沒有來過。他廣義上是公司的合夥人，但諮詢公司有成百上千個合作人也不稀奇，那都是鬆散的聯繫。”

事實上，海伍德除在阿斯頓·馬汀北京公司和華靈四方擔任過非執行董事外，其在中國的其它活動，顯得較為閒散。

2011年4月，海伍德甚至還陪同英國美術評論家萊昂納·薩默斯女士，來到畫家張大千再傳弟子高歌的個人美術館參觀，並留下了三人的合影。

不過，有媒體調查發現，海伍德生前在華的工作經歷存在諸多疑點——其經常使用“獨立諮詢顧問”的身份，在中國毛遂自薦，充當中英商貿和經濟活動的顧問角色，但並未有可供查證的突出業績。⁵

與海伍德同處在華英國人圈子的胡潤（Rupert Hoogewerf）在接受該報採訪時稱，他與海伍德最後一次接觸，恰好就在其死亡前不久。胡潤因從1999年開始編制中國內地富豪排行榜，而廣為人知。

在海伍德飛到重慶後的三天時間裡，王露露與海伍德失去聯繫，她開始感到不安。

海伍德一家的友人表示，重慶警方在11月16日致電告知

5 21世紀經濟報導

海伍德的死訊，起初王露露不願相信致電者，懷疑是惡作劇。該名警官建議她向北京的英國領事館求證，王露露在確認噩耗後，於 11 月 17 日動身飛往重慶。

王露露抵達後，與一名英國外交官會面，警察告知她海伍德因飲酒過量死於心臟病。

另據博訊網報導，在重慶的一家咖啡館內，王露露和谷開來見面。當時，武警把門清場，據說可以聽到谷抽泣的哭聲。王露露最後同意不解剖，認可官方的飲酒過量致死結論，遺體火化。

海伍德的遺體在 2011 年 11 月 18 日火化，他的親戚和英國外交人員也在場。骨灰最後被送回倫敦。

一名親戚及知情人士表示，王露露顯然對丈夫和谷開來間的交易和爭執並不知情。

與海伍德一家關係密切的消息來源稱：“谷開來教唆毒殺尼爾一事仍舊讓人難以置信。這兩家人過去十分要好。”

對於海伍德是否與谷開來有一段戀情，另一名家族友人表示：“尼爾很寵愛妻子和孩子。每次我打電話給他時，他都在妻子和子女身邊，他花很多時間在家庭上。”

另據路透社報導，英國商人海伍德的友人表示，海伍德身亡後，他的妻子和子女陷入經濟困境，這時海伍德的詳細資產狀況首次浮上檯面。

這位友人指出，海伍德留下的人民幣存款換算為英鎊只有“五位數”。即使海伍德確實曾幫助谷開來匯款海外並從中獲利，王露露對此也並不知曉。

這名不願具名的友人表示，王露露的“銀行存款不多”，而且，必須每月繳位於北京郊區三層樓房屋的貸款。海伍德幾年前買下這間房屋。當地仲介指出，類似的房屋售價約人民幣 3 百萬元。如今，這樣的房屋價格約為人民幣 700 萬元。究

竟海伍德是否有其他帳戶或在海外擁有資產，目前仍不得而知。他的友人稱，王露露對此毫不知情。

這位友人指出，王露露在 2011 年 12 月，帶著 7 歲和 11 歲的子女飛往倫敦參加海伍德告別儀式，機票的費用是由北京阿斯頓·馬汀的銷售商支付。該公司拒絕對此發表評論。現年 41 歲的王露露和子女在教堂儀式結束後回到北京。

王露露 4 月 12 日前往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尋求幫助，希望從使館得到英國簽證，能夠帶兩個孩子逃到英國。⁶

王露露的朋友說，他們對露露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王露露擔心，害死他丈夫的兇手有可能追殺她和孩子。

海伍德在北京的住宅位於一個有門衛的院子裡，去看望王露露的訪客，都被守在那裡的軍人下令離開。朋友們也擔心，王露露會被禁止離開中國。海伍德因為希望自己的兩個孩子接受英國教育，曾在 2010 年為王露露申請英國護照，但未獲成功。

海伍德的女兒 11 歲，兒子 7 歲，都在英國倫敦著名的達利奇學校（Dulwich College）在北京的分校讀書。該校屬貴族學校，每年學費超過 5 萬美元。

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發言人拒絕證實或者否認王露露 4 月 12 日是否到過使館，不過，他證實，使館已經向海伍德的家人提供領事“保護”。

這位發言人對《每日郵報》說，“海伍德夫人是中國公民。如果她希望離開，可以申請簽證。她兩個孩子都有英國護照。”

王露露拒絕談論丈夫的遭遇，她只是說，失去丈夫使她感到“非常悲痛”。

一位消息人士說，海伍德一家和薄熙來及其妻子谷開來關係“非常密切”，“谷開來還是海伍德孩子的教母。”海伍德

⁶ 2012年4月13日，英國每日郵報網絡版

案爆出後，王露露已經受到警告，什麼也不要說。“警方警告她不要對外國媒體講話。”

說來海伍德案最初並未引起外界注意。

《南方週末》調查記者褚朝新最早於 2 月收到王立軍的手機號發出的短訊(SMS)，內容透露海伍德死亡案和谷開來有關，褚在 3 月借用他的朋友《21 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王思璟的電腦，將此內容發到新浪微博上，警方是根據 IP 地址找上門，王思璟因此一度被公安帶走，調查“是為了朋友在我家發過微博”，王思璟在微博中說。

王立軍 2 月 6 日進入美事館，褚朝新事後曾致電王的手機，但對方沒有接聽。

2 月 15 日，褚收到由王的號碼發出的短訊，3 月 15 日，薄熙來被撤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後，褚在新浪微博留言稱，“2 月 15 日凌晨 5 時，與王麗娟（諧音“王立軍”）單線聯繫的號碼上收到一條短訊，大意是：英國人海伍德在渝被害，王麗娟破案劍指薄夫人，於是被休假、入美領館。”當時不能證實該號碼由何人使用，相關微博後來被刪除。

3 月 24 日，《今日財經》記者楊海鵬在自己的微博發佈如下信息：薄熙來兒子薄瓜瓜的“英籍保姆”（海伍德）在重慶死亡，當時的處理人是王立軍沒有查死因，並將屍體直接火化。無法證實，求闢謠。

海伍德的“保姆”身份自此流傳開，後因多方報導披露他在薄瓜瓜在英留學期間對其生活多有照顧，更加深了各界對其“保姆”身份的認同，但這一身份並未被北京和英國官方所接受和使用過。

4 月 13 日，《明報》致電褚朝新，對方稱“不方便”而拒絕進一步透露詳情。不過，之後，褚朝新再發微博稱：“不否認，是我 3 月首發尼爾伍德（即海伍德）的名字。昨有無證公人（當

局的人)因此試圖找我並騷擾了我的朋友,以無暫住證為由要帶其去派出所。經斡旋並微博直播,公人道歉。事實證明,尼爾伍德不是謠言。若他們需要把說過事實的人關進去,我願意做這個人,成就這樣一段歷史,屆時朋友們也不必搭救,記住並傳播這段歷史即可。”褚朝新所稱“我的朋友”,是前一晚被三名警察帶走的女記者王思璟。

而警方去王思璟在北京的住處的理由是,她沒有暫住證並要帶她到派出所接受調查,王要求警察出示證件,對方稱“沒有帶”。

北京公安局官方微博當晚稍後解釋,只因未辦理暫住證而傳喚的做法不妥,前往執行任務的警員上司已經道歉。

海伍德案由此浮出水面,並後為北京官方證實。

王立軍整材料促薄家“自相殘殺”?

在薄熙來落馬後,薄熙來的前妻李丹宇接受了《紐約時報》的兩次採訪。她詳細講述了她與薄熙來的婚姻,讓人們對這個革命領袖後代的早期生活和思想有了難得的瞭解。這也是李丹宇首次接受新聞機構的採訪。

10月6日,《紐約時報》網路版刊薄熙來1975年7月14日即“文革”期間寫給當時還是他的女友的李丹宇長達十一頁的情書。他們於1976年9月結婚,四年後離異。薄後來與谷開來結婚。

和谷開來一樣,李丹宇也是家出名門,是中共元老、前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之女。她日前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她與薄熙來結婚前分居兩地,每三天寫一封信。她說:“薄熙來工作勤勉、有理想、有才幹,對於他的政治生涯以現在的方式終結,我感到同情。他現在也老了,我只希望他能安度晚年。”

薄熙來在寫給李丹宇的情書中，展現瀟灑的筆跡、華麗的文采和進取的態度。他在長達十一頁的信中大談形象問題、謙虛與求實、多愁善感、嚴格與寬解、積累材料等等話題，他寫道：“言長紙短，難以盡述；友人之心，如在吾廬；高山恨低，何懼險路；來日方長，走上征途”、“正因為我和我的經歷極為相近，所以……希望和一個樂觀、堅定、對生活充滿信心的人和我在一起。”

以下是薄熙來當年寫給李丹宇的情書節選，信中他稱李丹宇為“小弟”，落款則是“友”：

小弟：

我首先應該向你聲明，此信這樣的字太行稀，並非為了偷懶，或應付差使，只是因為我習慣了較大的字，寫起來舒服一些。只要看到我後面的篇幅，就可以證明我的勤勉了。

今天給你寫信，大可以隨便一些，因為一年裡面這樣的機會十分有限，所以我要盡情地利用它，時間是 11:20 了，在這之前我一直在看你的信，並審視我自己的照片。這是奉命在生日那天照的，光禿禿的一個大腦袋，真沒意思。但自慚形穢是不對的，不管它許多，還是給你寄去，由你恥笑吧。以下我想談談對幾個問題的看法，和你討論討論，就來篇八股文吧…

薄熙來在信中最後囑咐李丹宇注意身體，“不要自恃強壯而一意孤行”。

薄熙來還附了他仿毛澤東“沁園春·雪”所填寫的一首詞“沁園春·向前”，其中的一句“閱青史，問中華兒女，誰來接班？”，可見薄熙來在三十多年前就野心勃勃：“五嶺威嚴，三山雄峙，緬懷心堅。悼英烈捐軀，血化紅泉。國而忘家，輕揮憂患。太行蒼松，延河勁草，凜然正氣傲中原。閱青史，問中

華兒女，誰來接班？於今兩霸爭雄，鼓四海黑風惡浪掀。莫辜負青春，如火熾然。人民熱望，勇負雙肩。摯友同德，心熱如火，自首不熄永相戀。擎戰旗，更笑望丹宇，奮力向前。”

薄熙來給李丹宇的情書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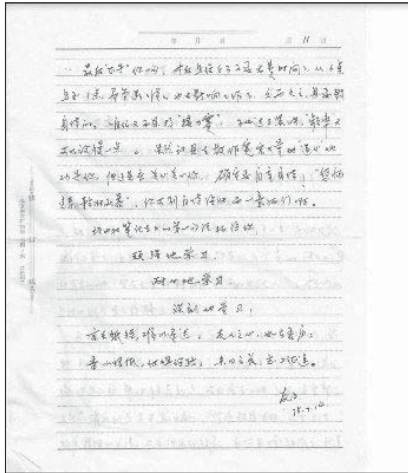
- ★ 我不喜歡多愁，但喜歡善感。
- ★ 對你的形象，有時我能心滿意足地回味……我是非常動心的。
- ★ 每個人都有弱點，要求沒有缺點的朋友等於沒有朋友。
- ★ 偽善者演正派人物總是不大像的，偽裝終究是要剝去的。
- ★ 我有改造自己的決心，我有不斷前進的勇氣。但我遠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 ★ 我以為對朋友一定要嚴格，有什麼缺點，一定要及時提出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除此和大眾分享這些往日情書外，李丹宇還向《紐約時報》爆料，揭發薄家類似“宮廷政變”的內幕。她說，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十分嫉恨她與薄所生的兒子李望知，聲稱李要毒殺她，而薄熙來獲悉此事不實，感到寬心。

《紐約時報》的報導指稱，62 歲的李丹宇最近接受媒體兩次訪問，並在其中一次透露，薄熙來失勢垮台前數月，曾要求與她的哥哥李小雪在重慶西南方某個政府大樓見面，指著一疊文件說，他握有一項毒殺谷開來陰謀的證據，而主謀就是他與前妻李丹宇所生的兒子李望知。薄當場詢問對方：“此事可是事實？”

李丹宇說，她哥哥當時堅稱，為此事憂心未免太古怪，薄聽後感到如釋重負。李丹宇說，她也相信兒子是無辜的，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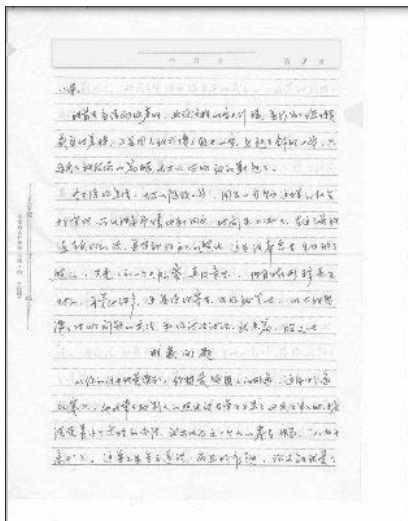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薄熙來親筆信最後一頁落款為“友上”。(取材自紐約時報網站)



薄熙來親筆信後面還填了一首詞“沁園春一向前”。(翻攝自紐約時報網站)



薄熙來親筆信第一頁以“小弟：”開頭。(翻攝自紐約時報網站)

示，雖然沒有證據，但她認為，谷開來是第一個怪罪李望知的人，想要藉此把李逮捕或入罪。

至於所謂的證據，可能是由前重慶副市長王立軍提供。早先有媒體指稱，谷開來相信薄熙來終將“成龍”，坐上全國領導人大位，因而對未來的“王子”李望知十分嫉恨，一心想除之而後快。李望知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現在北京服務於金融界。關於李望知，我們後文會有詳細介紹。

接近薄家的人士都表示，聽說過谷開來前幾年曾重金屬中毒，薄家人因此疑神疑鬼。谷開來的律師李曉林說，谷8月受審時雙手顫抖，就是中毒的後遺症，他也不清楚是誰下毒，但透露谷開來接受醫生建議打毛線，鍛鍊手部肌肉。

李丹宇說：“她（谷開來）十分偏執。”至於薄熙來，她的評語是“天性善良，不想相信這些所謂的證據”。

與薄家關係密切的幾位人士表示，他們聽說過谷開來遭人毒害的事情，而最近幾年，薄家的疑心病發展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但薄家的三名友人表示，他們不相信谷開來捏造證據陷害李望知。他們說，李丹宇長期怨恨谷開來，還多次對薄熙來和谷開來進行私人攻擊，目的是敗壞他們的名聲。這三名友人都要求匿名。

李丹宇和薄熙來 1975 年文革期間相識，她當時是一名軍醫，同薄家一樣，她的家庭也在文革中遭受了打壓。

在採訪中，李丹宇還提及自己與薄從相識、結婚到分手的過程。她對薄熙來的評語是，薄年輕時是熱愛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是個“簡單、上進的年輕人”，花很多時間閱讀馬克思、列寧的作品，深信“必須拯救其他國家脫離資本主義的地獄。”

薄、李 1976 年結婚，隔年生下一子望知。

後來，薄熙來去北京大學讀書。李丹宇說，當時他從圖書館借來了英文圖書，爭取每天讀 8 頁。薄熙來告訴她，“中國總有一天會向世界敞開大門，所以我們需要學習。”

薄熙來的父親當上副總理之後，兩人搬進了北京的領導人住地中南海。李丹宇表示，儘管如此，當時的薄熙來並不期望加入中南海那些人的行列。薄熙來從歷史專業轉到了新聞專業。

1981 年 6 月 20 日，李望知 4 歲生日當天，兩人關係開始破裂。薄熙來提出離婚，李丹宇覺得非常吃驚。她說，“當時他很傷心，邊哭邊抱緊我和兒子。”那天晚上，薄熙來告訴她，“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

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卻不同意離婚，兩人最後對簿公堂。1984 年，法院判定兩人離婚。谷開來在一本書中寫道，1984 年，她和薄熙來在大連相識。但李丹宇表示，很有可能，兩人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就已經開始秘密交往，當時薄熙來還沒離婚。



薄熙來和李丹宇早年的合影，日期不詳。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末期（1975年）相戀。（取材自紐約時報網站）

為了避免離婚，李丹宇告訴相關官員，谷開來破壞了她的婚姻，也曾有中國媒體報導指她罵薄是“現代陳世美”。李丹宇在採訪中表示，身為律師的谷開來曾經威脅她，如果她堅持不離婚，就要採取法律手段。

李丹宇表示，在接到《紐約時報》的採訪請求後，她“終於鼓足了勇氣，可以講述我的故事”。如今，她和兒子都在等待共產黨對薄熙來的最終判決。

“最初的幾年，我們擁有純真的愛情，”她說。“即便他30年都沒來看過我，我還是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只記得那些美好的光陰，人不能生活在仇恨裡。”

離婚後，兩人的兒子跟著母親，也改姓了李。

李與薄的親戚糾葛還不止於此。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娶了谷開來的三姐谷丹。

3月時，谷丹、李小雪夫婦出席知名學者、鄧力群之子鄧英淘的喪禮時，首度開腔談及薄熙來的近況，證實薄熙來去職後在其北京寓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韓德強也在微博稱，他友人發來短訊說，3月17日，在鄧英淘告別儀式上見到谷丹和李小雪，谷丹稱，“薄在家平靜坦蕩！”並指薄“少年文革經風浪，怎會在乎一些小入？”微博還引用了薄在1966年“文革”時寫的詩句：“花落自有花開時，蓄芳在來年！”

分析指出，鄧英淘生前與薄熙來家人關係很好，且他因清廉低調而甚有口碑，所以，當日喪禮有很多老幹部和“太子黨”前來告別。而同為“太子黨”的谷丹和李小雪出席喪禮時，面對大家關心，自然要開腔披露薄近況。

一個耳光引發了政鬥還是政改？

新華社《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情始末》通報發佈後，政治局委員給副部級的公安局長“一個耳光”成為其中的一大“亮點”。

中國網友和評論人士作出各種解讀並指中國官場已進入“暗黑的法律失控”狀態，網友“木頭口琴”指該通報看似交待細節，但並沒有解釋谷開來為什麼要殺海伍德、王立軍激怒薄熙來的真正原因、以及薄熙來為何毫不留情的處理王立軍等關鍵性問題。旅居美國的作家和民主人士曹雅學認為此案揭示中國本質：法律、建制、下屬，一切都是私器。

中國知名藝術家艾未未以此發表評論：“避而不談王立軍的叛逃原因，回避王對政法體制、對組織的極度不信任和恐懼，對稻草美國的迷信，對王竟以人民幣305萬元受賄作為主要起訴，難道希望人們忘了谷開來案中對涉嫌轉移境外資產人民幣60億元的隻字未提？”、“這是一個耳光引發的政治鬥爭。”、“中國政治變革的特徵是，幾十年的民間抗爭不及上層一個耳光。”

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更為辛辣的評價莫過於毛澤東的秘書、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的“黑幫”兩字。

作為十二大中央委員、十三大中顧委委員、列席十六大的中共老幹部，聽罷友人介紹的情況，李銳從座椅上站起來，怒目圓睜，用右手伸出食指，用力點了一下，吐出兩個字：“黑幫！”

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官媒《環球時報》也發出社評稱，王立軍身為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出事後被查出“屁股如此不乾淨，真是令人悲哀”。“如果不是王立軍自己叛逃美國領事館，似乎一時沒有正常的力量捅破這段故事。這很值得反思、警醒。”

評論認為，王立軍是谷開來案“拔出蘿蔔帶出泥”的那個“蘿蔔”，且東窗事發的原因，是他自己“叛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王立軍曾是重慶“打黑英雄”，如今轉眼將站到被告席上，這樣的戲劇性“無疑是官方的尷尬”。

不過《環球時報》畢竟還是要歌頌黨的“光偉正”，提醒國人警惕敵對勢力，評論稱中國如今“再大的尷尬也已經捂不住，而且越來越不會有人去捂”。誰犯了案，無論職務有多高，都須面對法律的制裁。

該評論提醒說，王立軍案還讓人們看到，美國駐中國使領館“做不了犯案官員的庇護所”，它們說到底祇是美國駐中國外交機構，“決定不了中國公民的命運和未來”。

這篇評論還以陳光誠及方勵之為例，認為“跑進美國使領館的，沒有誰真正獲得了利益”。陳光誠極端地透過美國駐中國使館獲准赴美留學，但他其實“兜了個大圈子，很多人用不著以他的方式也能去美國留學”。

方勵之當年進入美國使館滯留一年多，最後得以出境，但他的人生“無論在科研學術還是政治上，都從此走了下坡路”。

章立凡認為，中共高層在薄熙來事件對執政黨帶來的負面形象，與是否走向左的道路中已達成共識和作出選擇：“高層到底層大部分人有一種共識，都不想搞文革。”

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案在顯示出中國官場黑暗的法律失控狀態之外的正面意義在於，雖然不能撼動中共根基和統治基礎，但會強迫中共執政者作出被動改變：“僅從這一案件來講，是一個政治審判，但從一個政治案件折射的政治前景來講，至少還有一個共識是，不能按照原有的方式統治下去，必須做出改變，所有的鑼鼓點都是為未來的改變作出的預熱。很多改變是在不經意中到來的。”

“王立軍事件”後，中共黨報連日發表評論文章，稱“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北京政治觀察人士對上層文宣突然出現的“異動”持謹慎態度，但也有評論認為，王立軍事件成為中共政改的一個轉捩點。

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評論文章在北京政治學界掀起漣漪。

這篇署名“本報評論部”的評論文章說，“自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開闊的行進空間，也面臨著‘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挑戰。”

文章說，“改革就會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煩’，改革也很難十全十美……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

評論直言“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

次日，《人民日報》子報《環球時報》接力刊登題為“對改革的共識是什麼，爭議是什麼”的社評，稱“有一些道理肯定不會錯：改革應促進新共識。”

該評論文章雖稱“政改不是為改而改，不是為了獲得西方的掌聲”。但該文強調“圍繞改革的最大共識，是‘必須改革’這個判斷。”

文章說，“必須改革”的判斷“來源於過去三十多年來改革帶來的好處，也來自其他一些國家拒絕改革或改晚了導致‘革命’甚至國家解體的教訓。”

知名政治異議人士、前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將《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視為當局打算著手大力推動改革的一個重要信號。他認為，該文的重要性相當於 1992 年 7 月 1 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講話的文宣前奏，也就是“皇甫平系列評論”。

所謂“皇甫平”是指一個在上海支持改革開放的寫作班子，其筆名有黃浦江、輔助鄧小平改革之意。從 1991 年到 1992 年，“皇甫平”在上海《解放日報》刊發的幾篇支持改革的評論，後被稱為“皇甫平系列評論”。

陳子明認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一文，傳達的是黨內最高層的意思。

他說：“這個意見現在還沒有傳達到下面。就是知道的人還很少，所以知道這個文章意義的人，現在是出於政治直覺，而不是政治信息。就是，鼻子靈的人都聞出來了。但是我是聞也聞出來了，聽也聽到了。就是說，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這位政治學者認為，當局這次“會走得比較遠”。

而其他政治觀察人士對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的反應尚較謹慎。

上海的文化學者王曉漁擔心這只是權力更迭時期的短暫現象。他在微博上說，“1978 年、2003 年，都曾出現短暫的言論寬鬆時期，好事者稱之為‘小陽春’。但這主要與權力更迭有關，權力未穩的一方，通過許諾未來以換取支持；等到權力鞏固之後，就春去秋來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也在其微博上留下“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話，對多年來改革未見推進有所感慨。

由於《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是以該報評論部名義刊發，不同於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因而一些觀察人士對於該文是否直通上層仍持觀望態度。

章立凡說：“因為他們這個組，你注意，他們的評論一向是比較開放的。凡是以他們的名義發的都比较開放。那麼，我想是代表了體制內一部份人要求改革的意見。但是說，是否有非常重大的突破，現在還不好說。”

面臨整肅壓力的史刊《炎黃春秋》的創辦人、自稱“體制內改良派”的老報人杜導正則更冀望下一屆中共政權推動政改。

他說：“我和我周圍一批朋友的想法是，習近平新班子上台以後，我們國家全面的體制改革，也就是鄧小平同志啟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這一套綱領，這一套實踐，絕不可能後退。後退是死路一條。”

但是，杜導正認為，因為中國內部種種因素相互制約，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得以大踏步的前進，可能性卻也很小，甚至於不存在。

杜導正說，歷史上，中國在經歷數千年皇權統治後，搞了一套斯大林模式，接著又是一套毛澤東極左的東西，加之國內各種因素，短時間內搞民主、憲政是不可能的。

杜導正等“體制內改良派”預計中共的改革步伐更可能是中、小幅度的。他說，現在與鄧小平、趙紫陽和胡耀邦時期不同：彼時主觀力量強大，改革步伐也能大一些；此時各方權力則掌控在既得利益集團手中。

如果說王立軍倒下後，人們看到薄熙來在台上依舊揮灑自如的樣子還有些猜疑保留的話，隨著薄熙來的倒下，“政鬥”還是“政改”的爭鳴升級。

在中國作家和記者、曾經的“右派”鐵流的眼裡，倒薄意義非凡，“這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勝利，也是中國民主自

由勢力的勝利！薄熙來的倒台入獄，給當前甚囂塵上的毛派極左勢力將是個重創，也是中國將告別‘紅災’的一個分水嶺。我堅信神州大地會很快掀起一個重新評價毛澤東是非功過的熱潮！被掩蓋了幾十年的歷史真相與事實，會有一個廓清。同時，為中共第五代執政的習李開啟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條件。中國有望接受普世價值，穩步進入憲政民主。”

新浪網友“包林 baolin”也樂觀地認為：“告別薄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他們應該也配得上從此選取更光明正大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政治和自由權利的道路，那也是真憲政、真共和、真法制的道路。”倍可親一讀者說，“胡溫在台十年，最大的功勞就是扳倒薄澤東，防止整個中國回到文革的老路上！”

不過，從整體輿論的反饋信息看，薄熙來“雙開”並沒有帶來多少歡呼雀躍，人們心中的希望不僅沒有上升，可能還在下降。《財經》記者楊海鵬說，“去年中，我曾說過，新王的權威必須用一個“大個子”來祭奠，從夏禹以來均如此。”這種觀點得到網友“@gongling1004”的呼應。她說：“薄熙來的結局只不過是殺雞儆猴，只不過是為了新君即位而剷平道路而已。”中央社的報導說，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德昇認為，中共當局的做法顯示十八大的“戰場已清理完畢”，中共接班已基本完成。

諷刺的是，就在中共政治局宣稱“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的時分，中國著名人權活動家胡佳被當局軟禁家中，被斷網。《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說，艾未未護照被扣無法赴美參加活動。這意味著，他無法到美國參加計劃已久的藝術活動和到多所大學演講，也無法以訪問教授身份開始德國的工作。艾未未曾在去年被政府拘留，如今在法律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人。

薄熙來《審查報告》說，薄熙來“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網上因此有人尖銳諷刺說，說

薄熙來“用人失察？哪誰用薄失察呢？”“從區長，市長，省長，到部長，最後到政治局委員，每一次都有離任審計，為什麼沒查出問題。誰最後負責呢？任命他的人是否也用人失察呢？”

推特網友“@pengyuanzhong”指出，“B 的事再次告訴我們：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力，必貪腐。一個不可問責的權力，必無恥。一個不能監督的權力，必殘暴。一個不許批判的權力，必欺騙。一個不能透明的權力，必黑暗。一個不願公開的權利，必骯髒。一個不讓選擇的權力，必無恥。一個不認錯的的權力，必狠毒。一個不關在籠子裡的權力，必禍害。”

但從中共對薄熙來事件的處理手法與反思看，中共政治局完全沒有通過薄熙來事件反思中共的絕對權力和權力制約問題。他們已經完全喪失能力，學習如何根治權力不受制約這個頑疾。

《審查報告》先是大談了一頓反腐敗問題，然後話鋒一轉，開始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殊不知，中共通過否定薄熙來的專權來構建一個更大的專權體系，而這就是中共從薄熙來案件中學習到的教訓。在這一點上，新浪網友“夏商”點出了中共“雙開”加法辦薄熙來事件的實質：“我不認為將薄在政治上打倒是政改的開始，相反，這更可能是要彰顯進一步捍衛今天這樣的政治體制的決心。”

“他的出走改變了中國的走向”

彭博社採訪了西方多名中國問題專家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布魯金斯學會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悉尼的克里布朗（Kerry Brown），評論中國共產黨開除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決定。分析家說，王立軍逃亡美國領事館對於胡

濫習是天賜良機，令他們可以藉機除掉薄熙來這顆定時炸彈。中共高層此次下重手，把薄熙來從天堂打到地獄，就是不給他留下任何東山再起的機會，以幫助習近平鞏固權力，處理薄熙來動作迅速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副總裁道格拉斯·帕爾（Douglas Paal）說：“迄今為止，（指控薄熙來）焦點不是政策和政治的錯誤，他們可能擔心擴大派系鬥爭戰線，共產黨希望強調團結。這個做法在今年早些時候就被胡錦濤暗示了。”

“處理薄熙來的過程似乎比陳良宇和陳希同的案件動作快了很多。那兩人從被開除到起訴經過了很長時間。這顯示，中共迫切希望把薄案丟到腦後，而專注於十八大和領導層交接。”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說：“當然最高層對於要以多嚴厲的程度處理薄熙來肯定有政治鬥爭。習近平的消失十天和推遲召開十八大數週，似乎是這種鬥爭的外在表現。”

黎安友說，先前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官方報導都未提薄熙來的名字，因此他曾經判斷共產黨主張寬大處理的一方佔據了上風。但是結果顯示，主張嚴厲懲罰的一方佔了上風。對薄熙來的指控在性質上是壓倒性的，在後果上是嚴重的。

黎安友說，“為甚麼會是這樣的結果呢？當然沒有人知道。我猜想的一個原因是，經過數十年的司法制度建設和談論法治，由於薄案的細節廣為人知，他家族的財富也被大量曝光，領導人感到他們無法在國內知情的中產階級觀眾或國際觀眾面前掩蓋他的犯罪。”

黎安友又說，更悲觀的一種解釋可能是，因為薄熙來在左派陣營中受到的支持，為了阻止薄的捲土重來和東山再起，領導層認為，為了政治穩定，有必要“痛打落水狗”。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說：



以美女眾多著稱的重慶，在高層政治變局之後一派平和，市中心“解放碑”廣場照樣行人熙攘，市廛繁華。

“這樣案件的標準程序是首先開除黨籍，然後司法機關接過案件進行刑事起訴。官方聲明暗示，刑事指控將是非常廣泛和毀滅性的，至少包括重大腐敗和捲入謀殺。”

“有線索顯示，其他跟他一起捲入腐敗的人也將被起訴。如果是這樣，那將是出人意料的。因為目前外界猜測，領導人將嚴格局限於薄熙來，而不牽扯其他人，以避免進一步的內鬥和打亂十八大權力交接。”

“這個時間點不奇怪。領導人不希望十八大代表聚焦在薄熙來將發生甚麼的疑問上。如果領導人不在十八大之前宣佈對薄熙來的處理，那才是非常意外的。”

“宣佈的時間點不奇怪，但是正式指控的範圍之廣卻令人驚訝。目前的領導人將利用這件事來強調他們堅定打擊腐敗，道德淪喪。他們試圖把一個巨大的尷尬包括洩漏的共產黨高層的貪腐程度，轉變成宣傳的勝利。但是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因為（對此）中國社交媒體上顯而易見的懷疑。”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指出，我認為領導人已經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如果王立軍沒有去領事館，中國的問題還會更加嚴重；他的行為不僅暴露了薄熙來的事情，還改變了整個

中國的走向。

9月19日，賀衛方在其騰訊博客中寫到：

今天看了新華社記者採寫的關於王立軍案件的庭審報道，說句實話，看完之後讓人很害怕，這害怕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疑慮。

首先，谷開來是個律師，她的法律知識是普通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她竟然敢在她認為有人威脅到她兒子的安全時，就敢於動殺心，並親自下殺手，事後，還敢於向一個公安局長主動透露，並尋求脫罪幫助。她的膽子和自信從何而來？

第二，一個直轄市的公安局長，手上掌握了國家所賦予的執法大權，卻敢於在得知有人殺人後，安排部下為其掩飾並在毀屍滅跡後，還主動打電話向殺人犯報告說“化作青煙，駕鶴西去”。法律在一個頗有地位的執法者心中，完全成為了私人關係中可以被隨意踐踏的玩物。這樣的人是如何成為執法者的？如果他曾經是一個法律的捍衛者，那麼，他又是如何變成了一個踐踏法律的人的？

第三，當王立軍感到與谷開來的關係變得疏遠，自己有危機感後企圖以攻為守，向市委書記也是犯罪者的丈夫反映案情時，這個向來以正派、廉潔、嫉惡如仇的形象示人的書記，不是立即指示執法機構逮捕犯罪嫌疑人，而是給了王立軍一耳光。一個受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等理念薰陶了一輩子的高級官員，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現出的行為竟然連一個普通的民眾都不如，他是怎麼在官場上得以混了一輩子的？

第四，很奇怪，採寫這篇報道的記者在談到打王立軍耳光的人時，只說是“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難道，說是“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有問題嗎？難道，直接說出這位書記的名字有問題嗎？

第五，當王立軍明白地告訴了這位市委書記其老婆的殺人犯

罪事實後，換來的卻是他身邊人的被審查和他自己的被調職。書記的權利怎麼這麼大？不是說集體領導嗎？當書記違法時，其他人在幹什麼？為什麼所設置的權力管理和制約機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對權利的肆意濫用？這樣高級別的官員玩這樣低級的殺人遊戲，為什麼沒有被及時制止，而祇能等到他們狗咬狗的時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產生恐懼。原來，行使了多年的社會管理機制和機構竟然管不了高級別的官員犯罪。原來，管理我們社會並被我們所敬重的“首長”、“領導”中間，竟然有這樣一些完全不把法律當回事的王八蛋！

那麼，往小裏說，以後，我們再看到電視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長和領導時，我們應該對他們抱持何種態度？是懷疑，是蔑視，還是依然敬重？對他們所宣揚的各種光輝燦爛的說辭和論調是嘲諷，是反感，還是堅信不疑？

回望二百年的中國近代史，回望一百年的中國現代史，回望六十多年的建國史，我們該是為這樣的現象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哭泣，還是憤怒？

實際上，王立軍事件前，賀衛方就因為李莊案和重慶“黑打”對王立軍進過言。

早在2011年4月，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曾公開致信王立軍，醒目的標題就是：“王局長，沒有獨立司法就沒人是安全的”。沒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王立軍就應驗了賀衛方預料的結局。賀衛方當時公開信的結尾部份如今看來，更是令人深思。

最後，我要對重慶公安局王立軍局長說幾句話。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學聘為兼職博士生導師，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職

博導(查簡歷,還獲悉你也是北大法學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員,足見我們的緣分不淺),所以這裡不妨做些學者間的交流。雖然你只是公安局局長,但由於重慶當局將“打黑”運動作為工作的重點,你的角色就特別凸顯,可謂舉足輕重。對於你主導的這場雷霆萬鈞的運動,我頗有一些擔心。一是指導思想上如果存有淨化社會的觀念,結果可能是危險的。人性總有某些無從改變的特性,一個健康的社會也許只能對於某些人性的弱點採取容忍的態度。況且秩序與自由有著內在的緊張,過於重視秩序,未免偏於一端,令自由受到減損。

第二,儘管我們都痛恨黑社會,也贊成以法律制裁這類犯罪行為,不過還是要看到,黑社會在重慶能夠發展到你們喜歡聲稱的那種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們的“白社會”出了嚴重問題。例如司法不彰,企業界只好依賴法外手段保證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卻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義的相關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訊逼供,剝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甚至讓那些從事刑事案件辯護的律師提心吊膽,朝不慮夕,勢必會帶來嚴重的後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擊犯罪令人產生某種不好的感覺,那就是“以黑制黑”,強權即公理。而且,過於嚴厲的懲罰損害了人們的平等預期,對國家心存怨恨的已決犯親屬以及將來出獄的人們將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會力量。多年來,很多非常惡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嚴打”中受到過於嚴厲打擊的刑滿釋放者。你從事公安工作多年,對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瞭解。

第四,儘管在現行體制上,公安機關具有超越司法的強勢,但是,你作為一個兼職法學博士生導師,我相信一定會理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警察權要受制於司法權;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權,要接受檢察機關獨立的監督和審查,要維護法院和

法官的獨立性。其實，尊重獨立司法對於手握大權的人一樣重要。文強在炙手可熱的時候根本不會意識到這種獨立性的價值，但一旦淪為階下囚，他也許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時時會想到死亡這件事。雖然相關數據沒有全部公佈，不過自從“打黑”以來，文強之外，在重慶還有不少人被判處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國家公權力剝奪一個人的生命畢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網上看到你們的城市組織市民唱“紅歌”的圖片，真是紅旗招展，滿目赤色。旗幟的顏色也是血液的顏色。“唱紅”與“打黑”兩者行為都以同樣的顏色鋪陳渲染，令人不禁產生複雜的聯想。不過，無論是權傾一時者，還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過比活著的人早走一些時日。砍頭和槍殺都會留下可怕的傷痕，不過，那卻是一種無需治療的創傷。古希臘偉大的戲劇家索福克勒斯對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詩句作為這封信的結語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運一露面，
那時候，沒有婚歌、弦樂和舞蹈，
死神終於來到了。
一個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從何處來，儘快回到何處去。
等他度過了荒唐的青年時期，
什麼苦難他能避免？
嫉妒、決裂、爭吵、戰鬥、殘殺接踵而來。
最後，那可恨的老年時期到了，
衰老病弱，無親無友。
願各位幸福，並致法治的敬禮！
2011年4月12日

賀衛方不會未卜先知，他也不是熟知官場浮沉的政客，他“對王立軍說”的“幾句話”，只是以一個學者的良知，指出社會運行的一般規律。然而今天，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軍竟四處逃命，成為階下之囚，使賀衛方一語成讖。

實際上，正如有的網友所言，自從薄熙來決定調王去重慶打黑的那一刻起，王就注定要成為悲劇人物，同時也做了薄的打手，至於何時犧牲，只是時間問題：

1、想想文強是什麼職務，直轄市的公安局局長，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沒有高層後台，能爬上去嗎？而前兩任重慶市委書記，那可是賀國強（現任常委）和汪洋（胡的愛將）。薄熙來作為太子黨，為強行上位，從舉起“打黑”的大棒，動文強起，王的悲劇就決定了；

2、強勢的領導人，對自己人，不論作為作風如何，都要極力照顧。這點在中國政治中非常重要。所謂只要是我的人，我就要提拔，不管是弱智、色狼還是貪官，這樣才有人為你賣命。江 core（核心）就是典型例子，薄對王保護不了，也表明他的政治前途也即將到頭了，因為人人都看出他的弱勢了；

3、有時候，雙方實力差不多的時候，討價還價的結果就是那馬仔要犧牲了。所謂“殺敵三千，自傷八百”啊；

4、當王知道薄要犧牲自己的時候，只有負隅頑抗，不願意被殺人滅口。逃到美領館也是無奈之舉。押到北京還有一線生機（生命而言，政治生命是沒有了），而留在重慶只有死路一條；

5、文強儘管有後台，但派系不很清楚，而王是薄的人，犧牲王對薄的政治打擊更加明顯。因此，薄的前景會不是很好，但因為他是太子黨，下場可能會比兩陳好一些，如果他見好就收的話。否則，以權力鬥爭的殘酷性來說，什麼結果都有可能；

6、所謂烏盡弓藏一說，並不服人，薄也是不得已，只能自斷臂膀，也是被“逼”的啊。

互聯網上有一篇題為“中國沒有英雄——論王立軍局長的倒下”（作者：P836）的文章，從王立軍事件談起，進而對中共當前政治鬥爭的分析有非常獨到的見解：

王局（指王立軍，下同，編者注）是好人嗎？是英雄嗎？他的老巢鐵嶺的公安局頭頭腦腦基本被全端了，這些人是他的老部下，他提起來的。現在可以說了，王立軍是一個會隱藏的人，他在自己的地盤上（鐵嶺和錦州），從不去聲色犬馬的地方，也不跟當地的商界和旁門左道摻合。他不是不去，他都是去外地搞，到外地碰頭收錢享受。

所以，王局不是英雄。中國有英雄，那是以前。現在中國沒有英雄，有的只是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參與者和打手。打黑的人本身就收黑幫的錢，王局和他的弟兄們也不能免俗，這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環境決定的。

王局的結局，顯露了目前中國黨內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政治環境的惡劣。黨內政治鬥爭在毛時代有，在鄧時代有，在江時代有，但是到了胡時代，黑幫化和不擇手段搞對手到了一個極致，根本不講以前的大家認可的程序和規則。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擅自動用國家公器搞對方黑材料，搞臭對方。按照現在國內的腐敗程度，現在的官員，不是屁股上有沒有屎的問題，而是屎多屎少的問題，所以如果國家公器一上，除非你不通訊不與人見面不花錢不吃喝，那絕對是躲不過被抓把柄的。現在各派勢力，對公安、國安、中紀委都拉人、安插人，為的就是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利用國家機器搞對手。比如說，以前對一定級別的人採取技術手段，是要經過某個委員會碰頭，走程序備案的。現在都是先偷偷上手段，搞人家黑材料到手，再通過某種方式捅給上面，然後再來走程序。

像這次王局事件，消息說是中紀委抓了王的把柄要挾他提供薄的材料，可是中紀委裡馬上又有人通報薄說王反水了，結果逼得王跑到美領館，也出盡了黨的醜——跟以前國民黨一樣了。

政治鬥爭本來是殘酷的和齷齪的，但是大家要遵守一個遊戲規則。有人說美國也一樣。是的，美國的政壇兩黨肯定也互相黑對方，你動用記者也好，自己的競選班子也好，但是規則還是要講，有些不能動的還是不能動。尼克松動用國家機構搞對手，結果就“水門”啦。

像土工（指中共，編者注）現在這樣互相瞎整對方，甚至要搞肉體消滅等手段，實在是比江 core 時代都要差遠了。難道這就是胡 core 團派當政十年帶來的結果？

【第二章】

官方版本中被隱藏的重重內幕

現在我們說一下本書的重點：從王立軍案發到定罪，新華社通稿中被精心遮蓋甚至深埋的太多或瞠目結舌，或毛骨悚然，足可以讓這個案件進一步發酵甚至昇級的海量細節。

王立軍案審理完畢之初，其律師王蘊彩在接受法媒採訪時指出多處和官方公佈內容不同的地方。

法國《世界報》9月20日上午通過電話採訪了王蘊彩。《世界報》首先指出，儘管都姓王，但王蘊彩並不是王立軍的親屬。報道說，由於在該案中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因此希望王律師能夠澄清。

首先一點是有關谷開來殺人證據到底是否被銷毀。因為紀錄說谷開來要求銷毀所有證據。王蘊彩回答說，谷開來的確要求郭維國銷毀證據，但很多證據並沒有被銷毀，因此王立軍才能拿到證據。而且王立軍在逃往美領館之前沒有將谷開來殺人案告知北京。

關於王立軍的受賄，通稿中稱：

記者在庭審現場瞭解到王立軍涉嫌受賄的主要事實：2009年4月，王立軍在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期間，其一直系親屬調北京某部門工作，因為沒有房子，收受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明出資人民幣285萬餘元在北京購置的兩套住房，並以其岳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事後，王立軍當面向徐明表達了感謝。同年7月，王立軍接受徐明的請託，指令重慶辦案部門將已羈押的潘某、王某、張某予以釋放。

2008年9月、2009年11月，王立軍在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局長期間，大連世源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俊世先後兩次為其支付在重慶租住的別墅租金共計人民幣20萬元。2009年10月，王立軍接受于俊世請託，指令重慶辦案部門將已羈押的楊某某予以釋放。

王蘊彩指出，新華社公佈的內容不夠全面，她說徐明是谷開來的好朋友。谷開來曾經同王立軍說起買房事情，王立軍說沒有錢，谷開來於是說，我來想辦法，她給徐明打電話，徐明手下的人就把給王立軍買房的事情辦妥，而王立軍並不知道是徐明出錢買的房子。

此外，關於于俊世的例子也一樣，王立軍並不知道是于俊世為他支付了別墅的租金。由於他們都是從大連來的，大家關係很好。律師說，至於指控王立軍受徐明之託釋放了三人，是因為這三人犯罪證據不足，另一人是黑社會老大的情人，這幾人都不是真正有罪。王律師說，我希望事情更加客觀一些，這對王立軍也比較公正。

王蘊彩在接受《紐約時報》電話採訪時更是具體的指出，新華社的報道基本準確地描述了庭審中提到的案件始末。但王立軍沒有接受徐明和于俊世的賄賂。她表示，是谷開來通



王立軍

過這兩人安排了給予王立軍的“好處”。

該報的中文版網站，在英文原文為“FAVOR”的這個詞翻譯成了“好處”，有網友將其翻譯成“賞賜”，這一似乎有宮廷鬥爭的色彩的用語，引起了許多爭議和討論。

許多網友認為，而拒絕接受上司妻子谷開來的安排的金錢贈與，似乎不太符合中國官場的潛規則，難以對其苛責。如果王立軍在公職生涯中，僅有這人民幣 300 萬元的不法收入，似乎證明王立軍頗為廉潔。

有網友分析認為，“在這裏，出現了三個色彩不同的用語：賄賂、好處和賞賜，“賄賂是王高谷低，好處是王谷平行，賞賜是谷高王低。”

另有分析認為，王蘊彩律師的原話不會是“好處”，太鄙俗不專業，也未必是“賞賜”，太文藝又尖銳，就法言法語，為王立軍辨白的職業身份來看，這個詞更可能是“贈予”。

徐明、于俊世的捲入絕不簡單

通告中對徐明和于俊世的捲入一筆帶過，實際上兩人與薄家的關係非同一般，其涉案也遠非僅是買房或者付房租。

2012年4月25日，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于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三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於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說，“于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于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于俊世。

“于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于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⁷

于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傷了客人引發的糾紛。

⁷ 《薄熙來事件謎局》，明鏡出版社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于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三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一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三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三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此後三人都被抓捕。

知情者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于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于俊世是目前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

這架私人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⁸而且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用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⁹

在大陸媒體的表述中，徐明“被調查”的事由有二：

其一是，徐明掌控的“實德系”，在足協打黑的進一步行動中，被列為重點調查對象，當年一些關鍵場次的假球將被一一過堂；

其二是，針對2009年在哈爾濱的一起土地交易：其在使用這塊產權不歸屬大連實德的土地為抵押、向當地銀行貸款人民幣15億元去外地投資的過程中，出現違規行為。與徐明同時被控制的還有當地銀行的一些高層。

但知情者3月初就對明鏡新聞網說，“兩會”後，在薄熙

⁸ 2012年4月25日，台灣聯合報

⁹ 博訊網

來被留在北京，配合中央進一步調查王立軍事件，谷開來在北京接受調查詢問的同時，與他們夫婦關係密切的多位中國巨商也遭到調查——他們曾為了薄熙來的提陞，拿了成箱的現金在北京向高官奔走遊說。其中一人，“據信是徐姓商人”。

據中紀委相當層級的消息來源透露，受命於中紀委一位副書記的調查小組，在去年進行的對薄熙來的秘密調查中，就基本掌握了薄熙來與包括徐明在內的數位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

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中紀委這個調查組也曾受國務院高層指示，想從國家安全部手裡接管王立軍，因為中紀委對薄熙來的調查，主要是以王立軍為突破口進行的。中紀委的調查人員也希望把王立軍掌握在自己手裡，畢竟秘調監聽一年多時間，到手的功勞不能讓別人搶了去，現在上面有令，於是，更加理直氣壯地去要人。

但中紀委強力交涉未果，主要是胡錦濤和周永康反對，認為王立軍出走外國領館，政治影響太惡劣，必須先搞清楚其中可能涉及到的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結果，王立軍的重大供述之一，就是和盤托出薄與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徐明。

按照王的供述，徐明與薄的老婆谷開來關係極佳。1992年兩人即開始合作。這也是徐明由一文不名突然成立實德集團的重要原因。1992年成立的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30多個大型土石方工程，這些工程都是由谷開來在後面暗中運作，既是徐明崛起的開始，也是谷徐合作的開始。

由於有薄熙來的支持，徐明的實德集團搞得風生水起，從房地產、足球文化產業，到金融市場，再到石化行業，徐明用了不到幾年功夫，就成為遼寧數一數二的富豪。



北郵校長方濱興聘任王立軍為兼職教授的聘書。(網絡照片)

中紀委信息源稱，多年以來，在經營問題上，谷開來對徐明更是言聽計從，徐明充當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經手管理薄的家族生意，實際上就是薄熙來的“經濟管家”。另一個職能是

幫助谷開來和薄瓜瓜向海外轉移資產，薄瓜瓜這些年來在國外上學、花天酒地的費用，就是由徐明支付的。

除了向谷開來輸送利益，徐明還向薄熙來輸送女人供其淫亂。¹⁰

薄熙來專案組內部人士對《外參》透露，薄熙來最崇拜秦始皇和毛澤東，認為自己是第三個中國最偉大人物。而王立軍則承認，他最崇拜的兩個人，一個是希特勒，一個是美國前聯邦調查局長胡佛。

“中共內部有人指控薄熙來與超過 100 名女性有性關係，其中包括 28 位有些名氣的女性，有些是模特兒，有些是央視主持人。徐明供認，他負責向薄熙來輸送眾多女人淫亂，”這位專案組的人士對《外參》說：“儘管王立軍曾是薄熙來的左膀右臂，但對薄還是有多手準備。王立軍曾將薄熙來和徐明安排的女人做愛過程秘密錄像。”

5 月初，博訊網報道稱，徐明供出的 100 多女人中，其中幾十個是共享的，即兩個人都分別睡過的。最戲劇化的是，著名影星章 XX 是他的女人之一。徐明交待，就在被抓前一天，章 XX 還一天幾個電話催他結婚。徐明說：我不傻，章是需

10 《外參》雜誌，第25期

要一個正牌的老公，幾個富豪男友。

5月28日博訊網再度爆料，徐明供認他在2007年首次給了章XX人民幣600萬元，做為第一次和她上床的代價。之後，多次和她上床。同年，徐明安排章XX和薄熙來上床，酬金是人民幣1000萬元。

報道稱，在2007年到2011年期間，薄熙來和章XX上床超過十次。據悉，徐明、薄熙來和章XX上床的地點是首都國際機場附近和北京西山的徐明的會所。同期，徐明還將章XX送給另外兩名高官，每次徐明都付酬金給章XX。

博訊的報道稱，中紀委的數據顯示，章XX在過去十年以性交易至少獲取人民幣7億元，其中人民幣1.8億元是來自徐明的現金。因為有徐明和其他官員的袒護，這些收入都沒有繳稅。

5月29日，香港《蘋果日報》援引博訊網的上述報道，並指章XX“被調查、禁出境”，一時間引發各方熱議。

隨後，章XX指責博訊網造謠，並要求博訊網公開道歉。6月12日，博訊委託律師發言，稱“不道歉也不賠償”，從而引發章XX在香港和美國同時打官司。其中對博訊的指控是“誹謗”、“具有誤導性質的對隱私權之侵害”、“有意施加悲痛情緒”、“有意干預可預期的經濟獲益”、“疏忽干預可預期的經濟獲益”、“違法商業經營行為”。

隨著中紀委對薄熙來的《審查報告》出爐，在中國百姓早已不把高官貪腐當做新聞的年代，薄熙來“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這種類似黃色新聞異乎尋常的吸引眼球。這些天，關於誰是薄女郎的競猜甚至大過了人們對薄熙來案件本身的關注。台灣東森新聞關鍵51區說：“由於官方文件居然把薄熙來與多名女性發生與保持不正當關係也寫入官方文件，成為大家最有興趣的看點。”新浪網友“符寒峰”直言：“我只

對薄‘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感興趣。”

由於擔心無人關注薄案更緊要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因此呼籲：“親愛的網友們，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薄與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係上，這點事，僅僅是薄的餘興節目。我更在意的，是最後提到的其他罪行的線索，有多少被害死的人。”

明鏡新聞網報導的名單皆只以姓代替，其中包括倪、章、姜、馬、張等。這篇報導說，在9月2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關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情色、貪腐檔案擺在各位與會者面前。有趣的地方是，在這些檔案中，記載了薄熙來和多名電視台女主持人、影星的性關係，其中包括央視多位著名女主持人、大連和其他幾家電視台的多名女主持人、多位著名影視明星。在中共內部傳達的文件上，這些名女人的姓名均有寫明。

由於《審查報告》和明鏡新聞網均沒有提供薄女郎的全名，在網絡上居然引發了一輪薄女郎大猜想。28日當天，推特網友“AndrewX?@andrewolf117”推出了一份網傳“薄督情婦名單”這份名單包括“張偉杰、馬曉晴、許晴、劉芳菲、湯燦、章XX、倪萍。還好，沒有那英、田震、周筆暢……。”北京法律學者徐昕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說，《審查報告》公佈薄的淫穢史引起內地影視女名人大震盪，不少涉嫌與薄有染者透過各種途徑自白，表示“沒到過重慶”；微博收到不少公關委託，刪除網民“人肉”貼。這些名女人則各找關係、“乾爹”等，乞求“跟有關部門說說，把我從名單中劃掉”。

被猜想為薄女郎之一的張姓女主持人，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大連電視台娛樂節目《太陽雨》主持人，據說她為薄熙來生有一女。東森新聞的報導說，這位張姓主持人1998年與薄熙來戀愛、懷孕後，意圖挑釁谷開來的地位，於是，張被人

間蒸發，甚至有謠傳說，張被製成人體標本，這是因為與薄熙來關係甚好的一家人體標本公司推出了一個孕婦人體標本，於是有說這個孕婦人體標本就是張姓主持人。不過，據《明鏡月刊》從一位中國大陸新聞界人脈關係廣泛的消息人士獲悉，張姓主持人並沒有消失。在與谷開來關係緊張後，徐姓商人給了她人民幣一千萬元“生活費”安頓了她的生活，目前，她人在北京公安部手裡。



重慶日報2月15日頭版。

被點名的薄女郎還有中國影星馬曉晴。馬曉晴 11 歲演出電影《啊！搖籃》主角，被譽為“天才童星”，後曾主演家喻戶曉的《北京人在紐約》、《編輯部的故事》等，現已息影。《蘋果日報》報導說，馬曉晴早年接受媒體專訪時，曾暗示她與某位“位高權重”的政壇人物有過感情關係，因此，人們懷疑她也是薄女郎之一。不過，網友“@Edourdoo”、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在微博稱：“經多方求證，得知原來馬曉晴跟不厚（即薄熙來）那事兒是空穴來風。兩人真的沒啥。馬聽說這傳聞都撫掌大笑。”

在台灣《中國時報》9月29日點名的薄女郎中，湯燦是其中的一位。湯燦是中國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有“中國時尚民

歌天后”和“公共情婦”之稱，甚至有傳曾被央視副台長推薦給周永康續弦。2011 年底，《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微博爆料說，稱已掌握包括深圳前市長許宗衡在內的與湯燦上床人名單，據悉，河南開封市原市長周以忠巨額賄賂案曝光後扯出湯燦。目前，有說湯燦已被判刑 15 年，也有網友微博上影射湯燦已死。

出現在《中國時報》的另外一位薄女郎名叫劉芳菲，她是 06-07 年央視春晚主持人，別稱“央視三姐”。2010 年，《北京晨報》曾經報導，有傳聞說劉曾捲入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受賄案，劉芳菲被迫退買房子的人民幣 200 萬元贓款。

章 XX 名字是第二次進入“薄女郎”行列，而且，網絡上還熱傳經新浪微博認證為“從眾國際文化傳媒執行總監”的博主“@信王軍”的消息，稱 9 月 28 日從消息人士處得知，章 XX 今天正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態，可能將不得不撤消在香港和美國的誹謗案訴訟。與薄熙來專案組有接觸的消息人士透露，專案組已經正式通知章 XX，從現在開始政府將不會再過問章 XX 的訴訟案，這將會是她個人的事。

《審查報告》發表之後，被點名的薄女郎皆保持緘默，唯有章 XX 高調回應。9 月 29 日上午，章 XX 通過微博憤怒反擊：“謠言傳了五個月，還有人在嚼舌頭。這時候，再有涵養的人也養不起這幫謠主兒了。對那些仍在用心問我是否牽涉其中的人，五個月前我就給過正面回應，今天，再給你們個更正面的回應，回去問你媽，你媽在，我就在。”

同一天，一份“章 XX 團隊嚴正聲明”同時發表：

章 XX 團隊嚴正聲明

藉著近日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事件，網上有關“章 XX 情色

交易及禁止出境”的謠言再起。對於那些關注愛護子怡的人，子怡真誠致謝並委託我們轉告，她一切安好，正忙於影片上映的宣傳和新片的拍攝，希望各位免受污穢信息干擾。但對於那些緊抱著陳舊謠言，別有用心借題發揮的人，我們的態度也始終明確：決不縱容，奉陪到底。

對此，章 XX 及團隊再次聲明：

1. 今年五月底，謠言剛剛出現的時候，我們已就此事向全國媒體發表過公開聲明，澄清了謠言，並採取了法律行動。六月底，章 XX 分別在香港和美國啟動訴訟狀告造謠媒體，而兩地的被告始終利用訴前程序不斷躲避訴訟和拖延開庭。香港方面，法院判令被告《蘋果日報》及《壹周刊》必須在十月五日下午四時以前把訴訟抗辯書送達子怡的律師，否則章 XX 可向法庭直接申請判決。美國方面，謠言的始作俑者某中文網站面對法院傳票一拖再拖，10月26日，若其再拿不出任何延期審理的正當理由，美國法院也將強制對方坐上被告席，屆時真假黑白將一目了然。

2. 對於本輪謠言的編造者和傳播者，我們希望你們停止造謠和傳謠的行為。由此對子怡造成的傷害，我們將保留追訴的權利。

這將是章 XX 團隊對於此事的最後一次公開聲明，日後與此有關的事宜，我們將交由律師團隊統一處理。

章 XX 團隊

9月30日，章 XX 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針對謠言，我的態度一向很明確，無論付出多少時間精力我都會一告到底。沒想到幾個月後居然又有人藉著相關新聞翻出舊謠言炒作。我只想用八個字來評價：“心態陰暗，令人作嘔。”

在章 XX 團隊發表聲明的第二天，博訊網站發表對9月29日“章 XX 團隊嚴正聲明”的回應，對該“嚴正聲明”中提

及的若干問題進行澄清：

博訊在收到章 XX 小姐的訴狀後，積極組織專業律師辯護，本來的計畫是一切要由律師負責處理，通過事實、法律和程序保護自己的利益，並請求法庭對原告的無理起訴做出懲罰，但看到原告團隊 9 月 29 日的聲明，覺得其完全違背事實，有必要做一下澄清：

1. 章小姐稱“美國方面，謠言的始作俑者某中文網站面對法院傳票一拖再拖。”大概章小姐對美國民事訴訟程序不太了解，博訊的律師只是根據合法程序提出辯護，這是美國法律的基本精神。章小姐可能只記得“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太了解“以程序為標尺”的美國法治要義，所以需要經常來洛杉磯居住一下熟悉熟悉。

2. 章小姐稱“10 月 26 日，若其再拿不出任何延期審理的正当理由，美國法院也將強制對方坐上被告席，屆時真假黑白將一目了然。”不知道章小姐這個 10 月 26 日的開庭日從何而來，博訊只接到法院關於 11 月 16 日的庭審通知。同時，博訊目前並沒有在拖延，只是在引用正當程序申訴聯邦法院洛杉磯地區法院沒有管轄權而已，並且要求法庭對原告的無理訴訟做出懲罰，這是美國法律賦予的權力；況且即使 10 月 26 日開庭，審理的主題也不是誹謗案本身，而是法院管轄權糾紛和原告是否無理訴訟的問題，離“真假黑白”十萬八千里。進而，民事訴訟就是民事訴訟，不知“強制”從何而來？

博訊當然不會漠視章小姐起訴的權利，博訊認真聽取法院對此案的公正審理，但博訊堅決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在事實、法律和程序上絕不讓步！

中共通過男女關係事打擊薄熙來，導致輿論評價反差極

大。法廣評論認為這是中共製造的“私生活伏筆懸念”。明鏡新聞網援引政治觀察家的看法指出，中共領導搞女人，央視和各地方電視台這些漂亮女人、名女人扎堆的地方，早就是中共高官的後宮和煙花巷，也沒有特別新鮮之處。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薄熙來床上的事情被翻出來惡炒這事，“誰都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鬥中垮了。現在贏家在做的事，就是掩埋政治鬥爭的真相。”

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新聞網的分析意見認為，中共在這個時候釋放薄熙來“和多名女性保持和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淫穢信息，無非是想摧毀薄的形象。

儘管國內對薄熙來事件中涉政治或權鬥的方面的報道和分析“噤若寒蟬”，但“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花邊紛紛高調報道。網友們更是興致高漲，玩起了“接龍”遊戲——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我欲乘風歸去，卻恐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勸君更盡一杯酒，醒來與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床前明月光，疑是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何以解憂？唯有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少壯不努力，老大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廉頗老矣，尚能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憶江南，最憶是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春眠不覺曉，處處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才飲長江水，又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再說回徐明。他浮出水面後，周永康便迅速讓公安系統的人將徐明控制起來。徐明倒是很痛快，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徐明這一招供不要緊，竟然牽涉上了溫家寶。

原來，在薄熙來擔任遼寧省長之後，徐明的生意也做得大了起來，通過幾度穿針引線，徐明終於結識了溫家寶的夫人張蓓莉。徐明年輕有為，不光做生意很有一套，而且是個天生的交際能手，讓溫夫人在經濟上大為受益的同時，也因做事穩健、極有眼光，很快得到溫夫人的喜歡，與夫人成為真正的忘年交。溫夫人曾一度說，如果再有個女兒，一定許配給徐明。這也是外界一度傳聞“徐明是溫家寶的女婿”的原因。

中紀委消息源稱，另一個說法，是溫夫人的確曾一度想讓溫如春嫁給徐明，但溫家寶反對。溫家寶認為徐明雖然人很聰明，也很可靠，但搞什麼足球俱樂部，風頭太大，太招人



薄熙來離開商務部赴重慶履新。

注意，有些過於招搖，夫人只好作罷。

無風不起浪，雖然這些事屬於家事密聞，但沒有不透風的牆，徐明真女婿沒當成，假女婿還是被當了很多年。“溫家寶女婿”這個身份，直到今天還有人在傳。

對於溫夫人，徐明自然是拼命巴結，通過各種手段向溫夫人輸送了不少利益。

據徐明交代，擔任他與溫家寶之間日常聯絡的，是一個叫張建坤的人。張建坤是張蓓莉的大管家。此人現在下落不明，消息源稱，有一種說法是張建坤被周永康控制起來。

3月19日發生的核心事件，是中紀委搶奪徐明。王和徐的交代，自然也很快傳到溫家寶耳朵裡。這麼重要的人物，落在了別人手裡，溫家寶很不放心，於是，讓自己的親信，中紀委

副書記馬馱設法把徐明儘快掌握到自己人手中。

馬馱派人以調查腐敗為名，要求公安系統將徐明交給中紀委。公安方面在請示周永康後，拒絕了馬馱的要求。

於是，有人又拿出周的兒子周斌做生意的資料進行要挾，周永康見對方態度急迫，知道來者不善，一面調動武警轉移徐明，一方調動公安加強戒備。中紀委這邊也馬上調動人馬，試圖伺機下手搶奪徐明。由於事發突然，驚動高層，為防不測，中共中央辦公廳調動兵力加強防範。

各路人馬各執其職又不明就裡地鬧哄了一夜，才造成京城騷動，傳言四起。

徐明落在別人手中，張建坤下落不明，是“周永康抓了寶寶親屬”這一傳言的源頭。

徐明在審問期間，還吐出了一些驚天大案，其中包括現任遼寧省委副書記夏德仁，還有大連的兩個副市長，以及遼寧和大連的其它官員及富商的腐敗案。

博訊網也據知情者透露，徐明在被關押中交代，在薄熙來指使下，操縱足球搞黑哨、黑球，為大連構架實德系。徐明還供認，在薄熙來指使下，徐明和澳門賭博行業勾結，大批洗錢，賭資被薄熙來、谷開來提成，轉移到他們境外指定的帳戶。

知情者稱，徐明是中國涉及足球界的最黑的一個老闆，但是，由於薄熙來和周永康保他，使其一直沒有遭到調查。“據大連足球圈內人士稱，徐明曾在澳門搞過境外賭球，涉及上億資金。”

大連人都知道，徐明當初從王健林手中買下當時的萬達足球俱樂部，並改名叫大連實德俱樂部時，其幕後操作者和後台大老闆就是薄熙來，“因為，薄熙來一直想當一個足球市長，而且當時的官媒，也都是這樣吹捧他的，”知情者說。

大連球迷曾在薄熙來主政時就說過，大連實德的“水太

深了，是市長足球體制下的怪胎”。徐明的實德集團，接手大連足球後，接連出重手收購四川足球搞大河俱樂部不成，便讓冠城集團去冒充，還有瀋陽金德足球隊……那幾年，徐明的足球帝國很強大。為了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徐明在幕後老闆的默認下，操縱中國的足球聯賽。至今，四川球迷一提起徐明，都咬牙切齒，因為四川足球就是被他活活搞垮了。

來自北京的知情者指出，徐明除了操縱中國超級足球聯賽，還捲入了境外賭球，曾與澳門賭博集團合作過，還和澳門賭博集團後面的歐洲賭博集團，建立起合作聯盟陣線，僅徐明一人就操縱了十多家足球隊參與境外賭球。

一位四川球迷曾呼籲，“現在，是向徐明討債的時候了，他欠下了中國足球四川足球的血債，必須償還！”

在談到徐明案的最新進展時，知情者披露說：“目前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曾在大連任職多年的遼寧省副省長夏德仁，還有現任大連市委常委、副市長戴玉林，現任大連市常務副市長王承敏三人，都是徐明最新交待出來的，都與徐明案有關。”

知情者還指出，已查出大連實德集團負債人民幣 160 億元，中央希望遼寧省政府接盤，以免產生更大的政治波動。

王立軍、薄熙來曾徹夜密談

新華社通稿稱：

相關證人證言顯示，2012 年 1 月 28 日，王立軍向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谷開來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 日上午受到其怒斥，並被打耳光。當時在場的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這個矛盾就公開化了。”

而據法廣記者獨家獲得的消息，王立軍案庭審中出示的證據筆錄顯示，王、薄兩人在1月27日曾徹夜長談，交流應涉及谷開來案，當時，二人似乎“談攏了”，據王的說法，薄頗為動情，並與王握手道別。據另一涉案人徐明的旁證，王立軍建議薄熙來與谷開來“切割”，對此，徐明斥之為“狂妄”。

薄熙來為何當晚和顏悅色，但第二天卻如此暴怒，不得而知。據說，王立軍去美國領事館前，曾邀徐明專程來渝勸薄，稱勸解系為“民族大義”，否則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徐明和于俊世乘私人飛機來渝後斡旋，最終王仍選擇出走。

目前還不清楚的是，王立軍與薄熙來交談的準確內容。王是告訴薄，他的妻子谷開來僅是涉嫌此案？或者告訴薄，自己已經掌握了該案的核心證據，甚至掌握了對谷開來自述殺人情況時的錄音。

不過郭維國的辯護律師、安徽省金亞太律師事務所王亞林律師認為，就目前的庭審信息來看，薄王發生衝突前，薄熙來似乎對谷開來涉嫌殺人並不知情。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立軍曾“濫用職權”協助谷開來監聽海伍德。新華社報道說，2011年11月12日，經與谷開來等人商議，王立軍以海伍德涉嫌毒品犯罪為由，安排對其實施監控。

王立軍在此前曾提出，以海伍德涉嫌在重慶販毒並拒捕，在重慶將其亂槍打死，但此後這項計畫並未執行，這裡面有王立軍“臨陣退卻”的意味。庭審信息還顯示，谷開來曾想郭提出“擊斃”的想法，被郭維國當場拒絕。

旁聽者介紹，另一個未披露的細節是，11月13日，即谷開來當晚，曾多次致電王立軍，但王一直不接電話，原因不得而知。

11月15日，海伍德在南山麗景酒店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又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黃偉，並要求已到場的南山區刑警撤回，並指派與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郭維國等人負責該案的辦理。

熟悉重慶警界的內部人士介紹，谷開來並無官方身份，但在重慶高層卻因其身份而權力極大。郭是谷開來點名調到重慶，在重慶公安局的東北籍高級警員中，王立軍將李陽、王智、王鵬飛等人視為親信子侄，而郭維國則自成系統。

據筆錄，王立軍主動向四名負責該案的高級警員提示，稱海伍德的父親死於心臟病，以便引導下屬提出海伍德酗酒過度心臟病發的說法。

另一個插曲是，在海伍德案的現場，當時重慶法醫確實沒有化驗出氰化物這種被稱之為三步倒的藥物，王事後也感到奇怪，甚至立卷後擬將心包血送李昌鈺檢查，而海伍德被殺現場，則有不明身份者的腳印等，這一細節也被谷開來的律師蔣敏提出，作為案件仍有疑點的依據。

與此同時，中國一位頂尖法醫專家也質疑官方有關商人海伍德死於氰化物中毒的說法。這一行為極為罕見，與中國政府精心披露的有關此事的說法相互矛盾。

9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醫王雪梅在新浪博客發表題為《尼爾·伍德真是死於氰化物中毒嗎？》博文。她說谷開來雖然被定罪，但無論是她的證詞，還是她那個長期家中勤務人員的證詞，都不曾表明海伍德身上有任何死於氰化物中毒的症狀。她還說，“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共和國的法律尊嚴，為了捍衛父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真正屬於人民，早在20年前，我這個酷愛生命、酷愛生活的女人，就已經把生死，更把榮辱置之度外了。”顯然，她是頂著風險站出來的。



薄熙來跟罷運的出租車司機對話。

這篇文章發表幾個小時內就被立即刪除。儘管如此，這篇文章在網絡流傳，不斷得到高度關注，王雪梅也因此成中國政府體制內公開質疑導致薄熙來被廢黜的海伍德死亡案的最高調人物。王雪梅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1986年進入高檢，在其職業生涯中，經歷過數百起重特大疑難案件法醫學鑑定，用她自己的話說，她能“用犀利的眼光和智慧的頭腦破解最最詭秘的死亡密碼。”“用身心與亡靈對話”，“捍衛著死者的尊嚴。”儘管谷開來、張曉軍、郭維國、王立軍均已判刑，但關於海伍德死亡的謎團一直未解。而且，當局迄今仍然封鎖郭維國等三人案件信息，其中必然掩蓋諸多黑幕。

據一位曾經見過谷開來和薄熙來的中國大陸消息靈通人士對《明鏡月刊》說，真正謀殺海伍德的兇手其實是薄熙來。是他親自給張曉軍下命令處死海伍德，谷開來只是從犯。由於海伍德對薄家底細了解太清楚（加上薄熙來對谷開來不能



《中國日報》2010年公佈的資料照片顯示，法醫王雪梅正在工作。

明說的，對海伍德與谷開來的情人關係不滿)，薄熙來以滅口為名讓谷開來殺掉海伍德，並讓張曉軍協助與監督。由於共同的利益，谷開來除了聽從聽薄熙來，沒有別的選擇。最後，谷開來在矛盾心情下將海伍德騙到重慶。由於谷開來下手不狠，當時沒有立即將海伍德毒死，最後，由薄熙來派出的監陣張曉軍負責擦屁股，將海伍德整死。

王雪梅這位號稱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中國最美

女法醫”並不知道她的這篇文章在王薄事件中將要發揮什麼重要的政治意義，但在這個“收官”時候，由一位體制內的重量級專家出來質疑導致薄熙來倒台的英國人海伍德被謀殺案，讓人聯想到在王立軍、薄熙來事件落幕之前，體制內似乎有一種力量力圖將所有案件推倒重來，正本清源。“女神探”王雪梅出場，不僅讓官方為薄熙來事件劃上句號的努力受到挑戰，而且，她還促使人們思考：我們現在知道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究竟有幾分真實。

王雪梅沒有參與此案調查。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她對政治不感興趣，之所以發佈這篇文章是想捍衛中國法醫的工作。對於自己的博文被刪，他表示自己沒有刪除文章，也不清楚是誰刪的。

王雪梅在接受採訪時說：我祇是不想給自己留下遺憾。我對政府問題或政治不感興趣，我只知道我是一名專業法醫。對於能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的關切，遠遠超過她對自己職業生涯的任何擔心，並說她不擔心自己的安全。

王雪梅是中國公開質疑政府對海伍德死亡案情描述的最高調的公眾人物之一。中國政治目前正處在一個尤其敏感的時刻，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為數不多的女法醫，王雪梅的身份常常受到稱頌，有鑒於此，王雪梅的說法令人感到吃驚。

中國國有媒體《中國日報》（ChinaDaily）在 2010 年的一篇人物特寫中對王雪梅的描述是：受人尊敬、優雅和勇敢。這篇文章寫道，她的解剖工作對於捉拿和懲罰犯罪分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稱，雖然法律活動人士和其他人士已經對政府關於此案的陳述提出質疑，但和司法體系有如此密切關聯的人在一宗政治敏感案件中提出質疑還是非常罕見的。王雪梅的觀點凸顯了在中國社會的某些角落，對薄熙來之妻谷開來一案的處理還不斷冒出不滿。

《明鏡月刊》分析指出，在周永康控制得如鐵通一般嚴實的中國政法系統，外界從來不可能看到與官方不一致的聲音出現，王雪梅在這種背景下站出來說出不同聲音已經是特大新聞，而王雪梅直接針對“天字第一號案件”提出質疑，則可以看做是近二十年中國政法系統的最大新聞。

諸常委對處置薄熙來心思各異

據明鏡出版社出版的《薄熙來事件最新報告》一書，從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考慮執意要對薄熙來痛下殺手的有總理溫家寶、政協主席賈慶林、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中共總書

記江澤民。

溫家寶一直對重慶“唱紅”、搞文革那一套反感、厭惡，他對薄熙來的態度不讓人感到意外。

“賈慶林把‘太子’習近平接班視為自己政治力量的延伸，見不得有人‘攪局’，”知情者說：“畢竟從福建起，賈慶林就關照、栽培過習近平，習近平未來‘登基’後，自然會對退下來的自己格外關照，正是這種利益所繫的心態趨勢下，賈慶林在這次‘倒薄’中大為起勁，大打出手。”

溫也好，賈也罷，還各有各的小算盤，各有各的小九九。兩人都有家族腐敗問題，兒子女兒都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怕薄入常後整材料、亂搞一氣，威脅到自己。

另外兩個支持“倒薄”的重要人物是江澤民和曾慶紅。他們的“紅線”是習近平順利接班為大，自己當年的既定方針絕不容出亂子。

消息者稱，“江澤民還告訴胡錦濤，要把政治放在一邊，先查清薄的法律問題、刑事問題。在談到薄熙來的問題時，江澤民強調說，‘薄的問題已突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

於是乎，本來在政治上不相干的溫賈江曾短暫的組成反薄“四人聯盟”。

知情者曾對《明鏡月刊》說，整個這件事的最大獲利者是積極充當了一個“被動的角色”的習近平，他很少主動表態，表現得也不積極，但他支持胡溫江等對薄熙來的處理意見。實際上，這才最符合他作為王儲的身份和利益——有人想動他的“奶酪”，習要是太敏感、太主動的應對，反而顯得沒有胸襟，容易讓人誤解甚至看不下去，所以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為妙。

據知情者描述，在薄熙來被抓過程中，現場坐鎮的習近平沒有言語，只是公事公辦，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當薄熙來

聽到對其實行專案調查的決定後，情緒非常激動，並對習近平大喊大叫，隨後被在場的幾名執法人員架走……

不過有文章指出，僅用“受益”這二字來描述習近平，是把中共高層的權鬥簡單化了。確切地說，經歷了刀光劍影血光四濺的薄熙來事件後，習近平的處境和心情都是非常複雜和微妙的。¹¹

文章說，親眼目睹了薄熙來政治生命結束，雖然習近平沒有言語，但他的心情和他早已意識到的政治處境，都是不言而喻的。用西方媒體的評論說，就是“薄倒台讓中共太子黨遭到沉重打擊”。

從父輩到子輩，從習仲勛到薄一波，再從習近平到薄熙來，都不屬於同一政治派系，甚至是政治鬥爭的對手。然而，歷史終歸是歷史，終歸是政治人物爲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要超越的恩恩怨怨，於是我們看到自 2010 年以來，習近平跟薄熙來開始了政治互動，一度令外界確信兩人在化敵爲盟後開始了攜手同行。

於是，我們看到了習近平公開肯定薄熙來在重慶掀起的“唱紅打黑”；於是，網上出現了“習近平首訪重慶撐薄熙來”、“當習近平拉攏薄熙來”、“習近平力挺薄熙來進北京”、“習近平、薄熙來給人們傳遞了什麼信號”、“習近平、薄熙來把酒言歡成胡溫最大威脅”……

在許多政治評論人士看來，當初習近平認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並非曲意逢迎，的確是“英雄”所見略同。習近平在加緊接班準備之際，於 2010 年末南下拉攏和安撫薄熙來，是刻意營造團結形象，降低黨內鬥爭阻力，以便順利接班。在時評家桑普看來，許多人曾對這位第五代“皇儲”充滿期待，猶如當年對第

11 明鏡月刊第29期，“薄熙來攪亂十八大：七常委PK九常委”，作者：夏寒冬，程恭義，夏飛

四代“胡溫新政”充滿希望，但只要細心審視多年來習近平的言行，即知他推動民主憲政的意願不高，精神層次還是停留在對黨八股的頂禮膜拜。因此習薄稱兄道弟，隔空取暖，可見兩人思維模式基本相同。

如此看來，習近平在倒薄上的“不主動表態”和“公事公辦”的態度，正是其複雜而矛盾心境的真實寫照——薄不倒，始終是個潛在的政治威脅；薄倒了，失去了一個可以拉攏的政治同盟。

副總理李克強的態度也非常堅決，要求嚴肅處理薄熙來。其中具體原因我們後文會詳細介紹。

而說到李克強的“後台老闆”胡錦濤，“他一開始表現得很猶豫，王立軍赴美領館為‘孤立事件’的定性就是他說的。保薄派也把這句話當成聖旨，”知情者說。

這並不難理解，胡錦濤性格本來就是謹慎有餘，魄力甚缺，眼看還有不到一年就要“船到碼頭車到站”，平安交班是最大的願望，光靠他本人是很難下這樣大的決心的。

知情者說：“本來，兩會開始的時候，政治局常委們對薄熙來的處理還沒有共識，甚至可以說，保薄一方的實力還佔了上風，比如說，常委裡賀國強和周永康挺薄的態度都相當明確，因此，薄熙來很囂張，絲毫沒有收斂和夾起尾巴的意思。”

“兩會”期間，各界焦點對準薄熙來。目光和鏡頭下，薄熙來表現得依舊自信滿滿。

8日的政協會上，他缺席人大會議，引發各界關注。但在9日重慶團開放日的重頭戲上，薄熙來和他的搭檔黃奇帆大方露面，這是2月6日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薄熙來首次接受中外記者聯合採訪，也是他首次公開談王立軍事件，成為兩會期間最為人注目的最大亮點。

被問到王立軍事件時，薄熙來首先按照自己手上拿的一個

紙條宣讀了他所說的標準說法，並表示希望記者一字不差地完整報道。

他是這樣說的：“王立軍正在接受中央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已經取得進展。他這次請了假，不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這個問題正在處理之中，調查結論以後會向大家公佈。”

薄熙來承認王立軍在打黑除惡中做了不少事情，辦案有一套。他說：“也正因為如此，市委、市政府大家集體研究以後對他提拔使用，而且在組織部門的考評中，他也很確是名列前茅。這個事情（指出走事件），我確實是沒有料到，組織上對他工作是支持的，老百姓的評價，我瞭解的信息也都是正面的。偶然聽到一些反映，我也及時對他進行了反饋，包括批評。但是他出走的事情，我是完全沒有想到。”

《聯合早報》記者向薄熙來提問王立軍是否患有精神病時，薄熙來未正面回答，只說感覺突然，沒有前兆。

薄熙來說，出了這個問題，他很痛心。他感覺到，他用人失察。他說，看來，任何一個地方，形勢再好，也得有所警覺，預防不測事件的發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夠因為有不測事件發生，就灰心喪氣。他說，出了這樣的事，好好反思就是了，王立軍事件不影響重慶的發展步伐和重慶市的安全狀況。

針對薄熙來是否會在十八大上“入常”的相關提問，薄熙來表示：“至於說個人，從內心講，我從來沒有把本人和十八大這些具體的有些什麼聯繫。重慶現在迎接十八大，就是努力把各個方面的工作做好。我覺得這是最現實的，其他的事情也不是咱考慮的事情。”

薄熙來還強調不能因為王立軍事件而否定“打黑”。他說，“打黑”工作是由政法委協調，由公、檢、法、司等聯合進行，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他指出，王立軍“打黑英雄”的稱號是群眾給的，不是市委市政府給的，“給稱號是人民群眾的自

由”。他說，重慶廣大公安幹警是好的，不要把王立軍事件誇大，不能因為王立軍就抹殺了其他廣大公安幹警的努力。他再次強調，王立軍事件是孤立事件。

德新社問薄熙來：“你和王立軍如此熟悉，他現在出事，你是否會感覺難受？”薄熙來重申，“打黑”是重慶市委市政府的整體工作，王立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王立軍在前線，所以被議論的多。

薄熙來隨後強調，打黑行動凡涉及重案的，都要上報上級。

有報道說，王立軍事件後，薄熙來曾向政治局提出辭呈。一名香港記者向薄熙來查詢此事，並問他昨日（8日）為什麼沒有出席人大全體會議。

薄熙來回答說：“你說的辭職問題，子虛烏有，那完全是一種傳說、一種想像、一種編造，沒有辭職一說。我昨天，實事求是地講，確實有點咳嗽，身體稍有不適。讓大家關心了、猜測了，實在抱歉。”——這和一天前重慶市委新聞發言人的薄熙來身體“絕對沒有問題”的表述並不一致。

美國之音記者還問薄熙來，他本人有沒有受到調查——他連續說了兩個“沒有”。

有日本記者問，一些中央領導人曾去重慶視察，為什麼胡錦濤沒有去過？薄熙來說，胡錦濤對重慶市非常重視，2007年就提出重要部署，重慶就是這樣跟著做。“我們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而且看了以後他會高興的。”

“就是這番話，讓形勢急轉直下，”知情者說：“早些時候，在薄熙來及支持者的勸說下，胡錦濤也的確有計劃考察重慶，但如今王立軍事件影響惡劣，胡會不會三思還是未知數的情況下，薄熙來搶先‘爆料’的做法無疑讓胡很被動，惹得胡錦濤相當不高興。”

再加上“四人聯盟”帶頭、別的幾個常委也紛紛鼓動，對

胡分析說這就是“逼宮”，向中央和總書記施壓，“終於說動了胡錦濤，促使他下決心，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即刻拿下薄熙來，隨即有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炮轟和之後薄被免職的驚天大逆轉。”知情者說。

在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兩位政治局常委態度曖昧。他們就是吳邦國和主管意識形態的李長春。之所以二人有如此態度，也是有其內在的利益等原因的。

先說吳邦國。吳自從當了委員長之後，思想日趨僵化。2011年兩會上“五不搞”的表述，更是讓他在國內外臭了名聲：從黨內高層意識形態隊伍裡的籍籍無名“小子”一下成為盡人皆知的“老左”。

吳邦國對重慶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有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吳邦國和黃奇帆私交不錯，都是上海人，在上海和北京都曾是上下級關係。愛屋及烏，他被視為黃奇帆在中央的靠山。如今，重慶山雨欲來，他出於保護黃的愛屋及烏心態，並不希望重慶的事越鬧越大。

另外，吳邦國家人被指在重慶有利益。

互聯網上有文章指出，吳邦國的哥哥吳邦傑和弟弟吳邦勝，本來都是平頭百姓，現在卻成了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大亨。這其中，自然和吳邦國的權勢有關。¹²

文章說，更鮮為人知的是，吳邦勝最要好的鐵哥們就是黃奇帆。

吳邦國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另有兩個妹妹。大哥吳邦傑1937年出生於安徽肥東長臨河鎮吳家老宅。現在70多歲了，卻

12 《家族資產在重慶的原來是吳邦國》，作者李峰

掛了很多亂七八糟的頭銜，什麼上海開文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亞太健康協會副理事長、香港三九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中國燃氣非執行董事等等。

據上海高層傳聞，吳邦傑是個混吃混喝、哪裡都沾的貪財老頭。但是，因為他是吳邦國的哥哥，因此，每天都有應酬的酒席。按照上海灘大亨圈子裡的規矩，吳邦傑只要一入座，喝幾杯酒，離開時，宴席的主人就要包一個人民幣兩萬元的紅包給他。

吳邦國的弟弟吳邦勝，卻是實實在在的上海灘大亨。涉足房地產和建築業兩大塊，身家雄厚。而吳邦勝的第一桶金，就和黃奇帆有關。上海官場的人都知道，黃奇帆本是吳邦國的親信。吳邦國還在上海儀表系統工作的時候，就相當賞識黃奇帆。

不過，也有消息稱，吳邦傑和吳邦勝在商界都頗有影響力。其中，吳邦傑在滬上人稱“吳老”，老驥伏櫪，生意遍佈藥業、汽車、投資管理等領域。

1992年10月，中共國務院批准上海成立浦東新區。1993年1月，黃奇帆出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

四個月之後，黃奇帆就幫吳邦勝在浦東新區，註冊了一家所謂的“上海三峽實業公司”。這家公司，名為上海三峽實業公司，其實和三峽建設毫無關係，只是掛靠在中國三峽經濟發展總公司房地產公司下面的一家公司，名義上是國有企業，其實卻是吳邦勝的私人公司，也可以說是吳邦國家族的企業，在上海從事房地產、建築裝修和物資貿易。黃奇帆感知遇之恩，對吳邦國的親弟弟自然是傾力相助。上海三峽實業公司當然也從浦東新區大發其財。

吳邦勝在小兄弟黃奇帆的鼎力之助下，公司發展迅速。三峽實業公司旗下又變化出多家公司，例如上海申峽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錦峽房地產有限公司、上海三川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申峽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上海申峽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等等，令人眼花撩亂。這些公司當中，倒也多離不開一個峽字，多少暗示著其互相之間的關聯。

吳邦勝平時比他家的大哥吳邦傑要低調一點。但是，包子有肉不在摺上。很多年以前，他就在上海著名的松江別墅區伊莎士花園，買下了一套頂級別墅，據說就和香港歌星劉德華住在隔壁。吳家老太爺吳忠性去世之後，老太太吳家琦不習慣住在北京，所以，反倒經常住在上海小兒子吳邦勝的別墅裡。

吳邦勝和黃奇帆，兄弟之間的交情也的確不淺。2001年黃奇帆調到重慶之後，吳邦勝的“三峽實業”公司也跟到了重慶。從2004年起，吳邦勝的上海三峽實業公司就開始在重慶進行慈善捐贈。重慶官方媒體多次報導，上海三峽實業有限公司在重慶設立了一項“貧困獨生女大學生獎學金”，每年資助十名貧困女大學生。至於為什麼專門資助女大學生，卻也有點莫名其妙。

在中共官場上，這叫做花花轎子人抬人，互相捧場。吳邦勝幫助黃奇帆在重慶紮場面，搞點花花綠綠的慈善贊助，而黃奇帆則幫助吳邦勝在重慶房地產市場長驅直入。經過黃奇帆介紹，吳邦勝現在和重慶房地產大鱷、重慶市政協委員湯宏偉打得火熱。重慶市新開的樓盤後面，比如聯眾家園等，大都帶有吳邦勝的影子。¹³

也有人認為，吳邦勝只是掛名，真正操縱上海三峽實業公司以及相關聯的眾多企業的，是吳邦國的夫人章瑞珍和兒子吳韜。如此看，吳家在重慶有大量的經濟利益。

而吳邦國當年去重慶力捧薄熙來，也就見怪不怪了。

¹³ 《家族資產在重慶的原來是吳邦國》，作者李峰

有消息稱，薄熙來雙停後，吳邦國在收到的有關重慶人大代表的來信上批示，對黃奇帆提出表揚，說黃奇帆“老馬識途”，保黃奇帆的心思溢於言表。

而另外一個常委李長春對薄王事件持曖昧態度也是有原因的。

“最近一段時間，‘遼寧幫’損失慘重——鐵嶺市副市長、鐵嶺市公安局長谷鳳傑被判刑 12 年，窩案放倒該局多位領導；遼寧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委副書記、遼寧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主任、副理事長，原鐵嶺市常務副市長袁衛亮離奇死亡，年僅 47 歲。其屍體被從瀋陽護城河裡找到；前遼寧省宣傳部長焦利被從央視台長位子上趕走，調往新聞出版總署後並沒有去上班，下一步迎接他的就是‘雙開’，”知情者說：“再加上王立軍和薄熙來……”

這些讓曾經當過瀋陽市長和遼寧省長的李長春已經有些尷尬了，如今更因為家族利益等原因，不希望王立軍和薄熙來的事情搞大，”知情者說：“如今的常委中，在遼寧工作過的有三位——周永康、李長春和李克強，不過，李克強沒有被這檔子事扯進去。”

而在福建工作過的現任常委也有三位，他們是賈慶林、賀國強和習近平。

“出常委最多的省份，問題最大，不知道，這是巧合還是注定，”知情者笑稱。

網絡上，網友們發揮各種才智，衝破中宣部的重重封鎖，從“王麗娟”到“不厚”、“平西王”，從“西紅柿”到“天線寶寶”和“康師傅”對決，以各種方式把薄熙來事件的消息和對此的評論表達出，這無疑讓主管意識形態的老大李長春坐不住，一番番打壓卻終敵不過“今日黨口中的謠言成了明日黨中央的決定”這種充滿諷刺的現實戲弄。

更為關鍵的是，李長春的兄長也捲入了薄熙來案中。

據《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披露，在薄熙來的馬仔徐明被抓後，另一個大連富翁也被調查人員帶走了，他就是被薄熙來一手扶持起來的億萬富翁富彥斌。

富彥斌是大連正源地產的老闆。據知情人士稱，在大連說一不二的薄熙來，讓富彥斌變成了億萬富翁。

富彥斌背後最主要的一個老闆叫李長吉。“就是這個李長吉，多年來一直幫富彥斌打點官場關係，因為李長吉正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兄長。這也是薄熙來出事後，李長春保薄的主要原因。”¹⁴

據知情人士透露，李長春在王立軍和薄熙來相繼出事後，感覺到自己政治處境非常不妙。雖然薄熙來出事後，他想力保，也曾反對免去薄熙來職務，但最後為了保住自己，他只好同意中央對薄熙來作出的徹查決定。

薄瓜瓜其實涉案很深

在官方的信息發布中，薄熙來和谷開來之子薄瓜瓜的捲入和參與被有意識的坐了淡化處理談及薄瓜瓜，要麼用薄某某代替，要麼點到為止，切割意味明顯。比如說：

之前在審判谷開來時，新華社通稿稱，谷開來的作案動機係因經濟糾紛，其子薄瓜瓜被海伍德威脅——在郵件中據稱警告說，如果不給錢，“就毀了你”（youwillbedestroyed）。

審批王立軍案中，新華社通稿和薄瓜瓜有關的報道稱：

2011年8月12日，谷開來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人在重慶市區但不想見他，就讓司機說自己在萬州，結果薄

¹⁴ 《薄熙來事件謎局》，明鏡出版社

某某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了車禍，谷開來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另據王立軍案審判期間的旁聽者介紹，庭審中曾展示薄瓜瓜一份寫給海伍德的電子郵件，內容大致為“我不記得你為我們家做出多少貢獻，值得我付給你 1200 萬歐元，你是威脅我嗎？我們也會採取行動的（大意如此）。 ”

而在外媒的報道中，薄瓜瓜一直在“行動”。

谷開來案審批期間，《華盛頓郵報》引述谷開來家人的話指出，薄瓜瓜提交了證詞，並被遞交給了谷的律師蔣敏，但是法庭並未採納。該人士指出，薄瓜瓜在證詞中強調他近年來都未和海伍德見面，也並未和他有任何合作。另外一位消息人士告訴華郵，瓜瓜在證詞中澄清了海伍德與他母親的關係。

但這一爆料和官方公佈的信息矛盾——薄瓜瓜不但和海伍德有過郵件交往，而且海伍德曾對薄瓜瓜發出言語威脅。

2012 年 8 月 7 日，薄瓜瓜通過電子郵件向美國有線電視 CNN 表示，他已經向母親的辯護律師團隊遞交了一份證人陳述書。不過，薄瓜瓜並未透露陳述書內容。提及審判，他表示：“我相信事實會說話。”

薄瓜瓜還曾通過電子郵件向路透社表示，自己不能透露證詞細節，否認擁有或電匯 1.3 億英鎊，但其證詞最終未被法庭採納。

據 8 月 20 日法庭官員透露的薄瓜瓜的證詞顯示，薄瓜瓜對海伍德和谷開來“關係曖昧”的傳聞進行了澄清，認為那些都是不真實的。

在谷案審判前，谷家人更是通過《華盛頓郵報》透露，谷開來很多年沒有見到海伍德了。谷開來母親范承秀也堅信谷開來是無罪的，因為谷開來既沒有財務上的動機，也沒有這樣



有花花公子之稱的薄瓜瓜，除鍾情名牌外，身邊頻出現不同國籍的女伴。

的心態（去殺死海伍德）。

范承秀是中共離休老幹部，去年過九十大壽（生於 1922 年，今年才 90 歲，但中國人習俗過九不過十）時，其家中門庭若市，賀壽者絡繹不絕，其中包括中組部長李源潮，但今年過生日時卻門可羅雀，令她感到世態炎涼。據透露，範承秀曾給中央一信，說她年事已高，目前女兒已受刑事起訴，會面有困難，但懇請當局准許她與女婿薄熙來見一面，但信發出後如泥牛入海，沒有下文。由於范已年逾九旬，谷開來在安徽合肥受審時，她並未如外傳般赴當地聽審，而是由谷的姊姊代為前往。

華郵當時報道稱，谷家人還否認海外媒體有關薄和谷積累巨額海外資產（據稱數額甚至達數十億美元）的報道。谷家人還聲稱，薄瓜瓜在牛津和哈佛的學費“多數”都是谷開來向她一位姐姐借的錢。而據披露，53 歲的谷開來是解放軍將領谷景生的小女兒，上有四個姐姐。其中三個姐姐（谷望江、谷政協、谷望寧）個個叱吒商場，經營著價值達 1.26 億美元的



薄瓜瓜在哈佛大學所住公寓。

商業王國，她的四姐谷丹也嫁入權貴之家。

長期以來，在歐美貴族名校學習的薄瓜瓜“花天酒地”出洋相的照片時不時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出，加深了很多中國網民對

貼著太子黨標籤的薄熙來高調“唱紅”的懷疑——很多人認為他只是為了滿足個人口味並無多少誠意，是出於個人政治動機、精心謀劃後的一種“爭常”策略。而海伍德案的突然爆出和薄熙來落馬，讓薄瓜瓜頓時陷入前所未有的輿論關注中——

有報導說，薄瓜瓜遭家變打擊，情緒陷入極度低潮，出現焦躁和失眠等徵兆，疑似得了憂鬱症，華裔友人擔心他自我封閉，卻又束手無策。¹⁵

哈佛大學胡姓同學說，薄瓜瓜天性喜歡熱鬧，過去是派對常客，但自父母出了事後，現在幾乎足不出戶，生活沉悶無聊，有時很想上電腦，又怕看到網路新聞，心情十分矛盾。

胡同學和薄瓜瓜認識，兩人有些共同朋友。她說，薄瓜瓜現在深居簡出，除非必要絕不外出，幾乎是切斷了對外聯繫，僅有少數核心朋友知道情況，薄瓜瓜一直硬撐著，很讓人擔心。

外界對於其未來去向給予各種揣測，申請政治庇護，申請投資移民等等傳聞風生水起。

眾說紛紜中，3月底，薄瓜瓜才終於首度開腔。他向英國報章表示，自己希望能專注學業，遠離政治陰謀。¹⁶

薄瓜瓜以電郵回覆該報稱，“不論最近事態如何，我只希

15 中國時報

16 3月31日，泰晤士報

望中國能順利平穩過渡”。該報沒有刊登薄瓜瓜電郵的全文，也沒說明“最近事態”何所指，但該報指薄瓜瓜所說的“政治陰謀”，與海伍德去年在重慶猝死有關。

薄家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友人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對眼下滿城風雨，他們都“不聞不問”，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4 月 24 日，薄瓜瓜再度露面“表態”，在其就讀的哈佛大學校報《TheHarvardCrimson》上發表《薄瓜瓜給 HarvardCrimson 的獨家聲明》(AnExclusiveStatementfromBoGuaguatoTheHarvardCrimson)。

《TheHarvardCrimson》成立於 1873 年，是哈佛大學每日發行的學生報紙。該報在編者按中，特意介紹薄瓜瓜是通過肯尼迪學院和 gmail 的電郵戶頭與校報的編輯聯絡，並傳來聲明。

聲明全文如下：

各位：

最近，有來自媒體對我的私生活持續增加的關注。作為這些猜測的結果，我感到有必要給公眾提供一些事實。我深深地關注圍繞我家庭發生的事件，但是我對於正在進行的調查沒有置評。不可能去回應所有的謠言和對我的指控，但是我將陳述一些最重要指摘的事實。

事實：

—我在哈羅公學、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是由兩個來源資助——獨立獲得的獎學金和我母親的慷慨解囊，後者來自她多年作為一個成功律師和作家的積蓄。

—我的考試成績在我的在校期間一直都很紮實。我在 16 歲就完成英國公共考試 GCSE，我獲得 11 個 A 星，而必須的要求

是不超過九門功課獲得 A 就認為是好分數。我在 17 歲和 18 歲時參加的 AS 水平和 A 級考試分別也獲得 A。

—在牛津大學，我學習政治、哲學和經濟。我屬於“三方”(tripartite)學生，學習所有三門學科。我沒有像通常情況那樣在第二年放棄某一門。在畢業的時候，我總體上獲得 2:1 學位(二等一級榮譽)，並獲得哲學的一等學位。

—我在牛津學習期間，的確我參加了“Bops”，一種普通的牛津社交活動，許多活動是有主題的。這些活動是牛津社交生活的一種常規特別活動，大多數學生參加這些大學流行的活動。

—就像許多其他大學學生，我也投入時間和精力到校外活動。比如，我參加牛津聯合會的辯論，擔任政治哲學和經濟協會主席。這些校外活動使得我擴展視野、服務學生社區，並經歷牛津大學給予的一切。我很自豪成為被選為牛津聯合會常委的第一個中國大陸學生，我真的珍惜我和我的同學之間形成的親密友誼。

—我從未借用我的名字給他人，也沒有參與任何盈(營?)利性企業，無論在中國還是國外。但是，我在中國曾參與開發非營利社交網站，旨在幫助 NGO(非政府組織)提高他們的社會使命認知並和志願者連接。這些活動都是源於哈佛創新實驗室，有我的同學和朋友共同參與。這些項目仍然在開發階段，並未啟動。

—我從未駕駛法拉利。自從 1998 年之後，我從未去過美國駐華大使館(當時我去拿我的美國簽證)，我也從未到過美國大使在中國的住所。即使我的學生簽證也是由美國駐成都大使館發放，那裡離我住過五年的家是最近的。

我希望借用這個機會衷心感謝我的老師、朋友和同學，對於他們在我此刻困難時候給予的支持。特別是，我希望感謝哈佛肯尼迪學校，給予作為這個社區一員的我的支持。我理解，目前公眾對於我生活的關注還沒有減少。但是，我衷心請求媒體成員

們，請不要侵犯我的老師、朋友和同學的生活。

這一聲明並沒有起到“澄清”的目的，反而引發更多質疑。尤其是有關獎學金的部分，既和前文學費是谷開來從姐姐那裡借錢的說法不一致，也和 2012 年兩會期間重慶開放日薄熙來“獎學金”的說法矛盾。

雖然薄瓜瓜一直想躲，但新華社 4 月 10 日發佈的重磅消息中提及了他：“據公安機關調查，薄瓜瓜與其母谷開來同被謀殺的英國商人海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而現年 25 歲的薄瓜瓜在聲明中“巧妙地”回避了對這個敏感問題的回答：“我非常擔憂圍繞我家庭的事件，但是，就正在進行中的調查，我無可奉告。”

4 月時，一群學者們聚集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對中共當前的政治動蕩舉行研討會。在報告廳最後一排坐著一名嫻靜的女本科生，她就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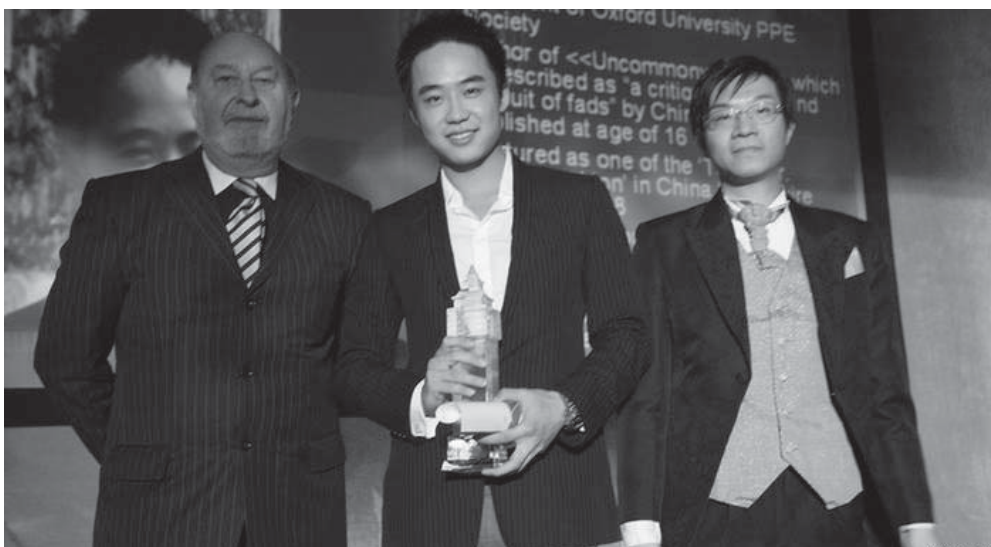
出身“太子黨”家族的習明澤，2010 年起入讀哈佛大學，在那裡，她使用的是一個假名。

但同校的薄瓜瓜沒有參加這個研討會，雖然該研討會的焦點就是薄家的風暴。

5 月 16 日，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傅高義（EzraVogel）在香港演講結束後的記者會上，透露了薄瓜瓜的近況：他“非常擔心母親目前的狀況”。

傅高義說，瓜瓜大約在 1 週前主動與他談起關於家人的事情，並稱自己“非常害怕”。“薄瓜瓜原本計劃畢業後回國，但現在打算留在美國繼續修讀法律。”

5 月 24 日，薄瓜瓜出席了哈佛肯尼迪學院的碩士畢業典禮，他身穿黑色與暗紅相間的碩士袍上台，領取了公共政策學碩士



2009年5月，薄瓜瓜在英國獲“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稱號。

學位畢業證書。薄瓜瓜看上去神情輕鬆，面露微笑，接過證書後向觀眾席的朋友揮手。他拒絕向傳媒談及未來計畫，說“我今天只想過屬於自己的一天”。然後與兩個朋友一起走開，然後加入了其他一群人，和大家在典禮帳篷外聊天。¹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 twitter 上留言指，薄瓜瓜搭乘一輛加長型豪華轎車（limousine）出席畢業活動，並說這是全場唯一一輛加長轎車，“有點誇張”。他又寫道，“難道薄瓜瓜賣掉了他的保時捷？”

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佛讀書期間，薄瓜瓜與同為“紅三代”的陳曉丹在西藏旅行的多張親密合影出現在臉書（facebook）上，陳曉丹為中共元老陳雲的孫女、現任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的女兒。這段被中國網民稱為紅色家族聯姻的戀情，並沒有持續太久，就像這些在薄瓜瓜臉書上的照片一樣。

王立軍事件後，不少網友紛紛感慨，陳家不愧是權貴家族，政治敏感性極好。同時，網友們的創作更是如雨後春筍。網上

17 2012年5月24日，路透社

傳出據信是網友仿作的“薄瓜瓜給父親的一封公開信”，揶揄和搞笑的效果十足：

親愛的爸爸：

您和王叔的事在這裡都炒得滿天飛，各種大道小道消息莫衷一是。好多事以前我都曾經抱怨過您，但您總是覺得我小孩不懂事。其實我之所以能考上世界一流的名校，我的各方面能力應該是得到認可的。因此，我想在這封信裡就您的事情發表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您都 60 多的人了，對有些事請特別是權力的事情沒必要看得那麼重。也沒必要非要去爭那口氣。心態平和最好。如果您真是進了那個漩渦無法自拔，或者是真有人非致您於死地不可，您可以換一種方式思維。

您的目標不是要進入那個權力核心嗎？現在看來希望已經不大了。但是還有另外一條途徑您考慮過沒有？那就是真正成為人們擁戴的核心。

您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已深得重慶人民的擁戴。您為什麼不把它再延伸一下，把唱紅延伸為唱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的紅，弘揚延安時期的民主精神，舉起延安時期共產黨的民主，進步的大旗，把重慶建設成民主、進步的特區？

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全國勝利，其核心價值就是延安時期的民主和進步的理念，這種理念在當時團結了全國各階層的民眾。今天，我相信您一旦舉起這面旗幟，一定同樣能得到包括重慶市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擁戴。而那些想置您於死地的人，在您佔據了理論和道義的制高點後，反倒無法撼動您。

我知道您是一個敢作敢為、永不言敗的男人。如果您還繼續有鬥志，那就豎起您的大旗，行動起來吧。現在正是時機。

你一不鬧獨立，二不反黨，只是建立民主試驗特區而已。在國內，您順應民意；在國際，您適應潮流。

如果您還有什麼顧慮的話，您首先應該相信，重慶人民是最剛烈，重情義的人。如果您能深得他們愛戴，誰也傷害不了您。自古以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至於謠傳的那些我們家的貪腐問題，您可以率先在重慶公佈我們家的財產，有任何來歷不明的財產全部充公。我相信即使有一點什麼，人民是會原諒我們的。當年共產黨的既往不咎、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策略，現在也可以適用的嘛。

瓜瓜

2012-2-9

谷開來被判死緩、薄熙來被雙開（開除黨籍、黨職）並移交司法機關後，薄瓜瓜在美國的行蹤成謎。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薄熙來所犯錯誤之一是“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但谷開來庭審時並未涉經濟犯罪，這也就意味著，谷開來可排除在“收受他人巨額財物”名單之外，薄瓜瓜就是剩下唯一符合“家人”條件的人選，加上他在海外過著奢華的生活，自然接下來矛頭都會對準他，揣測他是否協助洗錢，以及不同程度的涉案。

有分析指出，通稿中那句“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財物”，極有可能成為壓倒薄瓜瓜的最後一根稻草。大陸與美國並無引渡合作，但未來大陸可能啟動司法協助程序，嘗試將薄瓜瓜帶回大陸。

大陸政治分析家稱，自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鑑於毛時代政治鬥爭太過殘酷，定下了“政治鬥爭不搞肉體消滅，不波及子女家屬”的底線，這一傳統延續三十多年，除了原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父子一同判刑之外，絕少看到有罪及子的情況發生，



薄熙來全家福

胡耀邦、趙紫陽便是有力例證。但薄瓜瓜這個“紅三代”顯然被破了例。

大陸資深媒體人“石扉客”（網名）就在微博上感嘆說：“近乎滅門了。誰說政治不殘酷？奈何富貴險中求！”

不過也有不同看法。

中國政治學者陳子明認為，透過中國當局關於谷開來案和薄熙來案的通報，其實已經表明涉及薄瓜瓜。薄瓜瓜在哈羅公學、牛津及國外的留學的費用有可能來自其父母收受的“賄賂”，但可能由於薄瓜瓜在分享這些利益時，未達到法定年齡而不予承擔責任：“他在使用這些錢時，有沒有到達法定年齡？比如他去讀牛津，這個錢可能是徐明給的，但這個責任應該由他的父母來承擔。”



2012年5月，薄瓜瓜從哈佛畢業。

陳子明指出，即使薄瓜瓜是官方通報中所指的“家人”，但中共也不願意開引渡高官後代回國的先河，原因在於對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保護：“他們不太願意開這種先例，薄瓜瓜可以引渡回來，其他的子弟也都可以引渡回來了，這件事對他們風險很大。另外中國和美國之間還沒有簽署引渡協議，要是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讓美國去做這些事，直接處理將面臨法律上的困難。”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建勛則表示，薄瓜瓜並不是中國政府的官員，收受賄賂的主體應該為政府官員，所以儘管薄瓜瓜有可能享用了這些受賄款，承擔責任的應該為他的官員家長：“也許他拿到了錢，或是他是受益者，但通過受賄這個罪名對他處理還是困難的。”

王建勛另指如果薄瓜瓜涉嫌洗錢，則要看薄瓜瓜目前的

身份是中國公民或是美國公民，所涉罪行的程度等：“我猜想現在他的身份不是中國人，那將面臨一個管轄權的問題，他能不能適用中國法律及引渡回中國？”

王建勛也分析，薄熙來的問題拋開法律層面，其實質是中共的政治權力鬥爭，以薄瓜瓜目前的能力，尚無法在政治中左右局勢，因為並不在這場權鬥中，因此中共也不願耗費力量對他進行更多的追責：“對他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他並未直接參與很多事情，如果沒有他的父母，他甚至都不知道這些信息。從以前的經驗，處理陳希同、陳良宇也未必要處理到他的親屬。”

與此同時，薄瓜瓜在社交網站 Tumblr 發表如下聲明：“個人而言，那些對我父親的指控我難以置信，因為那與我一直以來所了解的父親的為人完全牴觸。儘管我父親推行的政策有爭議，但我所了解的父親是一位堅守信仰、恪盡職守的人。他總是教導我成為我自己，要超越個人、心懷天下。我一直謹遵教誨。此刻，我希望司法遵循正常程序，我會靜待結果”。

薄瓜瓜在電子郵件中向 CNN 的記者證實，9月29日在微網誌 Tumblr 帳號上的貼文是他所寫。而他30日在回覆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電郵中則表示，此刻他能說的都在他的聲明中。他婉拒討論進一步的問題。

另據英國“每日郵報”引述消息人士說，由於擔心本人可能牽涉各種腐敗指控，薄瓜瓜已放棄從波士頓回到中國的計畫。該報導引述一位薄瓜瓜的友人的說，薄瓜瓜目前正將設法把自己隱藏起來。

美國紐約大學中國法專家孔傑榮說，眼下並無任何跡象表明薄瓜瓜會陷入此案，尤其他都待在國外。哈佛大學講授中國政治學的教授馬若德也表示，薄瓜瓜應該保持距離。

李成認為，薄熙來一旦受到重判，薄瓜瓜可能打破沉默，

他可能寫書，也可能在美國的全國性電視台上露面，製造一些“噪音”，而這些言論很快傳回中國的社交媒體。

薄熙來的命運：硬著陸

那薄家到底斂了多少錢呢？薄家的財富是不是都已經轉移到國外？薄瓜瓜現在是不是薄家財富的掌管人？

據彭博社彙編的數據，薄熙來家的資產至少為 1.36 億美元，這不僅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例證，更會加劇外界對中共腐敗程度的聯想。哈佛大學終身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也認為，此事對中國人而言，可能意味著整個中共高層是新的社會財富掌握者。

另據世界銀行數據，薄熙來的親屬用不同的名字註冊成立了多家海外公司，此舉令瞭解其具體頭銜和這些公司的具體業務變得難上加難。

早在薄熙來被“雙停”後，其二姐薄潔瑩在美國的豪宅被曝光。

薄潔瑩出生於 1946 年，中國醫科大學畢業，在美國取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現為大陸衛生部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心副理事長。

這棟位於知名的衛斯理女子學院（Wellesley College）附近的豪宅登記在一位名為 JieYingBo 的屋主名下，而薄潔瑩英文拼音恰巧是 JieYingBo。¹⁸

JieYingBo 曾經在波士頓的知名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Mass General Hospital）從事研究工作，這也符合薄潔瑩是中國醫科大學畢業的背景。此外，根據 JieYingBo 申請美國社會安

18 theepochtimes

全卡的資料顯示，她於 1946 年 4 月出生，也符合薄潔瑩的背景資料。

據房地產資料顯示，這棟豪宅是薄潔瑩於 2003 年 9 月以 213 萬美元買下。由於當地環境非常好，左鄰右舍也都是漂亮的豪宅，靠近地鐵站及公路，雖然經過房地產泡沫，該鎮的房地產價格很穩定，因此據推測，房屋現值應該不止 200 萬美元。¹⁹

更有消息稱，這棟豪宅是以現金直接付清的方式購買，並沒有貸款，顯示買主“財大氣粗”。

公開資料顯示，薄潔瑩於 1981 年左右來到美國，並申請了美國社會安全卡。除了在麻州落腳外，她還在紐約市、加州的帕薩帝那（Pasadena）住過。

有記者多次前往上述豪宅探訪，無人應門似乎無人居住。不過院子的草地及樹木都整理得很好，似有專人管理。

據附近鄰居透露，前一次有人來住好像是 2010 年，而且只住了幾天就走了。

網上的爆料稱，在購買了這棟豪宅前，薄潔瑩還曾於 1995 年 10 月底接受餽贈，收取了一筆在加州洛杉磯郡地區的產業，但細節不詳。而且當時她還住在麻州渥森市（Waltham），與一位名為 GuangRen 的人共同擁有這個產業及住在渥森市的同個地址。

根據麻州政府資料顯示，薄潔瑩於 2005 及 1999 年以逾 35,000 美元買下了一輛奧迪（Audi）及紳寶（Saab）高檔房車。

除了擔任醫生及研究人員外，薄潔瑩在 1994 年獨自成立了一家名為 SECINAInternational 的公司，自任總裁及財務等所有公司職務。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公司一直似乎都沒有營利，

¹⁹ theepochtimes

最後在 2011 年 3 月該公司被解散。

谷家在發財方面也“毫不示弱”。

谷開來的大姐谷望江 1947 年出生，曾用名字包括“汪江”，擁有香港身份證，她與谷望寧 1991 年在香港開設喜多來集團，在中國大陸擁有二十多間合資及獨資公司，業務非常廣泛，包括鋼鐵、印刷、造紙、包裝材料、船務工程、環保及建築材料等。谷望江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是擁有喜多來旗下的深圳上市公司“東港股份”的三成股權，單是該三成股權市值已達約人民幣 7 億元。

東港的客戶包括內地多間大銀行及電訊商。東港股份成立於 1996 年，2007 年在深圳掛牌上市，據該公司網頁介紹，東港股份主要業務為印刷安全票證、製作銀行卡，公司總部設於山東省濟南市，目前在濟南、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有生產基地。

接近谷望江的人士稱，其屬下公司不時能獲國家級訂單，包括 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門票、2009 年山東全運會門票、北京故宮門票，甚至社會保障卡，都由她屬下的東港股份公司製作。而公司的主要大客戶，都是重要的政府部門和大型國企，包括中國海關、稅務總局、人民銀行、國家外管局及四大國有銀行（中行、工行、建行和農行）和內地各大保險公司巨頭等。

說起東港，互聯網上有一篇被廣為轉貼的文章介紹了谷開來和谷望江強搶東港公司的往事，文章作者“蘇菲婭”，通過回顧自家人和谷家交往的血淚史，發出了“這妹妹呀，敢殺人，我信”的感慨。這篇題為“谷開來和姐姐谷望江掠奪合夥人財產的往事”的帖子全文如下：

（首先聲明：文中的我，是我一位至親，為敘述方便，也為這事他跟我說了多次，耳熟能詳，寫起來順手。）



薄熙來和谷開來

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東浪潮公司生產電腦，一時各大銀行、大國營工廠、政府部門都用電腦打字，打印紙卻很貴。時有一頭腦靈活、幹勁衝天，一心一意響應“先富”號召的劉某於是打起了做這打印紙生意的主意。

因緣際會，一位叫汪江的北京人士，移居香港，期時新寡，表示願意作“假洋鬼子”。我們一起成立

了“東港”公司。東港者，山東——香港是也。扯上香港，是為了拿“三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包括減免稅收，貸款，免稅進一輛車——可以掛黑牌的。汪江女士聲明不會墊資一分，但股份需佔若干。到了1996年，該女士把股份改成100%獨資（不知道裡頭玩的什麼技術）。

先富青年劉某不幹了，找到汪江，問：我的股份呢，該怎麼辦？汪女士氣定神閒，冷冷的說：就這樣吧！先富青年劉某怎麼噎了這口氣啊！劉某約了我在香港一起去見汪江。其時我也移居美國，對我那些蠅頭小利就不惦記了，但為了朋友，就去了。待見了汪，問她公司股份的事，汪女士還是那麼胸有成竹、氣定神閒，曰：你等著吧！是日有人勸說我們：算了吧！她（汪）說要去找她妹妹。我們都是實在人，既然讓我們等，就等吧，他妹妹又是誰呀，我們大爺們還怕她什麼妹妹呀！

先富青年劉某回去了，我也回美國了。劉某一回去，公安部來了一輛警車，把他抓了，說他偷稅漏稅人民幣800萬元，要判

他死刑。他父親，我們省政府的秘書，人稱“四大金剛”，到處求人，不果，急得進了急救室——心臟病；他老婆，在省政府門口發傳單，為他伸冤。一些幹部偷偷對她說：你也趕快跑吧，汪江的妹妹是律師，正在也給你琢磨罪名呢！我們在美國的朋友一聽，也讓她趕快來美國，以躲避這無枉之災。她輾轉來了美國，住在一位陳姓友人家——也是東港公司的創辦人。

那邊廂在山東，日轉星移，兩年過去了，一天，公安部來人了，問劉某認不認罪，如果認罪，就放他出去，不認罪，就繼續關。好漢不吃眼前虧，他認罪，來人讓他看了一張紙，上面說：永不翻案，永不追究，汪江的股份，永不過問。他簽了，出來了，他老婆也結束流亡生涯，回中國了。他父親大難不死，還打聽清楚了：兒子啊，你得罪薄一波的親戚了，汪江，實為“谷望江”，她妹妹，叫谷開來，嫁薄一波的兒！

你們說：不就錢的事麼，幹麼把人往死裡整啊，這妹妹呀，我們大老爺們兒也怕怕！！

這妹妹呀，敢殺人，我信。

如此看，谷開來這麼一個大家閨秀，狠毒一名也算是有“前科”的。

與谷開來有接觸的圈內人士瞭解到，他們認為，谷開來做這種事情並不奇怪，因為谷從小就是男孩子的性格，說一不二、脾氣暴躁，非常強悍剛烈，連薄熙來都要讓著她。²⁰

對於谷開來的這種性格，圈內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在“六四”期間，因為谷的強悍無理，讓薄熙來的司機無辜喪命。

“六四”期間，薄熙來還在大連工作，谷開來與不到兩歲的薄瓜瓜住在北京。在6月3至4日戒嚴清場的深夜，薄瓜瓜

20 亞洲週刊

突發高燒，谷開來在家中手足無措，急著要把小孩送醫院，但家人都認為已經清場，不能出門，就在家裡吃點藥、用物理辦法退燒。可谷開來心疼寶貝兒子，執意要送到醫院打針，沒有辦法，最後，薄一波讓自己的司機送媳婦、孫子去醫院。²¹

車開出不久，即被戒嚴士兵要求停下，但谷開來心急得像火燒一樣，催司機不要理會，繼續前行。那時候戒嚴部隊都是從外地調入北京，不可能知道這車是薄一波的，更重要的是，清場死命令已經下達，遭遇反抗即可開槍，於是，戒嚴士兵開槍，打死了司機。

這事在黨內傳開，讓薄一波都非常尷尬。因為誰都知道，薄一波是支持開槍鎮壓的。為此，薄一波非常生氣。在家庭會議上，薄一波用拐杖敲著地板，對谷開來說：“為什麼沒把你打死啊！”

早些時候，明鏡新聞網報道稱，薄熙來“雙停”後一度被軟禁在北京懷柔某秘密據點。被三層重兵看守的薄熙來，並沒有被戴上刑具，在住處範圍內可以自由活動，其近親可以受限制探視。

幾個月後，《明報》的報導稱，薄熙來在懷柔寬溝招待所一處僻靜的四合院內被“雙規”，這家招待所隸屬於北京市政府。儘管這家招待所隸屬於北京市政府，但安全保衛由中央警衛局負責，四週有重兵把守。

據報道，一旦薄熙來被移送法辦，他就很可能被轉到秦城監獄。秦城監獄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位於小湯山鎮附近），於1960年3月15日落成，現為唯一一座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監獄。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判刑的省部級高級官員大多在此集中關押。

21 維基百科

1979 年後，監獄犯人除了政治犯如魏京生、鮑彤等外，隨著高級幹部貪污腐敗案的不斷發生，陳希同、成克傑、陳良宇等高級別貪官也被關進了秦城。

關於薄熙來最初被帶走的細節有多個版本——
比如博訊網的消息稱：

中共中央對薄熙來宣佈停職、立案調查的決定，在場者至少有習近平、賀國強、李源潮。薄熙來一聽到中央決定，頓時衝著習近平大喊大叫，但在場者沒有理會他。中紀委的人員馬上接手把他帶走，帶到河北一個秘密地點，從此，他就失去了自由；

薄熙來在剛剛被“雙規”時，非常憤怒，要求面見胡錦濤和周永康。這一要求被拒絕之後，他對專案審查人員表示，你們根本沒有資格來審查我，給我立即滾蛋！他甚至於動手打了一位審查人員的耳光。之後，便一直沉默不語，根本不理專案審查人員的詢問。當專案審查人員為了打擊薄熙來的氣焰而告訴他，其妻子已經被捕的消息之後，薄熙來更是震怒。他一方面大罵周永康不講義氣，並承認了是周永康向他透露了王立軍出逃美領館的消息，還要求他“立即採取行動，不惜任何代價將王立軍弄出來”；而在另一方面，則根本不承認妻子谷開來謀殺英國人海伍德，聲稱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政治陷害”。他絕不會承認；

薄熙來還聲稱，他並不否認對王立軍事件應該承擔責任，但是這種責任只是用人不當。他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是完全正確的，歷史最終會還他清白，會證明他的歷史功績。薄熙來要求，對他進行公開的審判。他並且表示，除非進行公開審判，否則他不會再說任何話。

但而南華早報的表述則是：

4月9日下午2時，薄熙來享有“自由身”的最後時刻，“當時薄熙來在北京的家中，兩名高層官員——中紀委副書記何勇及中組部副部長張紀南在4名軍官陪同下抵達薄家。他們通知薄熙來，要他到人民大會堂開一個會。”該報導說，“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政客，薄熙來知道他的路已走到盡頭”。這時，62歲的薄熙來要求給自己的親屬們打電話，但所有線路均已被切斷。他對這些官員們說，“對這一刻，我早有準備，但它的到來仍讓我感到吃驚。”

在他被領走前，他對自己的家庭服務人員說：“我先走了，你們都要保重好自己。你們必須相信歷史，相信黨中央。”

薄熙來於是被一輛黑色房車拉走。在抵達人民大會堂後，他見到了三名中共重量級官員。一個是中紀委書記賀國強，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和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

一名男子宣讀了一份文件，將薄熙來從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停職，並停止了其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其妻子將因涉嫌謀殺被立案調查。

“很好，”薄熙來回應說，“但我只相信事實。”就這樣他被帶走了。

從中紀委的《審查報告》看，薄熙來顯然將面臨下列犯罪指控：第一，濫用職權，這主要是指薄熙來在谷開來殺人案中的犯罪行為。其中包括非法審查案件多名調查人員。第二，受賄，這是指薄熙來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

據《明報》報導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認為，從目前披露的罪狀來看，薄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基本可以確定，除此之外，瀆職罪也有可能成立。這可能是指薄熙來“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此外，有分析家指出，從薄熙來“與

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看，薄熙來也許涉嫌重婚和聚眾淫亂犯罪。由於《審查報告》說“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這不排除薄熙來還有別的犯罪行為，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涉嫌謀殺海伍德。《審查報告》還說，“薄熙來的行為造成了嚴重後果，極大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國內外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顯然，從官方釋放出的信息看，薄熙來至少在目前階段像判刑宣告以前的王立軍一樣被法律高高舉起，至於薄熙來最後能判多少，這裡還有一些因素需要考慮，例如認罪態度、立功或自首等都可能導致減輕處罰。

從徇私枉法罪看，此前已經有郭維國等三人和王立軍徇私枉法罪為參照，最輕者是王鵬飛、王智各有期徒刑 5 年。此外，王立軍被判 7 年，郭維國被獲刑 11 年。目前，薄熙來徇私枉法的具體情節不是很清楚，但其刑期估計在 7 年上下。

從受賄罪看，王立軍受賄人民幣 300 萬元左右，被判 9 年徒刑，如果按現在外界披露的薄熙來受賄最低數人民幣 500 萬元計算（也有報道稱受賄金額高達人民幣 2000 多萬元），僅僅受賄罪，薄熙來的刑期就不應該低於 10–15 年。這只是計算 2 項犯罪，如果有新罪加入，薄熙來的刑期將更高。據德國之聲報導，知名律師高子程說，僅就“受賄”一項，薄熙來的刑期就有可能會很長：因為受賄人民幣 10 萬元，就是 10 年以上徒刑。

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指出，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預測，薄熙來將被判至少 20 年徒刑，但不可能被判死刑。如果這種預測成立，薄熙來刑期將超過前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刑期（16 年），前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陳良宇刑期（18 年）。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賀衛方說，薄熙來的判決可能不

會只有 20 年。他的經濟問題如果如實公佈，判處死緩都是很可能的。

的確，按早官方的說法，薄熙來的行為造成了“嚴重後果”、“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等表述是重判的信號。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稱，對薄的處分“很嚴重，不是一般的嚴重”，遠遠超過曾被雙規的陳希同和陳良宇，歷史上只有“四人幫”能與其相提並論。

張鳴指出，2000 年，前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只是犯了受賄罪，就已經夠判死刑，“薄熙來還有很多罪名，但判死刑應該不至於，之前外界分析都說他輕判的可能很大，但現在這個處分之嚴重也出乎意料”。

中國法律專家對《明鏡月刊》說，當局準備數刑起訴薄熙來，極大的一個可能是薄熙來不認罪。如果薄認罪，將極大影響薄熙來的最後量刑。對薄熙來說，認罪與不認罪都是艱難的選擇。此前，谷開來張曉軍案、郭維國等人案、王立軍案都以被告認罪，不上訴結案，如果薄熙來不認罪，中共非常難以下台。因此，中共會盡一切力量逼迫薄熙來認罪。不過，如果薄熙來認罪，不僅給薄政治生命再生加大難度，也會對挺薄力量構成致命打擊；如果不認罪，中共則可能拿薄瓜瓜要挾。從目前來看，完全不排除中共以涉嫌“特定關係人”為難薄瓜瓜，因此，薄熙來要在做父親與做政治家之間做出艱難選擇。

另據德國之聲 9 月 25 日報導，來自遼寧省的消息稱，中央和地方 300 人組成的調查組，9 月 23 日完成了薄熙來在大連和遼寧省任職期間嚴重違紀的調查報告，貪腐數額高達人民幣一億元，其中徐明提供的貪腐資金佔三分之一。

北京吳樂趙閣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張思之認為，即使網傳的薄涉貪人民幣一億元消息屬實，薄案的重點也不在經濟罪而在海伍德的謀殺案。



薄熙來在王立軍陪同下視察璧山縣公安基層所隊。

張律師曾出任“江青、四人幫兩案”辯護小組負責人。他9月26日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薄的案子關鍵不在這人民幣一億元，關鍵還在海伍德案。”

張律師說，這個耳光充分說明了打人耳光的這個人跟這個案子的直接關係。薄打王立軍耳光，不是因為責怪王為什麼沒有早點向他彙報谷開來涉案，否則就不會有後續薄處置王立軍手下警官的事情，王立軍也就不會在被打一耳光之後，覺得自己生命有危險，因而發生逃館。

原《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資深媒體人高瑜說，把薄熙來涉貪人民幣一億元的風放出來，就說明薄要被數罪並罰。她估計，對薄熙來的量刑不會低於王立軍。

也有觀察人士表示，薄熙來的問題屬於超越司法的政治問題，而中國的政治從來就是紅牆政治，一切都取決中共高層博弈的結果。

德國之聲的報道還指出，7月13日，習近平找到胡德平，

和他進行一場深入的談話。胡德平作為太子黨中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一派系的總代表，向習近平提出：經濟穩中求進；政治穩中求改；文化穩中求變的改革建議。習近平明顯是要尋求思想理念的支持，他重提胡習兩個家族老一輩的深厚友情。對胡德平的改革建議完全接受，從策略上建議十八大前，政治改革不要過度解讀，十八大之後再議。同時明確提出胡耀邦是黨的正資產，暗示十八大之後給胡耀邦平反的可能性。囑咐胡德平紀念耀邦，不要與黨史形成對立。在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兩人有一致的意見，認為祇有按照黨紀國法處理，才能最大程度上減輕薄谷王事件對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害。習近平特別向胡德平解釋，他並不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他視察重慶的講話，被當地報紙有意做了曲解。

言下之意，薄熙來此次在劫難逃。

早在二月份時，知情者對明鏡新聞網說：

公開日的答記者問，是薄熙來發出的請求黨中央原諒自己的信號，但他犯事的證據太多，不太可能被原諒。實際上，兩會期間，薄熙來積極利用他之前經營的媒體關係網“出鏡”以增加曝光度。他兩次要求上央視的“對話”欄目，但均被拒絕。中央會嚴肅處置薄熙來，他的下場會很慘。原因如下：

1、大量貪污腐敗的事實已經被廣大公眾，甚至被美國政府也掌握。如不嚴肅處理，中共的信譽與反腐的真實決心將受到舉世質疑。

2、“獨立王國”及藐視與挑戰中央權威的做法，如不有效制止，將引起各地各部門仿效，使中央執政能力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3、違背黨內爭議及鬥爭內部解決的規則，一貫動用輿論綁架民意，攻擊政敵，要挾中央決策，開了惡劣先河。

4、不服從黨集體決策選定的意志，動用一切手段，有計畫有步驟地爭搶老大，私心與野心太大，會大大增添國家動亂危險，葬送和諧局面。

5、擅自動用武裝力量包圍美國領館，乃變相兵變。置中美關係、習近平訪美等大局於不顧，史無前例，有演化為軍事政變的危險。

6、用刑訊逼供甚至人身消失的方式對付大批打黑對象與政敵，積仇太多！如不處理他，會引起上訪潮及持續媒體及公關危機，對黨的統治不利。

7、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在黨內負面影響太壞。如處理不當，使廣大黨員會對黨與未來失去信心，對黨員們無法交待。

8、薄熙來使用手段搜集多個領導幹部黑材料，用於政治鬥爭博弈及威脅對方所用，手段太惡劣。

9、黨對“裸官”及領導幹部財產審報有嚴格規定。薄熙來當眾撒謊，已嚴重違反黨章與法律。路人皆知，無法不處理。

10、薄熙來完全不按黨內規則及法律甚至道德底線出牌的做法，如不下狠手處理，會引起其他高層及官員仿效。引起黨的內訌，最後導致黨的分裂及政權的倒台。

所以，儘管薄熙來在重慶民生及社會治安等方面上有較大建樹，重慶經濟發展較快，打黑也方向正確，他的左派思路也可被允許在黨內民主的平台上討論及實踐，但基於以上十點，這些都可能改變不了薄熙來硬著陸的命運了。

附錄一：王立軍軼事

我曾經先後在 1996 年元月、1997 年 3 月和 1997 年 6 月三次前往遼寧鐵嶺採訪過王立軍，創作了二十集電視連續

劇《鐵血警魂》（拍竣為十九集）和長篇小說《鐵血警魂》（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8 年 4 月出版）。如今回想起一些當年採訪的幕後故事，甚覺有趣，茲錄如下。

1. 第一次見到王立軍：1996 年 1 月 4 日，我受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指派，前往鐵嶺採訪。遼寧省公安廳宣傳處派人在瀋陽桃仙機場接我，直接送往鐵嶺。來到鐵嶺市局，我見到的第一個人是主管政工、宣傳的副局長王海洲。也是在王海洲的辦公室裡，我第一次見到了王立軍。王立軍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塊兒”大，而且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

2. 第一次隨王立軍行動：那天的歡迎宴會上，王立軍滴酒未沾，原因是當天晚上有一場“打黃行動”。我是主動要求參加這次行動的，因為我迫不急待地想瞭解我的採訪對象。王立軍將我拉進了他的三菱吉普，他親自開車前往鐵法市。

王立軍的吉普車非常有個性，車身上印著“中國刑事警察”六個手書大字，那是出自他的手筆，並為此申請了專利；車頂上加裝了八個探照燈，前面四個，後面四個，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曠野中，隔著幾里地就知道“王立軍來了！”

王立軍開車，只能用一個字形容：“猛”，過鐵道也不減速，我在車裡被顛得頭碰車頂，雙手緊緊拉住把手，後面的車輛很難跟上。到達鐵法市後，做了簡單的佈置，警察們分頭衝向髮廊、歌廳。

王立軍將我一把拉到身後：“你往後，跟著我！”我當時一個非常清晰的印象是，這傢伙手勁兒可真大！

3. 髮廊不收錢：關於我的採訪安排，王立軍希望我先在外圍瞭解情況，無論是局裡還是社會上，無論是市領導還是老百姓，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想問什麼就問什麼。

此後多天，除了在專案組、派出所採訪外，我在沒人陪同的情況下找了一些百姓聊天。在火車站，蹬“倒騎驢”的下

崗工人告訴我，王局長打黑以後，鐵嶺消停多了；髮廊老闆得知我來採訪王立軍，堅決不收理髮錢。

4. 聽王立軍講“段子”：和所有的鐵嶺人一樣，王立軍也非常幽默，特別擅長講“段子”。若干年後，趙本山在春節聯歡晚會上表演的有關“蛇穿馬甲”的段子，我第一次是在1996年元月從王立軍口中聽說的。

當時，我穿了一件採訪專用的紅色馬甲。

5. “極端完美主義者”：王立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極端的“完美主義者”，或稱極端的“自我完美主義者”，每件事都要做到完美無缺。比如，他要求刑警的著裝要“利整”，認為這代表著刑警的形象；他要求每個案件都要萬無一失；他設計的刑警夾克要申請專利……。

更有甚者，當他還在鐵法市當交警的時候，站在這個小小的縣級市唯一的崗台上，指揮著為數不多的車輛，他的動作完全可以用“藝術”一詞來形容。

6. 從大東北到大西北：《鐵血警魂》劇本創作完成後，由巴特爾導演、巫剛主演。巫剛提前到鐵嶺體驗生活，他從王立軍身上學到了不少“典型動作”，比如用手呼啦胡嚕頭髮，比如豎起一根手指講話，比如拿別人“打岔”以後發出壞壞的笑等等。

可惜，由於種種原因，該劇無法在鐵嶺開拍，整個劇組連同設備不得已急赴蘭州。觀眾在劇中看到的場景，完全不是東北，更不是鐵嶺，而是祖國的大西北。

7. 探班與劇情：劇組在蘭州拍戲期間，王立軍曾經前來探班。他講起與“黑社會”老大楊富在雨中撐傘對峙的情景，劇組全體人員驚呼“這簡直就是香港黑幫片啊！”並紛紛責備我，這麼好的情節為什麼都不寫進劇本？！

我只能告訴大家，《鐵血警魂》一劇是金盾中心確定的百

集《中國大案錄》其中的一部，是想繼《九一八大案》和《西安大追捕》以後，再拍一部紀實性電視劇。只是因為後來發生了太大的變化，才決定不讓王立軍本人出演，劇中的主人公也改用了他的蒙古族名字烏恩·巴特爾。

王立軍沒有正規高等教育的學歷，但是，卻有相當多的學術頭銜。媒體說他的“研究專長為國際刑事鑑識、現場心理學、刑事偵查學、法醫學、法學等”。同時，他也是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第三軍醫大學、重慶大學、西南大學、北京郵電大學等多所學校的兼職教授和兼職博士生導師，還是美國李昌鈺法庭科學（法醫）研究所特聘專家、教授。

2010 年他被評為“當代中國十大傑出人物”之首，並有五部著作，主持科研課題十八項。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進行檢索，專利權人輸入重慶市公安局，發明人輸入王立軍，能檢索到其七項發明專利，三十一項實用新型專利，119 條外觀設計專利，共計 156 項。（《精品閱讀》雜誌，周力軍）

【第三章】

薄熙來為王立軍設計了三種死法

關於王立軍和薄家的關係惡化，新華社的通稿稱：

雖然王立軍與谷開來關係密切，但並不意味著沒有矛盾。證據顯示，“11·15”案案發前，王立軍和谷開來就因為種種原因產生過矛盾。

2011年8月12日，谷開來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人在重慶市區但不想見他，就讓司機說自己在萬州，結果薄某某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了車禍，谷開來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11·15”案件發生後，谷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谷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不斷擴大產生不滿。

2011年12月14日，谷開來專門設宴，請參與“11·15”案件辦理、替自己掩蓋殺人行為的李陽、王鵬飛、王智等人吃飯。

王立軍在供述中稱，第二天，郭維國帶著王智和王鵬飛來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王立軍儼然已經是“病人”。

到北京，我當著郭維國的面把王智和王鵬飛罵了一頓。我認為應該是我罵他們的話傳回了重慶。從去年12月14日以後，谷開來就跟我變臉了，接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沒有以前熱情了，開始對我防備。郭維國、王鵬飛、王智證言也證實了上述情節。

2011年12月底，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被非法審查。王

立軍和谷開來的矛盾越來越大。

相關證人證言顯示，2012年1月28日，王立軍向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谷開來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並被打耳光。當時在場的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這個矛盾就公開化了。”

矛盾激化後，王立軍當日即安排李陽等人重新調取證人證言，妥善保管尼爾·伍德心血等關鍵物證，重新整理谷開來涉嫌故意殺害尼爾·伍德的證據材料，並提供了其秘密錄音資料。後又將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陽等人轉移、保管。

王智在訊問筆錄中稱，1月29日，王立軍把我和王鵬飛、李陽喊到他辦公室，讓我們把“11·15”案件重新整理卷宗。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製作了卷宗。王立軍讓我、王鵬飛和李陽分開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王智還說，我知道王立軍當時和谷開來“翻臉”了，不然王立軍也不會讓我們整理這些卷宗，他啟動這個案子應該有他個人的目的。

法廣的獨家報道指出，薄王關係破裂的另一可能的因素是，王立軍此前曾對谷、薄提出，希望能在薄進京後，能進入重慶市委常委。王的女兒在薄谷面前也曾委婉談及，但被拒絕。

王立軍此前可以隨意進入薄、谷在重慶的寓所，但在這一階段，王發現，這一特權被取消，他前往覲見薄、谷時，被要求登記車牌身份並通報。

在王立軍在北京出差期間，谷開來曾經帶隊，率郭維國等人，進入王立軍在重慶公安局的辦公室裏，試圖搜查出可能隱藏的證據材料，並將王立軍放在此處的數十雙鞋撬開檢查。

1月28日上午，王立軍以下屬警員在調查海伍德案中，發現谷開來有嚴重嫌疑為由，向薄熙來彙報，王立軍的說法是，薄熙來對著他的面部給了一拳。當時辦公室祇有他二人，郭維國在外間的會議室等候，看到王出來時，面部出血。

據新華社此後的報道，當時在場的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這個矛盾就公開化了。”

王立軍在和薄熙來攤牌前，曾要求郭維國、王鵬飛、王智等人寫辭職信，以調查海伍德案中，發現谷開來涉案，壓力巨大等理由辭職。並將信件交給薄熙來，薄熙來大怒。

郭維國在筆錄中承認，他拒絕按王立軍上述安排寫辭職信，其他數人均按王要求寫了辭職信。王立軍親信王鵬飛在王立軍被安全部門帶往北京後，被薄控制下的重慶市紀委抓捕。

知情人士認為，“王此時不僅口頭彙報，還安排屬下整理谷的卷宗。王甚至和下屬說話都偷偷錄音，以撇清自己，他的目的

不是破案而是要挾。”

王和谷都是多疑的性格，很可能導致了這一系列對抗的加劇，王身邊多名工作人員先後兩次被非法拘捕，更讓王立軍感受到了危機，直接導致了王的出走。

更有英國傳媒報道稱，王立軍出走美領館前，薄熙來已對其動了殺機，並且部署好三種用來掩人耳目的死法，包括黑幫報復、涉貪畏罪自殺和抑鬱病發作自殺。

說到抑鬱病死法，早在2月份王立軍“休假式治療”剛傳出時，網絡上就驚現第三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對王立軍“病情”的診斷書：診斷書稱王立軍2011年底以來思維遲緩、喜怒無常並拒絕治療，診斷其為抑鬱症重度發作。

知情者說，還未出逃美領館前，其全部內容就被王立軍掌握。王立軍知道，一旦他死於非命，理由就是狂躁性精神分裂症或嚴重抑鬱症，而且有人早已為他準備好了“有自殺傾向”的新聞稿。當然，他也非常清楚：這個“別人”，不是“別人”。

當時更有報道指出，王立軍“間歇性幻想型精神病”的“治療”已經開始執行。德國之聲刊登資深記者高瑜的文章說，習近平訪美期間，中國當局封鎖了媒體對王立軍事件的有限報道，有傳北京已經對王立軍做出“間歇性幻想型精神病”的醫學鑑定。但高瑜認為“休假式治療”掩蓋不了，也解決不了高層的權鬥與腐敗。

2月16日，法廣捕捉到一條熱傳中的新浪微博，就此作了新聞報道：“@冬眠熊 2010（午夜政治觀察 22）消息比較可靠了：已經確認是間歇性幻想型精神病。幻想領導要迫害暗殺他，所以躲進美領館，等待北京大領導解救。因此是孤立突發個別事件。因此西紅柿（重慶）經驗不能否定。因此會平穩過渡。頂多是略丟臉，檢討下就算了。最多是不入常了。可以

洗洗睡了。你信嗎？”“精神病有 600 多種，多是醫學未解之謎，症狀千奇百怪。體現在打黑英雄身上，就表現為失眠多疑、每天懷疑有人暗害、拒絕治療、謊報戰功、過度張揚、武力宣洩、強迫迫害、窺人死前心態、機敏異常、行動詭譎等。問題是這病人圍剿了那麼多人怎麼算？衛生部該給全體公務員來次精神鑑定吧？”

消息人士當時也傳北京已經對王立軍做出“間歇性幻想型精神病”的醫學鑑定。“打黑英雄”原來是個“黑打精神病”。並且舉出實例。2012 年 1 月 6 日上午南京下關區和燕路農業銀行門前發生槍擊搶劫，被搶的男子中槍身亡，被搶人民幣 20 萬元現金。經偵查，公安部確認犯罪嫌疑人與重慶、長沙持槍搶劫殺人案係同一人。該嫌犯自 2004 年在重慶作案後，已身背七條人命，二人重傷，搶走現金已達人民幣 48 萬元。

1 月 9 日，公安部在南京召開“1.6”案件協調會，將蘇湘渝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列為“第一號案”，鎖定嫌犯。公安部要求蘇湘渝三省公安機關加大偵查力度，其他省市公安機關做好犯罪嫌疑人可能藏身所轄省市的準備，每位民警的手機裡都有一張嫌犯照片，全力開展防控工作。

正當偵查緊張萬分時，南京公安局忽然接到王立軍從重慶打來的電話，說他已經破案，嫌犯抓獲。南京興奮莫名，去重慶接嫌犯，到了才知道是謊報戰功。王局長只是臆想破案立功。

據說被王立軍“黑打”的律師李莊，成為犯人之前曾與王立軍同乘過一班飛機的頭等艙，兩人座位同排，相隔通道，看見王立軍身後坐著兩個保鏢，經濟艙還有他的三個保鏢。過去都認為王立軍的派頭大，今天是否佐證“每天懷疑有人暗害”？

有瞭解情況的消息人士也分析，王立軍是典型蒙古漢子性格，大喜大怒，容易趨於極端。他答應薄熙來交派的打黑差使，

便作了隨時為薄賣命的準備，所以當知道薄熙來不能保護他免受中紀委調查的時候，心理上接受不過來，情緒反應極強烈，導致後來連串異常的報復行為，這種精神狀態發展下去，加上調查的壓力，在北京變精神失常也有可能。

在這次脫警事件中，重慶官方曾高度評價王立軍，稱他“政治立場堅定，宗旨意識和大局觀念強”。唯一的不足是“工作中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經濟觀察報的報道還引述王立軍大學同學的話說，“脫警對王立軍打擊很大，畢竟他十分熱愛這個行業”，暗示王立軍不甘心被撤除公安局局長的位子，導致精神嚴重受損。

北京的政治評論人士、天下公言文化傳媒研究員李偉東也在微博上透露，王立軍事件似將以精神障礙定性落幕。

李偉東稱，“已經確認是間歇性幻想型精神病。幻想領導要迫害暗殺他，所以躲進美國領館，等待北京大領導解救。”

網友們大呼，果不其然，開始造輿論了，王立軍要被“精神病”了。

就王立軍事件的有關情況，獨立學者郭松民日前採訪了老紅軍後代、原國史學會副秘書長蘇鐵山。蘇鐵山一番“王立軍就是病了”的說辭，被網友譏笑為代表了黨內很多人的願望和看法——犧牲他一個，保住整個黨。以下是相關採訪內容：

郭松民：蘇老師，我聽說您從可靠的渠道瞭解到了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王立軍事件的真實情況，您能不能把這些情況跟我介紹一下？

蘇老師：重慶的事，大家非常關注。應該說是近期社會輿論的一個焦點，在海內外，特別是在網絡上都受到廣泛的關注。我對這件事也很關注，網上的大量信息我也在反覆瞭解，對方方方面面的情況我也作了很多的瞭解。但是，所有這些信息都不是第

一手的。為了得到真實的情況，我找了有關方面進行瞭解。我對以下向大家彙報的內容真實性負責。

郭松民：蘇老師，重慶這件事最大的變化就是王立軍副市長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和黨委書記，這個變化發生在2月2日。他不兼任公安局局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蘇老師：根據我瞭解到的可靠情況，真正的原因就是他生病了。這件事應該說是整個事件當中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王立軍不再擔任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只擔任重慶市副市長這樣的一個職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大家知道，王立軍本人是反黑英雄，在打黑的這個過程中間立了大功。當然，打黑是在重慶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網友們都讚揚他是打黑英雄，但是客觀上，他的的確確又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很大的壓力。中國今天的社會是很複雜的，那些黑惡勢力、腐敗勢力及其背後的保護傘是記恨他的，一直想把他整倒。這些情況，大家都是知道的。在這樣一種巨大壓力持續存在的情況下，王立軍副市長精神上出現了一些疾患，表現出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的情況。他很長時間，連續幾天睡不著覺；他自己發燒、得病，醫生給他開的藥也不吃，他害怕有人下毒；他經常說有人要害他，也確實在重慶有人砸過他的黑磚頭；他懷疑身邊的很多人要害他，甚至對馬路上行駛的一些車輛的車牌號都會產生疑心……等等，這樣的一些情況被反映到了重慶市委市政府。重慶市委市政府經過反覆的慎重研究，本著對王立軍本人負責，同時也是對重慶市工作負責的態度，很不得已，只好免去了他兼任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的職務，但仍然讓他擔任重慶市副市長，目的是減輕他的工作責任和精神壓力，以有利於他的身體健康。薄熙來書記和黃奇帆市長等重慶市的領導同志對王立軍副市長都是非常關心、非常愛護的。

郭松民：那這就是說，王立軍不再擔任公安局局長，主要

是因為他的身體的原因，是這樣嗎？

蘇老師：對！

郭松民：現在大家對他最大的爭議，就是他出現在美國駐成都的領事館，關於這件事情你聽到了什麼消息嗎？

蘇老師：關於這件事情，因為我要為我在這裡所說的話負責，我只能講我瞭解到的真實情況。他離開重慶，到成都的美國領事館的這一段過程，現在正在調查中。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瞭解的情況是，重慶市委不知道，重慶市政府也不知道，黃奇帆市長不知道，薄熙來書記也不知道。但是，他本人當時確實是有精神疾患，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排除有人居心不良，對他進行了離間性的工作，這是我的一個推測，不排除這種可能。我們要等待有關部門進一步的調查結果。

郭松民：現在，因為王立軍出了這個事情以後，網上有很多的謠言。有些人也借這個事件來攻擊重慶模式，甚至有人說這個事情說明重慶模式已經破產了。您對網上這些言論，有什麼看法？

蘇老師：大家知道，重慶模式是得到了全國人民擁護的。為什麼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呢？因為重慶模式的核心是人民路線，是以人民為本的路線，是共同富裕的這樣一條路線，是民生路線。它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另一條違背多數人利益的路線是截然不同的。這條路線證明了黨內的健康力量正在試圖調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實際上走偏了的那條道路，就是忽視民生，忽視共同富裕，偏離了共產黨本質的道路。而重慶探索的路線，或者說重慶模式恰恰是回歸共產黨本質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網上攻擊重慶模式的居心是非常險惡的。

郭松民：我個人的看法是，不管王立軍本人出了什麼事情，但重慶這幾年的成就，全國人民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共同富裕的政策使普通市民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好處。其次，社會治安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好轉。很顯然，重慶走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我認



王立軍事發後，薄熙來在昆明餵鳥。

為，無論王立軍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不影響重慶模式的現實意義。重慶模式仍然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路線調整，來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不知道蘇老師對我的這一看法有什麼評價？

蘇鐵山：你的這個看法非常好。我完全贊同。

可“精神病”一說也帶來解釋困境。網友就質疑，“什麼時候發現他精神狀況異常的？據說已至少有一年多了。那為何還讓他在病態下重權執法？包庇、掩蓋直到闖出大禍？那些病態下執法的後果要不要重新檢討？重用這樣的人該當何責？既是間歇性的，何以證明逃館時是不清醒的？他控告之事都不作數嗎？”

到底王立軍有沒有像重慶市政府暗示的精神有問題？據瞭解情況的人指出，實際上，從王立軍精心策劃出逃、在成都美

總領事館長時間逗留、促使北京派員保送赴京等情節來看，環環相扣，思維縝密，哪裡是精神病人，分明是人精。

有重慶官警方人士也表示，王思維敏銳，每次“突襲”都做好各種方案，不像有精神病。

知情者說：“說王立軍有精神問題，無疑是對當局最有利、也最能挽回面子的一個說辭，但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也是非常荒唐的！”

後續發展也證明，最上層也沒有拿“精神問題”做擋箭牌，因為這麼做什麼箭也擋不住，說不定更落得個貽笑大方。

不過值得一提的一個插曲是：

2012年“五一”剛過，胡錦濤召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召見理由四月底軍隊高級幹部進行了十八大十二名軍委委員候選人摸底投票，劉源名列第一，無論他過去工作的軍事院校系統還是四總部，他都以全票當選。胡錦濤向他表示祝賀後，又很隨意地問了劉源一個問題：你們是怎麼安排王立軍到301鑑定精神病的？

問者像是無意，答者卻是有備而來。劉源拿出兩份公文，一份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份是軍委辦公廳的，都是讓總後勤部安排王立軍做精神病鑑定。劉源說：不是你安排的嗎？胡錦濤看到這兩份文件，神情一愣，像是沒有見過。

這兩份公文是誰下達的？成為高層之謎。據悉301對王立軍作出“雙反式間歇性精神分裂症”的鑑定，與協和醫院鑑定一致。²²

當然，王立軍確實是一個神經緊張、情緒容易失控的人。據與王立軍有工作接觸的人說，主責打黑的王立軍很沒有安全

22 《明鏡月刊》第31期，“切割薄熙來之後的十八大”，作者：柳江

感，常提防遭人毒手，食用的蔬菜要專門從外地運到重慶，出行至近郊不逾五十公里的渝北區視察也要直昇機，在重慶市內出行要配備大批警車、摩托騎警開路。

有分析說，如果中央要王立軍神經病，王立軍必須神經病，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個思路也不壞，既能保住薄熙來，也能保住黨中央的顏面，說不定薄仍然能入常接替周永康，做政法委的負責人。問題是，胡習能這麼窩囊的接受嗎？薄熙來若是執掌政法委，那胡錦濤全退下去會放心嗎？會不會被清算，會不會像劉少奇一樣被整得很慘？這恐怕是胡以及他的嫡系必須要考慮，甚至要面對的事；對習也是如此，外媒已經開始披露王立軍向美領館人士表示，薄熙來和周永康結盟，想在十八大前搞垮習近平。這樣的話，習近平會輕易放過薄熙來麼？對於整個黨來說，出了這麼大的事，主要證據還掌握在美國人手裡，可謂顏面丟盡，黨內再和稀泥的話，胡在黨內還有威信麼？

更不要說，第三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方面事後確認網上流傳的王立軍病情的診斷書為偽造，顯示出軍方也不願意背這口大黑鍋。

新華社的通稿 Vs. 中辦的通告

另外，新華社關於王立軍審判的通稿的部分內容，早在 3 月份就經由網絡傳出。

早在 3 月 17 日，一份重慶官方內部傳達的關於中共中央辦公廳對王立軍事件調查的通報錄音在網絡上流傳。從內容上也可分析出，剛被免職的薄熙來的前景不妙。數家媒體經查證這份文件通報的確存在。以下是網友根據錄音整理出的該通報的全文內容：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解放軍各總部、各大單位黨委、各大人民團體黨組織：

2月6日發生了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滯留事件。跟據中央要求，現將王立軍事件調查處理的有關情況通報如下：

一，對王立軍事件的初步工作情況：

2月6日×時×分，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四川省國家安全系統發現並確認之後，向國家安全部報告了有關情況。

接報後，國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作出匯報。胡錦濤同志等中央領導同志對這一事件高度重視，及時做出重要指示，明確提出，果斷採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根據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有關部門負責同志2月7日下午趕赴成都，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對王立軍作勸說工作。事先，重慶市委派出有關同志，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對王立軍進行勸說。

經過勸說，2月7日23時32分，王立軍自動離開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2月8日，國家安全部將王立軍帶到北京接受調查。

2月9日上午，胡錦濤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有關情況匯報，並就事件調查處理工作做出部署。

會議認為，王立軍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起省部級領導幹部私自進入外國領事館滯留的事件，情況複雜、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社會關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視，嚴肅對待，穩妥處理，努力把這一事件給黨和國家事業帶來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

會議決定，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組織專門班子，負責對王立

軍事件進行調查處理。重慶市採取的與這一事件有關的措施要先請示中央同意。

2月9日下午，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向薄熙來同志電話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有關精神，並提出了相關工作要求。隨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主持召開會議，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的具體措施，組建由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加的專門班子，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對王立軍事件展開調查。

專門班子組建以來，主要開展了五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與王立軍本人多次進行談話，瞭解其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有關情況。二是派國家安全部、中央紀委有關同志赴成都，對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的幕後原因進行調查。三是及時發佈權威消息，加強對社會輿論的引導，四是做好外交應對工作，以防王立軍事件影響我對外工作的大局。五是協助重慶市維護社會穩定工作。

二、對王立軍事件的初步調查結果：

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現已基本查清了王立軍事件的經過和原因。

今年1月28日，王立軍找薄熙來同志通報有關重要案件與薄的家人有關，由於辦案人員為此感到了壓力，已經接到辭職信，希望薄熙來同志予以重視，妥善處理。薄熙來同志對此十分不滿，隨後找市政府、市紀委、市委組織部主要負責同志商量，以“多崗位全面鍛鍊”為由，提出調整王立軍工作。

2月1日下午，重慶市委召開常委會，決定免去王立軍的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事先未按規定徵求公安部的意見。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調整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為此，王立軍想不通。

2月2日，市委有關負責同志到市公安局宣佈王立軍不再擔

任黨委書記和局長職務後，在薄熙來同志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壓力下，有關方面以各種名義違規審查王立軍身邊工作人員及有關重要案件的辦案人員。

王立軍認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遂決定出走，並於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報批的情況下，獨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先與美方人員談了有關合作交流事項，隨後提出避難的請求，並根據美方要求寫了政治避難申請。

7日晚，經中央派出同志當面做王的工作後，王立軍同意自動離開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三，對王立軍事件的處理意見：

中央認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王立軍本人對事件的發生負直接責任。薄熙來同志作為重慶市委書記，負有主要領導責任。鑒於此，中央決定按照法定程序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中央這一決定，是經過反覆權衡，慎重考慮作出的。這有利於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有利於維護黨和政府的形象、有利於維護黨紀國法的尊嚴和權威。

目前對王立軍事件的調查工作，有關方面正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嚴格依法進行深入調查。在問題徹底查清之後，再做最後結論和相應處理。

四，對做好當前和下一步工作的要求：

王立軍事件的發生，再次給黨敲響了警鐘。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務必從王立軍事件當中汲取深刻教訓。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認真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為黨的十八大召開，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一是加強對幹部群眾的教育，正確處理和堅決支持中央決策，相信中央有決心有能力處理好這一事件，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

二是全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尤其要把保持重慶社會穩定作為重中之重。注重將重慶市這些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績、重慶市廣大幹部為之做出的貢獻，與王立軍事件區別開來。最大限度地保護和調動廣大幹部的積極性，確保人心不散、工作不斷、秩序不亂。

三是牢牢地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各新聞輿論單位要自覺遵守新聞宣傳紀律，嚴格按中央統一口徑報道有關消息。要加強網絡輿情監控，及時封堵和刪除造謠、抹黑和煽動性信息，適時釋放正面信息，增強網上正面輿論的影響力。要加強監聽檢查，嚴防境外反動出版物流入境內。

四是嚴明黨的政治紀律。要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高度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幹部，全面正確把握和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決不能陽奉陰違或自行其是。

五是認真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發揚黨內民主，堅持集體領導，嚴格按規定和程序辦事。堅決防止個人凌駕於黨的組織之上，堅決防止個人獨斷專行。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公道正派，公開透明。切實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堅決反對憑個人好惡用人。

六是大力加強黨風廉政建設，要教育和引導各級領導幹部，切實增強公僕意識，大力發揚求真務實的精神，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努力取得經得起時間、人民、歷史檢驗的工作業績，要加快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以反

腐倡廉的和建設的新成效取信於民。有重要情況，及時報告中央。

中共中央辦公廳

2012年3月15日

這個網絡版的《中共中央辦公廳王立軍事件通報》最初被視為“謠言”，但後來經證實是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正式文件。有知情者看過中組部以文件形式下發的《通報》，發現內容與海外網絡“謠言”一個字都不差。中組部文件只是最後多了常務副部長沈躍躍的一句話：“要保持中組部的穩定。”

最早見諸國內微博的“海伍德命案”這一“謠言”，一開始也被各界視為“天方夜譚”，官方的態度似乎也不屑一顧，但後來也成了中共中央決定裡的官方內容。

從王立軍出逃美領館起到薄熙來被雙停、海伍德案浮出水面，官方連篇累牘要清理、甚至後來升級到用抓人封網的方式來杜絕的謠言、流言、雜音、噪音，不時得到官方的證實，屢讓網友大嘩，謠言變成了現實，雜音變成了正音，造謠的敵對勢力成了中央決定的預言家，這無疑是對當局的一個莫大反諷，有人一句道破，謠言就是謠言，是遙遙領先之預言。

這或許是此次事件中讓網民最爽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讀這個官方通報甚至後來的新華社通稿都不難發現，不少關鍵信息是掐頭去尾，做了處理的，很多重要內情被隱藏，也有重要的綫索鏈被切割“絕緣”掉。

綜合分析判斷已有的海量信息，人們不難得到此次引爆全球關注的事件的大致輪廓——王立軍和薄熙來產生重大矛盾並感到自身安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到美國駐成都總領館“避難”。至於曾經和薄熙來有過蜜月般合作並得到破格提拔的王立軍因與主子翻臉，最符合邏輯的一種解釋就是，他向薄熙來匯報了英籍商人海伍德命案並直接或

間接地暗示出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涉案，這讓薄熙來勃然大怒，動了殺機。而為何王立軍要提及這個肯定讓薄熙來憤怒，後果極可能會不堪設想的命案呢？最合情理的解釋是，他用這個案子“威脅”薄熙來，為何要“威脅”，那是因為他在沒有別的選擇的情況下，指望憑藉此案可以讓薄熙來對自己有所幫助和關照。

這個邏輯思路下，再考慮到媒體上披露的他已被中紀委秘密調查的各種報導，很容易得出他希望薄熙來能保護自己，但薄顯然沒有給出讓他滿意的答案，於是他亮出“海伍德命案”這一殺手鐮逼迫薄熙來“就範”，兩人遂翻臉。但再符合邏輯和情理的推測都只是推測，整個“劇情”的發展如過山車一般，環環相扣、局中有局、驚心動魄，恐怕讓好萊塢最好的編劇都會自嘆不如。

在“薄王事件”持續發酵發展的某些點上，在牽扯進來的越來越多的人身上，早就沒了邏輯和常理，一些超越戲劇般的離奇情節也早是邏輯分析所不能預見和解釋的。不過正是這一個又一個看似不符合常識判斷的“意外”，讓人們常常懸疑之時，又為其所深深吸引。

王薄翻臉原因的“非官方版本”

《薄熙來事件最新報告》一書（明鏡出版社）援引多個獨立消息來源為讀者呈現了更富有戲劇性的薄王撕破臉的內幕，而這要從一個電話說起。

2012年2月2日一大早，台北君悅酒店大堂，明鏡新聞集團董事長何頻的手機響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向他要了另外一個電話號碼。

何頻將在場的明鏡新聞網記者手機號碼告訴了對方。自



重慶市公安局集中銷毀繳獲的非法槍枝。

稱中紀委的人在電話中說：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被免職了，將接受中紀委調查——而且此消息“百分之一萬的準確”。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因為王立軍是中國最著名的打

黑英雄、也是中共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來的副手。很快地，明鏡新聞網通過重慶高層的關係，得到尚未公佈但確實的消息是：王立軍不再擔任公安局長而專職副市長——王立軍應該是出事了，否則，難以相信他會離開他所有力量的來源：公安局。

早上9點多，明鏡新聞網在美國的編輯獨家登出“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涉嫌刑訊逼供和其它腐敗行為，被中紀委立案調查”的猛料。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則不到一百個字的消息，成為中共自1949年用暴力奪取政權以來最大醜聞的引爆點，”何頻說。

幾個小時後，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佈微博稱：近日重慶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科教工作。

一位身上有20多處傷的全國知名的“打黑英雄”，公安界僅有的幾位還活著的一級英模，年富力強正處在事業的上昇期之際，不再分管自己熟悉而且權力很大的政法、國安和維穩系統，而是分管不熟悉的科教、文體和環保等非要害部門，突然由武轉文，一時間各種猜測爆棚。

在重慶官方微博發出後，北京時間 2 月 2 日下午兩點左右，上述知情者再次聯繫明鏡新聞網，告知王立軍的工作調整外，並提供了如下細節——

“被中紀委調查後，王立軍原想找把自己調到重慶的薄熙來幫忙解困，但薄熙來為免於引火燒身，提前和他劃清界限。王立軍在重慶‘打黑’並清除‘異己’，為薄熙來推行新政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對自己大難臨頭卻被無情拋棄深感不滿。”

“更刺激的是，重慶市組織部長宣佈對他免職公安局長並做調查時，王立軍憤怒的拔槍以對；當重慶政法委書記和紀委書記找他談話時候，王立軍當場摔了茶杯，並公開宣佈與薄熙來決裂，聲稱如果有人要整他，他就曝光薄熙來和夫人谷開來違法腐敗的料！王立軍還以‘在重慶生命將有危險’為由，要求調回遼寧或北京。王立軍來重慶沒幾年，抓了、審了兩千人，重慶商界和官場的很多人對他恨之入骨。”

因為明鏡新聞網對如上爆料，求證一時無法獲得結果，所以並沒有刊登這些細節。

又過了幾個小時，海外另外一家新聞網站博訊網刊出了上述細節的主要內容。可見國內信息源迫切地希望更多的海外中文新聞媒體獲知並披露出這些消息。

的確，這系列關於王立軍的“爆料”徹底顛覆了王立軍在絕大多數人心中的正面形象，若無清晰無誤的鐵證，一時間很令人存疑。

各界對這一工作調整議論紛紛之際，對於王立軍，重慶市政府曾給出一個約 800 字的“官方評價”。評價稱其“政治立場堅定、宗旨意識和大局觀念強、事業心和責任感強、堅持原則、敢於碰硬、處事公道，執法公正、要求自己嚴格、群眾口碑

好。”“不足之處是，工作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言下之意，王立軍辭去公安局長並無太多的“隱情”。但在知情者看來，這顯然是模糊焦點。2月3日，明鏡網再次接到爆料：

“王立軍被指在北京、重慶、大連三地接受房產賄賂。同時，他今天實名向中紀委告發薄熙來夫人谷開來腐敗及向國外轉移大量資產及其兒子薄瓜瓜的問題，他決定魚死網破以自保！”

薄熙來決定先免王職自保前，中紀委已對王立軍立案查其以下問題：

1、在遼寧與黑社會勾結壟斷包括錦州礦業在內的產業，控制大批財富並在境外收取巨額回報；

2、在重慶壟斷警務器材採購，人民幣幾百億元（採購）交與他認識的幾個老闆。他們在國外給他回報。包括他要求重慶警察穿西服，從他控制的大連某服裝廠將成本人民幣二百元的西服用人民幣四、五千塊元一套賣予警方，賺取大批傭金。

另外，王私自將重慶公安局改名“警署”，改變警服設計也未得到北京批准而只有薄熙來首肯，引起中央震怒。

目前，王身邊包括司機在內的好幾人及關係戶老闆已被捕。

就在各界對王立軍被“削權”議論紛紛之際，王立軍自己倒是表現的很大度，積極適應新角色和新工作，而此時的薄熙來在重慶似乎也穩坐釣魚台，穩控局勢。

2月2至3日，重慶市召開宣傳文化工作會議，研究部署今年宣傳思想文化工作。

薄熙來在會議上說：宣傳戰線的工作不可小視，這是個“硬”碰“硬”的任務。信息本身雖然是“軟”的，但它產生的作用

卻是“硬”的。我們的媒體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鋼鐵般的意志。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薄熙來“義正嚴詞”的同時，卸下公安局長王立軍以副市長身份露面——

2月5日，王立軍到重慶市教委、重慶師範大學調研，瞭解教育工作情況。

在重慶當地電視台的新聞畫面中，王立軍有板有眼，時而認真聽取彙報，時而侃侃而談，儼然正在進入他的官方新角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或者說，正在正常起來。

沒想到現身“闢謠”餘溫尚在，“劇情”就發生了“2月6日出走美領館”這樣的驚人大轉折——

與此同時，薄熙來派市長黃奇帆帶70輛警車和警用裝甲車趕到美領館要人的傳聞在互聯網上迅猛傳播，輿情爆棚。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8日上午10時54分，透過新華網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休假式的治療”一詞瞬間火遍大江南北。

中央最高層對這一提法相當震怒：“休假休到美領館了嗎？叛逃是休假？這樣睜著眼睛說瞎話，在共和國史上聞所未聞。”²³

所有人此時最大的疑問是，王立軍為什麼要突然離開重慶，跑去成都美國總領事館呢？這是一個迄今又太多版本答案

23 2012年2月9日，博訊網

却迄今沒有真正揭開的問題。

重慶官場一度流傳的說法是，王立軍受到遼寧鐵嶺的貪腐案件牽連（王立軍調到重慶前曾任鐵嶺市公安局長），被中紀委調查，王立軍原來寄望薄熙來可以保他平安無事，但薄熙來採取事不關己，“秉公辦理”的立場，2012年春節前有中紀委調查小組抵達重慶，王立軍身邊親信開始被帶走問話，令王立軍驚覺失去保護傘，情緒異常激動，對市政府派去對他做思想工作的官員表達被迫上絕路的憤慨，並威脅“魚死網破”，要實名檢舉薄熙來。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也指出，至於是什麼原因驅使王立軍與美國有關部門接觸，目前存在多種說法。與中共領導層有密切聯繫的幾名人士說，在海伍德被害之前，王立軍正因為在中國東北和重慶濫用職權的指控而接受調查。

一些黨內人士也對該報說，王立軍被牽扯進了他在中國東北鐵嶺市所擔任的公安局長一職的繼任者的腐敗調查。中國國有媒體2月份對此案進行了報導。這些人士說，王立軍一直依靠薄熙來為他提供政治保護，但他逐漸確信薄熙來已經不願意保護他了。

該報援引幾名知情者說，1月28日當天或是這天前後，為了向薄熙來施加壓力，王立軍以谷開來涉嫌謀殺海伍德一事與薄熙來對抗。他們說，但是薄熙來拒絕滿足王立軍的要求，並在三天之後免去了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長的職務。

博訊網的消息更是具體“聳動”：2012年春節前，有中紀委人員到重慶調查，王立軍把槍都拍到桌上，最後薄熙來承諾保他，安排他做副市長，但交出政法大權。王立軍本以為過關，但薄熙來搶在中紀委對王立軍調查前，先動手清理王立軍周圍的人，掌握證據。薄熙來已經抓捕王立軍身邊的十九人，包括司機、廚師、兩名保鏢、秘書等，其中兩人已經被毆打致死，

一人自殺。在知道這些情況並知悉自己電話也已被監聽下，王立軍又得知，如果他不逃跑，會被暗殺（謀殺），於是表面上故做服從大局的姿態，暗中準備逃命，隨即有了6日造訪美領館的戲劇化事件。

而整肅王立軍和他的人馬由薄熙來的左右手、辦公室主任吳文康實施，此人在薄熙來被雙停後遭羈押。

按照一位太子黨的說法稱，當中紀委的調查人員開始詢問王立軍的時候，薄熙來幫著他說話並想保住他。但在中央的壓力下，薄熙來開始轉向，兩人遂交惡²⁴。

紅牆內的知情者則對明鏡新聞網表示：

“在中紀委對自己調查後，王找到薄，希望他能保自己，但薄‘秉公辦事’並沒有保他，兩人關係交惡，王立軍情緒也不穩定起來。出事前，王立軍一直住在重慶市公安局大樓第十五層，而十六層就是公安局的軍火庫，有人高度緊張，怕出亂子，開始對他採取監控，怕他狗急跳牆。而在得到確切情報有人要對自己搞政治暗殺後，王立軍選擇了逃走……”

當然庭審時，從王立軍的陳述中也不難看出其無奈出走的一面。他問道：“法官！假設您知道了您的院長夫人殺人了您會怎麼做？當您向院長彙報了得到的是斥責嘴巴，知情幹警被非法審查工作調離後，您又會怎麼做？您可能有機會向更上一級領導反映彙報，可我的領導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能怎麼做？”

坊間的傳聞更精彩和曲折：打擊王立軍、威懾薄熙來這齣戲，由胡派的李源潮與令計劃幕後策劃，由中紀委專案組出面，秘密約談王立軍。面對中紀委的威逼利誘，王只是想

24 3月27日，紐約時報

兩頭都不得罪，沒想到專案人員將幾次約談的秘密錄音，編輯整理、斷章取義，透過薄熙來在中央的眼線，透露給薄熙來。薄熙來誤以為王立軍腳踩兩條船，要背叛他，抓了王立軍的親信數十人。而王立軍深知薄熙來的本性，在重慶薄熙來的手裡是不會有活路。於是，斷然出走美領館。

還有說法稱，讓王立軍“慌起來”的原因是其被中紀委調查——他被懷疑和原鐵嶺市公安局長谷鳳傑、副局長富曉東、趙鐵星落馬所引發的鐵嶺市公安局窩案有關。鐵嶺窩案，由中紀委、中央政法委直接辦案。王立軍曾任鐵嶺公安局長，這次被抓的人，據傳不少是他提拔起來的小兄弟，由之引發對王立軍的調查。

不過對中紀委用鐵嶺窩案驚動王立軍的“陰謀論”一說，重慶學者王康認為不能夠成立。他說，如果從調查王立軍，離間薄熙來和他的關係，恰恰適得其反，他們會更緊密團結，他們唱紅打黑已經到了難解難分的程度。王立軍打黑時，給公檢法各種專案組訓話：“不要有任何的道德障礙，不要有任何的法律障礙，不要有任何政治障礙。該怎麼弄就怎麼弄。”三十多個人就是這麼死的，大量被關押的人，不光是黑社會，還有公檢法。

王康認為薄王反目，更深層的原因，是家庭背景，也是奴隸和奴隸主的關係。信息時代這種主奴關係，已經和毛時代的奴役關係發生很大的變化。王立軍稱得上是薄熙來的一條狗，卻是一條有個人見解、有思想的狗。王康舉例：王立軍訂了《南方週末》，這是薄熙來最反感的一份報紙，但是王立軍每期都看。據說楊繼繩的《墓碑》他也看，對其中的一個描述，王立軍對王康一個朋友談過，這個朋友是個右派。王立軍說：我老子更慘，還是反革命，還是“內人黨”。王立軍講述兒時有一個情景特別深刻，半夜三更醒來，經常看見老爹睡不著，



王立軍母親墓碑的碑文。

在黑暗中抽烈性的馬合菸，他也就在黑暗中看老爹抽菸，菸頭一閃一閃，夜色襯托著父親的側影。王立軍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

王康認為，王薄反目，在於薄熙來性格的霸道，和專橫的奴隸主意識，使得王立軍明白無誤地感到死亡的威脅。撤了王的職務之後，又抄王的辦公室，把王手下人都抓起來。可是專橫的薄熙來就不明白，像王立軍這樣的狗，

惹急了，會回過頭咬你。

王立軍2月5日到市教委、重慶師範大學考察是臨時作秀，是薄熙來批准後才前往的。兩天之前《南方週末》記者打通王的電話，問他“是否出事了”。他耐人尋味地說：“我現在還是自由的。”而當問他“司機是否被抓”時，他回答：“抓就抓唄。”顯然不尋常。

這就有了我們另外一個問題，薄熙來出手提防限制之際，王立軍又是怎樣成功出逃的呢？

有消息人士指出，這是由於王立軍長期任職公安，熟悉刑偵技巧，包括化妝易容，他在6日如常出席市政府安排的公開活動，之後還打電話給薄熙來，令薄不起疑心，然後改頭換面，駕駛一部使用重慶民用車牌的汽車，直奔成都美國總領事館。

重慶當局已嚴密監視機場和火車站等出逃通道，但沒有想到王立軍不是逃往邊境或國外，而是開汽車去成都；所以被他成功擺脫監視。

“化妝”一說後來得到美國國務院和成都美領館人員的確認。這張（好像後面漏字）

知情者對博訊網說：

薄熙來與王立軍的分裂就在 2012 年的除夕前夜，具體原因現在出現多種版本，無法得知全部真相。但是有一個真實的細節是，2012 年的臘月二十三，中國農曆小年之後，薄熙來王立軍等人在極小的範圍內，還談論廣東烏坎事件在全世界造成的影響以及中央對廣東處理此次事件的態度，當時在場有人說，這次烏坎事件的處理失敗因為汪洋的軟弱和右傾，這樣的事件一旦全國仿效起來，黨中央將無法收拾，紅色江山將面臨變色；如果是重慶，我們早就採取堅決手段鎮壓下去了，根本不會讓國外記者報導出去。薄熙來在那個場合暗示，來自北京高層個別人的消息是，他的入常對手汪洋很可能在烏坎事件上失分於中央，烏坎不但成為汪洋的滑鐵盧，中央也將趁機對黨內的自由派進行打壓甚至清洗。薄熙來還讓大家做好準備，一切服務於重慶大局。對於薄熙來、王立軍等人來講，這是一次非常鼓舞人心的小型聚會。

世事難料：幾天後，王立軍被薄熙來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徹底交槍；兩天後，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

在美領館內的幾個不同版本

關於王立軍出走美領館，新華社的通稿說：

2012 年 2 月 2 日，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工作分工被調整，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職務。2 月初，王立軍身邊另外 3 名

工作人員又被非法審查。王立軍感到自身處境危險，遂產生叛逃的想法。

2月6日，王立軍以洽談工作為由，藉故取消原定公務安排，於當日14時31分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王立軍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領館，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九條之規定；

.....

重慶市有關部門證實，期間，重慶市委、市政府沒有任何公務活動安排需要副市長到成都開展工作，沒有任何公務活動需要副市長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進行外貿、外事接洽，也沒有安排包括王立軍在內的副市長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開展外事活動。

起訴書顯示，在美領館內，王立軍與美領館官員就環境保護、教育、科技等事項作了短暫交談後，即稱因查辦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請求美方提供庇護，並書寫了政治避難申請。

經重慶市和中央有關部門勸導，王立軍於2月7日23時35分自動離開美領館，願意接受調查。

.....

王立軍自動出館後，公安部根據王立軍反映的情況，依法對尼爾·伍德死亡案復查。

從以上平鋪直敘的通稿中，並不能看出什麼波瀾和故事。

正如北京理工大學政治經濟學家胡星鬥在微博上所說的：王立軍做了很多壞事，但他在不經意間拯救了中國。我不認為政府會詳細描述他的所作所為。但政府這麼做只會增加民眾的猜疑，令民眾失去對政府的信任。

實際上，從王立軍出走美領館到“自動出館”的兩天內，

發生的事情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

華爾街日報“王立軍逃亡美領館的前前後後”一文從美方的角度復原了王立軍“walk-in”(不速而至)的前後過程。“walk-in”是間諜行話，意思是主動找其他國家的外交使團，聲稱擁有敏感情報。

多位知情人士對該報說，在中國警方車輛包圍領館建築時，王立軍把一名同夥的手機號碼悄悄遞給了美國外交官，他說，根據這個號碼可以找到薄熙來妻子涉嫌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證據。當時薄熙來是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人之一。

在三十個小時的對峙期間內，美國官員在兩個方面進行權衡：一個是王立軍聲稱擁有的情報，另一個是給予王立軍政治避難的話，可能會對美中關係造成怎樣的傷害。據外交官說，王立軍最後沒有正式申請避難，他離開了領事館，並被中方扣留。

知情人士向華爾街日報透露，大約在調整職務的同一時間，王立軍以希望探討與其新職位有關的事情為由，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安排了一次會面。2月6日，他驅車200英里(約合320公里)從重慶趕赴成都，進入美國領事館。

知情人士透露，沒有意識到政治風暴即將爆發的美國外交官將王立軍帶到領事館圖書室，而非能夠防止中國監視的安全房間。王立軍看上去情緒激動並擔心自身安全，但他似乎並沒有一個事先想好的計畫。王立軍告訴美國外交官他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鬧翻，並向美國外交官描述了不利於谷開來的證據。

在一系列證據中，王立軍說他可以提供一份毒理學報告，證明海伍德曾攝入氰化物。但他表示還有少量另一種毒物，不過當地有關部門無法辨認。王立軍還表示谷開來已經向他承

認自己謀殺了海伍德。

得知此事的知情人士此前的描述暗示王立軍隨身攜帶有關證據，但兩位更加直接瞭解此事的知情人士最近說，王立軍沒有隨身攜帶相關文件。

據直接瞭解這一事件的人士說，王立軍曾一度提出讓一名同伴進入領事館，這名同伴握有書面證據，但是由於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當時已經被中國警方包圍，王立軍的同伴根本不可能進入領事館。

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內，王立軍要求對方保護其不受薄熙來的打擊。美國駐成都總領事何孟德 (Peter Haymond) 當時不在成都，但是因為此事急忙趕了回來。頗感震驚的美國外交官通知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美國大使館又聯繫了美國國務院。據一些行政官員說，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也得到了通知，但是在王立軍滯留領事館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沒有得到消息。

對於美國外交人員來說，這是一個棘手的情況。儘管王立軍可能提供一些機密信息，考慮到他受到的大量濫用職權的指控，他並沒有資格獲得庇護。此外，如果為王立軍提供保護，可能會在習近平按計劃對美國進行訪問的前夕激怒中方。知情人士說，美國政府官員似乎一開始就已認定，王立軍提供情報的價值不足以讓美國去冒政治上與中國鬧僵的風險。

據瞭解相關事件的人士說，美國官員向王立軍解釋說，在領事館正式申請政治庇護是不可能的，安排他離開中國也會極其困難。經過一番討論之後，王立軍同意他最好的選擇就是向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自首，有關部門可以保護他不被薄熙來手下安全部隊所控制。王立軍用隨身攜帶的至少三部手機與中共當局進行了協商，協商總共進行了數個小時。

知情人士說，王立軍 2 月 7 日離開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之



左一為王立軍之妻肖淑麗。

前，美國官員向英國外交人員告知了王立軍所做的陳述。王立軍在領事館內滯留了大約三十個小時。第二天，美國方面把手機號碼提供給了英國方面，並告訴他們通過電子郵件帳戶向王立軍的同伴索取書面

證據的方案。

據兩位知情人士說，英國外交人員開設了電子郵件帳戶，並給美方提供的手機號碼發短信告知帳戶已準備好。對於發短信的時間以及英方是否收到了回復，這兩位知情人士說法不一。

其中一人說，從2月9日開始，英國外交人員發了幾次短信並打了幾次電話，但沒有得到回復。另外一人說，英方是在2月9日之後才開設的電子郵件帳戶，而且從王立軍的同伴處收到了兩條短信。短信中概述了王立軍做出的指控，但並未包含任何證據。

英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說，我們盡了一切努力來確認是否還有更多的信息。

英國外交大臣黑格 (William Hague) 一直說，他是在2月7日獲知此事的，英國駐華大使館於2月15日首次要求中國政府對海伍德的死亡進行調查。

一些黨內人士、外交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認為，王立軍預先制定了計畫，一旦中國有關部門拘留他，他將採取相應的行動。一位關注此案的西方官員說，我認為，顯而易見的是，王

立軍不是單獨行動的。

3月26日,《華爾街日報》最先報道說,英國政府已要求中國當局對海伍德的死亡進行調查,並向其說明海伍德與薄家的關係和王立軍做出的指控。

早在4月18日,《紐約時報》訪問美方成都領館人員、國會議員、國務院及白宮資深官員後,在頭版首次從美方角度報導了處理王立軍申請政治庇護經過。²⁵

該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話稱,王立軍是在“激動不安的狀態下”(agitated state),出現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他擔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脅,提出政治庇護申請,並講述了一個充滿腐敗與謀殺的案件。

領事館官員稱,王立軍一開始是語無倫次(rambling),但最後,還是讓美方瞭解到了涉及中國權力、政治和腐敗的錯綜交織。美官員認為,王立軍提供了一些涉及中共高層權鬥的爆炸性信息。

熟悉對話內容的國會官員表示,王立軍說的內容並不是完全有條理的,但是,還是提供了一些內幕(insight)。

美國官員稱,王立軍在領館,詳細談到他對薄熙來和谷開來的指控的文件,不過,他並未向美方提供這些文件。儘管美國方面並不知道文件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但一位官員描述說,那是重慶市警方(有關海伍德命案)調查的技術性文件。王立軍在與美國外交官們的閒談中,還講到中國權力、政治和貪污情形,這讓美方感到訝異。

報導說,對王立軍進入美領館這一事件的處理,是由美國國務院決定的,被採訪的官員特別指出,白宮在“決策過程”中,只是最高彙報的對象。

25 2012年4月18日,紐約時報



駱家輝感到不可思議，連稱“我的天”。

《紐約時報》訪問多方人士後所得的結論是：美方當時認為，王立軍所提供的資料難以馬上查證，同時，要把王立軍密送出中國也非常不易，不可能給予他政治庇護，且美方不想讓領事館成為一個避難場所。

不過，美國國務院可以保證，王立軍不被忠於薄熙來的警察所逮捕，而能讓王立軍直接向北京打電話尋求幫助。

《紐約時報》援引美國官員的話指出，王立軍在領事館待了36小時後，北京派出的官員護送王立軍通過領館外的警戒線（local security cordon）。一名美國政府資深官員表示，“（我們）沒有把王立軍丟出去不管”（“He was not tossed out”）。

一位美國國會人士稱，“王立軍事件”堪比一部《諜影重重》（Bourne Supremacy）情節。

5月28日，美國《新聞週刊》刊登駱家輝專訪。關於王立軍案，駱家輝說王立軍揭發薄熙來及其妻谷開來的黑幕“非常吸引人，讓人跌破眼鏡，出乎意料”，談起這段驚悚間諜動作片，駱家輝接連說了兩次“我的天”（OH, MY GOD）！

駱家輝向《新聞週刊》說，2月6日下午，他當時在北京大使館外開會，突然在自己的黑莓手機上收到一封加密的電郵。“請速回到大使館的安全通訊區域”。駱家輝急速趕回大使館，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美中外交風暴之中。駱被告知王立軍進入美國總領事館尋求庇護，駱吃驚的得知，王立軍告訴美國官員說，由於擔心發生不測，希望能到美國。

報導說，王立軍這位重慶的打黑英雄向美國人訴說著極具吸引力的故事。王說，曾是他政治盟友的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準備要幹掉他，因為他知道太多英國商人海伍德如何被毒死、謀殺的內幕。

駱家輝向《新聞週刊》說：“一切真是非常吸引人，讓人跌破眼鏡，出乎意料。我的第一反應是我的天，真是我的天啊！”

王立軍爆料：薄熙來、周永康“謀反”

早在2月14日，《華盛頓時報》資深撰稿人比爾·戈茨（BillGertz）在保守派網站“美國自由燈塔”上，撰文批評美國政府對王立軍的“叛逃”處理不當。最為醒目的是，戈茨在這篇題為“眾議院調查被搞糟的王立軍投誠案（HouseProbesBotchedDefectioninChina）”的報導中，首次披露了王立軍在使館停留一夜的詳細情況。這是美國方面首次有媒體透露出，王立軍在使館都做了些什麼。

據戈茨的文章，2月6日那天發生的情況是：王立軍“偽裝”（wearingadisguise）離開其重慶住宅，開車到了成都，快到總領館時，他給裡面打電話，要求會面，領館就放他進去。

大約在晚上10點，王立軍進入領館並停留一夜。

戈茨的報道說：“據一位瞭解情況的美國官員說，王立軍反映的情況，涉及到他的上司薄熙來的腐敗，還有同黑社會勾結的問題，其中包括薄熙來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之間的事情，還談到了中國警方鎮壓異議人士的問題。”

這是美國媒體首次提到王立軍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裡談及“鎮壓異議人士”的報道。

駱家輝同意政治庇護的建議被否決後，他就同北京的中國高官聯繫，中方同意，國安部派出人員到成都護送王立軍進

北京，而不是逮捕他或讓重慶警方控制他。奉中央之命前去接王立軍進京的，是國安部副部長邱進。

戈茨的文章還披露，國安部高級官員同王立軍走出總領事館時，同守候在外面的重慶高官發生了激烈的爭吵（heated argument），重慶官員希望能把王立軍交給他們。但最後是，王立軍還是跟著這位國安部官員去了北京。

文章還指出，王立軍跑進美國領事館，為美國提供不少“意外”而很有價值的情報，因為，美國情報部門對中國高層的政治運作瞭解非常有限。而據美國情報界官員透露，對習近平接班的最大威脅是周永康，而周被認為是地位最高的中共強硬派代表。周永康可能會篡奪習近平的職位，阻止習近平順利接任胡錦濤的職務。

這位官員說：“周是主管中國政法系統的最高官員，時刻做好準備，並有大量支持者。中國人（王立軍）提供的訊息是，如果習近平（訪美時）對美國人表現過於軟弱，向美國人屈膝，這就給了周永康機會。”

文章發表時，習近平正在美國訪問。

文章說，在美方情報界，分析亞洲事務情報的官員與直接搜集中國情報的官員，對中共高層的內鬥與分裂問題，存在嚴重的分歧。

以全國情報總監辦公室官員 Paul Heer 為首的一些情報分析專家認為，中共高層不存在嚴重內鬥，習近平將平安無事地接班。但其他直接搜集中國情報的官員認為，中共高層確實發生分裂。高層內鬥的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可能在未來數月內發動政變，使激烈反美和信奉共產教條的人上台掌權。

北京官場消息人士表示，中南海對美國在習近平訪美敏感時刻，透過這種非官方方式，放出“薄熙來和周永康秘密



美國會共和黨眾議員羅爾巴克爾在國會聽證會上。

計劃阻止習近平接班”這樣一條直接關係習近平前程的信息，非常震驚，認為這是奧巴馬政府精心的安排。這不僅表達出美國已通過王立軍掌握了中共最高層權力內鬥要點和核心資料，還正謹慎介入中南海內鬥。

2月24日，駱家輝和美國卡爾頓學院歷史學教授哈利·威廉姆斯與多位中國博主舉行座談會時也指出，王立軍是以其重慶市副市長的身份進入的，與（領事館人員）有過會面，並且在美國領事館滯留了超過24小時。

駱家輝說，他的離開確實是按照他自己的時間安排，按他自己的意願，按他自己的選擇。“我可以告訴各位的是，這並沒有阻礙和影響習近平副主席當時即將訪美。美國政府就這個事件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從程序和法規的。除此之外，在這次特殊事件的處理上，我將不評論任何發生在領事館內部的外交事宜，”他說。

但駱家輝、美國國務院乃至總統奧巴馬還是受到指責。

2月13日，美國眾議院外委會監督和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眾議員羅爾巴克爾（Dana Rohrabacher），批評美國政府處理王立軍事件的手法。他說，這顯示當局“要麼對北京政權性質一無所知，要麼就是在搞兩面派”。他要求對成都領事館處理王立軍事件是否有不當之處，舉行聽證會進行調查。

羅爾巴克爾說，“有人想幫助美國，但最後卻不得好報。

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好幾次了。”他指的是不久前巴基斯坦發生的迫害醫生事件。那位醫生因幫助美國鎖定本·拉登的藏身之處並將其擊斃而受到當局迫害。

繼羅爾巴克爾提出要調查行政當局處理王立軍案的方式之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絲·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也正式給國務卿希拉里發函，要求政府方面儘快向外委會提交報告，詳細說明王立軍在2月6日進入總領館後發生的一切。

雷提南在信函中要求國務院在一星期內提交報告，把當時總領館、美國駐華大使館、還有華盛頓美國國務院之間往來的所有電報、備忘錄、正式和非正式電郵、還有其他通訊內容都呈交到美國國會，並質問希拉里，“美國方面為了國家利益和王先生的個人安全，又採取了哪些行動和措施？”

2月15日，雷提南發表聲明，再度談到王立軍一案。她說：中國未來領導人習近平正在美國訪問，我非常失望地看到有報道說，美國把要求避難的中國高官王立軍給交了出去。行政部門作出這個決定，是想在習近平訪美之際，不給中國惹麻煩添亂。她說：“我已經要求國務院把王立軍要求投誠的全部材料、關於他目前狀況和下落的全部材料都報送上來。”

聯邦眾議員沃爾夫（Frank Wolf）支持雷提南對國務院處理王立軍事件展開調查的提議。

沃爾夫說：奧巴馬政府在幫助投誠人士和其他要求美國政府幫助的人這一方面，一直紀錄不佳（apoorrecord）。“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本屆政府不想要這些投誠人士。他們不想做讓中國政府感到麻煩的任何事情。”

一名熟悉中國事務的美國官員也對戈茨說，王立軍投奔案被搞糟，不僅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有責任，白宮和國務院有關官員也有責任，他們因害怕得罪中國當局，而不願意給予王立軍庇護。

但也有評論指美國官方的低調和有些議員的高調純屬是“得了便宜賣乖”。

重慶女企業家方念平女士認為，王立軍長期在公安系統工作，因此掌握著美國感興趣的有價值的東西：

一，黨制度下，黨的委員會、政府與政法、公安、司法系統的具體關係。

二，政法、公安、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基本架構、職能。

三，涉外警務的佈局與任務。

四，政法系統特別行動力量的調度使用。

五，公安、政法插手對反對者的工作，如民族分裂分子、思想異端者、自由知識分子、准民主人士、群體事件策劃者等。

六，有關高層在海外的關係網絡。

而這些材料無疑是美國方面非常感興趣的。

領館外國安和渝警武裝對峙的內幕

儘管王立軍“闖館”的細節還有不同說法，但從整個事件的後續發展上不難得出，王立軍出走美領館並滯留一天是“明智之舉”。這樣做既可以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派人到成都把他接走，免自己落入重慶市地方官員之手而身遭不測，還能確保檢舉薄熙來的材料不落入對自己不利的人手裡。同時，把事情“政治化”、“國際化”，既可以更容易的把薄熙來拖下水，還為自己未來得到公正審判做鋪墊，更可以確保自己的一些聲音可以經由美方保存並在自己“被消失”後傳達出。

大陸網民也多認同如上分析。

新浪網民@賀承軍說：王立軍借助美領館，是絕對明智的。走內部正常程序，早就被黑手滅了。

@甘元春律師：王進入領事館，並非尋求政治避難，是

為防平西王使其被消失，引發外交糾紛，迫中央介入。其已向來接人的國 AN 部（請再確認），提供自離渝至離開領館的全程錄音，擬證明未叛國。

@ 劉智慧微博：王立軍不愧為公安戰線上的優秀人才，不但在打擊犯罪方面成績卓越，面臨迫害的情況下，準備相當充分。目前他已經向國家安全部門提供了進美國領事館的全程錄音資料，以此證明自己的無奈和無過。

實際上，這一招也奏效了。在北京的強力干預下，重慶警方只好罷手，王立軍被帶往北京，至少人身上確保了安全，既可以把重要資料留給美方以作為日後解救自己的籌碼，也成功地把薄熙來拉下馬。

這一奇招出乎薄熙來的意料。他在“兩會”重慶媒體開放日答記者問上曾直言，完全沒有想到王立軍會出走美領館。

如果說美領館內發生的事情並沒有太多出現在新華社的通稿中的話，那王立軍在美領館內時領館外發生的戲劇性場面更是被有意抹掉了。

紅牆內的知情者對明鏡新聞網說：

當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通知北京王立軍在成都美領館後，相信是政法委和外交部的人把這一消息泄露給了薄熙來，薄熙來隨即派重慶市長黃奇帆帶著 70 輛警車去成都，試圖以“清除恐怖襲擊炸彈”為名強行衝入美領館把王帶走。胡錦濤或者是周永康本人親自打電話給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要求他保證美領館的安全，隨即劉奇葆派出武警部隊和四川國安以防形勢惡化，情況一片混亂。當時，美領館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已經搭起防線，全副武裝且子彈上膛。黃奇帆先於北京方面的人到達重慶。黃奇帆向美領館提出進入領館和王立軍談話的要求，獲准後，黃進入美領館。他先是和王談了 30 分鐘，又和美國總領事談了 30 分鐘，但王立



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絲·雷提南。

軍拒絕跟黃奇帆回重慶。

當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等北京方面的人到達後，微博上很多傳言說周永康的特別信使也到達現場。如果這是真的，我們猜這位特別信使就是孔濤，我們的假定來自微博上被轉載的電子登機牌乘客信息記錄。登機牌信息顯示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王立軍本人，和其他六位（滑復粟，孔濤，李偉，石少宇，王藝宏，張振華），一起在2月8日成都飛北京的CA4113航班上。

邱進、滑復粟等五人都是國安的人，孔濤的信息可以在網上找到，他是北京亞洲大酒店的總經理。這個酒店是國安部的，該酒店以款待國安官員在圈子中著稱。

如果不是作為周永康的特殊信使，作為一個國安酒店的總經理，孔濤沒有理由在接王立軍的人中。我們在北京進一步的調查顯示，關於孔濤的謠言很多，據信他是周永康的繼子。據信在過去數年來的關係經營中，他一直充當著薄熙來和周永康、王立軍和周永康之間的中間聯絡人。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假設，在王立軍同意出來前，孔濤和邱進都通過電話向王立軍傳達了周永康的信息，向他保證會保護他的人身安全，並承諾對他的事給一個公平的調查。王出來後，在薄熙來的命令下，黃奇帆和重慶警方的人試圖阻止國安的人帶走王立軍，他們想劫持王立軍回重慶。

黃奇帆告訴邱進，重慶市委決定把王帶回重慶。黃奇帆和邱進先是激烈爭吵，進而保持一段距離互相不理睬對方。當時，重慶的警察、成都的武警和北京的國安人員都荷槍實彈，等著最後的攤牌。周永康不得不親自打電話給薄熙來，傳達胡錦濤要重慶方面撤離的命令。實際上，當時薄熙來也在成都，但躲在幕後。他和孔濤們碰過面並討論過解決辦法。第二天，孔濤和邱進、王立軍搭乘同一航班一道從成都飛回北京。也相信這位“信使”幾天後又秘密到了雲南昆明和薄熙來會面並向其傳遞信息（當時薄熙來正在昆明考察）。這位秘密信使的存在在微博上被廣泛傳播。北京的傳言稱，孔薄兩人的談話包括最小化這次事件的影響和盡最大可能保全黨的顏面的幾個應對方案。方案可能包括：宣稱王立軍有精神問題，偽造醫院報告——實際上他們也這麼做了並貼到互聯網上。但充滿諷刺意味的是，王立軍實際上是這家軍隊醫院的客座教授，如果他精神有問題，他怎麼能成為教授呢？（有軍隊背景的院方也不能接受這盆髒水潑到自己身上），隨即微博上傳出該醫院方面的人否認這份病歷、並指出該病歷是偽造的消息。

瞭解事件過程的成都知情人士也證實：王立軍進入美領館後，薄熙來親自趕赴成都，指揮包圍美國領事館，但薄熙來本人沒露面，而是讓黃奇帆公開活動。在四川武警和國安到場後，仍下令重慶警察不得撤退。期間，黃奇帆請求並獲准進入美國領事館，在領館內，黃奇帆和美國總領事以及王立軍談話近一小時，但王立軍堅決拒絕跟黃奇帆回重慶，王立軍清楚地表明，薄熙來會用各種方式暗殺他，無論黃奇帆還是任何人的承諾都沒有用。

國安部副部長邱進到現場後，也和王立軍談話，並轉達北京的承諾：保證王立軍的安全和進行公正的調查，之後，王

立軍才自願出來。

王立軍出來後，薄熙來繼續命令黃奇帆攔截他們。在領館前，邱進和黃奇帆在柵欄後美國軍人的注視下激烈爭吵。最後，北京有人親自打電話給薄熙來，薄熙來沒辦法只好告訴黃奇帆撤退。

王立軍和國安部的人一起飛往北京後，在2月8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記者向新聞發言人劉為民提出了有關王立軍的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張楠：還要問在成都領館外加強警戒的問題。您能證實確實是加強了警戒嗎？如果是加強了，那麼這是應美方要求採取的措施呢，還是中方主動所為？謝謝。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這個，我沒有其他的信息可以向您提供。

另有記者也提出為何成都美領館外加強警戒，以及王立軍目前人在何處等問題。劉為民同樣表示沒有消息可以提供。

不過黃奇帆後來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曾一度否認了七十輛警車包圍美領館和同國安方面爭吵的說法。

長期以來，薄熙來和黃奇帆“一主一僕”的形象根深蒂固，無論是王立軍出事前對和薄合作“如魚得水”的馬屁，還是王出事後，一直到“兩會”重慶開放日答記者問那天，他都一路緊跟薄熙來，兩人試圖攜手闖關的意味非常明顯。

2月28日，針對“70輛警車包圍美領館”的傳言，黃奇帆在接受港媒專訪時斥其乃是“子虛烏有、胡說八道”的八卦新聞。他稱事發後僅帶領政府秘書長等人赴美領館交涉，並成功勸說王立軍與其一起走出美領館，隨即將其轉國家安全系統調查，整個事件“很平和”。以下為黃奇帆接受採訪時披

露的王立軍事件詳情²⁶：

鳳凰網：如果你覺得不方便公開談，私下裡談可以嗎？

黃奇帆：私下裡也沒必要談，我只要談一條。你們微博上，網絡上把我八卦一下的這些，我可以跟你們說，就是你們說我帶了70輛警車去（成都），那是子虛烏有、胡說八道。

我作為一個市長，發現我的副市長到了領事館去，這件事發生以後，我理所當然地，作為市長，可以召見總領事，可以跟總領事碰頭，我也有權力通過總領事跟王立軍溝通。那麼，我當然，我知道了這個事情以後，我就過去，我是一輛車，帶了我的一個秘書長去的。去了以後，總領事在門口接了我，然後我們溝通，溝通了以後我就跟王立軍就有很具體的討論（兩三個小時）。

那麼，同時也說服他應該跟我出去，不要待在裡面。王立軍當然是，經過我們的溝通以後，說服了他，他願意跟我們出來。因為他這件事情已經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出來以後，我們國家安全系統的人員要去做一些調查研究，也理所當然。所以，這個過程是我們很平和的一個過程。

這是我義不容辭，是我的責任擔當，所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我的一個同事，到這裡面發生了什麼問題，我首先要去瞭解，同時我應該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他長期如果待在裡面不出來的話，這不僅是一個一般的思想矛盾的問題，而是一種政治問題，甚至是國際政治問題，會形成外交危機的問題。在這個角度上，我們儘快地請他出來那當然是應該的。那麼經過我們溝通，他願意和我們一起出來，就出來了。

至於外面說有那麼多警車，那上面的牌照是川警，四川的那很正常。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發生有人到領館裡去，要防止各種

26 鳳凰網

狀況的發生，不安全狀況的發生。有警力圍起來那是國家行為，理所當然。但是，這當然不是我會帶去 70 輛車，這是八卦消息。你們上面寫重慶什麼什麼，下面汽車拍出來的(車牌)全是“川……”，你說有點常識就知道，我們帶車沒帶車。這是一個八卦新聞。

兩會期間的重慶開放日上，黃奇帆還堅持說，他是和秘書長在 2 月 7 號下午開車去成都的，沒有帶一輛警車，連開道車也沒有。對於網上傳他帶 70 輛重慶警車包圍美國領事館的說法，他說，那是子虛烏有。

他接著說：“我們到了那邊要 4 個小時麼！在那邊的確本人和王立軍見了面討論了兩個小時。我也大體搞清了他的情況。也作了他的思想工作，他也願意和我們一起出來，所以後來說他逗留了 24 小時，自願出來，確實如此。沒有任何人強迫他，我也沒能力去強迫他。”

但黃奇帆這一說法已經被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正式否認。“當薄熙來知道王立軍進入美國使館後，加大了賭注，派出武裝安全部隊(armed security forces)包圍了位於成都的美國領事館。”駱家輝說。但王立軍不願向薄熙來投降，堅持要求他信任的人陪同他離開總領事館，並前往北京，好脫離薄熙來及其親信的魔掌。

還有消息稱，黃奇帆聲稱王立軍逃叛美領館後，薄熙來立即嚴令他必須即刻親赴成都，不惜任何代價將王立軍弄回重慶，必要時可以對美國總領館使用武力，一切責任由他薄熙來承擔。黃曾力勸薄不要如此，靜候中央指令，但薄一意孤行，他不得不敷衍性地去成都。

也有報導稱，黃奇帆後來向中央表示，他在很多問題上與薄熙來意見相反，而且，他對王立軍本人一直無好感；他還揭發說，王立軍出逃美領館之後，重慶市發佈的王立軍“休假

式治療”的微博信息，係薄熙來親自草擬並指示立即發佈的。黃奇帆還揭發說，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發生後，不止一次地要他放心，並對他表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對他保證，絕不會允許溫家寶藉“王立軍事件”整倒他。

北京消息人士還介紹說，黃奇帆在薄熙來倒台後的確說了很多事情，但主要都是替自己辯解，稱“自己只是市長，薄是書記，很多事情不得不聽一把手的，試圖躲過這一關。”

另有消息稱，2012年年初在重慶一次市委常委會議上，當時的市委書記薄熙來建議撤銷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市長黃奇帆提出質疑，結果被薄熙來攆出會議室。²⁷

該報引述瞭解重慶市政府內情的人士透露，今年4月中旬的一次高層會議上，黃奇帆公開說，“當時在重慶市委常委會上，他（薄熙來）建議免去王立軍的市公安局長職務之後，我提出一個問題：事前是否有必要徵得中央領導的同意？”

黃奇帆還說：“突然之間，他（薄）非常生氣，猛敲桌子，朝我大喊大叫，叫我馬上滾出去。我走出會議室，因此我就沒有參加決定把王立軍免職的表決。”黃奇帆在回憶此事時，一隻手還在發抖。

北京民間的政治學者陳子明表示，王立軍被撤職是整個薄熙來事件的轉折點，如果黃奇帆的話屬實，他顯然想以自己沒有支持薄熙來掩蓋謀殺案，來跟薄熙來作切割。

不過也有傳聞稱，這一切割薄熙來、黃奇帆關係的報導，可能是挺黃人士刻意爆料。

“黃奇帆是官場老手，見風使舵，轉向快，跟得上北京的思路，這或許能幫他一些，”知情者說。

說來黃奇帆也是個外來戶，在重慶官場蹉跎了多年，直到

27 2012年5月23日，南華早報

薄熙來主政，他才成了市委副書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和徐鳴，王立軍一起，成為薄的鐵三角成員（“文有徐鳴，武有王立軍，經濟有黃奇帆”）之一。

王立軍出走美領館到薄熙來被免職前這段時間，黃奇帆曾親赴領館處理善後並為此事周旋左右，也在薄熙來的授意下，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為薄熙來和自己洗脫責任。此時的黃奇帆儼然和薄熙來一條戰線上並肩戰鬥的戰友。

風雲突變，薄熙來被免職，進而雙停後，黃奇帆的命運就一直備受關注，不少人認為他受牽連“要出事”，幾乎是板上釘釘了。

就在外界都認為黃奇帆很可能為薄“陪葬”時，黃奇帆迅速轉向，表示堅決擁護中央“對王立軍事件的處理”，堅決和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張德江工作，維護重慶穩定，推進科學發展，並以市長身份頻頻出席各種各種會議，要求重慶各方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儼然已經與薄熙來劃清界限。

有政情觀察人士指出，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後，中央儘量減少因政治劇變給重慶帶來的創傷波及，維持甚至加大優惠措施發展當地經濟（包括當地經濟政策等），以平衡政局變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而黃奇帆是市長，畢竟名義上主管經濟，而目前中央對重慶經濟、民生方面的工作未有明顯負面評價，有些方面還給予了肯定。由此可看出，黃奇帆的抓經濟角色，可能會由於中央對重慶政治、經濟的分割而受益。

中共處理該類問題的思路應該是：在給地方政壇“動手術”時，儘量避免“創傷”過大。再加上吳邦國的庇護，黃奇帆落馬的可能性不大，最壞不過被貶至閒職，等待屆齡退休。

《明報》的文章更是預測，由於與薄熙來淵源並不算深，黃奇帆只要及時劃清界線，再加上吳邦國出手搭救，或能化

險為夷。

但這種評論太過樂觀，大大低估了黃奇帆涉薄熙來問題之深，兩人間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糾纏絕不簡單。一個事實是，黃奇帆原本 2 月中旬到美國的訪問也被取消，限制出境的意味明顯。而且王立軍的實名舉報中也有他。

紅牆內的知情者對黃奇帆急匆匆到成都美領館，有全新的解釋——

因為薄熙來命令他這麼做，他不得不這麼做。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王立軍的實名舉報中，王不僅僅舉報了薄熙來和他的妻子谷開來，也舉報了黃奇帆。黃涉嫌以諮詢費的名義、輸送給谷開來重慶大量的重要項目，還包括對重慶巨大的海外投資項目以諮詢服務費的名義給谷開來輸送了巨大的利益。薄熙來和黃奇帆現在結成聯盟，利用他們的行政資源，向九常委家人成員輸送利益。這包括重慶傳言甚廣的——薄熙來和黃奇帆把一個人民幣 50 億元的巨型投資合同，給了江澤民的孫子（江綿恆的兒子）江志成的公司。不過這種試圖買通江澤民支持的交易，最終並沒有達成。對薄熙來和黃奇帆的這種利益輸送的做法，現任九位常委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上當，可能一位常委例外。他的兒子去了重慶，在薄熙來的眼皮下做了一些生意。

有分析稱，黃奇帆問題嚴重，被拿下是遲早的問題，上面的考慮是，市委書記和市長一鍋端，可能太敏感，也不利於張德江開展工作。於是，採取了先穩住一個拿下一個，等穩住局面後，再拿掉黃。

不過一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央的意圖很明顯，待形勢穩定後，就會把黃調任另外一個閒職，來了此一生。可以肯定的是，曾經緊跟薄熙來的黃奇帆，不會再被重用了。”

給胡錦濤用了技術偵察手段？

新華社的通稿稱：

被告人王立軍濫用職權，未經批准或者偽造批准手續，先後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

通稿還具體指出：

2011年11月12日，經與谷開來等人商議，王立軍以尼爾·伍德涉嫌毒品犯罪為由，安排對其實施監控。

11月13日晚，谷開來、張曉軍（重慶市委辦公廳原工作人員、谷開來家中勤務人員，已判刑）在重慶市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將尼爾·伍德投毒殺害。當晚12時許，王立軍與谷開來通電話，得知其在酒店與尼爾·伍德見面、喝酒等情況。

11月14日中午，谷開來在自己住處當面向王立軍講述了其投毒殺害尼爾·伍德的具體經過，王立軍進行了秘密錄音。

谷開來在證詞中說：“11月14日中午，王立軍來到‘三號樓’（谷開來住處），當天見到王立軍以後，我詳細告訴了他13號晚上我去見尼爾及實施投毒的過程。他讓我不要再去想這件事，今後這事和我無關了，還讓我把案件的記憶抹去。我講我有點擔心，他講過一兩個星期就好了。”

公訴人當庭出示的錄音材料顯示：該音頻資料的對話人為王立軍和谷開來，其談話內容為谷開來將毒殺尼爾·伍德的詳細過程告知王立軍。

通稿中的“技術偵察”就是監聽和竊聽。早在4月份時，一出經西方主流媒體擴音放大的“竊聽風暴”就借助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席捲而至——

4月26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報導了除了海伍德案外，另外一個導致薄熙來倒台的致命誘因——他頻繁竊聽中共高層領導人，包括胡錦濤的電話內容。

為了保持對社會的控制，中共各級官員極力加強監視技術。對各地廣泛設立的監控網絡，一名匿名的中央級媒體官員透露：“中國各地都在努力加強維穩，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膽量監聽中央高官。”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如今，高官中的一些人把這種技術用到彼此的身上，回到了共產黨建政早期高層間互相搞陰謀的模式。而貴為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胡錦濤都被竊聽，顯示出這個一黨制的國家中領導人之間爾虞我詐的程度。

“這個社會醞釀著不信任和暴力，”研究共產中國過去半個世紀高層權鬥的著名歷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領導們知道，他們不得不小心背後，因為你從不知道誰將給你來一刀。”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十多個跟共產黨有聯繫的匿名消息來源證實這些竊聽事件及在重慶廣泛設立的竊聽計劃，但官方公佈的“雙停”原因有意省略了這一點，而把外界的注意力轉移到海伍德案上。

中共黨內人士指，薄熙來對中央領導搞竊聽，被視為“篡黨奪權”，被認為是向北京中央的直接挑戰，但竊聽事件若公開，將令中共面目無光，故對薄的公開指控未提及竊聽事件，“經濟問題和謀殺事件，已有足夠理由對薄熙來作處理”。

謀殺案成為醜聞的中心，是拿下薄熙來的無懈可擊的理由，也無疑能讓很多薄的支持者閉嘴。但黨內人士說，竊聽

被視為對中央權力的直接挑戰。它透露出薄在近乎瘋狂的攫取更高權力的路上到底走得多遠。

薄熙來對胡錦濤的“竊聽”，有如下幾種說法：

一是，重慶市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劉光磊與胡錦濤辦公室有熱線聯繫，此事被王立軍發現並長期監聽，但王的監聽又被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技術人員發現。劉光磊雖然在薄主政時期頗為低調，權力也基本被架空。

劉光磊於 1980 年代曾在當時主政貴州的胡錦濤手下做事，屬於胡的老部下，他和北京的胡辦高層有直接的熱線聯繫。根據重慶當地的消息，在胡辦協助下，劉光磊建立了一隻直接聽命北京的團隊，而因其政法委書記的身份，也能獲得體制中公檢法內部人士的效忠和配合，數年來，他向胡辦直接提供了重慶的動態，這也是胡始終拒絕到重慶亮相挺薄的直接原因。

根據公開信息，劉光磊是貴州出身的幹部，曾任威寧縣委書記、畢節地區農經委主任、黔東南州委書記，2005 年昇任貴州省委常委兼公安廳長，而 1980 年代，胡錦濤曾主政貴州多年，頗有根基。

2006 年底，十七大前，劉光磊調任重慶，出任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長。劉光磊與汪洋共事一年後，迎來了新上司薄熙來。

薄履新未幾，就從遼寧調來了王立軍，任公安局黨委書記兼副局長，開始打黑運動，此後，劉光磊的公安局長職務交給了王立軍，只保留了市委常委和政法委書記之職。

另外一種說法是，2011 年 8 月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在重慶調研時被竊聽。

紐約時報的此篇報道指出，至少十多名中共黨內不願具名人士證實，重慶當局曾對到訪當地的高層搞電話竊聽，其中 2011 年 8 月中紀委副書記兼國家監察部長馬馼到當地考察工

作時，入住重慶接待中央領導的國賓館，並以保密的專線電話與北京胡錦濤通話。這通電話在薄熙來的授意下，被王立軍的技偵團隊監聽。北京的技術專家發現了重慶的這一“竊聽”行為。雖然馬、胡通話未必涉機密，但令中南海十分震驚。不過並不清楚北京方面當初為何沒有立即對薄熙來採取行動。

據來自媒體、學術界和軍中的中共高層官員消息，薄的竊聽行動始於數年之前，是作為國家財政撥款建立監視系統的一部分，表面上是為了打擊犯罪和保持政治穩定。而這個監視系統的“工程師”就是王立軍。

據官方媒體官員說，多年前王在遼寧省工作期間就追隨薄。兩人共同安裝“涵蓋互聯網通訊的綜合竊聽系統”。他們用的網絡安全專家中包括被稱為中共國家防火牆“網絡長城”之父的北方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方最近曾為重慶的一個新的警察信息中心提供諮詢服務，而王立軍 2011 年成為北郵的訪問教授。

重慶“打黑”中的受害者也表示，警方在極大的範圍中竊聽了他們內部的通訊。

被王立軍定性為涉黑的重慶富商李俊，在逃離中國後說：“在電話中，我們不敢談薄熙來和王立軍”，為了逃避監聽，他們用手寫來交流，拿出他們手機的電池，並囤積大量未經註冊的 SIM 卡。不過儘管他們如此謹慎，最終仍未能逃出王立軍和薄熙來的打擊，對其中一些人的抓捕，顯示重慶警方竊聽了他們的通訊。

一名與中共高層有聯繫的政治分析人士說，薄熙來幾乎竊聽了所有訪問過重慶的高官的通訊，甚至連被視為自己同盟的周永康也不放過。這名分析人士說：“薄希望非常清楚地知道高層對他的態度”。

不過從 2011 年開始，薄、王發覺中央紀委對他們加強了

調查，這名分析人士說在 2012 年年初，中央在重慶派駐了 4 個獨立的調查組，其中兩個為不公開的調查組。隨著調查的收緊，“薄希望把責任歸給王立軍，而王一開始也不敢說是薄熙來指使他的，”知情者說。

在王立軍逃亡美領館之前，曾兩次向調查組舉報，一次是匿名的，另外一次是以自己的名義。兩次舉報都是關於薄“反對中央”，其中包括薄熙來命令對中央官員的竊聽。

一位黨內學人對紐約時報說，薄熙來後來得知了這些指控，他在被撤職之前對該人士說，認為自己能躲過王的指控。

重慶一位知情者還說，薄熙來為自己和王立軍竊聽胡錦濤與馬馥通話的行為辯護，聲稱只是一場意外。

不過也有大陸方面的信息經由香港中通社對外“闢謠”稱，所謂“竊聽”事件並不存在，完全是子虛烏有。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內部對自己人搞“竊聽”也是有歷史的，從當年楊尚昆“竊聽”毛主席，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海南省委書記和省長互相搞竊聽，以此間諜手段打擊政敵、維持政權穩定，早已不是秘密。

早年中紀委調查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時，也曾遭遇竊聽。

2006 年 6 月，北京派出專案組查處上海社保基金案，專案組入住市政府下屬的五星級酒店衡山賓館，但未幾調查人員就發現賓館房內安裝有竊聽器，專案組於是搬到臨近的馬勒別墅，對別墅進行“反監聽”檢查後，再由中央專門調派一個排的武警負責安全保衛。

近年來，中共各級機構越來越多使用監聽、監視、秘密跟蹤等間諜手段，對付異見人士、貪官甚至普通公民，並將用技術手段獲得的證據，作為呈堂證供。國家藥監局前副局長張敬禮，就是在京城夜總會“天上人間”與三陪女鬼混時，被紀檢部門偷拍，呈堂播放。間諜手段被執政者濫用，早已引

起各界不滿，近年有全國人大代表提議，要限制和規範執法部門，使用間諜技術手段取證，但明顯沒能遏制住這股勢頭。

另據法廣報導，王立軍案中監聽被列為機密，不公開審理，而王立軍案中許多情節與監聽有關，從監聽中紀委副書記馬馭，再到各位到重慶高幹的高官，王立軍的監聽之耳無所不在。

資深媒體人楊海鵬認為，王立軍本人作為刑偵專家，本有強烈的窺視癖，因此在大量進口設備安裝調試完成後，拿一些敏感人物試試身手，也就不奇怪。且此人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除監視主人要求的目標外，自己做一些涉及私人安全的活計，也就毫不奇怪。

例如，王立軍雖任公安局長，但對名義上的領導政法書記劉光磊甚為不滿，亟欲取而代之，遂命王智領銜專案組監聽劉的來往電話。到重慶後一直隱身於專案組的王，曾冒充中紀委人員拘禁重慶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刑訊逼供以整劉材料。若非已事發，王立軍已將矛頭對準另一副局長唐建華，以及原重慶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等。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立軍的這些安排，也確保了他不會在高層的權衡中被滅口和犧牲。其步步為營以求自保，體現了他作為刑偵專家的職業素養。當然，就整個故事來看，王立軍的作為，揭開中國政治家族最陰暗的一面：他們對法律和正義完全沒有信心。

這一故事中，高級政客在這一錯綜複雜的鬥爭中，完全不考慮訴諸法律，而是直接的暴力與權力，而被打壓者王立軍則選擇了監聽和“叛逃”，而非舉報和公開，更說明了他對中國當下的司法和政治制度並無信心，種種細節，令人扼腕和深思。

王立軍也曾經聯繫過英領館

王立軍出走美領館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幾經盤衡後的“既定計劃”。

知情者對明鏡新聞網說，早在去成都美領館前一個月，王立軍就聯繫過德國和英國的總領事館，表示要向他們提供一些情況。但這兩國領館方面認為王要反映的情況多屬於中國官場的內鬥，他們也不清楚怎麼處理，就沒有同意，最後不了了之了。

英國政府消息人士也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 證實，王立軍在進入美國駐成都領館尋求庇護前，曾經安排到英國在重慶領館與英國官員見面。但王立軍並沒有赴約。幾小時後，他進入了美領館。²⁸

知情者說：“這件事就是一個‘諜中諜’、‘無間道’，具有多重複雜性，王立軍被背後幾股政治勢力所利用，他自己也遊走在其間觀察、比較、判斷、選擇……”

王立軍事件是“孤立事件”這一定性是胡錦濤親口說的。不過後來有說稱，這是胡錦濤先穩住薄熙來的一步棋。²⁹ 果不其然，這一定性之初，處在風頭浪尖之上的薄熙來好像還事不關己，於2月8日至9日，率領重慶市黨政代表團在雲南交流考察。雲南方面也像對待大人物一樣接待，省委書記秦光榮，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李紀恒，省委副書記仇和陪同考察。

鏡頭前，他又是在滇池開心餵鳥、又是饒有興致參觀駐滇某集團軍軍史陳列室，一副閑庭信步的樣子——這瀟灑不是裝出來的，當天他接到胡錦濤的電話，知道中央對王立軍按照“孤立事件”處理，所以心裡有底了。

9日黃奇帆被召到北京向胡錦濤彙報，已經瞭解了谷開來毒殺海伍德的真相，此後的一些“主僕”動作都是演習，靜候

28 2012年3月28日，英國廣播公司BBC

29 2012年6月30日，德國之聲，“六月香港旺陽”，作者：高瑜

中央出手，並負有穩定西南的重任。

據稱，周永康執行中央“棄薄”計劃，向薄熙來交底離開重慶，“擔任全國政協第二副主席”。

薄熙來率重慶代表團參加兩會，成為所有傳媒的聚焦點。8日上午，薄熙來缺席全體大會，據說是國安向他核實王立軍的交待。下午周永康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薄熙來奉陪。兩人滿面笑容，為重慶穩定唱讚歌。

9日上午重慶代表團開放日，薄熙來首次公開回答王立軍事件，承認用人不察，要總結反思。大談五個重慶。回答記者提問，“胡錦濤總書記一定會去重慶。”現在看來“施壓”一說是誤會，薄熙來已經準備好告別重慶，來北京做“政協第二副主席”了，胡何時去重慶，迎接的當是別人，與他無關了。近12點薄熙來離開會場，15分鐘之後回來，臉色不好，無人提問，他主動做了一段為兒子、為妻子、為自己辯駁的感情激越的發言，極富挑戰性。據悉薄熙來離開會場，是接谷開來的電話，谷開來告訴他馬上要被帶走，接受審查，要求給他打一個電話，被允許。薄熙來頓時有上當的感覺，感到被愚弄。

不過也有說法稱，接的電話的確是谷開來打來的，但此時她還不知道天機已洩，要求薄熙來利用這個機會為家人“正名”。

但不管怎樣，“兩會”要求薄熙來做的最後一件事，是配合人大閉幕。周永康、黃奇帆的任務，都已經完成。

知情者還指出，薄熙來的雲南行掩蓋了極其重要的一件事——和中央高層赴雲南的特派員就王立軍事件秘密會談、討價還價。

為何選擇在雲南？“是因為，現在這件事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全國矚目。薄熙來本來是要去北京的，但中央認為此時此刻來北京太敏感、太招人眼目，而中央高層的特派員來重

慶也很敏感，於是決定在雲南秘密協商王立軍事，”知情者說：

最高層認為，現在，已經是不是打黑唱紅能不能繼續下去這個層面的問題了。十八大召開敏感年，事情又發生在“王儲”習近平訪美前夕。最高層認為，如果事件後續控制不好，十八大能不能召開都是個大問題。所以，一定要穩住大局，不能把十八大毀掉。現在，黨內高層一致認為，一定要把王立軍事件的影響控制到最小，一定要有保黨方案。包括劉少奇之子、解放軍上將劉源在內的一批太子黨也和胡、習等常委交換過看法。

而王立軍 2012 年 2 月 7 日被中國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等人帶到北京後，當即被安排在一處位於北京玉泉路附近的高級寓所內接受調查。³⁰

他對國安部調查組和盤托出了去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初衷和目的，以及滯留期間與美國領事官員的全部談話內容，並交代了自己曾委託美國領事館保護事先製作好的一份光盤證據。國安部調查組由國安部和解放軍總參二部的高級情報人員組成。但由於存有戒心，他對中紀委調查組則守口如瓶。

這些消息均未能獲得官方證實。不過，知情者對明鏡新聞網說：

最高層已經決定，由國安部（向政法委報告）負責對王立軍叛逃美領館的調查，由中紀委對薄熙來展開調查。

以上信息，部分得到官方證實。2012 年“兩會”期間，3 月 3 日中紀委副書記馬馼在政協開幕第一天的話表示：還沒

30 2012年3月20日，博訊網

有收到關於王立軍案“官方通知”，“王立軍案不是由中紀委處理”。³¹

該報當天的報道還援引一則傳言稱，王立軍自己要求國家安全部調查，因為薄熙來與中紀委的關係很近，王立軍擔心薄的人已經滲透到中紀委。

博訊網引述知情者報道說，王立軍對國安部和總參二部的調查人員非常配合，並表現出完全充分的信任，願意交代自己在美國領事館期間所發生的一切；而調查組的高級官員們在調查這起對於他們來說非常敏感的涉外事件過程中，也對王立軍個人表現出非常客氣和尊重，以及極端耐心，因為“王立軍畢竟是中國警界樹立起的一級英模，本身具有很多傳奇色彩”。然而，當2月11日中紀委的一個調查組要王立軍交代問題時，王立軍不但守口如瓶，隻字不談，還表現出相當反感。該調查組人員做了很多工作都無濟於事。最後，王立軍對中紀委的調查人員說，他只接受國安部的調查，因為他們能遵守原則並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而中紀委卻做不到。

報導說，王立軍對中紀委內部派系瞭如指掌。他知道在中紀委書記賀國強身邊，有很多高官一直為薄熙來服務，中紀委針對重慶的任何風吹草動，薄熙來都能在第一時間掌握。而在1月5日前，來自中紀委的任何消息，王立軍本人也能完全分享。王立軍之所以選擇在中紀委調查組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為了不讓薄熙來知道，他究竟掌握了多少有關薄熙來的致命證據而提前準備。

報導引述另一據稱來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說，王立軍在接受國安部和總參二部的聯合調查過程中，心情顯得較輕鬆，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31 2012年3月4日，《南華早報》

有消息稱，調查期間，他給家人打電話的要求也被批准。但這一消息沒有得到其他獨立信息的證實，也和博訊網的相關報道有衝突。

博訊網曾援引知情人士報道稱，重慶市政府公開發佈王立軍因為精神高度緊張需要進行“休假式治療”的消息後，王立軍的妻子肖素麗、弟弟王立輝為瞭解事件真相，特地到重慶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求證有關王立軍的真實消息，但被告知事情正在核實與調查當中，無法告知詳情。他們想當面向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求證，也被委婉拒絕。

據悉，王立軍的弟弟王立輝是遼寧鐵嶺鐵煤集團運輸部武裝保衛處的處長，為了獲得哥哥王立軍的真實消息，特地從遼寧鐵嶺第一時間趕到重慶，與嫂子肖素麗一起，為王立軍事件到處奔波。他們在重慶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消息後，立即趕到北京，在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均未得到有關王立軍的任何消息。在公安部的接待室，他們得到的答覆是不知情；而在國家安全部，他們得到的回覆是“無可奉告”。

附錄一：在法律的天平上——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情始末

新華社 9 月 19 日報道，9 月 17 日至 18 日，王立軍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依法開庭審理。

法庭上，檢察機關出示了有關證據，王立軍自行委託的兩位律師進行了辯護。法庭宣佈擇期宣判。

（一）

2012 年 2 月 6 日至 7 日，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事後，偵查機關依法對此進行調查。6 月 30 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告依法終止王立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2012 年 7 月 22 日，經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批准，王立軍因涉嫌叛逃罪由成都市國家安全局執行逮捕，8 月 2 日偵查終結後移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王立軍涉嫌徇私枉法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於 8 月 2 日移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王立軍涉嫌受賄、濫用職權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分別於 8 月 8 日、9 月 1 日移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9 月 5 日，成都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王立軍涉嫌犯罪提起公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9 月 17 日，王立軍涉嫌叛逃、濫用職權案因涉及國家秘密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9 月 18 日，王立軍涉嫌受賄、徇私枉法案依法公開開庭審理。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 3 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其中副院長鍾爾璞擔任審判長；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昕等 3 位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親屬、媒體記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部分群眾旁聽了公開庭審。

被告人王立軍，1959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市人。2007 年底，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與谷開來（已判刑）結識。後王立軍被調往重慶市，先後擔任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黨委書記、局長，副市長等職，一直與谷開來一家來往密切。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背查禁犯罪職責，徇私枉法，明知谷開來有故意殺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訴，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觸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被告人王立軍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領館，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九條之規定；被告人王立軍濫用職權，未經批准或者偽造批准手續，先後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被告人王立軍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05萬餘元，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本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法庭上，公訴人、辯護人分別訊（詢）問了被告人。公訴人通過多媒體展示了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視聽資料等證據，進行了舉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還就案件事實、證據及法律適用等問題進行了法庭辯論。

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在公訴意見中指出，被告人王立軍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嚴重，教訓令人警醒。作為公職人員，應當嚴以律己，清正廉潔；作為執法人員，更應堅守法律信仰；作為黨員領導幹部，必須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的觀念。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祇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王立軍在法庭最後陳述時表示：“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認罪、悔罪。”他說，我的行為是犯罪行為，希望通過審判挽回和消除在國際國內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同時

希望通過審判警示社會，讓更多人從我身上吸取教訓。面對培養關心我的組織、社會各界和親人，我要在這裏真誠地說，“對不起，真的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

（二）

王立軍私自進入美領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公安機關對其反映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公民尼爾·伍德的問題高度重視，成立復查組，依法復查並偵破了“11·15”案件。

王立軍的揭發檢舉，客觀上對偵破“11·15”案件起到重要作用，為何還要起訴他徇私枉法？王立軍和谷開來一家的矛盾是怎樣產生並逐步激化的？是什麼原因促使王立軍叛逃？

根據記者旁聽法庭公開審理情況、媒體通氣會和辦案機關介紹，王立軍案件的全過程和關鍵點逐漸明晰：

——徇私枉法。

谷開來及其子薄某某與尼爾·伍德因經濟利益發生矛盾，谷開來認為尼爾·伍德威脅到其子人身安全。

2011年11月12日，經與谷開來等人商議，王立軍以尼爾·伍德涉嫌毒品犯罪為由，安排對其實施監控。

11月13日晚，谷開來、張曉軍（重慶市委辦公廳原工作人員、谷開來家中勤務人員，已判刑）在重慶市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將尼爾·伍德投毒殺害。當晚12時許，王立軍與谷開來通電話，得知其在酒店與尼爾·伍德見面、喝酒等情況。

11月14日中午，谷開來在自己住處當面向王立軍講述了其投毒殺害尼爾·伍德的具體經過，王立軍進行了秘密錄音。

谷開來在證詞中說：“11月14日中午，王立軍來到‘三號樓’

(谷開來住處)，當天見到王立軍以後，我詳細告訴了他 13 號晚上我去見尼爾及實施投毒的過程。他讓我不要再去想這件事，今後這事和我無關了，還讓我把案件的記憶抹去。我講我有點擔心，他講過一兩個星期就好了。”

公訴人當庭出示的錄音材料顯示：該音頻資料的對話人為王立軍和谷開來，其談話內容為谷開來將毒殺尼爾·伍德的詳細過程告知王立軍。

11 月 15 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指派與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已判刑）負責該案的辦理，但沒有向郭維國等辦案人員告知其所掌握的谷開來涉嫌殺害尼爾·伍德並有錄音證據的事實。爾後，王立軍又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副局長黃某，要求其返回單位，不再負責該案辦理工作。王立軍在供述中稱：“當時自己的私心佔了主導，不想直面這個案件。”

11 月 16 日上午，郭維國、李陽（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總隊長，已判刑）、王鵬飛（重慶市公安局技術偵察總隊原總隊長、渝北區公安分局原局長，已判刑）、王智（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原常務副局長，已判刑）做出尼爾·伍德係酒後猝死的結論，王立軍未提出異議。

11 月 17 日，王立軍主動將郭維國等人現場提取的記錄谷開來到過現場的酒店監控錄像硬盤交給谷開來。谷開來在證言中說：“王立軍對我說這是南山麗景酒店的監控錄像硬盤，錄像顯示我去見過尼爾以後，再也沒有其他人去過。他的意思是為了保護我。”

11 月 18 日，尼爾·伍德屍體在當地火化。當晚，王立軍將該情況電話告知谷開來。張曉軍在證言中稱：“2011 年 11 月 18 日晚上，王立軍給我打電話讓谷開來來接，谷開來接過後說，王立軍來電話說了 8 個字‘化作青煙，駕鶴西去’。”

面對涉嫌故意殺人這樣的重案，王立軍知情後為何不僅不依法履職，反而故意包庇谷開來不受立案偵查？

王立軍在供述中稱：“到重慶以後，我就經常去谷開來家。我覺得谷開來對我挺不錯的。”我明知該案如果他殺成立，會是重大案件，但為了不得罪谷開來，我回避了這個案件。“說句實話，這個案件如果不是牽涉到谷開來，我肯定會安排多管齊下，早就把這個案件查清了。”

公訴人指出，一系列證據證實：王立軍明知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卻故意包庇，不去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矛盾產生。

雖然王立軍與谷開來關係密切，但並不意味著沒有矛盾。證據顯示，“11·15”案案發前，王立軍和谷開來就因為種種原因產生過矛盾。

2011年8月12日，谷開來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人在重慶市區但不想見他，就讓司機說自己在萬州，結果薄某某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了車禍，谷開來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11·15”案件發生後，谷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谷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不斷擴大產生不滿。

2011年12月14日，谷開來專門設宴，請參與“11·15”案件辦理、替自己掩蓋殺人行為的李陽、王鵬飛、王智等人吃飯。

王立軍在供述中稱，第二天，郭維國帶著王智和王鵬飛來到北京，我當著郭維國的面把王智和王鵬飛罵了一頓。我認為應該是我罵他們的話傳回了重慶。從去年12月14日以後，谷開來就跟我變臉了，接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沒有以前熱

情了，開始對我防備。郭維國、王鵬飛、王智證言也證實了上述情節。

2011 年 12 月底，王立軍身邊 4 名工作人員被非法審查。王立軍和谷開來的矛盾越來越大。

相關證人證言顯示，2012 年 1 月 28 日，王立軍向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谷開來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 日上午受到其怒斥，並被打耳光。當時在場的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這個矛盾就公開化了。”

矛盾激化後，王立軍當日即安排李陽等人重新調取證人證言，妥善保管尼爾·伍德心血等關鍵物證，重新整理谷開來涉嫌故意殺害尼爾·伍德的證據材料，並提供了其秘密錄音資料。後又將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陽等人轉移、保管。

王智在訊問筆錄中稱，1 月 29 日，王立軍把我和王鵬飛、李陽喊到他辦公室，讓我們把“11·15”案件重新整理卷宗。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製作了卷宗。王立軍讓我、王鵬飛和李陽分開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王智還說，我知道王立軍當時和谷開來“翻臉”了，不然王立軍也不會讓我們整理這些卷宗，他啟動這個案子應該有他個人的目的。

——私自出走。

2012 年 2 月 2 日，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工作分工被調整，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職務。2 月初，王立軍身邊另外 3 名工作人員又被非法審查。王立軍感到自身處境危險，遂產生叛逃的想法。

2 月 6 日，王立軍以洽談工作為由，藉故取消原定公務安排，於當日 14 時 31 分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重慶市有關部門證實，期間，重慶市委、市政府沒有任何公務活動安排需要副市長到成都開展工作，沒有任何公務活動需要副市長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進行外貿、外事接洽，也沒有安排包括王立軍在內的副市長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開展外事活動。

起訴書顯示，在美領館內，王立軍與美領館官員就環境保護、教育、科技等事項作了短暫交談後，即稱因查辦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請求美方提供庇護，並書寫了政治避難申請。

經重慶市和中央有關部門勸導，王立軍於 2 月 7 日 23 時 35 分自動離開美領館，願意接受調查。



徐明



網傳的徐明的私人飛機。

——揭露案情。

王立軍離開美領館後，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了谷開來涉嫌故意殺害尼爾·伍德的問題，提供了所整理的相關證據材料，還寫信給李陽要其向復查尼爾·伍德死亡案件的有關公安人員交出心血等關鍵物證。

公訴人指出，被告人王立軍整理的卷宗材料能夠證實，谷開來有故意

殺害尼爾·伍德的犯罪嫌疑。

王立軍自動出館後，公安部根據王立軍反映的情況，依法對尼爾·伍德死亡案復查。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谷開來、張曉軍作出有罪判決。

——牽出他罪。

王立軍案偵查過程中，有關方面陸續接到對其涉嫌濫用職權、受賄的反映和檢舉，偵查機關高度重視，經依法調查取證，掌握了相關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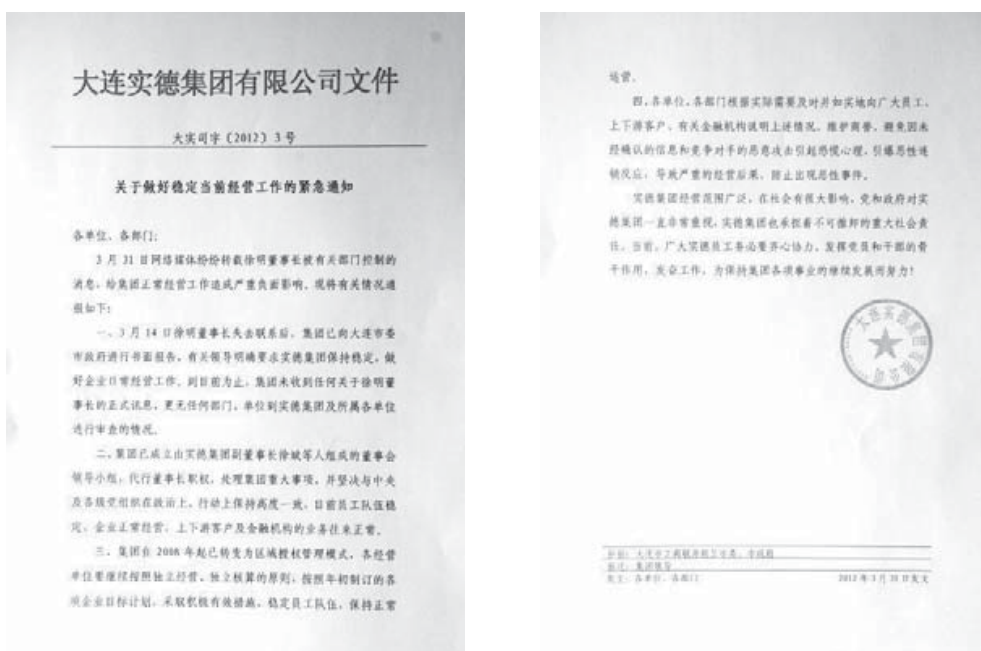
起訴書顯示，2010年以來，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反國家有關法律規定，未經批准或者偽造批准手續，先後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

記者在庭審現場瞭解到王立軍涉嫌受賄的主要事實：2009年4月，王立軍在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期間，其一直系親屬調北京某部門工作，因為沒有房子，收受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明出資人民幣285萬餘元在北京購置的兩套住房，並以其岳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事後，王立軍當面向徐明表達了感謝。同年7月，王立軍接受徐明的請託，指令重慶辦案部門將已羈押的潘某、王某、張某予以釋放。

2008年9月、2009年11月，王立軍在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局長期間，大連世源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於俊世先後兩次為其支付在重慶租住的別墅租金共計20萬元。2009年10月，王立軍接受於俊世請託，指令重慶辦案部門將已羈押的楊某某予以釋放。

——檢舉立功。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大連實德這份內部通知由新浪財經於4月1日15:54分發佈，後被刪除。

王立軍在接受調查期間，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

法庭上，辯護人為王立軍做了罪輕辯護，充分發表了辯護意見。辯護人提出，王立軍自動離開美領館，其叛逃行為應認定為犯罪中止，應減輕或免除處罰；王立軍在徇私枉法中有自首行為，不應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而應認定為“情節嚴重”，請法庭予以充分考慮。

公訴人指出，叛逃罪屬於行為犯，一經實施，就屬於既遂，被告人經過事先預謀，以洽談工作為由進入美領館，滯留館內並書寫政治避難申請，屬於犯罪既遂。王立軍犯叛逃罪後自動投案，並如實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實，屬自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告人王立軍身為公安局局長，對故意殺人重罪不履行查處的職責，在徇私枉法犯罪中起了決定性

的作用，犯罪應屬情節特別嚴重。王立軍後來要求重慶市公安局有關人員對谷開來涉嫌殺人案重建檔案、調查補證、保留物證；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的問題，並提供有關證據材料，積極協助復查，為公安機關偵破該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對徇私枉法罪酌情從輕處罰。王立軍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依法可以減輕處罰。

（三）

王立軍案舉世關注。從偵查、起訴到開庭審理，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案。

在偵查階段，四川省成都市國家安全局、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檢察院和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分別製定了周密的偵查訊（詢）問方案，調查了相關當事人和大量知情者，掌握核實了大量證據，並依法告知王立軍有權委託律師。

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收集、形成的證據等全部案件材料及時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審查，多次提出補充偵查意見，並及時向犯罪嫌疑人送達了權利義務告知書，依法告知其有權委託辯護人。王立軍自行委託的律師依法查閱、摘抄、複製了案卷材料。

案件提起公訴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向被告人及時送達了起訴書副本，依法對開庭時間、地點予以公告，並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分別送達了開庭傳票和出庭通知，依法告知了相關訴訟權利，依法保障了辯護人查閱、摘抄、複製案卷材料和會見被告人等權利。

庭審前，王立軍的辯護律師 15 次會見了被告人。王立軍的辯護人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瀋陽分所律師王蘊彩當庭表示，開庭前我們多次會見了被告人，查閱了案卷。

參加旁聽的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辜明安表示，庭審中，控辯雙方充分舉證質證，法庭認真聽取了檢方的公訴意見和辯方的辯護意見，充分體現了控辯平等的司法理念，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來自成都市成華區桃源社區的居民吳群芳在庭審後說，通過庭審，我們瞭解了王立軍案件的來龍去脈。相信法律的天平是公平的，我們期待人民法院的公正判決。

【第四章】

王局長曾經在重慶“一手遮天”

這些年來，尤其是王立軍2008年6月赴任重慶後掀起的“打黑”風暴，讓他聲名鵲起，贏得前所未有的榮譽。當然，調任重慶前後不過三年時間，王立軍就從副局級官員，一路快速高升至副部級，達到了個人輝煌的頂點。

在王立軍的帶領下，重慶警方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打掉了黑惡團夥近300個，抓獲約3000名涉黑嫌犯；曾在當地呼風喚雨的陳明亮、龔鋼模、黎強、王天倫等“黑老大”紛紛落網；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公安局原副局長彭長健等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被關進大牢。

他被網民和官方媒體盛贊為“打黑英雄”、“公安楷模”。其鐵漢和正義形象早已在衆多百姓和網民心中定格。

關於他“打黑”的種種真的、假的“傳奇”經歷，在網上網下被人們所樂道。比如說，早在東北期間，王立軍因“打黑”太狠，有黑社會出價人民幣500萬元買其人頭；爲了保護家人免受黑社會份子報復，其家人成員不得不在異地生活上學等。

但必須指出的是，王立軍一直也是個充滿矛盾和備受爭議的人。從東北到重慶，他的一些工作方式時不時受到同僚和外界的非議。他本人也始終處於輿論的聚焦或漩渦下。

在東北時，他就曾被同僚排擠、誣告，多次接受調查，甚至當過 18 個月的被告。來重慶後，打黑固然取得了很多實效，但同時也給當地的經濟、司法等領域帶來“高壓”和“肅殺”氛圍。由於權力過於集中，有重慶官方人士稱王立軍濫用司法，“一手遮天”，其“打黑”本質上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打”。

比如說，他主政重慶警界時所表現出的鐵面嚴厲和用人惟親的矛盾性就為同僚所微詞。

2009 年 7 月 27 日，重慶市彭水縣公安局一名治安民警攜帶私藏的獵槍去打獵，不慎走火造成他人死亡。此事被媒體爆出後，該縣公安局局長、治安大隊長等一系列負責人全部“下課”。

因警力緊張、“內鬼”眾多，重慶武警借調約 500 名警力到打黑專案組，協助抓捕和看押涉案嫌犯。

有媒體曾描述過王立軍主持公安局內部抓捕大會的情形³²：

會場武警全副武裝，“殺氣騰騰”。會上，點到誰就報誰的罪名：

“陳光明，女，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總隊長，犯有××罪，抓！”

“陳洪剛，男，重慶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長，犯有××罪，抓！”

在這次會議上，共有六七人被抓。“都是當場點名，當場

32 南方周末

抓人。”

為肅清文強等人的舊部，重塑警方形象，王立軍大張旗鼓進行內部改革。2010年3月初，重慶警方從副科到正處級幹部，幾乎全被就地免職，3528個崗位重新競聘。這場警界“大換血”驚動全國。

當地一名分局政委在給記者看年終破案考評的數據時說：“我知道你們以為是假的。但是我告訴你，這個數據絕對真實。因為王局長一旦發現造假，分局負責人立刻撤職。”³³

一位重慶警方人士透露：“他做事雷厲風行，而且態度強硬，是個不按規矩出牌的人。從他任職到現在，不少警察被停職、反省，甚至刑拘。”

王立軍上任後，重慶各（縣）局、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每週都得工作五天以上，每天工作14個小時，部分警員也常處在高強度的工作狀態中。警察受不了，家屬也受不了，一些警察因為各種原因離開了隊伍。

不僅如此，不注意個人形象也是王立軍看不慣的。在辦公室或者走廊使用移動電話，在飯堂吃飯時大聲喧嘩，走進局大門的時候挎包沒有提在手上而是掛在肩膀上，甚至看到王立軍沒有打招呼，都有可能被下派基層。

“他（王立軍）把警察管得太死太嚴，見了他像耗子見貓。這樣下去，對社會治安的長遠不利。”一名老警察張肅（化名）的話，代表了一部分警察的看法。

司馬當在“鮮為人知的‘二桿子’王立軍”一文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作者在去烏魯木齊的航班上，身邊坐了一位公務員模樣的人。閒聊之間，說起了王立軍事件。這位人士給作者講了些有關王立軍的小故事：

33 2012年3月，中國週刊

有一次王立軍主持召開重慶市公安幹警會議，講話時話筒出了故障，辦公室主任立即換上了一個新的。故障排除了，但王立軍很不滿意，他說你連話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障，怎麼還有資格當辦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書過來，讓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辦公室主任的職務，並保證在散會時把免去辦公室主任的文件發下去。

還有一次召開重慶公安系統高層會議，王立軍批評刑偵總隊的隊長，說以刑偵技術大樓名義建的樓房進度太慢，刑偵總隊隊長說沒有錢。王立軍說你多抓幾個老闆不就有錢了嗎？只要人弄進來了，還怕他不拿錢來嗎？批評過幾個部下之後，王立軍語氣一轉又說，你們都要感謝共產黨，要是在封建社會，我現在就可以把你們拉出去砍頭。

這位人士對作者說，“王立軍就是一個‘二桿子’，他不僅讓別人給他當槍使，他還很不幸地給別人當了槍使。”他還說，“請別問我身份，我只能告訴你，我所講的故事是絕對真實的，沒有一點兒誇張。”

但與此同時，王立軍從東北帶來的一大批嫡系紛紛獲得提拔，從市公安局刑偵經偵等關鍵位子，到區、縣和分局公安局核心位子，遍佈王立軍的“東北軍”。

王立軍接管重慶公安、政法等關鍵部門後，僅從遼寧等調來的就有 68 人被安排了重要職務，例如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不過有說法稱郭是谷開來調來重慶的），渝北公安分局局長王鵬飛，沙區公安分局常務副局長王智，涪陵區公安分局局長周京平，重慶市公安局刑事警察總隊總隊長李陽

等。³⁴

這不難讓人覺得王立軍的“鐵面”有其“有私”的一面。

另外，王立軍出事前，大陸媒體上盛讚王立軍文武雙全的報道比比皆是。

比如說，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王立軍表示，“對文化人有一種尊敬，我也特別崇尚文化”。報道說，王立軍在書法、美術、音樂等方面都有愛好，書法和畫畫尤為出色。有同行稱讚，王立軍的字寫得“很有美感”，並且在給別人遞上名片時，會很禮貌地掏出筆來在名片上寫上“贈某某”。2011年10月26日，王立軍的一幅書畫作品，出現在了內蒙古赤峰市國際會展中心舉辦的全國“百名將軍、百名部長、百名畫家書畫作品巡迴展”上。

在媒體的筆下，生活中的王立軍更是有著溫情細膩的一面。比如說：

王立軍曾在執勤時“撿”了一個小男孩，本來可以把孩子交給民政部門，可他放心不下，將孩子帶在身邊，並親自掏腰包送孩子上學。孩子親切地叫他“二爸”，直到三個月後家人來認領也不願離開；

多年來，王立軍養成了回家不愛用鑰匙開門的習慣，因為在他看來：“用鑰匙開門，那是住旅館。按門鈴，屋子裡有人開門，這才是家。那種感覺，那種情調，是絕對不一樣的。”

讀者在時而勇猛剛毅，時而溫文爾雅知界學人的感性描述中，很難嗅到王立軍踐踏司法所引發的民間不滿。在薄熙來和王立軍在台上的蜜月期，這些負面的東西難以在大陸媒體上有一席之地。

比如說，專門揭露社會弊病的中央電視台熱門節目“新聞

34 博訊網

1+1”，在 2009 年 12 月間曾報導重慶大規模治安掃蕩行動的暴虐和違法行為，但因為踩到薄熙來的痛腳，薄熙來一通電話打給當時中央電視台台長焦利，節目主持人因此消失在電視螢光幕一段時間，製作人也遭到撤換³⁵。

2010 年 2 月 28 日，王立軍因為打黑被重慶市委、市政府授予“重慶市人民衛士”榮譽稱號。同年 6 月，公安部充分肯定重慶市公安局在打黑除惡鬥爭中取得的輝煌成績，並通報全國嘉獎。

但打黑為王立軍帶來輝煌的同時，對其質疑的聲音也如影隨形，尤其在重慶警方以涉嫌偽證罪抓捕北京律師李莊後達到頂峰。

2009 年 12 月 10 日，重慶市公安局以李莊在代理重慶龔剛模涉黑案中涉嫌偽證犯罪為由，對其立案偵查。12 月 12 日，李莊被重慶警方羈押，2010 年 2 月 9 日終審，以“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

不少法學界人士和社會精英批評重慶警方在王立軍執掌之下，容不得辯護律師對辦案質量發表不同見解；且重慶打黑有“黑打”之嫌，衝擊了中國脆弱的法治生態。

2010 年底，王立軍殺氣騰騰的“雙起論”講話也讓他捲入輿論漩渦中。

當時，王立軍在重慶市公安局黨委第 22 次會上講話稱，要“專題研究民警維權工作”，提及要對“歪曲事實”的報社和記者進行起訴，被稱為“雙起論”。

在這次講話中，王立軍稱：“今後，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後果的，民警拿著證據

35 2012年5月7日，紐約時報

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我們不是不懂政治，因為政治上我們沒有駕馭權。但他如果把政治變成法制，這是我們的強項。如果他要把法制過程當中的問題變成案子，咱們搞了這些年案子，他行嗎？搞政治我們只有一半的主動權；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

此番言論，一經公開，便引來萬眾炮轟。其把必不可少的新聞輿論監督與公安系統對立起來，甚至把媒體視為“假想敵”的混亂表述引發新聞媒體的不安。

2011年12月4日，王立軍被北京郵電大學聘為兼職教授。在受聘儀式上，臭名昭著的防火長城（GFW）的主要研製者、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大讚“立軍教授”不僅是“鐵血警魂”，“一個錚錚漢子”，“眉宇之間釋放出一種威嚴”，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學者”，又說王的加盟“將為人文學科的發展增加動力的源泉”。

王立軍在方濱興手上接過聘書後，還為北郵師生作了“學術報告”。

而王立軍利用相關技術對一些被視為涉黑人士的重慶民營企業家通訊的非法監聽、監查在其出事前就在重慶企業家圈子裡流傳，但公眾並沒有機會從媒體上獲知這些。

就是在這種一方面“遮遮掩掩”，一方面又“誇大其詞”的造神中，王立軍卸任公安局長的消息一出，迅速佔據大陸媒體的顯要位置。

更搞笑的是，2012年3月的“兩會”上，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方濱興聞“軍”色變。根據人大資料，方濱興屬於安徽省全國人大代表。《星島日報》記者趁散會期間，到安徽代表團乘坐的大巴前守候，終於“發現”準備上車的方校長。

“方校長您好！我是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記者趨前報上家門，方濱興立即警惕起來，看看記者身上的證件。記者問：“郵電大學會否和王立軍解聘？”方濱興神情緊張，連續多次說“你認錯人！”其間一直用外衣遮住胸前的代表證。

當走到車門前，記者問：“那您的名字是？”方濱興重複“認錯人”，接著快步跑上車，避開記者。

方濱興後因患癌症入住 301 醫院，不少網友幸災樂禍。

多年前的“口香糖”說一語成讖

從“打黑英雄”到如今的“叛逃罪人”的轉變不可謂不大，人們不禁好奇，王立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對立一面的呢？他又是一層層顯露出自己的雙面人生呢？這一切都可以從黨體制下他的成長和仕途脈絡中看出些門道。

王立軍，出生於 1959 年 12 月 26 日，祖籍吉林，生於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其父王胤，蒙古族，現健在，住遼寧省葫蘆島市。其母梁淑霞，漢族，生於 1934 年 9 月，卒於 1985 年 9 月 20 日，葬在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由王立軍個人出資建造一座大型墓園，整座墓園為漢式風格，碑文全部為漢字，石刻雕塑以龍鳳為主基調。

王立軍將對其母的評價刻於其母墓碑後，碑文稱：“……唯軍兒為國為民屢立戰功，學識有成……”。

根據大陸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習慣，子女可以選擇父母任何一方的民族身份。王立軍早年的人伍檔案中填寫的是漢族。博訊網上署名王力成的文章披露，王立軍後來把自己的漢族出身更改為蒙古族，這是因為中共十四大代表有對“少數民族予以照顧”的條件，王立軍為了爭取當上該屆黨代表，所以才將自己的民族更改為蒙古族。

在王立軍從警並打黑成名後，大陸一些軍旅作家、記者將王立軍的出生“添油加醋”做了“神化”處理：“1959年12月26日，當一輪紅日在噴湧的朝霞中，衝破東方地平線冉冉升起的時候，內蒙古阿爾山腳下，一個男孩呱呱墜地。蒙古人給新生兒起名字有個習慣：參照天、地、時間等自然現象。於是，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父親，給孩子起了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烏恩他就是王立軍，當金色的太陽噴薄而出的時候。小烏恩王立軍承襲了遠祖成吉思汗的一脈雄風，他從小就練習騎馬、射箭……”

這純屬文人的臆想。

1978年4月，王立軍應徵入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00419部隊戰士，擔任過司機、文書，該部隊駐守遼寧省鐵嶺市調兵山。1981年3月服役期滿退伍後，回原籍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林業局，被分配到該局下屬林場當工人。

1982年12月，王立軍隨未婚妻肖素麗到遼寧省鐵法市（縣級市）商業局食品公司運輸隊當司機。肖素麗，鐵法市人，當時在鐵法市商業局工作。有報道這樣評價肖素麗：她“是一位很賢慧的女性，跟丈夫一樣雷厲風行。王立軍在鐵嶺時生病住了一次院，她嫌病房的地沒擦乾淨，馬上蹲下，噌噌地擦起來。”

1984年8月，鐵法市公安局公開招收10名交警。當時王立軍不符合招收標準：“公安院校大中專畢業生或部隊復員轉業幹部，要有幹部身份”，但他被破格招收。入警後培訓一個月，即被任命為鐵法市公安局治安科下屬的治安隊隊長，管理領導20餘名各企業抽調的治保員。之後，王立軍調任鐵法市曉南鎮派出所副所長，由工人身份轉為幹部身份。

曉南鎮是鐵法市最南端的一個鎮，當時治安極差，小偷小摸，打架鬥毆，甚至把人打死都是常事，王立軍上任前，一名年輕民警剛被歹徒設局殺害。王立軍剛剛上任，就又遭到

了歹徒的威脅。

據《法制週末》報道，一天，正在值夜班的他，接到一通“特殊”的電話：“你是新來的王立軍？認識王濤嗎？他的下場就是你的下場。有種來火車站一趟！”王立軍二話不說，拿起手槍直奔火車站，在凜冽寒風中尋找歹徒的蹤影。結果，直到天亮歹徒們也沒敢露臉，王立軍“天大膽”的名聲就此流傳開來。

在王立軍的努力下，治安最差的鎮變成了全省的文明鎮。他也由曉南鎮派出所所長升任鐵法市公安局副局長。1993年底，王立軍調任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在那裡，他開始以“打黑”知名。

1994年9月，王立軍帶領的“9.19”打黑行動大獲成功，抓獲主要案犯及團夥成員110人，其中7人被判處死刑，繳獲贓款人民幣200餘萬元，涉案的19名政府機關內部的蠹蟲也被一網打盡。他和黑老大之間一對一的生死交鋒也被傳為佳話。

這一仗讓王立軍聲名遠揚，也因此被評選上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十大傑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公安部曾專門給其拍攝過一部19集《鐵血警魂》電視劇。

編劇周力軍曾這樣描述第一次見到王立軍時的感覺：“當他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屋子變小了，一方面因為他身材高大，另一方面因為他氣場很強。”

但同時他也客觀評價了王立軍“有點彪、愛小題大做”：駕車車速飛快，過鐵路時也不減速，車輛騰空而起，坐在副駕駛座上，必須牢牢抓住把手才不致傾翻；對付幾個走私犯也會興師動眾，他會身穿黑風衣跳到汽車上先朝著天空發射一梭子彈……

因為這股子彪勁，王立軍獲得了一個外號：“王彪子”。至今，王立軍的博客開篇語仍是：“戰友們，同志們，假如我犧牲了，

不要落淚，不要悲傷，警察的職業就意味著犧牲。”

做主管刑偵的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時，王立軍有個口號：“跟我上”。他甚至要求法醫在出事現場時，不許戴口罩和手套，理由是會“影響嗅覺和觸覺”。他本人曾經親自跳進齊腰深的水塘，抱出一具腐爛的屍體。

在媒體“嫉惡如仇”的刻畫中，還有些細節讓人看出王立軍的“柔情”一面——

一天夜裡，王立軍去抓一罪行累累的逃犯。他剛剛摸進屋子裡，那逃犯便揮刀向他猛撲過來。就在他的槍口對準那逃犯的腦袋時，他卻沒有扣動扳機，而是冒著生命危險撲了上去。原來，就在他將要扣動扳機的時候，看到了炕上有一個小孩子在蠕動，他怕槍聲嚇壞了孩子。他把逃犯制服之後，說：“你知道嗎？是你的孩子救了你！”逃犯的妻子聽了，“撲通”跪倒在地，雞啄米似地給王立軍磕頭。

那個逃犯在押回公安局的車上，就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叫楊富的黑社會頭目被抓獲之後，儘管審了一個多星期，也不交待罪行，弄得審訊無法進展。王立軍知道後，告訴審訊人員，由他處理。

楊富被抓後，他的老婆也被抓了起來，三處房產被收繳，兩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淪落街頭。這兩個孩子是楊富的掌上明珠，他自己罪孽深重、必死無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兩個孩子。經市裡領導同意，王立軍根據楊富的老婆罪行並不嚴重的情況，為其辦了取保候審，又將一處房產暫時還回，待結案後再處理，讓楊富的老婆孩子有了安身之處。楊富是回民，王立軍又讓人專門僱請了回民廚師，配備了專門的廚具，專為他一人做飯。

殺人不眨眼的楊富終於被打動，交待了所有罪行。臨上刑場前，王立軍為楊富買了一套新西裝穿上，說：“你在鐵嶺也算

個人物，走了也要像樣一點兒。”

楊富向王立軍三鞠躬，說：“謝謝你，王局長。如果我十年前認識你，我絕不是今天的楊富。”³⁶

不過，備具諷刺意味的是，王立軍的對手不僅僅是黑惡勢力，更有警界同僚，甚至是自己的頂頭上司。他和時任鐵嶺市司法局局長王海洲之間的“恩怨情仇”就為當地人津津樂道。

王海洲大王立軍 15 歲，王立軍還是普通民警時，王海洲已經是鐵嶺市下轄的鐵法市公安局的副局長了，很長時間裡都是王立軍的上司。

1999 年 3 月，鐵嶺市一名人力車夫狀告王立軍當街動手打人。最後，法院裁定：駁回原告的訴訟要求，王立軍無罪。

“雖贏猶輸”，這是王立軍對自己這場官司的評價。

4 個月後，王立軍又被告上法庭，這次的罪名是刑訊逼供致死人命。控告信甚至郵寄到了中紀委副書記手中。鐵嶺市紀委與遼寧省公安廳紀委組成聯合調查組，對王立軍實施審查。結果是：控告信所反映的問題全部失實。

當年 9 月 30 日，已經從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調任市司法局局長的王海洲被逮捕。對他的指控是：王立軍遭遇的數次誣告，他是幕後推手。有媒體稱：嫉妒，是他這樣做的動力。

由於王立軍特立獨行的風格，對他不滿的人並非一個。在這次誣告風波中，另一名資格很老的縣公安局長也曾指示手下參與。

當時王立軍一家承受了很大壓力，他妻子都不敢在鐵嶺住了。最後，王海洲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

贏了官司，並未給王立軍帶來多少振奮的情緒。他前後四

36 《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1年2月下半月期，作者田永源

次被調查、兩次被立案偵查。公安部對授予他全國一級英模稱號的審批，也被迫拖延到這些調查結束之後。

2003 年 5 月，因工作需要，“王彪子”離開工作了 22 年的鐵嶺，赴遼寧省錦州市任公安局局長一職。上任後，王立軍所做的第一件不按常理出牌之事是：破案之後，給警察“扒皮”。

2003 年 5 月 31 日起，錦州連發五起入室強姦殺人案，先後導致兩死兩傷。王立軍宣佈：啟動破案後倒查責任機制。歷經兩個多月的偵查，最終確定一名 40 歲的無業男子許貴柱為犯罪嫌疑人。此前，他曾有 13 年服刑歷史。

2003 年 7 月 23 日上午，錦州市委、市政府召開大會表彰破案有功人員。當天下午，錦州市公安局召開案件倒查責任追究處理大會，處分偵破這一系列案件中有失職瀆職行為的 13 名警察。其中，負責許貴柱家所住區域的凌河公安分局康寧派出所副所長及一名民警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東北民間將這種行為稱為“扒皮”。該分局副局長也被行政撤職。處分的理由之一是：許貴柱家離派出所僅一百多米，而且完全符合 11 項對犯罪嫌疑人的推測特徵。他們沒有將其排查出來。對這一結果，有些警察則不可避免地覺得委屈，普通市民則大聲喊好。

對於百姓的溢美之詞和官場的明爭暗鬥，王立軍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

王立軍出事後，《鐵血警魂》的編劇、並因拍攝此片同王立軍成了“哥兒們”的周力軍撰文說：“1997 年春，王立軍對我說：‘我心裡很清楚，我就是當官的嘴裡一塊口香糖，嚼得沒味兒的時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誰的鞋底子下。’……此次“莫非一語成讖？”

2012 年 2 月 8 日，博訊網站刊登出王立軍給全世界的“公開信”中，也提到自己不願繼續當被人猛嚼後棄鞋底的口香糖，

矛頭直指薄熙來。

我給全世界的公開信：

當大家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或許已不在人世或許已失去了自由。我想向全世界解釋一下我做這一切的原因。歸根結底是一條：我不希望看到黨內最大的偽君子薄熙來能再繼續表演下去，如果這樣的奸臣當道，這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不幸和民族的災難。

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鬧劇完全是為了他企圖進入常委的作秀。這是薄熙來的“文化大革命”！他專制武斷、心狠手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一直強迫包括我在內的下級用各種手段，為他幹各種不可想像的事。稍有不從，馬上下狠手處置。他把所有人當成是口香糖，嚼完了隨便一丟，不管沾在誰的腳底。他才是最大的黑社會老大。他已把整個重慶從黨和人民的天下變成了他一人的家天下。按他的性格，當不上中國的老大是不會罷休的，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會不擇手段。薄熙來號稱清廉，但實際既貪又色，縱容家人大肆斂財，數額驚人。有關情況，我掌握了大量材料，已向有關方面檢舉，也委託了我國外朋友在適當時候在公佈這封信後逐步公佈於世！我也希望能夠用這些材料有朝一日出書。

薄熙來無情無義到了極致，從他文革中鬥父親，對待兄弟姐妹和對待前妻就可以看出。我為他兩肋插刀，但他對我連條狗都不如，當我不願再為他做髒事蹚混水時，竟然把我身邊司機等抓走來威脅我。士可殺不可辱！我本不是什麼英雄，我願意為人民流血流汗，但不再願意再為嘆息在這麼一個壞人手下工作悄悄流淚！人終有一死，我願意用生命來揭露薄熙來，為中國的體制中少掉這麼一個會禍害中華民族的野心家獻出一切！

王立軍

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

博訊的報導說，這封信據說是王立軍通過其海外朋友傳出來的。他說，“有關情況，我掌握了大量材料，已向有關方面檢舉，也委託了我國外朋友在適當時候在公佈這封信後逐步公佈於世！我也希望能夠用這些材料有朝一日出書。”之前有各種報道說，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能保存下相關的檢舉揭發“材料”。

不過絕大部份網友對此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認為不太像王立軍的手筆。一位讀者說：“一看就是假的。太假了。2012 年第一謠言。”

這封信中的“口香糖”更是被網民譏為此地無銀的“大破綻”，這個“典故”用得太刻意而顯得太假。

雖然信的真偽存疑，但“口香糖”的命運確真實發生。

周力軍這位和王立軍同庚的編劇說：“我要說，當年的王立軍確實是英雄，後來的情況我不瞭解，現在我不明白，既然心裡清楚，又為什麼讓別人可勁兒嚼呢？”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李莊案是壓倒王立軍的最後一根稻草？

有分析稱，李莊案是壓倒王立軍的最後一根稻草。和薄熙來長子（同前妻李丹宇所生）的李望知是朋友的異見人士唐伯橋就持有這種觀點。

隨著薄瓜瓜的奢靡張揚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之際，薄熙來的另一個低調的兒子李望知，也漸漸走入媒體的關注。鮮有人知的是，身為中共最左派太子黨後代的李望知，和被稱為民主人士唐柏橋竟然有一段非常戲劇性和讓人深思的深厚友情。

2001 年 9 月初，學校正式開學的第一天，大家首先相互做

自我介紹，教務長致歡迎辭並介紹學校情況。唐在課上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八九學生，“六四”後入獄近兩年，後逃亡香港，1992年來美，出版了《失敗之歌》人權報告（AnthemsofDefeat, publishedbyHumanRightWatch）。

散會後，唐來到國際關係學院（SIPA）內的一個休息坪。一個年輕人跟了過來，並非常慎重地做自我介紹，說他叫李望知。他很正式地對唐講：“我可以與你交個朋友嗎？”然後，兩人就開始了愉快的交談。

李主動提到八九民運，說了兩件事令唐印象深刻：一，李說他當時還小，不太瞭解發生了什麼，只記得六四開槍的時候，他正在吃一碗味道很好的方便麵；二，李上北大法學院後認識了幾位中青年教師，發現他認為人品比較好的幾位老師，正好都是當年最積極聲援和參加學生運動的教師。他因此覺得，這場運動一定不會像政府所宣傳的那樣要搞亂中國。

朝氣、英氣、嬌氣，這是唐柏橋對李的第一印象。李望知的身世背景，當時的唐一無所知，只是從談話交往中感受到，他對中共體制非常瞭解。“李很有活力，愛好運動，可謂朝氣；他不僅長得帥，而且很瀟灑，可謂英氣；他畢竟是太子黨（父母都是）出身，有一種自負和驕傲，可謂嬌氣。”唐表示。

因為兩人都曾參加大學籃球隊，李望知後來經常約唐柏橋一起打籃球，一直經常見面，關係也越走越近。

2001年11月的感恩節，唐夫婦邀請了很多同學到家中聚會，以慰大家思鄉之情，其中也包括很多大陸的留學生。李本來表示要參加，但聽說有大陸同學也來，最終婉拒了唐的邀請，表達了誠懇的歉意，並邀請唐去他宿舍，提前慶祝感恩節。“他是不想別人知道我們的交往。”唐在之後不久，知道他是薄熙來公子以後才明白過來。

與薄瓜瓜的奢侈張揚大相徑庭，他的哥哥李望知與之形

成鮮明對比。李望知住在學校分配的學生宿舍，與其他學生同住。居住條件也和普通同學差不多。在那天的談話中，李對唐推心置腹，分享了很多事情。李向唐介紹了他在網絡上做的很多事情，如宣傳民主人權理念等。

聖誕節前夕，大約是 12 月中旬，李突然找唐，告訴唐，他寒假要回國探親，並很認真地提出希望幫唐做點什麼，比如幫忙轉送援助款給國內的受迫害人士。“我當時有點吃驚，覺得他膽子真大。難道就不怕惹麻煩。”唐提醒了李，但是，李說別擔心，很自信的樣子。後來，唐才知道這是因為李“薄公子”的特殊身份。但唐因為擔心李的安全，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讓他做這件事，因此，一直說“再看看有什麼需要做的”。就這樣拖到了聖誕節的前幾天。

一個偶然的機會，唐柏橋得知了李望知的真實身份。唐柏橋回憶，聖誕節前的一天，他和李望知一起上學在學校擠電梯，裡面有很多人，其中有兩個留學生很詫異的瞪大了眼睛看著我們。有一個學生曾經在國務院對外經貿部工作並和唐相識，藉機把唐拉到一邊，問他怎麼會和薄熙來的兒子交往。“我當時很震驚，太震驚了……他很有朝氣，很有理想，萬萬沒有想到他居然是最左的太子黨的兒子。”唐說。但是，為了不引起誤會，他當時採取了不置可否的態度。

2001 年聖誕節前 3 天，李望知突然消失了，唐覺得很奇怪。唐從別的朋友處得知，中共高層讓李望知的姑姑帶著幾位神秘身份的人來找李望知，在波士頓進行了嚴肅的談話，做了幾天的思想工作，讓他斷絕和“反革命分子”唐的一切交往，以免受唐的影響，並會採取措施，“保護”李不再見唐。

李望知回到紐約後就見了唐，簡單地說，自己去了波士頓，以後不能再見唐了，因為唐是異議人士，否則有人會知道。唐表示理解，並表示自己已經知道李的身份，希望李多保重。之



李望知(手持電話者)。



李望知(左)和唐柏橋。

後的三個學期，兩人被迫終止交往，見面只是點頭示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們從哥大畢業。

有消息說，李望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獲得多家著名大企業垂青。他後來加入了花旗銀行擔任要職，在金融及投資界十分活躍。2006年8月11日，李望知曾以花旗環球金融亞洲公司部門經理的身份與其他銀行家齊集香港開會，與中國東北部遼寧省鐵嶺市長一同討論科學園的投資項目。

之後，李望知投身私募基金投資行業。另外據海淀區司法局關於律師事務所的年度檢查考核結果的公示信息，2010年他還是北京市中經律師事務所的普通律師，2011年就已經升至合夥人。

知情人士透露，李望知在私募基金投資行業內開展事業所處理的業務大多數以大連市的公司為對象。

根據美國證監會所提供的資料，一家在毛里求斯註冊、名叫老牛(LaoniuInvestmentLtd.Co)的投資公司列出的高級管理人員名單中，董事總經理為BrendanLi，可能就是李望知。

根據企業俱樂部(EntrepreneurClub)的官方網站所提供的資料，指李望知成立了老牛基金，而老牛投資公司就是老牛

基金的一個分支。

麥格里資本證券公司 2011 年發表的報告，也提及李望知的雙親，內容說：“他們的兒子李望知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現時在北京和大連發展事業。”不過，麥格里在報告中所寫的李望知英文名字為“BrendonLi”，與美國證監會所提到的“BrendanLi”有出入。

美國證監會的紀錄又顯示，老牛投資曾經聯同另外十多家公司合組成財團，於 2007 年購入 HiSoft 科技國際公司的 15.6% 股份。該公司的總部設在大連，但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上市代號為“HSFT”。此外，李望知又與重耳（Chong'er）投資及顧問公司有關係。該公司的寫字樓和電郵地址，與老牛投資是一樣的。

2008 年 7 月，李望知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老牛雪龍控股，董事包括日本鹿兒島大東海運產業的總裁。當年，李望知也把一筆數目不明的資金，投入大連另一家公司大連雪龍工業集團。

薄熙來被雙停、李望知進入人們視線後，他卻持續保持著低調。不少媒體通過種種方式試圖和他聯繫均未成功——向將其列為合夥人的北京中經律師事務所打給他的電話無法接通；拜訪香港公司文件所列其北京住所，但家中無人；從一位前生意夥伴手中獲得的手機號碼三天均未開機；李望知也沒有回復記者發往企業家俱樂部網站所列郵箱的電子郵件。

4 月 27 日，或許屈服於媒體的“窮追亂打”，或許覺得必須站出來為自己辯護，34 歲的李望知接受了美國彭博社的電話採訪。他在採訪時稱，自己在中國，自由並未受限制。他與父親薄熙來上一次見面是在 5 年前，即 2007 年薄一波的葬禮上，且在此之後就沒再聯繫過。

對於薄熙來事件，李望知說：“這件事毀了我的生活……



李望知（後排右一）、唐柏橋（後排左一）與他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合影。網上圖片（星島日報）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別人怎麼想，但我無意沉浸在他（薄熙來）的蔭庇中。”

李望知說，他並不知道海伍德與薄家之間的關係。他的母親李丹宇也說，她已有30年沒有與前夫薄熙來聯繫了。她和薄熙來

離婚時，李望知還只是個孩子。“他（李望知）已離開薄家很久了。”

“我並不姓薄，這是一個顯然的事實。”李望知在手機中說。他也證實2003年從哥大畢業後進入花旗集團工作，但他拒絕評論在那裡工作的日子，稱自己已簽署了保密協定。

離開花旗之後，李望知開始了私人股本投資。他說，在他父親擔任大連市長的90年代，他在大連的投資並不成功。

李望知自稱2月起就沒有工作。談到薄熙來時，李望知說，我也想知道他現在是否安好。

“我期待著看到這個案子的公正結論”，李望知說，“我國政府將作出正確的判斷。”

再說回曾震驚全國的李莊案。

王立軍逃館之初，曾備受公眾關注的李莊案波瀾再起。2月7日，中國知名律師李莊的前助理馬曉軍及妻子韓會娟，分別向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起訴重慶公安局、江北區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這部律政大片第三季開始預熱。

李莊案曾備受公眾關注。在他擔任重慶掀起的“打黑行動”

中落馬的龔剛模的代理律師期間，揭露公權力致法律程序缺失，使“打黑”成為運動式的“黑打”。李莊後被控偽證罪、妨害作證罪等，經歷二審後於 2010 年 1 月 8 日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李莊在二審法庭上當庭表示，之前認罪是受有關方面誘導，讓其認罪就判緩刑，他受到欺騙。

作為李莊當時助理的馬曉軍，曾陪同李莊一同會見龔剛模。馬曉軍成為當時李莊案中控辯雙方皆爭取的證人，但他最終未能在一審二審時出庭作證，警方當時指馬曉軍不願為李莊作證。

時值重慶政局不穩之時，馬曉軍的行政訴訟再為重慶扔下重磅炸彈。這一舉措被外界解讀為李莊及其助手對重慶警方的反擊。而反擊的時間節點的選取，頗耐人尋味。

馬曉軍今年 31 歲，河北人，在李莊案中，他一直具有雙重身份。

首先，他是李莊案的同案嫌疑人。2009 年 11 月，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接受龔剛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龔雲飛的委託，指派李莊與馬曉軍擔任龔剛模被控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一案的一審辯護人。

“接手龔剛模案時，馬曉軍剛來康達所，調動手續都還在辦理中，這是他跟我出的第一次差、辦的第一個案子。”李莊說，之後，兩人三次前往看守所會見龔剛模。

2009 年 12 月 10 日，龔剛模檢舉李莊，稱李莊“教唆”他編造“被刑訊逼供”的虛假口供。後來，在接受央視採訪時，龔又表示，李莊教唆的方式是“眨眼暗示”。重慶警方認為，時任李莊助理的馬曉軍參與了教唆翻供活動。

同時，馬曉軍還是李莊案中控辯雙方爭取的證人。

李莊案開庭期間，公訴人出示了馬曉軍證言，馬說：“李莊知道，只有從刑訊逼供上做文章，這個案子才有做頭。”這

番話被重慶控方指稱為李莊作為辯護人具有教唆犯罪意圖的依據。

二審期間，李莊的律師向法院提交了幾份新證據；其中，三份是由馬曉軍手寫、反映李莊和龔剛模三次會見情況的筆錄。



薄熙來前妻，北京市前市委書記李雪峰之女李丹宇。

龔剛模在其中主動回憶了被刑訊逼供的細節，還說自己為配合偵查機關錄音錄像背誦了提前做好的口供。不過，這些筆錄沒有經龔剛模本人簽字。李莊解釋：“馬曉軍律師是第一次跟我出去辦案，可能忽略了這個。”

李莊有罪還是無罪，馬曉軍如果不能出庭作證，並接受控辯雙方詢問，問題就很難查清。因此，在案件開庭前，李莊的辯護律師向法院申請馬出庭作證。但法庭回復說，馬本人不願意。

馬曉軍在2月7日提交法院的起訴狀中給出了另一番解釋。他說，自己從2010年1月9日至2010年2月11日因李莊案被監視居住。在監視居住期間，他被強迫居住在重慶市江北區建北三村一住宅內，被強迫簽訂房屋租賃合同，被強迫出具不同意為李莊案出庭作證的證明，被強迫書寫申請重慶警方保護的申請書。

馬曉軍特別提到一個細節：他在警方強迫下外出逛街、吃飯、看電影，而整個過程中，警員同時攝像以試圖證明他當時是“自由”的。

馬的妻子韓會娟在另一份起訴狀中說，她也被重慶警方

強迫寫下書面聲明，即自願陪同馬曉軍接受監視居住。

馬曉軍在起訴狀中，除就人身自由受限提出賠償要求外，還要求重慶警方賠償經濟損失 20 萬元，理由是警方行為導致其至今無法從事律師工作。

北京律師朱明勇透露，恢復自由後的馬曉軍回到家鄉河北後，律師證被當地司法局收走，其律師資格在法律上屬於待定狀態，為了謀生，他推銷過達利園蛋糕。

而未能出庭為李莊作證，更讓馬曉軍內心備受煎熬。知情者說，“他長期沉默不語，神情陰鬱，他曾一邊哭一邊對著重慶方向磕頭，以示對李莊的歉意”。

2 月 7 日晚，李莊發微博希望大家瞭解、關愛馬曉軍：“當年因我，他、他妻子、家庭、父母，都遭受了龐大的肉體創傷，其實，一切對與錯、是與非、功與過，皆由我一人擔當。”

馬曉軍一度不願接受媒體採訪，但他托李莊轉告時代週報記者：“重慶警方的嚴重違法行為的冰山現在還沒揭開半角。”

李莊出獄以來，始終未曾停止向最高檢、最高法、全國人大、中紀委、中央政法委申訴。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這次馬曉軍夫婦起訴重慶警方，已然是李莊案第三季。

2009 年 12 月 10 日，重慶市公安局以李莊在代理重慶龔剛模涉黑案中涉嫌偽證犯罪為由，對其立案偵查。2010 年 2 月 9 日，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終審宣判，李莊被認定犯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6 個月。

這就是所謂的李莊案第一季，其劇情大逆轉發生在 2010 年 2 月 3 日的二審過程中。當天，一直不服重慶檢方對自己偽證罪指控的李莊，突然出人意料地當庭認罪。他態度為何有如此巨變，這一直是外界廣泛而持久的懸疑。

“認罪的背後，其實是訴辯交易。”李莊 2 月 13 日接受時

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說，早在他被抓當天，這種交易就已經開始了，而且它貫穿於整個事件的不同訴訟階段。

李莊說，在當天被抓現場，他就與警方爭辯，警方讓他端正態度，“你的事，大三長（重慶市公檢法一把手的統稱）已經開會定了，可以從輕處理”。

一審開庭前，辯護律師第一次會見李莊，就向他轉達了法官的交易條件：只要態度好點，認個錯，配合庭審，可以建議司法機關內部處理，免於刑罰。

李莊稱，由於他拒不認錯，訴辯交易失敗，他被一審宣判有期徒刑 2 年 6 個月。一審之後，為儘快出去找到三次會見龔剛模的錄像證據，推翻有罪判決，他於是作出二審“詐降”決定——以退為進、低頭認罪，達到被判緩刑的目的。

重慶公檢法欣然附和李莊的“認罪”決定。在二審時，李莊當庭“認罪”，六條認罪宣言其實是一首藏頭詩，連起為“被逼認罪緩刑”。該藏頭詩當晚被人破譯，輿論嘩然，2010 年 2 月 9 日重慶市一中院作出“認罪、減刑一年”的判決。

但這並非結局。2011 年 4 月，李莊出獄前夕，被再次以妨害作證罪的“漏罪”為由被起訴，李莊案第二季開演。事實上，重慶警方對李莊遺漏罪行的偵查，自李莊案二審終審後即已開始。

這是一樁發生在上海的舊案。2008 年 6 月 26 日，上海金湯城沐浴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孟英被訴至上海徐匯區法院。檢方指控，孟英收到自然人徐麗軍的人民幣 100 萬元投資款後，將其中人民幣 50 萬元存入自己的銀行帳戶，用以歸還個人貸款，觸犯了挪用資金罪。

李莊被指控，為幫助孟英開脫罪責，2008 年 7 月，時任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的李莊作為該案辯護人，以幫助證人徐麗軍索回投資款為名，引誘、教唆徐麗軍違背客觀事實，改變

證言，將其在金湯城公司的投資款改變為自己提供給孟英的個人借款。

孟英最後被認定挪用資金罪成立，但獲刑較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執行。

然而，2011年4月22日，李莊“漏罪”案又發生大轉捩，最終被重慶檢察機關撤訴，不了了之。身陷囹圄548天之後，李莊於2011年6月11日出獄並返回北京家中。

2011年12月12日，李莊案案發兩週年之際，李就走上了申訴、反擊之路。

當天上午10點，李莊前往最高法院申訴，並由其子李亞童、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夙生律師事務所主任遲夙生代理。他申請的事項有二，一是撤銷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終字(2010)第13號”刑事判決書；二是對該案立案再審，依法宣告申請人無罪。

在遞交上述申訴後，李莊被要求出示該案判決書的原件。由於這份原件在其出獄時被監獄沒收，申訴暫停。

當天，他還同時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中國青年報》在2009年發表文章《重慶打黑驚爆“律師造假門”》侵犯其名譽權。但該案至今未被法院受理。

“我沒氣餒，仍然在向最高檢、最高法、全國人大、中紀委、中央政法委申訴。”李莊表示，申訴不僅僅是為我自己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申訴，告知民眾什麼是法律的尊嚴。

對於馬曉軍夫婦此次起訴，李莊認為，它將進一步揭開李莊案迷霧。

事實上，出獄後兩個月，李莊即開通博客和微博，披露“李莊案”真相。但他表示，“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

李莊稱，2月2日，重慶官方宣佈王立軍卸任公安局局長職務以來，他已收到各方人士發來的近百封書信，反映李莊案

的真相。

“龔剛模被刑訊逼供的鐵證我已經找到了，我現在暫不公佈。有一段視頻是重慶警方人士傳來給我的，過段時間我會在微博上公佈。”李莊透露，該視頻內容顯示，在他接手龔剛模案之前，龔已經被刑訊逼供了，走路不正常。



谷開來和薄熙來。

龔剛模究竟有無受到刑訊逼供，是李莊案最核心的問題。二審法庭上，控方曾提交專案組民警證言稱：嫌犯在羈押期間受到了人道的待遇。李莊會見龔剛模時，與他發生過激烈爭吵的張姓警員作證說，審訊依法進行，每天白天審七個小時，晚上休息。看守所獄醫也表示：沒有發現龔剛模有外傷。

辯方卻提供多份證據反駁以上證言。其中，包括多份審訊筆錄——有從凌晨 2 時許、也有從凌晨 5 時許開始的，其中一份顯示，有超過 24 小時的疲勞審訊。

對李莊最有利的證據，是重慶法醫驗傷所出具的《司法鑑定檢驗報告書》。該《報告書》稱：龔剛模左腕部色素沉著，減退區係鈍性物體所致擦傷後遺留。辯方認為，即使不能據此認定龔剛模受到刑訊逼供，也不能排除其受到刑訊逼供的可能。

李莊稱，他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會見龔剛模的過程——會見開始，龔痛苦地說：口供都是他們編好以後逼我

簽字的，不簽字他們就打！龔還稱，被提到看守所外一民兵訓練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還被裸體吊打，捧大便，用內褲擦地板；一位副支隊長看不過去，進行了制止，一男一女兩個醫生為他進行過治療。

2010年8月，北京律師朱明勇亦向外界公佈了龔剛模案另一主要被告樊奇杭被刑訊逼供的資料，包括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他所瞭解到的當事人樊奇杭所受的刑訊逼供，並有樊奇杭自述在“鐵山坪民兵基地”遭遇“打”、“吊”、“打表”及“長期不讓睡覺”等刑訊逼供措施的視頻。

據樊奇杭自述：“他們行話就是‘打表’，是在腳鐐戴上後，把手銬在腳鐐上，人站成90度，一站就是一個星期。我記得最長一次站了10多天……當中暈死過去，休克了幾次。他們看我休克了，就用冷水把我澆醒，就有人過來提著腳鐐把我倒提起來，把我弄醒了繼續站……”

朱明勇失望地表示，這些證據最後均未獲法庭採信。

李莊正在寫作一本書，暫命名《我的律師生涯》，他說，在這本書裡會濃墨重彩寫到他與王立軍之間的故事。

“得知王立軍進美領館並受到調查的消息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吳英案的研討會。”李莊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坦言，當時感到突然，繼而五味雜陳，“我和他有兩次見面，印象深刻”。

李莊第一次見到王立軍，是2009年12月2日夜，北京飛往重慶的最後一班航機上。在飛機頭等艙裡，他遇見了重慶市時任公安局長王立軍。

“我當時坐2號座位，王坐3號，隔過道相鄰而坐。他帶了5個保鏢，其中2個坐其身後，另3人坐經濟艙。”當時李莊和王立軍並未打招呼，李後來才知道王到北京正是向中央政法委反映其涉嫌偽證犯罪的問題。

李莊記得下飛機時，他特意站起來伸出左手，請王立軍先

行。王的專車就停在停機坪上，迎候他的是一眾全副武裝的警察。

10 天後的 12 月 12 日深夜，李莊被重慶警方秘密抓捕，押解回渝。“在重慶機場的飛機舷梯下，王立軍帶著上百名防爆警察和一群記者迎候我。”李莊說，飛機被幾十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包圍。

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縱隊，身著迷彩服，頭戴鋼盔，腳蹬皮靴，每人佩帶一把微型衝鋒槍，十分威嚴。在相機的閃光燈閃爍中，李莊走下舷梯，與身穿米黃色風衣的王立軍展開了兩人間唯一的一次對話。

王立軍：李莊，我們又見面了！

李莊：不是第一次，但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王立軍：你不要以為你的網我們撕不破。

李莊：我沒有任何網，我只知道有一張法網。

王立軍：我們重慶打黑除惡的決心是任何人動搖不了的。

李莊：我雙手贊成打黑，但堅決反對“黑打”。你這樣大的陣勢，是迎接奧巴馬來訪呢，還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費納稅人多少錢呀，對我這樣一個律師不值得。

王立軍：我們任何一項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莊：好，我願意做你們的成本。

話畢，王立軍指著李莊，扭頭對專案組人員喊：“你們開始執法吧！”隨後李被戴上手銬，聽到王立軍吩咐專案組警察：他可是一個懂法的人。警察們回應：“明白意思！”

李莊被押上警車，警車呼嘯而行，直奔看守所。從機場到看守所幾十公里路途，全程戒嚴。李莊坦承，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的威懾，同時感覺王立軍“太作秀，小題大作，鍾情於‘戲劇化’的情節”。

2010 年 2 月終審宣判後，李莊寫過一封言辭誠懇的信，

托看守人員轉交王立軍，要求見他一面：“給我 20 分鐘時間，我會說服您，讓您重新認識李莊案。”但王並未赴約，只是派了一個副局長見了李莊。

直到出獄，李莊再也未見到王立軍。“但出獄前幾天，他派專案組人員來給我施壓說，出獄後就看我表現如何，要我不要亂說話，不然就以上海案證人徐麗軍向我提起的誹謗罪，再抓捕我。”李莊說。

這部律政大片第二季還沒有“劇終”，隨著王立軍出事，馬曉軍夫婦提交訴訟，第三季又拉開帷幕——

馬曉軍在其新浪博客上傳兩份《行政訴訟書》，其內容為：2010 年 1 月 9 日至 2010 年 2 月 11 日，馬曉軍因李莊“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一案被牽連，監視居住。在監視居住期間，重慶公安局和江北分局違反關於監視居住的相關法律規定，強迫原告居住在重慶市江北區建北三村一住宅內，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強迫原告簽訂房屋租賃合同、出具不同意為李莊案出庭作證的證明、書寫申請重慶警方保護的申請書；重慶警方還讓馬曉軍外出逛街、吃飯、看電影，以便警方攝像留證，以試圖表明馬曉軍當時是“自由”的，這樣就可以誤導公眾，讓社會誤認是馬曉軍自己不願出庭為李莊作證。

馬曉軍認為：“兩被告的上述行為目無國法、玩弄法律，嚴重侵害原告的人身自由，給原告造成巨大傷害。”當時被違法強迫一起監視居住的馬曉軍之妻韓會娟，也同時提起了行政訴訟。

李莊案的代理律師高子程向德國之聲表示，李莊案庭審前，警方告知他馬曉軍不願意出庭作證。他當時就懷疑馬曉軍受到控制，現在馬曉軍提起的訴訟揭開了這個謎底。中國另外一位知名律師陳有西就此發表文章指，馬曉軍的起訴，揭開了全國關注李莊案的人們一致納悶的謎底：馬曉軍當時為什

麼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書面拒絕出庭作證，為什麼也沒有同案起訴。訴狀揭示了重慶公安機關目無法紀的嚴重違法行為。真相如何，期望江北法院通過公開審理依法查明。

馬曉軍案的代理律師袁裕來向德國之聲介紹，此案屬行政訴訟範圍，起訴重慶警方限制人身自由違法，同時提出了賠償請求；作為代理律師，他目前瞭解到的核心內容也和馬曉軍在《行政起訴書》中所表達的內容相一致：“重慶公安有什麼樣的證據來提供，現在還不是很明確。我作為律師，還是相信我的當事人，就是重慶警方以‘監視居住’的名義限制了馬曉軍的人身自由。”

袁裕來也確認此案和李莊案密切相關，因為當時馬曉軍作為李莊的助理，按照中國法律的規定，陪同李莊一起會見了龔剛模，但與李莊案有如此關聯度的當事人，卻被迫不能出庭為李莊作證。他也透露另外一個重磅消息，接下來，還會有一系列的針對重慶警方及司法部門的訴訟將要提起：“暫時是這兩起，會同北京的李金星律師，接下來還會有大約六七起訴訟，實際上有個律師團和行政法的學者團在推動這件事。”

馬曉軍案再次將李莊推到公眾視線，德國之聲與李莊通過網絡進行了採訪，對於馬曉軍提起訴訟一事，他表示：“依法提起的任何訴訟，都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中國的法律其實製定的不錯，起碼，結合目前國情來看，還可以，關鍵是執法者的水平與公民日益提高的法制觀念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就袁裕來提及的針對重慶警方和司法部門的系列訴訟，李莊表示在他入獄的 14 個月中，警方不允許律師、親屬會見、不允許通信和打電話等等，都屬於非法的。他下一步正在考慮提起訴訟一事：“今天對重慶公安局的訴訟，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維權，更主要的在與還原一起法律事件的真相。”

而《紐約時報》的報導，從更大的一個層面解釋了圍繞李

莊案的人際矛盾。李莊所在的北京這家律師事務所的老闆，是另一位已故革命領袖彭真的兒子。彭真和薄一波二人曾為死敵，如今，薄熙來下令逮捕李莊，被視為中共兩大權貴家族仇恨的復甦，而彭家的反擊最好的切入點就是拿王立軍下手。

鐵嶺“後院起火”是有人佈局？

2008年6月，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調任重慶。誰也沒有想到就這個西南重鎮成了他警察事業的終點站。

也有不少分析認為，王立軍這次出事和原鐵嶺市公安局長谷鳳傑、副局長富曉東、趙鐵星落馬所引發的鐵嶺市公安局窩案有關。鐵嶺窩案，由中共中紀委、中央政法委直接辦案。王立軍曾任鐵嶺公安局長，被抓的人，傳都是他提拔起來的小兄弟，由之引發對王立軍的調查。

當然中紀委啓東鐵嶺公安系統的反貪，是否有劍指重慶的王立軍甚至薄熙來的意味存在不同看法。

谷鳳傑的落馬和鐵嶺市公安局新辦公大樓公安大廈項目有關。這座大廈修建前，鐵嶺市公安局的辦公樓被當地人叫“鷹樓”——在鐵嶺，說出“鷹樓”，出租車司機能準確地將乘客載到這裡。

鷹樓當時的主人和設計者是時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這座歐式小樓還獲得了遼寧省美化設計優質工程獎。

鷹樓以樓前的雄鷹雕塑得名，2003年5月王立軍離任後，先是雕塑中雄鷹背後的兩桿槍沒了，再後來，雄鷹也被搬走了。

2006年7月，鐵嶺市公安局搬進了新的辦公樓公安大廈。其時，鐵嶺市公安局是在前局長谷鳳傑治下，但也正是這座辦公大樓的建設爆出谷鳳傑的巨額貪腐案。

據《21 世紀經濟報道》報道，2011 年 5 月 6 日下午 3 點，谷鳳傑被從這座大樓帶走，當晚即被宣佈“雙規”。記者從鐵嶺市公安局內部人士處證實，谷案並非孤案，先後落馬者還有原鐵嶺市公安局兩名副局長富曉東、趙鐵星，鐵嶺市公安局經偵支隊隊長王峰、原鐵嶺縣公安局局長谷俊利、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駕管科政委李昨非等人。

谷鳳傑被帶走的細節至今有人記得。

2011 年 5 月 6 日下午 3 點，谷鳳傑正在公安大廈參加會議，紀委人員沒有乘電梯，而是走樓梯進入會場將其帶走。當晚，鐵嶺市公安局內部即得知谷被“雙規”。

有瞭解谷鳳傑案庭審內容的公安系統人士稱，谷鳳傑的主要經濟問題出在建造公安大廈時的貪賄上，受賄金額為數千萬元。

但該案的庭審和宣判顯得異常神秘，找不到任何公開信息印證。記者向相關法院詢問此案的判決結果，法院政治部負責人回復稱查無此案。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證實，谷鳳傑、富曉東等 6 名官員的司法進程有一些相似之處，都在短時間內被法院判決，除了李昨非（鐵嶺中院審理）之外其餘 5 人皆為異地審理，且都沒有任何官方通報。內部人士稱，窩案涉及的基本都是“經濟問題”。

幾人中，富曉東的審理時間最長，前後約 9 個月時間，其辯護律師以不方便為由婉拒了採訪。

鐵嶺市公安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鐵嶺市公安局窩案堪稱地震，除上述多名領導人員“落馬”外，出事者還包括部份公安系統低級別幹部。

2011 年 10 月 27 日，鐵嶺市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一次會議免去了谷鳳傑的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職務。鐵

嶺市人民政府官網“市政府領導名單”中，谷鳳傑也早已不在副市長名單之列。

六名“落馬”者中，鐵嶺市公安局經偵支隊隊長王峰被以賭博罪判刑三年，知情者稱其是因為曾陪同原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富曉東到澳門賭博。

富曉東同樣嗜賭，其上世紀 90 年代以轉業兵身份進入鐵嶺市公安系統，其父為鐵嶺市某區領導，知情者稱其仕途可謂平穩順利，且其家境殷實，“他家在內蒙古有一座煤礦。但富曉東在澳門豪賭輸掉了好幾千萬。”

知情者稱，李昨非儘管級別不高，但其所在的交警支隊是公安系統“肥差”，其涉案金額巨大。

谷鳳傑等人“落馬”後，原鐵嶺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李雲波升任局長，李雲波為谷鳳傑任局長期間外地交流而來，至於其他“落馬”者的空缺，則由鐵嶺市公安局內部提任。

內部人士稱，儘管谷鳳傑窩案已過去時間不短，但對鐵嶺市公安系統的震動仍未消除。

窩案發生後，鐵嶺市公安系統開展了以思想、作風和紀律教育為主要內容的三整頓教育活動，2011 年 6 月 13 日下午，鐵嶺市政法委書記李德俊到公安局調研時特別強調，要強化隊伍的整體素質建設水平。

谷鳳傑生於 1954 年，其仕途只在撫順與鐵嶺兩地發展。同其前任王立軍一樣，谷鳳傑擁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他從撫順市一個鄉鎮電影放映員做起，先後做到了副鎮長、副書記，直至鎮長、書記。

2003 年時，遼寧全省公安局長大輪換，王立軍調任錦州市公安局長，時任撫順市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的谷鳳傑就任鐵嶺市公安局長。

兩人不同的是，王立軍在警界摸爬滾打了近 20 年，而谷

鳳傑此前從未有過公安系統工作經驗，以至於谷鳳傑赴任前，遼寧省公安廳領導與其談話時問他“有沒有信心”？

這樣的擔心不可謂多餘。

作為一個 300 萬人口的中小城市，鐵嶺當時平均每年發生刑事案件 4000 餘起，抓捕犯罪嫌疑人近 4000 人，治安處罰 1 萬餘人。公安局長的壓力可見一斑。

谷鳳傑亦傾注精力於刑案偵破。

2008 年 1 月 24 日至 6 月 10 日，在瀋陽市、鐵嶺市和吉林省遼源市連續發生 11 起入室搶劫、強姦、殺人案件，造成 5 人死亡、8 人被強姦猥褻。

此案最早案發鐵嶺，遼寧省為此成立“二號公案”指揮部，用了 110 天將此案偵破。為此，谷鳳傑擔任副指揮長的指揮部被遼寧省政府記集體一等功。

到了 2006 年，鐵嶺市共發生刑事案件 2019 起，同比下降 22.4%，受理治安案件 1890 起，同比下降 28.4%，萬人犯罪率僅為 6.7%，為遼寧省各市最低。

谷鳳傑治下，大搞“陽光警務”活動，其中一項任務即為社會弱勢群體、“兩勞”釋解人員、失足青少年服務的“陽光幫扶”。

2008 年 3 月，央視《法治在線》曾報道，鐵嶺市總共有 5000 多個兩勞失業人員的孩子正在接受陽光警務的溫暖，數百個警察扮演的“代理爸爸正在為那些不幸的家庭送去陽光”。

谷鳳傑任上最重要的政績，是在公安機關“三基”工程（抓基層、打基礎、苦練基本功）為代表的警務改革方面取得的。

鐵嶺市先後被公安部認定為全國公安機關“三基”工程建設典型示範市和全國十佳警務戰略市，時任公安部長周永康為此曾到鐵嶺市調研考察。

2008 年時，谷鳳傑因此項成績被中國刑警學院聘為客座



原鐵嶺市公安局長谷鳳傑落馬。

教授。

在鐵嶺市公安局的“三基”工程中，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鐵嶺市完成了88個派出所的新建擴建工程，使全市106個派出所從外觀形象到內部結構功能

全部達到了公安部的要求。

鐵嶺市在城區設立519個監控器，基本實現了城區無縫覆蓋。然而，此項工作“僅投資就達數千萬元，公安機關是無力斥巨資開工上馬的”，谷鳳傑2006年時撰文稱，“對此，我們通過市場化運作，以客戶的需求換來網通公司對市場的開發，最後實現以每年人民幣70萬元的固定財政支出，贏得通訊公司人民幣5000萬元的一次性巨額投入”。

此種轉換被認為是在公安經費緊張情況下的巧妙應對。“這其實就是以租代買，比如賣人民幣100元一個的攝像頭，每年花人民幣200元租”，鐵嶺市公安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這其中存在較大的個人牟利空間”。

至於公安系統經費緊張，亦有不同看法。“公安局長的財權實際比財政局長還大”，這名鐵嶺市公安局內部人士稱。“比如辦案查獲的贓款、治安罰款、交警罰款等等，這些錢沒有受到有效監管，處置隨意性太大”，他說，“鐵嶺市公安局每年這部份收入能達到人民幣2億元”。

谷鳳傑在2006年曾撰文稱，“‘三基’工程建設以來，鐵嶺公安共投入資金人民幣2.678億元”。

谷鳳傑最重要的改革，是將鐵嶺市城區的公安系統從三

級管理變為二級管理。在市區，這一改革打破了公安機構設置與行政區劃層層對應的模式，取消城區分局，重新組建了五個“大派出所”。在縣區，則從調整警力佈局著手，每個農村派出所警力均達到了5人以上，並在有條件的地區成立了中心派出所。

這一將警力下放基層改革備受關注。“以前派出所沒有什麼工作能力，現在有能力辦案了。”鐵嶺市一名公安民警說。

“經過這樣的改革原來的倒金字塔徹底正了過來，後勤警力的比率由原來的17.3%下降到2.2%。更多的經費和裝備得以向基層傾斜”，2008年3月，央視《法治在線》報道稱。

但這一改革也帶來了公安隊伍的大擴容。兩級管理強化了社區警務室建設，每個社區警力達到了2—5人。改革後，“鐵嶺市公安系統編制增加了30%，共有萬餘名民警，這還不包括2000名左右的‘臨時工’”，內部人士稱。

被“雙規”前一個月，谷鳳傑最後一次公開出現在基層民警面前。據媒體報道，2011年3月15日中午，谷鳳傑來到工人分局食堂，瞭解基層民警工作生活的實際情況，並和民警一起就餐。

2012年1月31日，谷鳳傑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瀋陽市於洪區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沒收贓款人民幣980萬元；其他罪名如貪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等，並未被追究。

據遼寧省公安廳負責辦理谷鳳傑案件專案組的成員介紹，谷鳳傑在任鐵嶺市公安局長期間，查證屬實的貪污受賄金額高達人民幣2300萬元，據瞭解，這些貪賄巨款的構成，最大一筆來自興建公安大廈的工程款回扣人民幣960萬元。

值得社會各界嚴重關注的是：谷鳳傑在擔任鐵嶺市公安局長的最後兩年裡，鐵嶺市公安局出現了令舉世震驚的警局腐



患難與共的谷景生、范承秀夫婦。

敗窩案，鐵嶺市公安局警界大地震，其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先後有鐵嶺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政委李昨非、鐵嶺市公安局經偵支隊長王峰、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新城公安分局局長

趙鐵星、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刑警支隊長富曉東等人，因嚴重違法犯罪被處以重刑，這些鐵嶺公安乃至遼寧公安隊伍的害群之馬中，以副局長富曉東最為臭名昭著。富曉東因涉槍、涉賭、縱容包庇黑社會犯罪、貪污、受賄、強姦女幹警、辦理假護照等多項罪名被法辦，使整個鐵嶺人心大快。這期間，鐵嶺縣公安局長谷俊利也因嚴重違法違紀被免職並調離公安隊伍。另外，谷鳳傑在任鐵嶺市公安局長期間，還涉嫌徇私枉法、濫用職權，製造多起社會反響惡劣的冤案。

原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鐵嶺新城公安分局局長趙鐵星因貪污受賄罪，被遼寧省公安廳打黑專案組於 2010 年 5 月刑拘後，經過司法機關的偵查、逮捕、起訴，直至審判，最終獲刑 14 年 6 個月。

趙鐵星是在遼寧省鐵嶺縣公安局長任上被提拔為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鐵嶺新城公安分局局長的，上任不到三個月即被遼寧省公安廳以涉嫌貪污受賄罪，依法刑事拘留旋即被逮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鐵嶺警界資深人士介紹，遼寧省公安廳黨委對當時鐵嶺市委、鐵嶺市公安局黨委在沒有徵求省廳意見的情況下，任命和提拔富曉東、趙鐵星分別為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刑偵支隊長、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鐵嶺新城公安分局局

長的做法很為不滿，但是迫於當時鐵嶺市委主要領導和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谷鳳傑的一意孤行，遼寧省公安廳也只能聽之任之。

趙鐵星是 2010 年 5 月被該省公安廳打黑專案組刑拘的，偵查終結後，移交到遼寧省遼陽市某區檢察院起訴，2011 年 9 月被遼陽市某區法院以受賄罪判刑 7 年 6 個月，後被下屬舉報出其他餘罪，2011 年 12 月又被依法加刑 8 年，法院判決合併執行有期徒刑 14 年 6 個月；趙鐵星不服判決，上訴至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 年 1 月，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鐵嶺縣公安局政治處一位幹警告訴記者，趙鐵星在任鐵嶺縣公安局局長期間，因為工作成績優異突出，個人和集體多次榮獲各級黨委政府及公安部的表彰或記功，頭頂各種榮譽光環；尤其是在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親切接見後，更是將與周永康的合影照片放至最大，懸掛在自己的辦公室和鐵嶺縣公安局的“我局風采”影像走廊裡。

但是，一切已經過去。不能更改的事實是：趙鐵星即將被投入四面高牆電網的監獄，等待他的，是漫長的刑期。

被判刑 16 年半的富曉東和被判 14 年 6 個月的趙鐵星都是刑警出身，也是老局長王立軍當年得力部下；其中，趙鐵星原是遼寧省鐵嶺下轄的鐵法市（現名調兵山市）物質局某公司經理，被王立軍調到鐵嶺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任職。

而對谷鳳傑被判刑 12 年，一些老幹警都覺得判得太輕。有人說，人民幣 980 萬元，還不夠他賣兩年烏紗帽的呢，建一個公安大廈他就撈到手人民幣 1000 萬元，那麼多錢都不知道藏哪去了。也有人說，谷鳳傑的案子，北京有人給幫忙說情，最後才被判有期；如果沒有人說話，即便是受賄人民幣 980 萬元，也夠扎一針（注射死刑）的了，至少也是無期。

王立軍一次送周永康 260 輛豪華車

值得一提的是，王立軍在鐵嶺擔任公安局長時結識了如今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也是在周的力挺下，他去的重慶。

上世紀 90 年代末到本世紀初，遼寧省盤錦市的幾股黑社會勢力為非作歹，使得當地百姓人人自危。尤其在盤錦下屬的盤山縣和雙台子區，幾年時間內發生多起槍案和命案。黑社會作案的手段也特別殘忍，往往攜帶各類槍械和片刀，將受害者的四肢擊碎或砍傷，導致終身殘疾。

這些涉黑團夥坐大後從在街頭好勇鬥狠向經商發展，開辦公司，承包工程，經營娛樂場所，同時腐蝕、拉攏一批幹部和警察，讓他們充當自己的保護傘。

2002 年底，在遼寧省公安廳的部署下，一場專門針對黑惡勢力的打黑除惡鬥爭在盤錦展開。為了讓盤錦打黑行動能夠順利開展，省廳專門抽調公安系統著名的“打黑局長”——時任鐵嶺市公安局長的王立軍來領軍。

王立軍在指揮這次打黑行動中發現，這些黑惡組織在以商養黑的同時，積極尋求政治和法律庇護，通過贈送高檔轎車、金錢等手段大肆賄賂、拉攏黨政幹部和政法幹警，使其成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個別民警甚至成為犯罪同謀、同夥。在這些案件中，公安幹警“養黑”、“護黑”，執法犯法，搞權錢交易、警匪勾結的特點非常典型。維護一方治安的部分公安民警徹底墮落。他們與當地“黑社會”犯罪分子同流合污，利用手中權力為黑社會犯罪提供掩護和幫助，個別人甚至直接參與犯罪活動。這些人中，管槍的販槍、緝毒的販毒、打黑的涉黑、關人的放人、管牌的賣牌，他們監守自盜，執法犯法，為了個人利益，賣身投靠了“黑社會”。



薄瓜瓜和爺爺薄一波、外公谷景生

據大陸媒體報導，根據這些情況，王立軍迅速從外地抽調警力，果斷出擊，把盤錦市六個主要的涉黑團夥一舉端掉，211 名涉案人員被抓獲。其中包括為黑社會充當保護傘和其它違法違紀的警察 22 名，收繳軍

用、民用槍支 82 支。盤錦黑社會勢力遭到沉重打擊。

在談到打擊黑社會犯罪這一問題時，王立軍曾說過一句名言：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只要把黑惡勢力賴以生存的黑土壤、黑後台剷除殆盡，就會有徹底消滅黑社會犯罪的希望。

2004 年 2 月 9 日上午 8 時，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對 34 名被告人進行公開審理。

這是盤錦涉黑案中被起訴人數最多的一次審理，這起案件由於涉及 22 名公安人員充當“黑社會”保護傘而震動全國，王立軍也聲名鵲起。

但這些都是是次打黑中鮮亮的一面，背後的情況遠遠要複雜得多。

知情者說，王立軍與周永康的交情就是在這場打黑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從周永康的簡歷中不難看出周與盤錦市的淵源究竟有多深。

1970 — 1973 年 遼河石油會戰指揮部地質團區域室技術員、黨支部書記、大隊長

1973 — 1976 年 遼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處處長

1976 — 1979 年 遼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

1979 — 1983 年 遼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長兼鑽井指揮部黨委書記、物探指揮部黨委書記兼指揮

1983 — 1985 年 遼河石油勘探局局長、黨委副書記，遼寧省盤錦市委副書記、市長

1985 — 1988 年 石油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下略)

周永康從上個世紀 70 年底起從油田技術員起家，一直做到盤錦市市長，在盤錦連續幹了 15 年，可以說盤錦是周永康工作後呆過最長的地方，是他的老窩根據地。而王立軍 2002 年的打黑，不經意地打到了周永康的老巢。知情者對博訊網說：

王立軍在盤錦打黑進入到實質性攻堅階段的時候，黑社會的頭目們為了保命，紛紛供出自己幕後的老闆，被王立軍拘捕。其中有兩個老闆的父親就是當時盤錦市的“通天人物”，據說曾經是周永康在盤錦的老上級。為了兒子的事情，兩位老上級星夜驅車直奔北京周永康的宅邸，向周永康求救；還有一個版本稱周永康的直系親屬（妻妹）也參與了他們兒子的生意。這樣，在周永康的直接干預下，盤錦打黑不得不在取得階段性輝煌戰果的時候終止。當時，周永康為了瞭解案情，讓王立軍親自進京向自己彙報整個盤錦的打黑情況，並要求王立軍停止在盤錦的進一步行動，這是王立軍有幸得以單獨與周永康會面，同時通過這樣的交易逐步加深了兩個人之間的“友誼”。此後，王立軍利用各種各種機會向周永康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包括逢年過節的拜訪甚至參與周永康的家庭聚會，與周永康的孔濤就是那時開始相識並相熟的。

“王立軍擔任鐵嶺、錦州擔任公安局長時，最喜歡打擊走私車。有一次，王立軍打下一起走私進口轎車大案，共有 520 輛，主要是寶馬、賓士等豪華車，王立軍一下子就送給周永康 260 輛，可見，兩人的關係非同一般，” 知情者對明鏡新聞網說。

北京的知情者向《大事件》雜誌透露，王立軍當年從遼寧到重慶，並不是薄熙來點將調去的，而是薄向公安部要人，說重慶需要一個厲害的局長，具體指揮“打黑”——黑社會太厲害了。周永康雖然已不是公安部長，但還是推薦了王立軍。

“2009 年，周永康更給薄熙來打私人電話，對王立軍的仕途做出安排，談妥王將在三年內升三級，” 知情者說。

消息人士說，薄熙來通過王立軍和孔濤，得到周永康的秘密支持。這就是為什麼王立軍對薄熙來與周永康接近之後擺脫自己一度非常生氣，認為薄熙來“過河拆橋”。

博訊網也援引消息人士爆料指出：王立軍同意走出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正是因為周永康答應保證他安全，並承諾幫他避免處分。周永康通過他的乾兒子、與王立軍相熟的亞洲大酒店總經理孔濤隨國安部邱進副部長去成都，進入總領事館並傳遞相關信息。

的確，爲了保王立軍和薄熙來，周永康也確實盡了力，“操碎了心”，既定行程被徹底打亂。當然，這不僅關乎他和王立軍所謂的友情，更是利益的驅動，以及保護自己的需要。

2012 年“兩會”上，周永康於 3 月 8 日參加了重慶代表團審議。在認真聽取代表發言後，周永康說，去年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位居全國前列，“五個重慶”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新變化。希望認真貫徹中央精神，毫不動搖地堅持科學發展，毫不動搖地堅持民生優先，毫不動搖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邁出新步伐。

力挺重慶和薄熙來的意味明顯。

2月21日，阿根廷國家通訊社報道稱，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率領的由官員和企業家組成的近百人訪問團即將抵達阿根廷訪問。隨行的還有司法部部長吳愛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以及商業部副部長姜增偉。此次高級別的中國代表團將與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以及阿外交部長黑克托爾·齊默爾曼舉行會談。2月23日（星期四），中國代表團將與阿根廷多位內閣部長在聖馬丁宮舉行午餐會。

報道說，中國代表團訪阿的主要目的是將加強兩國的經貿合作機會並進一步開拓相關的合作領域，特別是在業已達成合作和投資的領域。雙方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除了糧食外，還將包括通訊、交通、能源、採礦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廣闊領域。此次訪問團中包括中國司法領域的最高領導層，不排除兩國將在司法領域同阿方進一步加強民事與刑事司法領域的合作，共同維護兩國法律的實施和尊嚴。

但最終周永康並沒成行。

知情者說，周永康取消了2月底的五國外訪行程，專心處理王立軍和薄熙來的問題。薄熙來積極尋找鄧樸方和一些軍隊太子黨的支持，但包括周永康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薄熙來這麼做是“不夠意思，拖他們下水”，因為他們現在才知道薄瞞著他們都做了些什麼。

2月12日，知情者向明鏡新聞網的爆料：

九常委已一致同意對薄熙來立案調查。其中八名常委的態度明確且堅決，只有一位常委的態度是勉強同意。其原因是，他的家人和家族在重慶和四川有非常龐大的經濟利益，害怕調查薄熙來會惹火上身，把自己也捲進去。但在黨內最高層的強大壓力下，

此常委也無奈勉強同意。

這位常委就是周永康。

知情者還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九常委外，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也堅決要求，立即對薄熙來展開調查，“給全黨和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以下是他們一致同意的一些關鍵要點：

1、重慶是獨立王國。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北京將很難控制住薄熙來，這將演變成更大的社會危機，會破壞社會穩定。

2、他們一致相信，薄熙來極端危險：搞政治暗殺，熱衷搞刑訊逼供的、殘酷的群眾運動。在重慶打黑過程中，據信僅在公安的訊問和預審階段，因刑訊逼供就有超過 200 人死亡。

最為外界所熟悉一起案件就是，重慶市民方竹筍因在微博上發表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信息而被勞教一年。這條微博的內容是：“勃起來（薄熙來，編者註）窩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把這坨屎端給檢察院吃，檢察院端給法院吃，法院端給李莊律師吃，李莊說，這坨屎太臭了，誰窩的，誰自己吃。”

在和王立軍的“蜜月期”，通過王，薄熙來逮捕了自己身邊的兩名警衛員和一位廚師。薄王兩人後來撕破臉後，從 1 月 20 日到 2 月 1 日，薄熙來又下令逮捕了王立軍的司機、警衛、秘書和朋友共計 16 人，至 2 月 9 日，3 人被打死，1 人自殺。對法律毫無敬畏。

3、薄熙來是個大麻煩製造者。他膽敢派出包括警用裝甲車在內的 70 輛重慶警車去成都包圍美領館，為了控制王立軍並讓王立軍消失，已近乎喪心病狂。在習近平訪美前夕，這幾乎挑起中

美兩國間面對面的國際大衝突。

4、薄熙來目中無人，而且在公開場合毫不掩飾其傲慢。為了“入常”不惜動用政治暗殺，裹挾群眾、拉攏政治勢力和軍方向中央示威。迄今，仍然試圖組織大規模重慶群眾集會（已被北京方面成功阻止），以增加自己和中央談判的砝碼。通過積極尋求鄧小平家族勢力的支持為自己辯護，向軍隊將領吹風破壞領導權。

5、他們也一致同意，在很多方面，薄熙來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遠遠超過陳希同和陳良宇。薄熙來已不僅僅是經濟腐敗問題。他縱容、支持毛派極左勢力，試圖改變中國發展方向。

從這些爆料不難看出，這場大戲的主角似乎已經從王立軍轉換為薄熙來，只不過此時一切還在幕後。

但周永康保薄保王的努力並沒有奏效，甚至讓自己成為是次“薄王事件”中遭衝擊最大的常委，不僅顏面全無，更是被牽連進去有翻車落馬的危險。導致這個局面的因素有幾個：他自己和家族的腐敗違法行為嚴重；涉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太深，在最高層“寡不敵眾”；當然也和薄熙來的囂張傲慢犯了眾怒導致形勢急轉直下有關。

王立軍握有周永康的黑材料

知情者稱，周永康全力保護薄熙來失敗後，轉而竭力降低對薄熙來的刑事指控並保護王立軍。在政治局會議上，周永康哭著向江澤民和胡錦檢討，但仍試圖為薄熙來所涉嫌的謀殺、經濟犯罪、篡權、政變企圖以及包庇與用人不察開脫，同時，還試圖以“有立功表現”來為王立軍求情，減少其罪責。



周永康

周永康這麼做是有其原因的：

1、周永康和薄熙來在北京、重慶和成都五度會面，詳細商討薄熙來執掌政法委並在上位兩年內強迫習近平下台的計劃。這個計畫包括媒體抹黑、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周永康支持薄熙來和王立軍從德國購買最先進的竊聽裝備，監聽九常委的很多交談。周永康要薄熙來和王立軍收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個有決策權的、習近平、溫家寶、汪洋和賀國

強這幾個政治對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對政治同盟李長春和吳邦國也不例外。這些證據和材料的收集是通過王立軍用竊聽裝置秘密調查實施的，薄熙來聽這些錄音的時候經常表現得“很享受”。證據包括音頻錄音和視頻錄像。

薄熙來僱用了200多名記者和學者來實施這一抹黑行動。薄熙來和王立軍定期和周永康分享竊聽來的關於九常委及其秘書和家人的信息。除了承諾助薄熙來拿下政法委書記這一位子，周永康還答應王立軍做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並在兩年內轉正。

周永康親自告訴薄熙來和王立軍，習近平太軟弱，不適合做中國的領導人。薄熙來才是中國未來的真正領袖，應該利用媒體、公眾和國際支持在2014年前奪權。

2、在薄熙來和王立軍的幫助下，周永康家人深陷貪腐之中。

四川和中石油的信息源稱，在薄熙來的大力幫助下，周永康的兒子周斌攫取了人民幣 200 億元的個人財富。周斌也大力促成了中石油系統以及重慶和四川高層官員的眾多升遷。僅薄熙來就在重慶給了周斌價值 400 億人民幣的項目，使周斌賺了近人民幣 100 億元的利潤。周斌還收取巨額的賄賂、商業交易佣金以及所幫助的官員送上的現金。這些賄賂不包括他轉移到海外帳戶的現金和地產。周斌在北京一地就有 18 處房產，包括東、北、西郊區的宮殿式豪宅，其中一處豪宅未裝修就價值人民幣 2 億元。

周永康現任妻子賈某在央視二台做編輯，比周年輕 28 歲。她也是幫別人升官而撈了人民幣 15 億元。周永康的秘書余剛和他的安全秘書談紅也受賄高達人民幣 4 億元。已經被捕的、前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在廣東時，為了陞遷，通過黃光裕和連超送給賈人民幣 10 億元，鄭、連兩人對此已經供認。在節假日和賈某的生日，薄熙來和王立軍都送過賈某現金和珠寶作為禮物。

周斌還涉嫌介入司法案件收取錢財。在甘肅、山西、遼寧，他“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使一些難以置信的重大案件未獲應該的審理。例如，最高法院有個案子是，警察用開水從頭到腳地澆嫌犯，致其被活活燙死，但周斌在拿到人民幣 1 億元好處後，擺平此事，涉案警官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這是在最高法院有據可查的案子！

另有消息稱，周斌還涉嫌非法轉移財產，有一堆的海外銀行帳戶。

另外一個收取賄賂超過人民幣 10 億元的是周永康前秘書、海口市長計文林。

3、周永康長期接受薄熙來和王立軍提供的女人，其中 28 名已經確認。她們有歌手、女演員以及中央民族大學等學校的在校女生。周永康在北京有六處“行宮”供其淫樂。實際上，早在中石油工作時，他強烈的性欲就為他贏得“百雞王”的外號。一

名著名女歌星，薄熙來睡過多次後，送給周共享。

薄熙來掌握了一些證據，但王立軍有全部的證據並複製了八份交給他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和美國方面達成協議，如果他的性命有危險就把這些證據公佈出來。

薄熙來和王立軍也掌握着周永康的兒子周斌涉經濟犯罪的證據。

但周永康不得不保護王立軍的最重要原因是，王掌握着周永康自遼寧到現在涉及的數起謀殺的信息。不僅周永康的原配被確認曾被計劃謀殺過，還有其他周永康身邊人神秘死亡的案件。上面的一些信息被傳給了金融時報，因此金融時報的信息源稱，他們對海伍德命案的報導只佔了他們掌握的信息的 1%。

因此，周永康除了盡力保護薄熙來和王立軍外也別無選擇。

真正的後台老闆是李克強？

“雖然王立軍和薄熙來，周永康有多年的關係，也是周推薦他去的重慶並助他得到火箭式提升，但副總理李克強才是他真正的後台老闆，”知情者說：“早在李克強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期間，王立軍就投靠到他的門下了。”

“對待薄熙來的問題，李克強與態度微妙的習近平截然相反，不但積極支持胡溫拿下薄熙來，而且在關鍵時刻態度極為堅定。”³⁷

據消息人士透露，習近平出訪美國回到北京後，胡錦濤召集政治局九名常委，討論對薄熙來的處理意見。溫家寶首先提出意見要法辦薄熙來。按照當時習近平的建議，由於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在即，為避免對兩會造成衝擊，關於薄熙來

37 《明鏡》月刊，第29期，“薄熙來攪亂十八大：七常委PK九常委”，作者：夏寒冬，程恭義，夏飛



2012年3月15日，重慶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市委主要領導調整變動的決定。

的問題在兩會閉幕之後再做決定。

但李克強在常委會上提出，既然已經決定免去薄熙來的職務，就應該快刀斬亂麻，儘快公佈這個決定，以免夜長夢多，誰也說不準薄熙來究竟會再幹出些什麼事來。而且，推遲宣佈免職決定，就意味著要讓薄熙來出席兩會，就要按照政治局委員的待遇坐在主席台上，就有可能會面對記者的一系列追問。誰也不能保證薄熙來能夠保持低調，不對外信口開河。

據說李克強的態度得到了部分常委的認同。後來有分析指出，李克強是爲了保證薄熙來不會成爲未來“習李體制”的麻煩，才支持溫家寶的意見，主張法辦薄熙來。正是由於李克強主動表態支持嚴辦薄熙來，讓習近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

那麼，李克強爲何要在倒薄問題上態度如此堅定呢？因爲李克強對薄熙來在遼寧的所作所爲太瞭解了，一直以來對薄熙來都有意見。

李克強是1970年代末高考恢復之後第一批北京大學學生，在北大上學期間，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畢業後在職獲得經

濟學博士。1982年起，他先後擔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1998年至2002年任河南省省長。2002年至2003年任河南省委書記、省長。2003年至2004年任河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4年，薄熙來前腳離開遼寧返京，李克強後腳北上接管遼寧，出任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一直到至2007年。

李克強主政遼寧的這幾年，對遼寧的情況熟悉起來，也瞭解了衆多薄熙來在遼寧、特別是在大連任職期間的胡作非爲。他開始不敢相信薄熙來如此膽大妄爲、無法無天。據說後來他悄悄派人暗中調查核實，發現薄熙來的問題遠比外界傳說的嚴重。

港媒描繪稱，李克強拋開“政敵”可能存在的偏見，只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判斷認爲，薄熙來本質上是一個窮兇極惡的陰謀家，一個不講任何道德良心的無恥政客，一個心狠手辣的惡棍歹徒。所以他認爲，對於像薄熙來這樣的人，只能把他送入監獄，不能讓他自由自在地害人，更不能讓他成爲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爲害一方。

而當時還是錦州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和他有了交集。

在胡錦濤的鼎力栽培下，李克強2007年10月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不經政治局委員級別，直接高升常委，成爲中國最高決策層之一，接班勢頭迅猛。

李克強手握薄熙來的第一手“黑材料”進京，後來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深知薄熙來底細的他，不肯支持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更反對他晉升政治局常委。但是，當時李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太大的發言權，他的態度未必會影響習近平和胡錦濤的立場，可是他卻有向胡習二人披露薄熙來“黑材料”的主動權。

同時，李克強不認同薄熙來的執政理念，不認同他試圖復辟文革的作法。所以，自 2009 年開始，儘管政治局常委中多數都已經表態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但他仍然公開表示反對。

正因為李克強掌握了薄熙來在遼寧和大連期間的“黑材料”，薄熙來對李克強的態度也極為蠻橫。在 2009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李克強赴重慶考察時，據重慶網友披露，薄熙來故意怠慢這位國務院副總理，竟然沒有當地要員陪同。當天中央出面給薄打去電話，後來才有了薄陪同李看望危舊房住戶的照片。

“而看到李克強的躍昇，王立軍或許早已經認清哪棵才是自己真正能背靠的大樹，”知情者說：“海伍德案發生後不久，王立軍就把掌握的情況和薄熙來谷開來的問題通過李克強報告給了胡錦濤。”

王立軍出走美領館後，胡錦濤在接見進京彙報情況的黃奇帆時定調這是一起“孤立事件”，黃於是得出結論，中央不會追查他和薄熙來的責任，因此兩人也毫不顧忌地繼續高調，殊不知這是上面穩住他們的一個策略，知情者說。

本來李克強是胡錦濤屬意的接班人選，但在江澤民和曾慶紅等的堅持下，習近平後來居上，成為總書記的備胎，而李克強只能排老二做總理溫家寶的備胎。不成想，這退一步並沒有落得皆大歡喜——北京太子黨內隨即流傳出一個“鐵三角”版本：“習近平出任總書記，王岐山當總理，薄熙來負責政法。”

這個版本儼然把李克強排除在外，或許在不少太子黨們看來讓李出任人大委員長已經是給足了他面子了——李克強總理的位子越發顯得不穩。

“說來也不難理解，太子黨之所以如此囂張，和他們中有薄熙來和王岐山等這種有魄力、有能力的代表人物而團派大將

胡春華、李克強等執政能力太軟弱的現實有很大關係，”知情者說：“不少太子黨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共產黨和這個國家的主人，而團派只是打工的管家。”

“這個‘鐵三角’版本的出現和流傳，刺激了以為退讓就能換得團結的李克強和胡錦濤，隨即一場‘破局’的計劃緊鑼密鼓的鋪開，”知情者說：

“借助海伍德案，製造了一次內部衝突，抖出薄熙來的罪證，讓習近平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廢掉薄熙來，而薄熙來並沒有廢掉習的計畫。經此一戰，太子黨逐漸分裂落敗之勢，而團派可謂取得大勝。”

“實際上，海伍德早就在國家安全部門的監控下，他身邊的有些女人或是線人或是國安的人。海伍德的一舉一動，國安方面都能及時掌握。甚至包括他的妻子王露露也早就被國安方面影響，”知情者說：“並不是谷開來把海伍德騙到重慶的，而是另有其人。而王立軍出走美領館也是有人授意或默許下的。外界一度傳聞他去美領館是為了和美方談論反恐和西藏有喇嘛自焚，事項的背後也是有著投石問路等複雜的原因的。”

至於是誰騙海伍德到的重慶，又是誰授意或默許王立軍出走美領館，知情者沒有明確。但如果確是這樣的背景，那整個王立軍事件就有了全新的解讀，而王立軍的命運似乎還是有轉機可能的。

“中共高官中和一些外國人關係密切的人並不是少數，政治局層面也絕非只有薄熙來一家。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就和《江



張德江

澤民傳》一書的作者、美國金融家羅伯特·庫恩有良好的私人關係。劉雲山的兒子曾在庫恩在美國的公司工作過，劉雲山的準兒媳一直在庫恩在北京開設的一家公司任職，”知情者補充說：“高幹子女在西方公司任職的情況非常普遍，不少人在西方跨國公司的亞太部門擔任主管。這些公司的用意很明顯，就是利用他們的關係來打通高層，進而把在中國的生意做大。”

“子女的‘枕邊風’下，不少高幹或親自出馬，或由懂得揣摩聖意的秘書出頭，幫著這些西方公司促成在中國的生意，”知情者說：“相比較而言，薄熙來還算比較乾淨的，畢竟他的兒子薄瓜瓜年齡還小，尚在上學，沒有進入社會工作。”

知情者特別指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私人關係很好，習很佩服薄的魄力，他曾對薄熙來的家人直言薄熙來的能力比自己強。薄熙來也把海伍德介紹給習近平，稱之為是英國保守黨的重要成員，習近平也接見了海伍德。

【第五章】

王立軍、趙本山權錢交換“二人轉”

人紅是非多，大陸知名笑星趙本山從 2012 年春晚起，甚至更早，就一路跌跌撞撞，被各種傳言困擾，先是涉黑、接著是移民，隨即是損壞文物古蹟，接著捲入央視台長焦利落馬案，如今在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風頭浪尖之上，趙本山再度成為焦點。

早在 2010 年 3 月，武俠小說作家獨孤意在天涯論壇發帖：趙本山曾拿人民幣 15 萬元“行賄”打黑英雄王立軍，被王立軍拒之門外。

作家獨孤意在自己的帖子中這樣描述：趙本山原本就有黑道背景。他與鐵嶺四大黑社會頭子中的某幾位關係匪淺。在鐵嶺流傳甚廣的一個版本是，趙本山為了保釋鐵嶺的一個涉黑頭目，拿人民幣 15 萬元行賄王立軍，得到王局長一句話：演出歡迎，涉及案例任誰也絕不通融。

獨孤意還透露：趙本山的保鏢張建設就是石家莊道上混

的，此事廣為人知。另外，趙本山老搭檔何慶魁被抓案、朋友陳相貴萬里大造林案、朋友王鳳友蟻力神案等諸多案件，都同趙本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獨孤意還說：趙本山是靠演二人轉入行，後演小品成名，但發家卻是搞賣煤和運輸開始的。早在 1993 年，趙本山就成立了本山藝術開發總公司，但是盈利卻是靠煤炭和運輸，可以想象，在東北這個重工業基地，再加上當時趙本山的名氣，做煤炭生意為他積累了原始財富。究竟賺了多少錢，趙本山本人一直是諱莫如深。

最後，武俠小說作家獨孤意在帖中感慨：名聞天下的喜劇笑匠，九億農民的傑出代表，藝德高尚的表演藝術家，原來也是涉“黑”人物！

此帖一出，引起網友極大關注。

為瞭解事件真相，重慶市宣傳部屬下的華龍網記者費盡一番周折，輾轉通過重慶市公安局指揮中心，與時任公安局長王立軍通上電話，就趙本山是否拿人民幣 15 萬元“行賄”王立軍一事進行核實。王立軍當即表示：“絕無此事！而且僅以我多年對趙本山德品的瞭解，趙本山也絕不會幹這事！”

就在王立軍對此作出回應前。4 月 4 日，本山集團也通過國內權威發表了一份聲明，否認一切“涉黑”傳聞。

本山傳媒在聲明中稱，所有有關趙本山先生“涉黑”的報道均為虛假新聞，係個別媒體極不負責任的行為，且發佈之前未向該公司及其他相關人士做任何求證。“新聞媒體及新聞從業人員未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發表如此不實之言論，違背了新聞從業者的基本職業道德。該報道已嚴重侵犯了趙本山先生的名譽權，亦嚴重損害了本山傳媒公司的聲譽。”

本山傳媒表示，將保留對某些網站和平面等媒體採取法律行為的所有權利。



趙本山

王立軍出走美領館及薄熙來去職後，同薄熙來親近的名人也紛紛列於大眾視線之中，趙本山又成眾矢之的——關於“趙本山上不了春晚的原因也是因為王立軍的關係”的說法又在網上被廣泛傳播。

有報道稱，趙本山沒上春晚絕對不是身體原因，而是王立軍、鐵嶺公安系統與趙本山相熟，而上面有警覺了，故不讓趙上，都屬鐵嶺幫，

跟谷鳳傑案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3月18日，“本山光明行”流動眼科醫院正式啟動大型慈善活動當晚，一位聲稱是某律師的人在微博上傳播了一條趙本山被限制出境的消息。消息同時還聲稱，趙本山與央視某女主持人一起被限制出境和接受調查。此條微博迅速被網友瘋狂轉發。

本山傳媒藝術總監劉雙平對此表示：“這是個別人不懷好意，憑空捏造，利用微博和互聯網，無中生有編造趙本山老師的一條虛假信息，嚴重誤導觀眾；對趙本山個人及本山傳媒集團的良好信譽和品牌影響力，造成了很大的損害；本山傳媒從某微博發現這條消息後，已迅速和有關方面的律師配合，積極追本溯源，展開調查。”

劉雙平表示：“本山傳媒是由趙本山老師一手創建的大型文化產業集團。我們絕對不容許個別造謠者，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下，無端造謠，誹謗趙本山及本山傳媒的名譽。本山



趙本山代言蟻力神。

傳媒將對微博造謠者保持法律起訴權利。”“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到現在為止，趙本山老師可以隨時出境。”

不過必須要指出的是，薄熙來、王立軍同趙本山的親密關係由來已久。

《華夏時報》金融版主編賀江兵爆料稱，他在 2009 年秋因公出差到鐵嶺，聽一位副市長講，王立軍跟趙本山關係不錯，趙在春晚上很多段子都是從王立軍那聽到的。趙本山的段子“扯淡”就是從王立軍那聽來的。

2012 年 3 月 28 日，因舉報同是重慶市人大代表的西南證券董事長翁振傑“受賄涉黑”，而被王立軍威脅、整肅過的同創集團董事長張明渝說，他之所以認識王立軍：“是通過大連實德的徐明和趙本山，是在 2009 年的時候，他們來重慶參加活動時認識的。”他在“王立軍和我的第一次見面”一文中間接的證實了王立軍和趙本山的私交很好。

2009 年 2 月份，重慶打黑還沒開始，王立軍時任市公安局副局長。

大連一商賈（徐明）和趙本山來重慶，住希爾頓酒店，趙本山也順便接洽廣告代言業務。

有兩三個重慶企業家到房間和趙本山談廣告，本山迎來送往，非常謙和。晚上 10 點，我們喊了涼菜、滷菜和啤酒，擺在客廳的大圓桌上。王立軍來了，穿的便裝，趙本山坐在他旁邊。



趙本山收徒儀式。

本山興致很高，杯滿啤酒，招呼我們在座的7個人：歐了，歐了。

王立軍回憶說：“在鐵嶺時，公安局抓到一夥犯罪分子，搜身，從一小子口袋搜出一張趙本山的相片，

我招那小子過來問是誰，那小子翹著大拇指說那是我哥。就銬那小子到一邊兒去，把剩下的一頓猛打。”

喝了一圈酒，王立軍又說：“那年在錦州，抓了一批重案犯，口很緊，不老實交代。我命令警員持衝鋒槍把他們押在一起，嚇他們說，薄省長說的，嚴打期間不通過檢察院法院了，直接押到刑場槍斃。重案犯中有人說，要檢舉揭發立功，我說不用交代，直接去刑場。到了刑場，先拉出三個，堵住口，綁得像粽子一樣，朝天開槍。

聽到槍聲，剩下的人嚇得連忙說要檢舉揭發，讓人拿紙筆給他們，他們寫了老多線索，”說到這，王立軍哈哈大笑，在座的人都附和著笑了。



趙本山捐建“本山中學”，稱永遠不會移民。

在2011年“兩會”時，正是“重慶打黑”備受關注之時，張明渝曾寫下長達5000餘字的舉報材

料，實名舉報翁振傑“受賄涉黑”，但時任重慶公安局長的王立軍在此事上前後態度發生巨大變化。

在翁振傑探到王立軍要整他的風聲後，逐步開始了收買王立軍的計劃。2009年9月，王立軍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長期間，成立了一個規模為人民幣1.5億元的“重慶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用來撫恤公安系統傷亡人員。由“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倡導，重慶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發起”，身為重慶國際信託有限公司掌門人的翁振傑，成為該基金的主要運作負責人。

張明渝說：雖然“翁振傑給王立軍成立了一個警察基金，但王立軍還是想把翁振傑給搞掉，但是他需要一個事件來搞掉翁振傑，所以讓我去舉報翁振傑。”

據張明渝透露，其後翁振傑否定“受賄涉黑”並進行了“活動”：“我舉報後，這個事就鬧大了，王立軍肯定聽他的上面的‘怎樣來決定這個事’，當時他讓我先穩一下，實際上我當時‘一桶水已經把翁振傑給淹死了’，但王立軍不讓我再舉報了，他說如果再去舉報，把事情鬧大了，也會把我淹死，他是這樣嚇我的，他覺得這個事情已經鬧出很大輿論了，他當時安排他的專案組介入調查，最後還是被翁振傑給撲火撲滅了，給和諧掉了。就是把王立軍給買通了。買通他後他不但不調查翁振傑，反而過來把我抓到專案組去，讓我指證其他人，讓我做污點證人，是想把我拿下。就是因為翁振傑勾結了王立軍，翁振傑還說我死定了。”

據悉，王立軍威脅讓張明渝舉報的人是華夏銀行重慶分行高層牟春旺，牟春旺曾批語重慶的“打黑運動”。牟春旺一度被羈押。

張明渝說，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王立軍先是派人來警告他，其後自己也和張明渝談了話，並威脅張明渝他已被司法監控。



2012年02月04日,北京前門,“劉老根會館”由趙本山斥資人民幣6000萬元,主打原生態特色餐飲的“劉老根會館”,“劉老根會館”緊挨著“劉老根大舞台”,佔地萬餘平米。

時任重慶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對張明渝警告說：“你要幹什麼隨便你，然後說你在人大會上舉報翁振傑的事情，人大會議是討論重慶發展的事情，你這樣做就是破壞了人大的議程，再在人大會上提翁振傑的事情，

就建議取消你的人大代表資格。如果他們取消了我的人大代表資格，他們要想對我怎麼樣就更容易了。”

張明渝認為王立軍主抓的“重慶打黑”其實是“黑打”：“他們這是選擇性的打黑，這個黑才是真正的黑，這些黑社會是他斂財的主要來源，但是他買通了王立軍他們那個利益群體。”

其實何止王立軍欣賞趙本山，薄熙來對老趙也是讚不絕口。

2011年“五四”期間，還執掌重慶的薄熙來與大學生“村官”代表座談，親口稱讚趙本山的節目，“你看春節晚會上，趙本山的節目為什麼受歡迎，很簡單，就是他用老百姓的話，親切、樸實，富有生活氣息，還有新鮮感，就中聽。”³⁸

另知情人士向博訊網透露，趙本山和薄熙來、王立軍關係密切，在礦業獲取利益。趙本山在礦業撈取的資金，使之可以購買價值人民幣2億元的“本山號”專機。如此看來，趙本

38 重慶晚報

山沒上春晚，很可能是因為中紀委對王立軍開展的調查。

2011年10月21日，大陸知名歌星宋祖英在重慶舉行“愛我中華·放歌重慶”個人演唱會，和其關係密切的趙本山給足面子，不僅和徒弟小瀋陽作為嘉賓親自登台表演助興，還借出自己的私人飛機“本山號”給宋祖英，負責來回接送。



“劉老根會館”正式對外開張營業，宋祖英前來捧場。

這次演唱會陣容強大，由央視主持人朱軍和楊瀾擔綱。

演唱會前，在接受重慶晨報的記者採訪時，趙本山談起自己對重慶和紅歌的感情。

“你們都是重慶的吧，我會說重慶話‘曉得’哈”。一來，趙本山就用標準的重慶話打起了招呼，“重慶我很喜歡，變化太大了，我有重慶情結，當然一定要來啊！”趙本山透露在重慶演出過幾次，十分有感情，“紅歌我也會唱幾首，這次我也爭取唱一下。”

在重慶的演唱會上，宋祖英演唱了《好日子》《辣妹子》和《愛我中華》等歌曲，並獻上《紅梅贊》等具有重慶特色的歌曲……趙本山作為嘉賓不僅與宋祖英合唱《二人轉》，還單獨演唱了《鄉



趙本山和宋祖英。

村愛情故事》主題曲。

“宋祖英在重慶的演出看似天衣無縫，趙本山的登台助興也無可挑剔，但實際上背後隱藏了一個極其見不得人的利益鏈，”知情者說：“類似演出的票價動輒成百上千，如果觀眾都是自己掏錢倒也沒什麼可說的，問題是王立軍動用人民幣 900 萬元‘英烈基金’購買大量

演出票，不僅為自己贏得了關注屬下的好名聲，也讓宋祖英和趙本山的演出贏得個座無虛席，但這其中存在複雜的利益交換。”

趙本山參與斡旋重慶“特警討薪案”

趙本山和重慶及王立軍的關係還不止這些。

2011 年 5 月，重慶警方曾發佈當地特警幫民工討薪的新聞，引起全國媒體關注和好評，但最新的說法是，這一事件起因於重慶警方高層與工地工人的一次無意中的衝突，警方此後將該建築公司打成黑社會，並拘捕全部高層。有消息指，與

薄熙來關係緊密的徐明和趙本山，因與王立軍等重慶警界高層熟稔，也介入斡旋，並收取高額金錢。

2011年4月30日晚，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一負責人辦案途經江北區三灣路中凱城市之光工地附近時，遇上一群手持鐵棍菜刀的男子正在工地外追打幾名中老年男子。該負責人迅速下車亮明身份制止，竟遭圍毆。此後，江北區警方趕往現場，將2名行兇滋事的男子控制，調查得知，行兇男子均係中凱城市之光工程項目部的保安。（2011年5月，重慶警方通報）

據重慶警方說法，工頭俞剛為對付討薪民工，以每月人民幣5000元工資養著一支由20多個社會閒雜人員組成的“黑保安隊”，當晚，警方連夜抓獲了工頭俞剛、“黑保安”頭目郭明全及其手下的黑打手共計18人。第二天（2011年5月1日），警方查封可該工地。5月3日下午，江北區政府和市公安局對61位農民工發放了人民幣80餘萬元拖欠工資，並邀請當地的媒體進行報道。

很快，重慶特警手持自動步槍衝進工地的照片，傳遍整個網絡。在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新聞屢見不鮮的背景下，重慶警方重拳出手，執行法律，幫助社會底層，自然引來媒體和網民的如潮讚揚。

但特警討薪案的美好故事背後似乎不如此簡單，2012年5月22日，知名律師斯偉江在個人微博上披露了他所瞭解的該案背後的另一版本。

上述江北區鴻恩寺公園附近的中凱城市之光工地，係一浙江諸暨籍商人承包，正是斯偉江的同鄉，斯偉江說，當時此人出事後曾找過斯，那時王立軍還沒出事，斯偉江擔心他出面反而會連累當事人，因此沒有接手該案。

斯偉江轉述了承包上述工地的浙江商人的說法。

據此人的敘述，重慶為了提昇市容環境，工程車出工地時



“本山號”

要求清洗，當日，一輛車出門時，嫌洗車不乾淨，不肯付人民幣 10 元洗車費，雙方爭執，司機追打洗車人，洗車人逃入工地，工地內人多，反而追司機出來。此時，正好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總隊長李陽路過。

李身著便衣，試圖制止衝突，並帶走其中一二人。扭打

爭執過程中，李陽的手上受傷，根據浙江方面的說法，只是“有些抓痕”，而另一名熟悉此事的媒體人說，“我聽說是李陽手被車門夾傷了”。

此後發生的故事與官方說公佈的一致，浙江建築商稱，“此時李陽勃然大怒，打電話叫來重慶特警，抓了很多，該公司癱瘓，重慶警方的調查一度曾延伸到該公司的浙江總部，後因浙江當地方面做工作才停止。”

據斯偉江的說法，該承包公司並未如重慶警方說的“拖欠民工工資”，是因為所有的經理層被抓，凍結所有銀行存款，因此就出現必須支付工人當月工資的情況。而此後，整個工地為此被迫停工長達一年。

對重慶媒體報道的戲劇性的民工發薪場面，浙江建築商也有另一版本。

根據他們的說法，當天（2011 年 5 月 3 日），重慶警方找

來當地的新聞機構，任何人只要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到被拖欠的工資，當事人還說，重慶警方讓這些拿工資的人，手拿人民幣拍照感謝警方。

建築公司的現金被警方查扣，沒有任何手續。整個故事中，根本沒警方之前所說的黑保安打民工。

此後，這家浙江公司的黑社會罪名沒了，本來也沒什麼惡意欠薪罪，於是，重慶警方就開始收羅這家公司的其他如虛構註冊資金罪等其他罪名，並把相關“涉案人”扣押並起訴。

有媒體人透露，此案事發後工地停工1年，據稱該承包公司損失人民幣5000餘萬元，開發商據稱是損失上億，建築公司方面找到大連某商人和某東北藝人作為中人斡旋，兩人收費人民幣1000萬元，“不過人還是沒出來”。

據斯偉江的說法，此案過程中，確實聽說有東北籍商人、藝人參與斡旋，具體情況不詳。

而數家消息來源均指，商人徐明、藝人趙本山的確曾出面說和，是否有傳聞所說的千萬資金及其流向，均不得而知。

重慶警方全面“去王立軍化”

此前，王立軍事件後，特別是3月15日重慶最高領導人換班之後，重慶警方開始全面去王立軍化。中國境媒體報道援引知情人士稱，從3月17日開始，重慶公安內部網頁上王立軍的個人報道已不可見。在重慶市公安局大院，王立軍的照片也被陸續取下。王立軍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長期間，曾在市局大院裡立起兩面氣勢磅礴的毛澤東詩詞牆，牆上各有一隻展翅高飛的雄鷹也已不知去向。

另外，位於南岸茶園的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院內，刻寫著王立軍題詞的“劍”、“盾”兩字的石雕已被鏟掉。經偵總

隊大樓內，前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鎮得住壞人、幫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和前任局長王立軍的“點點滴滴百姓利益，舉手之間人命關天”的語錄，也在第一時間被取下。曾經風光無限的重慶市局內重慶打黑資料和實物展覽，也已一夜之間全部撤除。

或許這些普通重慶市民並不能看到，他們身邊能感覺到的一個變化是：小姐們又重新回到這個城市。網名“記者楊萬國”的網友在微博發表題為“我們重慶又開始開放了”短文，指其同日下午接到招嫖黃色小卡片後，化身嫖客暗查酒店，結果接到自稱重慶某酒店“性服務提供者”的電話，向他介紹賣淫服務。其中電話裡的女孩稱，賣淫業務剛恢復，目前已擁有兩三個“小妹兒”，“快餐”三百元，“包夜”六百元。

記者當時問賣淫中介者：“不怕王立軍副市長來抓你們？”該名女子反問：“他不是下課（被免職）了嘛！”記者又問：“那一會萬一公安來查怎麼辦？”對方則稱：“沒事的，我們重慶又開始開放了！”

該段微博在各大網站迅速流傳並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其他網友亦紛紛披露重慶黃賭毒“復甦”情況。有網友表示，周邊的朋友近日都收到提供性服務的短訊。還有網友披露，被打黑取締的地下賭場已重操舊業，有多間酒店和夜總會已有人私下聚賭。

有網友在微博稱，曾遭多次打擊的黃色招嫖卡片又在解放碑步行街一帶再度活躍起來，近日一到晚上，就有十多名男子當街向市民散發卡片，並不時稱“要美女不？我們可為你提供各種服務。”

另有一家曾因組織賣淫罪被打黑的夜總會，也發出招聘男女員工廣告，要求思想開放，貌端體健。有網民揶揄稱，原來所謂“開放”，第一步都是性開放，重慶人民有“性福”了，

指薄熙來下台才幾天，賣淫女就高調重出江湖攬客，“真是‘春江水暖雞先知’啊！”

在掃去王立軍實體痕跡的同時，思想上的站隊亦是必不可少。自重慶發生人事任免後，便是一波波的各界表態。重慶警方自然不會掉隊。

據大公報報導，一些被王立軍從東北引進的人才，也在這段時間內不知所蹤。

3月23日，王立軍和何挺完成了職權的“過渡”。當日，已任重慶公安局黨委書記多日的何挺成為了重慶市的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

與王立軍一起被過渡還有多名高級警務人員。其中郭維國（郭維國為市公安局副局長）、李陽（重慶市公安局刑事警察總隊總隊長）、王鵬飛（渝北區公安分局局長、渝北區副區長）、王智（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原黨委副書記、原常務副局長）四人因涉谷開來案而被法辦。這四人都屬於王立軍從東北引進的人才。

這四人中級別最高的是郭維國。2011年1月，重慶市政府召開第九十二次常務會，會議決定，任命郭維國為市公安局副局長。此後的一年多裏，郭維國主管打擊食品安全犯罪工作和一些重大的惡性案件的偵破工作。

此前，在抓捕重慶公安內部與毒梟勾結的警隊高官時，郭維國曾痛斥他：“作為一名人民警察，你徹底喪失了人格！”今天看來，這番義正詞嚴頗具諷刺意義。郭本人作為“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據大公報報導，在重慶落馬的警官不僅限於王立軍的東北幫。還有重慶本地的警察。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唐建華則因受賄罪落馬。唐曾因在重慶打黑中表現突出而被提升。這發家基層的警官，搭上了“打黑”的仕途順風車。2010年2月



文強

28日召開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階段總結表彰大會上，唐建華被記一等功。3月1日他就由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局長晉陞為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唐建華因涉嫌受賄罪已於8月13日被重慶市檢察院批准逮捕。早在6月份，唐就被調查組方面帶走。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落馬的多位警察大都是崛起於基層，筭路藍縷走到今天的位置。高位落馬，不禁讓人扼腕。

唐建華的女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道，“父親常說，自己很年輕就參加了公安工作，又沒有背景，全是用自己的汗水走到今天。他走上領導崗位的時候還年輕，一路上喪失了很多生活樂趣，活得太累。今年的4、5月，他又在萬盛待了快兩個月，半個月才回一次家，面對我媽的抱怨，他也祇是淡然一笑，說是工作需要。為了這個家，為了工作，他確實付出了太多太多。”

一直未下葬的文強看到了今天

除舊必然要更新，隨著一批警員因為各種原因落馬後，一批新人被擢升。

2012 年 9 月 4 日，重慶警界迎來一批新的人事調整。除了對市公安局副局長人選進行了調整，還對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局長、渝北區分局局長、市公安局警令部主任、市公安局巡視員等職務進行了重新任命。

與此同時，1300 多名在王立軍任內被降職或辭退的公安人員，已經向中紀委提出復核申請，其中 500 宗已經受理。這意味著王立軍在重慶公安系統大手筆推行的交巡警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截至 5 月中旬，至少有 6 個因建交巡警平台而被撤銷的派出所得以恢復。

而被薄熙來整倒的人物中，有望翻身的何止這些警員和體制內的官員。

自薄熙來被免職後，因發表批評他的言論而遭勞教的網友方竹筍再受關注。方竹筍原名方洪，2011 年 4 月，在微博上寫了一首諷刺薄熙來“打黑”的打油詩，諷刺薄熙來“打黑”政策錯誤，禍延多個相關部門，辯護律師李莊也成犧牲品。方洪因而被處以判勞教一年。方洪的家屬近日在網上呼籲釋放方洪，並賠償方洪的家人。

“兩會”期間，被從北京押回重慶的市人大代表張明渝獲釋回家。

張明渝對媒體稱，在北京寓所遭重慶公安局副局長率隊到北京抓走控制後，被禁止對外聯絡，直至“兩會”結束後才被送回家。張明渝指，被拘留期間家人不准前往探望，由抓捕、拘留至釋放，無辦理任何法律手續及交待原因，令他感到十



文強之子文伽昊

分憤怒。

他說：“整個過程沒有任何手續，被禁止與外界接觸聯繫，連我家人四處找我，他們都不准家人來探望，只對家人說我安全，但家人問如何安全，他們都答不上，令我家人及朋友十分擔心。”

張明渝原先準備公開被人侵吞巨額資產的經過，但重慶當局擔心會涉及王立軍或更高層人士的黑材料，派公安到北京將張明渝控制。由於已被禁止對外談論此事，張明渝對媒體指不方便多談，但對薄熙來被去職表示不感意外，而張德江調任重慶市委書記，也是合適人選。

他說：薄熙來“當年打黑反腐敗的行動也是有選擇性及目的的。”

呼籲關注重慶因言獲罪的前新聞工作者高應樸的文章也見諸網絡。文章說，高應樸 1963 年生人，1983 年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曾先後在《亞太經濟時報》和《華商時報》任職。2009 年底，他因為在自己的 QQ 空間寫了幾篇日記，對重慶打黑問題提出批評，被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三年，如今已經服刑一年半。

文章的作者自稱是高應樸原來的同事。他說，自己沒有經過當事人家屬的同意就把案子公佈出來，希望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為這起“不摺不扣的天大冤案”平反昭雪。

發帖人還說，高被重慶秘密判決有期徒刑三年，不許上訴、不許喊冤。高本人表示服從判決，還要向重慶當局書面

保證“永不翻案”。案發時高的妻子，重慶某重點中學的英語老師想為他找知名律師辯護，可是不出一個星期就對朋友改口說：“千萬千萬不要再找律師了。”她還說，這件事“千萬不能讓媒體知道，更不能透露給境外媒體。否則，一旦老高有個三長兩短，我也不活了……”



文強之子文伽昊(左)

這篇緊急關注“高應樸案”的文章目前在互聯網上被很多人轉發，其中包括因捲入重慶涉黑案件而坐牢的原北京律師李莊。

儘管山城已經變了天下，李莊認為，高應樸的妻子可能仍然對說出真相有所顧忌。李莊說，家屬的這種心情他完全可以理解。他說：“凡是在重慶打黑過程中被打擊過的人、被傷害過的人，他的心靈都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傷害。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恢復的。”

李莊說，當年他的助理馬曉軍被從北京弄到重慶，下了飛機，被帶上黑頭套，開了幾十公里的路，不知道要去哪裡，不知道接下來是死是活。他說，經過了口渴、飢餓、不讓睡覺等變相刑訊逼供，馬曉軍至今回憶起當時那一幕還是心有餘悸。李莊說，他自己也經歷了三天三夜不讓睡覺的折磨，因此對於重慶很多被冤枉、被構陷的當事人家屬戰戰兢兢的心理有

切身的體會。

現在，李莊每天都會收到很多郵件、短信、電話，都是在重慶打黑過程中被冤枉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寫來的申訴材料，還有不少前公檢法的人員向他講述自己是如何因為背上“黑社會保護傘”的罪名而坐牢的。李莊說，這些涉嫌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申訴材料中有的令人髮指。

李莊說，當年重慶對待像他這樣一位刑事辯護律師都可以作大量的偽證，可以想像對於普通的老百姓，又會造出怎樣的口供和證據。他說：“中國有句話嘛，叫窺一斑而知全豹。窺李莊這個案件這一斑，就可以知道整個重慶打黑系列，這麼多千千萬萬案件中的全豹，到底蘊含著多少冤假錯案，有多少偽造的、故意構陷的冤假錯案。”

李莊認為，現在的形勢和幾年前已經大不相同，所以受害人和家屬無需害怕，可以大膽地站出來講出真相。在他看來，薄熙來下台後，很多事實終將浮出水面。冤假錯案的被害人、以及這些被害人的家屬會逐漸地、大量地湧現出來的，而且會逐漸地揭露被刑訊逼供的事實。

根據中國法律，有刑事犯罪紀錄的人不能再當律師。李莊的律師執照已經被吊銷。現在他寫書，在大學裡辦講座。李莊說，有不少受到冤假錯案構陷的重慶老百姓找他出主意、想辦法。他說他很願意儘自己所能，為他們提供一些免費的法律諮詢。

被執行死刑已經兩年但一直沒有下葬的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多少也算等到了這一天。文強於 2010 年 7 月被執行死刑，骨灰原計劃與逝去的父母同葬於歌樂山，但其子文伽昊透露，文強骨灰目前仍安放在殯儀館，“就一個骨灰盒，沒有姓名，沒有照片。”文伽昊稱，父親去世後，他找工作屢屢受創，好不容易找了一位女朋友，結果對方父母聞知他是文強

的兒子，便勒令分手。

但薄熙來倒台後家屬已收到官方退還的兩套房子，“一套老宿舍，另一套清水房。”文伽昊表示。

據傳文強被判處死刑後對王立軍說過“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一番話，也算一語成讖。

據重慶官方及民間多個信息源顯示，重慶“打黑”中扣押的資產，正由一支小組在負責摸查工作。西南政法大學博導趙長青認為，“涉黑”資產究竟如何定性，“黑”與“不黑”的邊緣如何界定，仍是難題，涉黑資產有一部分是糊塗帳。

據 2010 年 9 月《重慶日報》報道，重慶“打黑”共摧毀 14 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夥 364 個，查扣涉案資產人民幣 29 億元。

多名涉黑企業家家屬反應，“打黑”期間，他們的財產從查封到拍賣，身為當事人均無從瞭解處置的程序和結果。原重慶江州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亮家屬透露，官方日前已找他們就部分合法財產返還進行談話，“相信結果會很快下來。”這名家屬表示。

陳明亮此前被稱為重慶“最富黑社會”，資產高達數人民幣 10 億元。一位陳明亮生前獄友透露，執行死刑當天，陳明亮踏出監獄時向他們告別稱，“兄弟們，來世再見。”

重慶巴南區涉黑企業家黎強控制的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此前被拍賣給巴南區國有企業渝興公司。巴南區政府常務會議決定，原則同意本月中旬將黎強原有企業進行二次拍賣，底價超 1.7 億元。

據黎強案判決書載明，黎強被處罰金人民幣 520 萬元，同時追繳並沒收其涉黑聚斂的財物及其他收益。黎強家屬透露，2012 年中旬，曾有官方人士到獄中找黎強談話。

原重慶慶隆屋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重慶希



中華網論壇一個帖子中的圖片說明是“習近平大力支持薄熙來打黑唱紅”，現在帖子已被刪除

爾頓酒店股東彭治民因涉黑，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代理律師介紹，重慶官方近期曾找他們做過一次筆錄，就財產問題進行協商，但“目前無一項落實。”

而因涉黑落馬的合川區公安局政委馮平家屬，目前已從公安局領回被扣押的數萬元現金、電腦、房產證等。

而王立軍在台上時，他名下的 150 多項專利對豐滿了他的偉岸形象加分不少。但出事後，這些專利又成為眾矢之的。有知情人士指出，這很可能是王立軍斂財的一個方式。

據報道，中國知識產權網上王立軍的專利多達 150 項，其中大部分是警察裝備，從女警官的雨衣、網吧監控系統到反恐車輛的外觀設計，一應俱全。這些專利大都是王立軍 2008 年被調到重慶之後申報的，祇有少數專利是他在錦州市任職時申報的。

王立軍的這些專利被大量用於重慶公安系統。當地媒體

曾大肆宣傳過他設計的女警官的鮮紅色風雨衣。他的另一項專利——配有筆記本電腦和全球定位系統交警的戶外工作站，也被重慶警方高調使用推廣。

現在很多人對王立軍發明這些專利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我相信，像王立軍這樣一個公務繁忙的人是沒有時間去發明這麼多東西的，很可能是套錢的一種方式，這在圈內很普遍。”

也有人指出：“在政府中有人發明專利，再由他的辦公室直接購買，這在其它國家是違法的。”雖然王立軍到底從這些專利中獲利多少，很可能是個難以解開的謎團。

或許這些對於北京的大人物來說或許祇是不值一提的“浮雲”，他們關注的層面或許更大：比如重慶衛視可以播廣告了，張德江全面剷除薄熙來在重慶的勢力的同時，為民營企業家打氣助陣，曾無處不在的唱紅慢慢不見蹤影，曾大力宣揚的“五個重慶”口號也首當其衝遭取締——王立軍和薄熙來對很多重慶人而言，已經是翻過去的一頁。

3月20日，清晨7點30分。

重慶市宣傳部旗下的華龍網的新浪微博帳戶，又開始問候早起的人們。這條題為“早安重慶”的箴言型微博如此寫道：“……人生就像一張有去無回的單車票，沒有彩排。每一場都是現場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早安，各位。”意味深遠。

還有多少個“王立軍”正尋找退路？

如果沒有王立軍事件，沒有隨之引爆的薄熙來事件，2012年這個對中國來說極其重要而關鍵的年份，或許中共會在一派和諧的假象中迎來權力的更新換代——無所作爲的胡溫新政在忽悠了十年之後終於謝幕，而能否有所作爲的習李體

制要在一片質疑聲中再來十年。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不成功便成仁的薄熙來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擊碎了中南海光滑而脆弱的面罩，攪亂了中共各大派系好不容易才達成共識的十八大佈局，讓中共第四代和第五代不得不赤裸裸地完成一次與現代政治格格不入的代際交接。

一片迷茫和恐懼中，整個黨，整個社會上上下下瀰漫著棄船心理和末世心態，舞台幕後不為人關注的地方，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王立軍”正在收集著材料，尋找著退路，還有多少個大大小小的“薄熙來”覬覦著黨內大位，而這些“薄熙來”的身後，又不知多少人劍已出鞘。

“以前的傳統是會有一次大清洗，可中共今天顯然難以做到這一點，不僅他們施暴的能力弱化了，而且交叉利益使他們不易分清敵我。這就使這一輪火併的贏家們難以入眠。他們多數人都是深受武俠（黑幫）小說影響的一批人，他們知道仇恨的種子播下了，江湖恩怨不會了，”知名媒體人何頻說：

這一點很清晰，甚至可以說已經有了很明確的答案，那就是中共體制下，類似這樣的出走和政變還會發生。

“不用懷疑，還有一場場政變陰謀正在醞釀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多大規模、用什麼方式出現，是成功還是失敗。但在一個掌權者拒絕民主、老百姓無力革命的國家，政變是這個國家新生命的唯一機



“兩會”上，記者抓拍到這張薄熙來欲哭無淚的照片。

會，”何頻說。

學者陳子明也指出，喜歡仿效毛澤東話語的薄熙來是倒台了，但是中共高層還有不少薄熙來式的“小毛澤東”。他們還在留戀文革符號、文革話語、文革路線。如果對於薄熙來的清算僅僅停留在“刑事犯罪”上，那麼，“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隨時可能捲土重來。³⁹

要強調的是，無論薄熙來最終能否保住自己的性命，但他早就把自己的生命注入中共十八大，因為他所引爆的中共 30 多年來最大政治醜聞黑幕，正全方位衝擊著中國政壇和中共十八大——不論其到時又是如何自我麻醉般的定性為一次偉大、光榮、正確、勝利、團結的大會，其總不能繞開中共體制中這一近乎宿命般的死循環——從掌權、清算、冤案，到被清算者平反、掌權，再反清算，再冤冤相報製造更多的冤案，一切都在黑室幕後環環相扣般運行著。

39 《明鏡》月刊，第29期

【第六章】

“天怒人怨”的王立軍“王朝”

《重慶歲月：一個警察的獨白》原名《見證王立軍》，最初通過陳有西學術網提供。陳有西是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人權委員會副主任，重慶打黑中引起轟動的李莊案的二審辯護律師，他於 2010 年 1 月 10 日在上海律師協會的演講公開揭露重慶“打黑”存在嚴重刑訊逼供。據陳有西網站提供的原按，這篇 13 萬多言的回憶實錄的作者是重慶一位中層警察、重慶黑打內幕的見證者和記錄者。書稿題目《見證王立軍》為陳有西添加。陳有西通過上海名記者楊海鵬轉交而獲得該書稿。楊海鵬是前《財經》記者，3 月 24 日，楊海鵬通過微博曝光神秘死亡的薄瓜瓜的“英國籍保姆”海伍德大名以及王立軍是海伍德案件處理人。楊海鵬向德國之聲表示，他認識該文章作者，但因未得到當事人授權，暫時不能公開作者姓名，不過，細心作者可以通過閱讀及資料檢索知道本書作者是誰。

又據陳有西 6 月 25 日重發按語，自 6 月 24 日晚在陳有西

學術網登出《見證王立軍》後，文章突然被刪。據悉是根據“有關部門的要求”而採取的行動。陳有西堅持“人民有權利知道真相”，將此文重新上傳。《重慶歲月：一個警察的獨白》這個版本是許丹編輯過的，比《見證王立軍》原文更清晰。

這本書稿完成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本書作者有新聞從業人員和警察雙重職業身份，書中提供了大量王立軍任重慶公安局長三年期間“改制”和“打黑”第一手資料。陳有西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認為，通過他在代理“李莊案”過程中對重慶司法系統的瞭解，他認為這個作證式的長文“應該是事實，他在描述過程中帶有個人的情感，但反映的王立軍就是這樣一個人”。也有讀者指出本書“內容水分太多”。一位讀者因此在陳有西學術網上指本書“有事實，也有虛構的成分。一切都是政治需要。”更有評論尖銳指出“此時曝出此文，欲將‘重慶模式’之罪全加於王立軍身上，有意與薄督切割。”但細讀本書，雖然作者全書隻字不提“薄熙來”三字令人驚訝，但作者的“王立軍及其主子”表述清楚流露出作者對薄熙來的不屑。

該書專注於重慶公安，因此無法全方位瞭解重慶打黑以及所謂的“重慶模式”，這也是陳有西說“期望麼寧、付鳴劍們也站出來說話。他們的故事會比警察故事更精彩”的理由。麼寧是李莊案的檢察官，而付鳴劍為李莊案的庭審法官。此外，作者對王立軍在重慶三年的改制全盤否定，相信讀者會對王立軍的是非功過自行評鑑。

下面是為讀者自書中專門編輯選載的一些內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對於有人提出部分內容“有水分”等等質疑，讀者可自己分析判斷——

諸個世界第一背後的“爛攤子”



王立軍和彭長健

2009 年初，王立軍在公安大學進修時的班長對到北京辦事的重慶朋友說：“用八個字可以概括王立軍的全部：變態、殘暴、無情、專橫”。從王立軍在重慶的一言一行看，這八個字全面、準確，毫不誇張，毫不冤枉，的確高度概括了王立軍驕橫跋扈、目空一切的全部人生。

2009 底，看到被王立軍搞得烏煙瘴氣的隊伍，筆者曾在自己的一則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現在的重慶市公安局，用一個字來形容：亂。用二個字來形容：混亂。用三個字來形容：亂彈琴。用四個字來形容：亂七八糟”——這是重慶市公安局的真實現狀，是大多數民警的親身體會，也是王立軍的傑作。

這幾年，公安局沒有一個班子沒有被砸得七零八落，沒有一個組織沒有被攪得地覆天翻，沒有一個集體沒有被整得面目全非。

三年來，王政績顯赫，連創諸個世界第一。如全市民警患病、

累死、自殺創世界歷史之最；幹部、民警被撤職、處分、開除、進“五七”幹校離崗學習改造創世界歷史之最；強烈要求退休的至少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創世界歷史之最；提前退休民警之多創世界歷史之最；百分之九十幾的民警不願當領導幹部，開歷史之先河；民警工作積極性銳減、情緒低落、精神面貌差、主人翁意識缺失、隊伍思想動蕩、厭戰創歷史之最；平均每天二至三個會（有時一天七八個會），創世界歷史之最；民警每天平均加班兩小時，連續三年無星期天、無節日、無休假、無正常上下班，創歷史之最；因過度疲勞，民警發生車禍創歷史之最，有單位一月內就發生車禍六起；交巡平台每天至少被督檢 11 次，每 67 分鐘一次，創世界歷史之最；王立軍之工作能力、工作方法、思想水平、心理素質普通受到質疑，世界罕見；立功受獎創世界歷史之最；挖國家牆角，公安開支同比增幅為百分之七十八，創世界歷史之最；民警離婚率空前高漲；膽大包天，沒人能及！用“天怒人怨”四個字來形容這幾年的“王朝統治”一點也不過份。

在強壓之下，民警開始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變主動工作為被動應付。再也聽不到為警隊建設出謀劃策的聲音；再也看不到為警隊利益增光添彩的行為。這是變化之一。變化之二，同事之間沒有了戰友情，同志愛，互相之間變得如同陌路，冷若冰霜，互相猜虞，互相防範，互相詆毀，人人自危，彼此之間的感情基礎被倒塌、淹滅，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變化之三，口是心非，不敢講實話、真話，不能講真話、實話。不敢堅持真理、正義，隨大流，上騙下，下瞞上，認認真真走過場，踏踏實實搞形式。變化之四，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原則性、鬥爭性和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見了，連“共產黨員”幾個字也很少聽見了，天天聽到的是王立軍語錄。變化之五，骨幹力量出現了較嚴重的斷層現象，主骨力量流失，中間力量未成



2012年2月8日上午10點54分，重慶市政府新聞辦通過新華網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長，剩下的都是“新生力量”，人才正常結構全部打亂、破壞，派出所工作主要是機械應付為主，從所領導到民警，主觀作用幾乎得不到發揮，把人變成了沒有思想的機器。事實上王立軍也不允許民警思考，他給民警發放了各種繩索、鎖鏈，把民警的手腳全部捆綁，大腦全部禁錮。

2008年初，王立軍指示有關部門下文，硬性規定每位民警每天必須完成20條與案件有關的信息收集任務，否則追責。作為刑偵和派出所一線的民警可能辦得到。但是，剛開始的前幾天也許行，天天那樣幹肯定辦不到。作為政工、後勤工作的民警來說，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如果放下本職工作，天天外出搜集信息，本職工作由誰去完成？機關還運轉不？怎麼辦？全市民警祇有大做假文章了，



王立軍資料照片

上級在督導中發現平台摩托車幾乎沒用過，於是發文規定：每輛摩托每天必須行駛二十公里以上。無奈，為完成任務，不得不安排協勤一天騎著摩托到處耍，或專門發動空轉二十公里。

2011 年 10 月，王立軍已經榮升為副市長，仍指示全警做好事，每人每月二件，並錄入電腦系統，其中包括好事內容、對方姓名、聯繫電話等，還要把 2010 年 7 月以來所做的好事完全錄入。完不成任務和弄虛作假者追責。

人一生，應該都做過一些好事，我們在做好事時，問過對方的姓名、家庭住址、聯繫方式嗎？打聽這些之目的是什麼？別人不說你神經有毛病才怪。一分局政委形象地比喻：如果是位年輕女子，又在夜間，人家非說你要流氓不可。於是，全市民警又掀起了一個造假高潮。

“乾坤有江山之意，莫非他……”

王立軍說出的秘密
被官方深埋的案件幕後細節



2003年11月，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現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做客英雄談話欄目《警察人生》，向觀眾展現他與黑社會孤身槍戰的緊張故事，這也是王立軍至今為止為數不多的公開露面之一。

在一本經王立軍欽定的、取名為《視界》的畫冊上，大雕壓《雪》的畫面不但為主色調、主畫，而且從不同角度五次出現，給人的感覺是大雕即將騰空，他給雕賦予：“自由翱翔，祇有征服，沒有妥協”的高貴品格和“氣勢恢宏、摧山撼岳、縱橫萬里、氣吞山河、雷霆萬里”之胸懷。這種品格與胸懷多像王立軍，其實它就是暗喻王立軍猶如一隻雄鷹，而這只雄鷹正展翅高翔，欲“氣吞山河”！

市局大院門口的屏風牆上寫有“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王覺得不妥，令民警用竹子將其遮掩。

市局大門口立有一國旗。王立軍用三色旗取而代之，說是與國際接軌。

大院內有幾個石球，王令工人把“乾坤”二字刻在上面，乾坤有江山之意，莫非他……

王立軍在《沙龍報》創刊號上，欽定了全世界曾任過公安局長、公安部長，後任國家領導人的九個頭像作為楷模。

備受爭議的、被國家安全部門嚴格監控的司某等人秘密跑到重慶，受到王立軍的秘密接見。會見時，司某談到其言行不自由時，王立軍獻計：先佔領中宣部、中央電視台。司某說沒有武裝力量。王立軍說他來作後盾。要幹什麼？想翻天嗎？真是膽大包天！在王立軍發起的“重慶國際法醫人類個體識別技術學會成立大會”期間，王立軍居然也在私下與反華組織人員秘談數小時之久。

有人向王反映，香港鳳凰網上有人把他的頭像與溫總理並排到了一起。於是，他嚇了一身冷汗：“這也太快了點啊，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別好心壞了大事。”於是他按捺住內心的喜，揮刀軟馬謖，一批人又被冤整倒下。王的理由：輿情監管不力。

王立軍來之後，“重慶市公安局黨委”、“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字眼就很少從他嘴裡出現。而各級領導也非常之聰明，面對他時也是“立軍局長”不離口，更有甚者是我們市局的文件上也很少有“重慶市公安局黨委”、“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提法了，取而代之的是“敬愛的立軍局長”。

王已成聖人，其聖旨貼滿了全局上下，寫進了所有文件，貫穿於一切會議，勝似當年的“最高指示”。有的單位還在王的講話前面寫上了“王立軍語錄”的字樣，製成座牌，置於辦公桌上，天天吟頌。現在各級領導不僅出口就能背誦“聖經”，而且市局政治部、警令部與紀委還組織分縣局領導專門考試“王語錄”，上級部門還把抽問民警熟悉“王語錄”當成檢查內容之一，將“聖經”貫穿於一切工作之中，形成了與文革期間才有的，活學活用“聖經”的良好氛圍。一個分局有份五千餘

字的發言材料之中，竟然引用了“王立軍語錄”二十多條！難怪有識之士說重慶在搞“小文革。”有分局領導親自動手，收集、編纂了《王立軍語錄集》，供全局學習鞭策。

“……我們在立軍局長的英明領導下…緊緊圍繞在立軍局長周圍，按照立軍局長的最高指示…絕不辜負立軍局長的期望…為立軍局長負責到底，我們在所不辭，死而後已”之類的個人崇拜之風充斥於重慶市公安局的各級文件、講話、會議、網頁，以及各級領導之口，幾乎看不到“在黨委領導下”怎麼樣。這幾年，黨委突然在重慶市公安局消失。黨的組織生活沒了蹤影（王立軍三年多沒參加一次黨的組織生活）。

“在立軍局長偉大思想的感召下，我重獲新生……”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如此露骨的馬屁精、文革遺風，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正式會議和正式文件之中。

凡王的最高指示，都必須第一時間組織學習，並規定所有民警必須手寫 1500 字至 3000 字不等的心得體會，統一上呈市局存檔，此法已成常態。於是，便有了心得體會“專業戶”；於是全局一個模式，一個腔調，甚至一模一樣的心得體會滿天飛，有的甚至在同一網頁上掛出題目與內容一字不差的心得體會，真正達到了王立軍所期待的“六個一”之目的。人們擔心出現洛陽紙貴現象，擔心儲存櫃不夠用，擔心全局民警都研究心得體會、都練習硬筆書法去了，誰去做公安工作呢？據粗略統計，僅民警寫心得一項，每年就用去 A4 打印紙三百餘萬張，重約十五噸！

為傳承王好竹之風雅，正規化建設檢查組去到某分局時，就令其連根拔掉了營房四週經過幾十年才培植起來的樹木花草，一律栽上竹子，結果因季節不對，竹子全死，原先的綠地全被荒蕪。全局民警無不納悶：好不容易才種植起來的花卉為什麼要拔掉了呢？工作組組長解釋說：“因為立軍局長喜歡

竹子。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要與立軍局長保持高度一致。”

有一位在外地被棄用之人給老王寫信自我推薦，王立軍最喜歡這種人，就將其重用。此人沒幾天就公開宣佈：“以後凡立軍局長參加會議，大家都要起立、鼓掌歡迎和問好，以示敬重。”

公安局每年都要組織一至二次文娛晚會，這種活動，本來是活躍節日氣氛，愉悅民警身心的，結果成了為王立軍歌功頌德的政治舞台，每出晚會有大半節目都在極其高調地唱王舞王，把民警們全部帶入了文化大革命那“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氛圍之中。在場民警都感到太露骨、太媚俗、太出格了，而王立軍卻搖頭晃腦，陶醉其中，還指示邀請一些政要參加，真是恬不知恥！

市局策劃了一台歌詠比賽，全市幾十個單位參加，居然只允許唱一隻歌，一隻專門為王大爺寫的歌。

從打黑圖片展開始，春科長就負責那兒的文字書寫、數字收集統計和講解培訓等。那天，有貴賓前往參觀，講解按計劃進行得很順利，從組織者們的角度看來，可謂無懈可擊，誰知就在參觀者離開之後，大家緊繃了幾天的神經稍微鬆弛下來的瞬間，王大爺轉過了身子，併發出了雄獅般的怒吼：“都給我站住！”他喝斥此次參觀活動的三位現場組織者：市局副局長 A、政治部領導 B 和春科長。老王發火的原因是組織者沒有在現場把他當面介紹給市領導。而組織者認為他經常與市領導在一起，彼此間非常熟悉了，沒必要再介紹。“你們知道你們這是啥行為嗎？”老王的帽子是隨著脾氣而來的，祇要他一發脾氣，就會發出幾頂帽子，“這是政治事件，是反對市領導！反對市領導就是反對我；反對我就是反對市局黨委；反對市局黨委，就是反對市委市政府；反對市委市政府，就是反對黨中央。”春科長回家一邊挑燈寫檢討，一邊把寫檢討的前因後果



2008年6月10日，重慶武隆塌方現場，王立軍在現場指揮救援。

講給婆婆聽。委屈的眼淚把草稿紙都打濕了。婆婆也氣得吐粗氣，她摸了摸兒媳的頭，吐出了三個字：“希特勒！”

有所長彙報工作時由於緊張和缺乏經驗的緣故，把早準備好的彙報內容給嚇掉了，為此老王非常生氣。當時，有一新民警比較機靈，就主動補台，把所長表述不完整的地方復述了一遍。為此，老王當場宣佈所長下課，那位新民警接替所長職務。結果把新民警給嚇住了，跑去政治部哭喪著臉訴苦，說自己不能勝任所長一職，要求堅決不幹，另舉他人。政治部領導說：“不幹也得幹，皇命不可違！”

“王立軍對軍權特別感興趣”

一次，王立軍到軍醫大去查病。醫生診斷後說他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主要表現是性格缺陷。聰明的王聽出了話外音：

性格缺陷不就是人格缺陷嗎？於是他大怒，要把軍醫抓起來刑拘。部隊不允許，說他沒有那個權力，從而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千方百計去弄了個“武警第一政委”的帽子戴在頭上。心想：“看誰還敢說我王大爺沒有那個權力？”

王立軍對軍權特別感興趣，一是坐騎要掛軍牌，開車、警衛要用軍人；二是不顧軍委規定，多次任意動用軍隊從事非軍事活動；三是對當上武警第一政委特別興奮，四處炫耀；四是調動大量武裝力量為其打黑充當打手；五是連軍委命令都拒絕執行，軍委下達的警衛局長命令長時間壓著不予宣佈，警衛局在他的干涉下全部改組，由他掌控；六是成立萬州軍警基地，為控制長江防線，尤其是三峽大壩作軍事準備；七是嚴重違反中央軍委關於重武器配發命令，強行囤積（六百餘支）軍隊重武器。

有朋友問王立軍：據說重慶沒有法？王立軍憤怒地說：“誰說重慶沒有法？”朋友又問：什麼法？王立軍高傲地回答：“王法”！的確，這幾年的重慶，什麼憲法、刑法？什麼法院、檢察院？都是瞎子的眼鏡——等於圈圈，祇有王法的橫行八道。

按有關法律規定，公安收繳嫌疑人的財物，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由物價局進行核價、上繳法院，並由法院統一組織拍賣。可是，在王的授意下，專案組卻將嫌疑人的大批財物長期扣押，既不核價，也不上繳、不歸還，還隨意弄去展覽，公開挑戰法律，並向世人公開，其“膽識”無人能及。

潼南縣公安局的八位民警弄虛作假，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市局對縣局民警沒有提任、處罰權，其權在當地組織部門。因為這些民警“虛報戰果”是上面任務太重而壓出來、逼出來的，當地不同意處罰。王先是指示紀委下去給縣裡做工作。縣裡不同意，最後市局越權直接處罰，是領導的一律免職，是民警的一律處分。

一嫌疑人在大街上被民警開槍擊斃。王立軍批示：“打得
好！”那祇是一位嫌疑人，什麼是嫌疑人？按正規解釋是：涉
嫌犯罪，被偵查機關立案偵查和被檢察機關審查是否提起訴
訟的人。那當街被擊斃者顯然不是，他祇是大街上一位不聽招
呼的路人。即便是嫌疑人，也是不可以隨便擊斃的！還有檢察
院發現民警在辦案中有明顯失誤，就將民警送去的案件卷宗
退了回去。辦案民警不滿，就約了幾位民警去把檢察院給砸了。
情況報到王立軍處，王立軍不問青紅皂白，大筆一揮：“砸得好！”

一天，守卡民警攔了出租車，從乘客身上搜出一把水果刀。
說乘客有行凶意圖，刑拘 30 天。經偵查，刀具是買來削水果
無疑，法制部門批准拘留 15 天，而前面已關押 27 天不扣除。
懂法的當事人不服，去到法制辦討說法。法制辦說：“這種事
太多，他（指王）沒走，我們也沒辦法。請理解，我們也要吃飯，
我們也上有老下有小。”

市局機關大興土木，搞什麼警營文化，從外面請去了民工
搞裝修。由於白天施工噪聲會影響民警為公，施工隊就專門把
施工時間改在民警下班之後的晚上，結果還是觸怒了龍顏——
鑽機聲被王立軍聽見了。他馬上命令把民工抓起來，全部刑拘！
罪證是擾亂辦公秩序。法制部門不知咋辦，覺得‘擾亂辦公秩序’
的罪證太牽強。但是，又不能不處理，王的話就是法律，他說
你“擾亂辦公秩序”你就“擾亂了辦公秩序”。

2011 年 4 月 29 日，高溫達 36 度，創 61 年之最，市局居
然通知全體民警著長袖襯衣，打領帶上班。次日又通知民警穿
短袖。第三日又通知白天著短袖，夜晚著長袖。第四日溫度降
至三至五度，全市民警起床不知穿什麼衣服好了，翹首盼望最
新指示的到來。請問：《公安機關內務條例》還有用嗎？

按照國際慣例，警察所佔比例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於
是，王立軍要與“國際接軌”，說重慶警察與全市人口比例嚴



從2008年6月起，王立軍開始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

重失調，必須加快追趕世界的步伐。於是他立即打破市裡原來根據重慶具體情況確定的公務員年招比例（公安每不超過四百名），不管政府有無財力，有無編製，不管需不需要，三年間招新警公務員二萬餘名（不包括上萬協勤和文職），一年就用完了公安近三十年的指標，目前還有七千餘人沒有編製，靠借錢度日。

按中央規定，不准隨便成立各種非法“協會”，要成立協會，必須經上級批准。而王立軍我行我素，居然不經國家民政部門備案批准，在公安局貿然成立了什麼“戰友協會”、“同學會”等，這些“協會”比黨委威風、派頭、神氣，專門舉辦晚會，組織旅遊活動，設立專門領導、辦公室，撥專門經費等，企圖用“協會”去淡化黨的領導。

現在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允許自由競爭。而王立軍則倒行逆施，要把全市的保安公司幹掉，統一由他指揮，服裝由

王立軍確定（溫總理簽署的《保安條例》規定：保安服裝由國家行業協會指定），保安由公安指派，經費由公安收取。

“公安部不行，重慶市政法委無能”

中央領導到訪之後一般都要合影留念。合影是有講究的，誰居什麼位置，是有嚴格規矩的。一般來說，副職、部門領導從中間朝兩邊按職務大小高低，依次往後排站，中央首長居中。然而，某位中央領導來渝訪問後在合影時，王卻站到了市委書記身邊，把其他比他職位高的一系列領導擠去了邊角。之後，此照久懸市局網頁顯要位置，引起一片嘩然、錯覺與猜疑，給人以迫不及待之感。

凡王出動，王立軍除夜間單獨外出泡澡和會見女研究生之外，外出皆一級警衛。哪怕去市局幾百米之外午餐，也必須前呼後擁，必須一級警衛，其貼身保鏢多達二十五人。一天傍晚，濱江路一酒樓森嚴壁壘，一級警衛，不准食客進入。群眾疑惑：“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吃飯？”保鏢答：“我們局長今晚要在這裡就餐，對不起，另擇位置吧。”有一對新人一年前在某酒樓預定好了婚慶吉日，請好了佳賓。可是，臨到吉日那天，王立軍突然駕臨，說任何人不允許去酒樓，他要宴賓。怎麼辦？皇命難違，弄得酒樓老闆左右為難，弄得新婚佳人七竅生煙。王立軍之霸道行為完全可以與封建帝王媲美了。

王立軍在市局一個文件上說：“公安部在全國用了1800個億搞什麼‘三基建設’，居然沒把刑偵建設列入其中。三年前，有五萬多個大要案沒破，連非洲國家都不如的刑偵技術能破嗎？”前一句話是對當年周永康領導的公安部工作的否定。後一句話是對重慶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工作的否定。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是幹什麼吃的，怎麼把刑偵隊伍建設得連

非洲國家都不如了呢？如此多的大要案沒破，民警幹什麼去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幹什麼去了？一句話說到底：公安部不行，重慶市政法委無能。類似言語，王立軍在不同場合多次流露。

為了統一全國派出所、警車顏色、服裝款式，當年的公安部長周永康可謂嘔心瀝血，從調研、試點，到製作，全國花去人民幣數百億元資金。而王一升天，就為非作歹，改警車顏色、標識，改警服形狀，改國徽模樣（警服、警徽什麼樣？人民警察法有明文規定）。王立軍把女子交警的製式警服改成了戰馬服；平台民警衣袖上的盾牌改為了四隻大雕（王字為四筆）；校警（實為民警）佩章的盾牌也由老鷹（雕）替代。國旗、國徽、盾牌如何使用，國家是有法律規定的，而王立軍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任意更改之，可見其膽大妄為到了何種地步？

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基石，“做大做強派出所”，是公安部的一貫思想，可是，改革家王立軍下強制命令，每個分局必須撤掉多少派出所，於是，一夜之間，矗立於人民群眾心中的派出所頃刻之間不見了。

“在打黑除惡之中，法律無障礙”

為顯示王立軍的善心和對“打黑”的充分肯定，凡近三年來（也就是王立軍任局領導期間）的立功受獎者，一律加官晉級。經統計，短短三年間，就有二千餘人立功受獎。其中一千多人提前晉升。王立軍規定，他到重慶工作之前的立功受獎一律作廢，不與晉級，加官晉級僅限於“打黑英雄”。

王立軍在打黑動員會上說：“在打黑除惡之中，法律無障礙。”也就是說，為了打黑，可以不遵守一切規則，甚至包括法律。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幹的。



2009年11月3日，備受關注的謝才萍團伙涉黑案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

王立軍規定，打掉一個黑社會團夥加五十分，偵辦一個其他刑事案只加二分。於是，一些單位把什麼案都往黑社會上靠。有打黑組把一職工抓走，既不告之單位，又不告之家人。

由於其長時間不去上班，單位就以無故曠工將其開除。半年後，該職工什麼問題也沒“打”出來而被釋放。去找單位，單位叫出示證明，證明其清白。該職工去找打黑專案組，打黑專案組不但不出據任何證明，還恐嚇其不准出去亂說，否則馬上抓進監獄，從而使其失去工作而流浪街頭。類似被亂打之後不給任何說法的現象何此一二！

在一次全局電視電話會上他以貌取人：“從他穿的衣服我就可以斷定他與黑社會有染。”果然不出所料，後來那人還真成了文強的幫凶，成了黑社會骨幹分子。

打黑組長說：黑社會與黑惡勢力，黑社會與一般刑事案是有區別的。可是，經他一攪和、一混淆，全成了黑社會，似乎重慶市早就是黑社會的天下了。比如說公安機關吧，法律賦予其權力祇是維護社會治安，偵查破案，沒有給犯罪嫌疑人定罪、定刑的權力。可是，王立軍可以定罪、定刑，他可以替代其他執法部門。這種嚴重違法行為居然能使相當一部分人認可與接受。還美其名曰加快打擊速度，要讓黑社會把牢底穿，不讓有出獄的機會。

我們敬愛的立軍同志公開強調打擊犯罪實行所謂的“零容

忍”，不少輕微“病人”被判為“重病患者”，甚至“死刑”。

打黑民警說：在我們專案組，我呆的時間不算短，除中途回了單位一段時間外，其他時間都在。當我走進打黑專案組，上級要求人人簽《保密責任書》之後，我的神經就開始高度壓抑和高度緊張，經常吃不好飯，睡不好覺，不是因為工作任務太重，也非身體有其他健康問題。我是執法人員，我總覺得法律在這兒有些變味，總覺得法律不像原來在書中所學的那樣嚴謹，法律是塊麵糰，可以任人揉捏，可以為我所用——這種困惑促使我擔憂，攪得我心緒不寧，六神無主，精神恍惚。其他打黑人員怎麼樣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在這種折磨中度日如年，現在終於解脫了。

譬如：有人與黑惡人員吃了一頓飯，這人與黑惡人員沒有任何往來，祇是互相認識的熟人而已，連朋友都不是。為了擴大打黑戰果，也把人家當作黑社會成員一起打了，還把人家的財物全部收繳。由於知道在法院、檢察院那兒通不過——那還不是贓物，我們就將其沒收，自行處理。這叫什麼事？就說那民間放貸問題吧，國家是允許民間小額放貸形式的。但是，“矛盾無處不在，無處沒有”，民間放貸在化解矛盾的同時，也會滋生新的矛盾。如有人把款放出去就收不回來了。為什麼呢？被借者因無力償還。然而，我們為了擴大打黑成果，就把放貸人打入黑社會。

有律師不服，幫放貸人打官司，結果也受株連。理由是幫當事人說了話。律師不幫當事人說話還是律師嗎？《律師法》就是保證律師為當事人說話的法律呀。

按法律規定，公安機關祇能辦理一般刑事案件，國家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應由檢察機關偵辦。可是，王立軍把自己凌駕於法律、凌駕於法院、檢察院之上，經常先下定義：某人有重大經濟問題，先抓起來。然後交給打黑專案組審查，收集

證據，實施“黑打”。

不知王立軍出於何種目的，他編造了一個彌天大謊，說原來負責公安電腦業務的易聯公司有嚴重行賄行為，私下送了公安局某領導人民幣幾百萬元，令打黑人員把易聯公司中層以上的幾十名領導抓了起來。經打黑組內調外查，王立軍所言毫無根據，為此專案人員多次請求放人，王皆不同意，給所抓公司人員心理和身理造成重大傷害，嚴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運轉，並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而不給任何說法。

按法律規定，嫌疑人被公安機關抓捕，二十四小時（涉黑案五天）之內必須通過書面形式通知其家人。可打黑專案組到處亂抓人，從來不通知其家人，有的家庭長達十幾個月不知其親人去向何方？是死是活？

打黑專案組私設監獄

關於打黑專案組私設監獄之事，法院從一開始就提出質疑。後來由於反響太大，公安局就給法院去了一個函，說明“私監”存在之必要了事。

車管所揪了一批民警，小丹也在其中。打黑組經過反覆調查，小丹什麼問題也沒查出。是放，還是留下繼續審查呢？打黑人員猶豫不決。此時，有人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小丹是內勤，應該知道許多內幕，他還負責單位的電腦管理，有一組數據不知去向，說不定就是他藏匿了。於是，小丹以藏匿數據為由將其刑拘。在小丹的具體指點下，五分鐘不到就找出了數據。被關押八個月的小丹不但幸運地逃過一劫，而且還被正式吸收為打黑骨幹。

一位從事法制工作的肖姓科級幹部對王立軍所謂的機制改革有微詞，就將自己的看法帖上了互聯網。王知道後，指示

打黑組將其抓捕。抓來定什麼罪呢？定誣衊黨中央，還是詆毀改革開放？為了達到“做死”民警之目的，他們對其從警以來所辦理的案子進行了一次徹底清查，試圖從雞蛋裡面挑出骨頭。結果，雞蛋裡什麼骨頭也沒找著。為此，專案人員向王請示放人。王說不行，先刑拘起來繼續審查。肖之弟是律師，懂法，就託人代信給王：刑拘肖依據何在？如果把肖刑拘了，他就要通過互聯網把真相告訴全世界。至此，虛假才在正義面前灰溜溜地蔫了氣，但責令肖以嚴重違紀脫警服走人。

打黑專案組辛苦了，就到某地去吃魚。魚老闆招待不周。打黑專案組為此把魚老闆以“黑社會”分子辦了。理由非常充分：有組織、有綱領、有經濟來往。條條都與“黑社會”性質相符。原來，那“有組織”就是組織閑散村民夜間巡查魚塘，防止塘魚被盜；“有綱領”就是村民巡查規章制度，如幾小時之內必須巡查一次等；“有經濟來往”就是每月發給巡查人員人民幣幾百元的勞務費。

忻建威（曾任王立軍秘書）：他們沒發現我有什麼問題，就把我弄去打黑，還安了個有權、有責，但無職、無薪的副組長。上面給打黑專案組定立了三條“鐵規”，即：不准告訴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兒你去了何處；不准告訴任何人你在幹什麼；不能給與案件無關的人透露案件任何信息。

對於這三條，我還基本接受，因為在特殊情況採取特殊措施，公安機關應該有這個權利。此刻，也就是打黑初期，我認為還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正常在一些領導的誤導下很快就被打破。打黑“新規”規定：凡抓進去的人，頭上都要戴黑布套，都要腳鐐手銬鎖在鐵椅上，二十四小時不允許睡覺。並且聽說有的打黑組還動用了其他酷刑。紀委還派員常駐打黑基地，檢查、監督打黑人員執行“鐵規”、“新規”情況。我從警十幾年，在大學也是學法的，一看這勢頭就不對頭。



2010年7月7日，重慶，文強案執行。市民紛紛來到市委門口拉出橫幅拍手稱快。

這本來就是刑訊逼供，就是違法行為，作為紀委部門不去制止，反而還去慫恿違法犯罪行為，在維護法律和踐踏法律上，紀委扮演了什麼角色？

後來，公安部派出專人對重慶打黑情況進行調研，欲將其成功經驗向全國推廣。我就說重慶的打黑不可複製，重慶打黑是特殊環境之中的特殊產物，它可以超越一切，甚至法律，這太嚇人了。對於黑社會，必須採取斷然措施，特殊手段，這在歷史中也不是沒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對待本國黑社會“黑手黨”時，就不講法律，不講程序，抓到一人斬殺一人，使本國“黑手黨”分子聞風喪膽，紛紛逃往他國躲避。但現在我國是法制社會了，並且全世界都在向法制、文明方向發展，我們這種“特殊手段”敢公諸於眾嗎？敢見陽光嗎？如果誰將其曝光，不引起世界公憤才怪。

有人紮了草人立於路邊，並在草人身上懸掛了與王立軍不利的字條。老王立即批示：成立專案組，由某某局長親自掛帥，一定要將這反革命性質的家夥捉拿歸案！有人磚頭砸壞了有“打

黑”宣傳內容的玻璃櫥窗，王批示：成立專案組調查……有人統計，三年來共設專案組近百個，有的名不符實，有的名存實亡，有的有頭無尾，有的為虎作倀，有的有雷無雨，有的人浮於事，有的成立一年多，一直不知幹什麼，有的自動解散無人過問，有的……

有的律師依法見了當事人而被納入黑名單，有的被取消律師資格，有的被密捕，有的被驅逐，有的被追捕。相關領導亦受牽連。

王立軍居然還下達這樣的任務：每個單位每月必須搜集多少條“黑社會”線索。也就是首先肯定你那個轄區有“黑社會”，再去收線索，再嚴打之。

打黑第一案刑警隊長被黑打：王勇，連續三年被評為重慶市破案能手，十次榮立三等功，二次榮立二等功，四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他所領導的刑警隊、專案組，曾六次立功受獎。誰會相信，就是這樣一位響噹噹的，領導、群眾認同的，黑惡勢力聞風喪膽的刑偵精英，卻被王立軍棄用；就是這樣的人才，卻被打黑專案組抓進私設監獄長達半年之久！誰會相信，他就是打黑專案組組長，並且還是重慶打黑第一案的一線指揮員！關於打黑勇士們毆打王勇之事，王勇不想回憶，更不願講出細節，但他說的一句話已經包含了所有內容，他憤怒地說：“他們比國民黨還殘忍！”而事實也充分證明了他們對王勇動了酷刑，因為王勇左鎖骨被打斷，身上留著多次傷疤，自己以及家人的心靈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創傷。

“6.30”案不過就是一樁見慣不驚的普通刑事案，沒任何特別之處。但他發現上層領導不同尋常地重視，幾乎每天都有最新指示，隔三差五就有上級機關的工作組前去督察、指導、過問，他對王立軍把與本案無關的證據累計到本案上，一切往團夥上靠，靠黑社會上靠，往政治上靠，以擴大戰果的指示

有些含糊，由於王勇正常情緒的流露而被不正常之人的理解，在“6.30”案還沒結束之時，他那專案組長的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給擱了。

王勇離開“6.30”打黑專案組之後，又馬不停蹄地到了萬州打黑專案組，並摧毀了兩個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夥。老王不滿意，老王斷定：萬州的“水”很“深”，黨內、在公檢法、在政府機關內還有保護傘，有代言人！王勇感到為難了，王所說的“黑社會保護傘”、“黨內代言人”純屬主觀臆斷，憑空想像，連“蓋子”都沒有，哪裡去“揭”呢？

可老王要弄清楚你王勇為什麼“揭”不開“蓋子”？你是否與黑社會同流合污，或者還有其他什麼見不得天之事，說不定就是個黑老大——就這樣，王勇被我們敬愛的立軍局長想像成了文強的又一“金剛”而被打黑專案組秘密抓捕。王立軍到重慶始，指示凡抓人，皆戴上黑布罩，這不知是保護當事人的肖像權，還是怕暴露他們自己某些見不得人的勾當。王勇還是穿著警服的警察，還是堂堂刑警隊長、堂堂中共黨員，他們居然也給他戴黑布罩，還從監獄借來了刑椅。這種刑椅是監獄專為那些已經判了刑，被送至監獄實施改造期間，有逃跑、自殘、毆鬥和拒絕改造傾向的重刑犯使用的，但自購買之日起還從未使用過。可是，我們的打黑勇士們居然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同志身上。一位臨時負責人看見後覺得有些不妥，就暗示打黑勇士們要慎重。說：“王勇還是一位正式人民警察，你們怎麼可以用重刑呢？”打黑勇士們大多來自邊遠區縣的刑偵部門，多少也懂一點法律，也覺得有些過份，就向市局領導請示，結果得到的答復是：“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打黑勇士們從王勇口中未撈到一根稻草，感到非常吃驚：一個刑警支隊長，怎麼可能兩袖清風呢？於是勇士們先把王勇之弟抓起來，不問青紅皂白就一頓毒打，然後戴上黑布罩，



2009年7月12日，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親切慰問“打黑除惡”參戰民警。

戴上手銬腳鐐，不給吃喝，丟進黑屋餵蚊子。

打黑勇士們第二天又去找王勇前妻的麻煩。他們曾對王勇說：“查不出你的問題，不相信你前妻沒有問題，至少有偷稅漏稅行為，總之非把你弄下課為止。”

王勇利用去醫院治療的機會逃離虎口。打黑勇士們通過“中間人”給王勇傳話，叫王勇多少認一點，然後弄個假手續，走走程序，你知我知大家知，心照不宣就行了。然後，打黑專案組以受賄罪將王勇的材料送交法院，但不批捕，更不開庭，弄一張虛假取保文書了事。經過利弊權衡，王勇認了。

“欽定”“示範”刑訊逼供

刑訊逼供司空見慣，尤其在“打黑”中，由王欽定，普遍使用。而私設監獄也不只一兩處。打黑之初，王明確指示，可以對包括民警在內的一切涉嫌人員採取一切手段。這“一切”就暗指

刑訊逼供。之後，刑訊逼供就流行於打黑專案組了。

一次，重慶新聞單位舉辦新聞幹部培訓班，特邀王立軍教授去授課。其間，他出示了一張把文強四肢成“大字”鎖於牆壁、渾身血跡斑斑的照片。說：“像這種圖片就不宜公開發表。”當時，文強還處於審查階段，此間動刑是嚴重的違法行為。而王立軍居然把公安機關的違法行為公諸於眾！

由有關部門下文，強行參觀“打黑展”。但不准照相、錄像和筆記。因為是“黑”的，擔心“近黑者墨”。

彭長健被抓那天，王立軍當眾朝彭膝蓋踹去，致使彭一個趔趄倒地。彭從地上艱難爬起，王立軍待彭立足未穩之際，掄起巴掌擊打在了彭的天靈蓋上，使彭再次倒地而大小便失禁。當時彭僅為涉嫌犯罪之人。王立軍之示範還真立竿見影，之後，刑訊逼供，打罵嫌疑人之風便盛行於重慶警方。彭在審查期間，連吃飯都不給筷子，只准用手抓起吃。

打黑組長：刑訊逼供、虐待嫌疑人的問題，在立軍同志的認可與支持下，這幾年在我們的辦案中又沈渣泛起。僅“3.19”一案，案件至今沒破，而刑訊逼供卻使多名嫌疑人受到傷害。就說眾所周知的文強案吧，一次，在獄中被審查的文強，對打黑專案民警雄說：“你們要依法辦案、文明辦案喲，我以前還是你們的局長喲。”雄眼睛鼓起牛卵大，輪起巴掌就朝文強臉上狠狠扇了過去。此事反映到了王大爺那兒，王大爺哈哈大笑之後爽朗地說：“打得好！這民警很勇敢，應該重用。”追隨者馬上將其提升為刑警支隊副支隊長，還在副字前面加了“常務”二字。

這幾年，刑訊逼供在打黑組已成家常便飯。在審查刑警總隊副總隊長黃代強時，王立軍親授旨意：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結果黃被打得皮開肉綻，連腿骨都露了出來，還沒等到宣判，人就面目全非了。黃代強被送抓進打黑專案之後，就一直用黑

布套罩著頭部，祇是吃飯時才揭開一會，直到關進看守所也是一樣。江北分局刑警支隊領導王勇，在審查期間右腳被打黑人員打斷；羅力坐鐵椅三個多月，致使下身糜爛；彭長健、趙黎民等領導皆受到長時間的非人折磨。

2011年4月17日是個黑色的星期天，因為一場人禍從天而降，把忻建威（曾經的王立軍秘書、指揮中心副主任）從人間砸入了地獄。那天他本來是輪休，聽說科裡有事，他就到單位主動加班了（到五洲賓館開會）。中午時分，分局政委周窮給忻建威打電話，說有事找他，叫他馬上去他辦公室一趟。結果一去不返。

幾個陌生人掏出一張“雙指”決定讓他簽字，說他有嚴重行賄受賄行為，要帶他去紀委接受審查，四五位彪形大漢一擁而上將忻建威連拉帶推押上了專車，說去紀委，有人把一個黑色布套罩在了忻建威的頭上。此時，忻建威還有些清醒，就說：“我曾經是王立軍的秘書，你們也敢抓？誰指使你們這樣幹的？王局長知道了不脫了你們的警服才怪？”忻建威聽到一陣訕笑，然後有人大聲說：“你別天真了，抓你是奉最高機關、最高領導的命令。”他被推下汽車，推進了一個漆黑的小屋就開始拍照、搜身。搜去了現金、工資卡、手機，以及拴褲子的皮帶。從此，他失去了一切自由；從此，他成了打黑者任意擺佈的“囚徒”；從此，他連自己的姓名也不准呼喊了，被編成了一個序號（九號）；打黑人員把他架上鐵椅，要給他戴手銬、腳鐐。其實他不知道，那就是重慶“打黑”專案組私設的監獄之一。接下來，他開始過上了連續三輪非人的日子。

第一輪九天九夜。

忻建威被鎖上鐵椅後，在那上面一鎖就是九天九夜。房間沒有空調，不准看書、看報、看電視、不准與審訊人員之外的別的其他任何人員交談、不准睡覺。這與當年蔣幫特務對

待共產黨有過之而不及！

審訊人員每次上二人，每次兩小時。他們五六十人輪換進攻，不准你休息，不准你喘氣。如果見你疲倦閉眼了，就用巴掌、拳頭、枕頭把你打醒。他們如果審累了，就喊武警頂班。

審訊的第一輪問題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公安局原來那些領導朱明國、劉光磊、王華剛、陳雲生、楊增渝、文強、彭長健等如何私下密謀、落井下石，如何耍小動作，如何排斥王立軍等。打黑人員說他不老實，其中一位姓雄的打黑英雄上去就給忻建威一陣暴打，還說：“你算老幾，重慶市公安局的廳局級領導老子打多了，你是老子打的最小的官。”

第二輪五天五夜。

“前九天九夜，他們沒讓我閉一分鐘眼睛，我睏得大腦嗡嗡直叫，雙眼紅腫，雙腳浮腫，脈跳加速，下身糜爛，還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氣。答：不行！我要求去醫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動一下。答：不行！

第三輪三天三夜。

除在肉體上百般折磨忻建威之外（除沒有使用辣椒水、老虎凳和烙鐵之外，他們所想到的手段都用了），打黑幹將們還絞盡腦汁企圖從精神上打垮忻建威。他們不讓忻建威洗臉、漱口刷牙、理髮、刮鬍鬚。不許通風透氣，連屙屎屙尿都由持槍武警押送。不許與單位、組織和家人聯繫。

一天，打黑幹將們又把忻建威押上鐵椅子銬住，還在他左右各安排了兩位荷槍實彈的武警，氣氛搞得既嚴肅又緊張。

一天，一位姓黃打黑幹將說：“忻建威，你有時間耗，我們可沒有，我們還有許多其他案要辦，你隨便認一點，也讓我們好交差。否則，你永遠出不去……”忻建威決定改變鬥爭策略與其周旋。他敞開胸懷說：“哥們，說吧，你們到底需要什麼？需要什麼我就說什麼，就承認什麼，莫說幾百塊錢，那“3.19”

案（持槍殺人搶槍案）都是我幹的！記吧，全記上，我馬上按手印！還有你們破不了的那些殺人、搶劫案，都是我幹的。我全部認了，保你們如願以償。這點忙，作為兄弟，我可以兩肋插刀。”

2010年8月15日，他們把忻建威轉移到了石子山“五七”幹校。在一間不足十平方的房間，安排兩名武警二十四小時看守——享受著監獄重刑犯的待遇。規定每天寫五千字以上的認罪材料，動員認罪服法，去現身說法，不准看書看報看電視，一切與世隔絕。

忻建威的身體原本非常健碩，走出打黑基地後，他明顯感到身體的多個器官不能正常工作了，於是他強烈要求請醫生救治。經過近一個月的請求，經過近一個月的層層審批，終於盼來了一位軍醫。經軍醫初步診斷，說忻的病情非常嚴重，必須迅速送醫院治療，否則有生命危險。又經過近一個月的艱難等待，忻建威獲得了去醫院的權利。但是，要由持槍戰士押送，要用黑布蒙住雙眼，要自己付醫治費，不准寫自己的真實姓名。

經醫院檢查，忻建威患上了多種疾病，並且全是打黑組的功勞。如血栓、心肌炎、心絞痛、小便失禁、尿血、雙眼視力模糊、聽力下降、雙下肢浮腫、陽萎、頸椎彎曲、腰椎突出……一位健康的壯年人民警察，成了一位心力憔悴、渾身疾病的殘廢人。

2011年3月21日，打黑者們挖空心思給忻建威羅列了五大罪狀（給文強生日送禮，幫公司培訓安保人員三次，收了六百元，行賄領導，截留了十件襯衣，每件五十元，與局領導去消防總隊開會時，簽收了五百元的會務費）並把材料送進檢察院，哪知檢察院一條也未採信。無奈之下，他們就以紀委的名義對忻建威進行了最嚴厲的處理。紀委的處理文件題目是：重慶市公安局關於給忻建威行政撤職的處分決定。

那天,王大爺在機關一次大會上宣佈,說禾苗(區局副局長,王立軍秘書)貪污公款幾百萬,還私設小金庫等,接下來,禾苗就被打黑專案組戴上黑布套,戴上腳鐐手銬,鎖在了那冰冷、堅硬的鐵椅上,然後接受了與犯人一樣的審訊。

第一輪審訊的主要內容是坦白交待與原公安局長劉光磊的關係。第二輪審訊從政治問題轉移到了經濟問題。第三輪說王立軍的第三任秘書以有嚴重的行賄受賄罪,因是禾苗推薦,禾苗有失察之責。第四輪攻勢追查禾苗行賄受賄的情況。在鐵椅上三天三夜沒合眼的禾苗的確有些受不了了,他想早點獲得自由,於是就開始“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一系列“罪行”。如:某日收到朋友送去的購物券一張,價值人民幣 200 元;某日收到公司送去的月餅一盒,價值人民幣 30 元;某日收到老鄉送的鋼筆一隻,價值人民幣 170 元,自己生日收到親朋好友送的壽禮人民幣三萬餘元(還禮人民幣五萬多元)……就這樣,禾苗被判刑三年。

王立軍在重慶的“體制改革”

“首頁簽字法”:就是上級下發文件,不附正文,祇有首頁,並規定人人在首頁上簽字後由有關部門統一回收保管。民警勿需知道內容,也知不到內容,簽字畫押即可。所以事後問起民警文件內容皆一問三不知。但是,在貫徹執行中出了什麼問題民警卻要承擔責任。

“責任倒查法”:按民間的說法叫“翻舊帳”。事情無論過去多久,你都有責任。

“手寫心得法”:就是全警“寫心得、寫論文”。凡王立軍有講話,必下文全警學習、討論,並且每人必須寫出心得或論文。其他部門也跟風,凡事都下文寫心得、論文,並且必



2010年2月5日上午，王立軍慰問基層民警。

須本人親自用手書寫，不得用電腦打字和複印，不得他人代筆。為了應付此事，有的單位專門組織了“心得、論文”寫作班子。初稿形成後，領導再抄寫一遍，或由民警摹仿領導筆跡謄抄。為此，有人因寫心得、論文得到王立軍的賞識而加官晉級，有人因此而成了作家、書法家，有人還寫出了數十萬字的論文專集。

“所有工作排名法”：如打擊破案，不管單位人員多少，不管所處地域何處，黃鱔魚鰍一般齊，統統弄去排名，落後者追責。於是，那些祇有幾十人的單位當然比不過上千人的單位，結果其領導被整得啞巴吃黃連，有口說不出。

交巡平台：全市設立交巡平台 500 個。要保持一個平台的正常運轉，最少需要民警 25 名，協警 15 名，汽車二、三輛，摩托輛四、五輛，每個平台每年需要經費人民幣 350 萬元左右。

全市要在一夜之間增加民警 1 萬 3000 多名，協勤 7500 多名，首批三百個平台年需經費 10 億 5000 萬元！人哪來？王大爺有辦法——機關民警全部趕到平台。撤去派出所，大量招收新警（為充實平台，全市近三年新招民警上萬名。招進大批諸如蔬菜研究生、古漢語碩士去站平台，王親自出馬去刑警學院招了一批刑事專業研究生，說重慶刑偵缺人才，結果全弄去守平台）。全市警力、裝備、人民幣等，全部向交巡平台傾斜。於是，“交巡警是前娘養的，其他民警是後媽生的”說法流傳全局。

交巡平台成立之後，王立軍給交巡警規定了四大任務，把維護交通秩序放在了末位。那麼，交警主要幹什麼呢？破案。如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破案，那麼刑警隊又幹什麼呢？派出所又幹什麼呢？於是，有聰明的、理解領導意圖的分局領導馬上把刑警隊、派出所的骨幹統統抽調去了交巡平台，並在交巡部門成立了專門的刑偵隊伍，讓刑警隊、派出所為交巡警服務，全分局圍繞交巡警轉，把一切戰果記在交巡警的功勞簿上。公安工作幾十年創下的模式被老王同志一夜之間徹底抹殺。某分局根據工作需要，將交巡警調整了幾個到實在無法維持正常工作的派出所。結果使王立軍勃然大怒，說分局領導不講“政治”、不顧“大局”、不識“時務”、不聽“招呼”，下令嚴肅追責。緊接著紀委“約談”，通報全市，從此該分局領導威風掃地，印象全無，主要領導被無緣無故免職。

有個派出所原有 16 名民警，王立軍來之後，在該轄區成立了平台八個。派出所轄區沒有擴大，任務沒有改變，公安人員卻增加了 20 多倍，公安經費增加了 300 多倍。有個地區原來祇有一個三、四十人的交警支隊，每晚三個民警就可以完成社會秩序的維護任務了，現在卻增設了 14 個平台，300 多位民警、280 多位協勤和 60 餘位文職，每出一次警至少耗資一萬元人民幣。如此大躍進式增加平台之後，效果又如何呢？可以這樣

講：以前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十件案，現在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件案，交巡平台每月平均破十八件案，加起來還是二十件。

正規化建設：菸灰缸裡的菸頭不能超過三枚；辦公桌上不能放文件、紙筆等辦公用品。某分局為了正規劃建設達標，每個派出所投資人民幣 50 餘萬元。派出所專門請來了形象設計公司、花木公司、裝飾公司、清潔公司。把派出所裡裡外外重新改裝了一遍，左邊的搬至右邊，分開的搬至一堆，樓上的搬至樓下。把辦公用的桌、櫃、椅全部集中至辦公室中間，全部清洗一遍，用小刷兒除去縫隙灰塵，灑上香水，關緊門窗，防止塵埃進入，不准民警進去辦公，防止踏髒地板，等待上級正規化建設檢查。但是，百密一疏，還是“葉兒惹了禍”。那缺少陽光、氧氣的花卉掉了三片葉子在花鉢之中，結果所長被當場宣佈下課。

一天，市局某單位突然有人敲門。頓時，正在辦公的民警有的嚇得臉青面黑，有的嚇得手腳無措，有的嚇得驚恐萬狀。何故？因為他們都以為正規化檢查組去了。

公安建設四十九項遠景規劃：其中要組建取名為“艦編作戰混合平台”的艦隊，預計投資人民幣 1 億 2000 萬元；建設相當於十個大學城那麼宏偉的警察公寓，預計投資人民幣 80 億元！

《體制改革方案》：他要把多餘的、臃腫的機構裁掉，建立精幹的、高效的公安機關。最先遭殃的是機關民警。一夜之間，把機關民警趕出了機關大院。當時就逼得有的大哭，有的出走，有的跳樓，有的提前調離，一個機關大院被籠罩在黑色恐怖之中。機關女民警花右腳殘疾，行走不便，那幾天又生病住院。機改中，大家都以為領導會開恩，結果還是……單位領導派人去醫院將其抬回，宣佈其被發配到了邊遠派出所。機關民警趕走了，機關沒人了，機關工作如何開展呢？王

立軍大腦一拍：向全市，乃至全國遴選。

把民警折騰了一番之後，他又開始折騰幹部了。某天，王立軍心血來潮，一夜之間把全局 400 多名處局級領導的職務撤了，說重新競爭上崗。接下來又命令他們必須報名競爭，不報名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就要由紀委嚴肅追責。把局處長作弄了之後，王立軍又開始作弄科所隊長了。據初略統計，2010 年至 2011 年兩年間，市局政治部就下發關於幹部任免的文件 121 份，有一 1131 位（人次）處局級幹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 47.5 名（人次）被任免。根據王立軍指令，還有基層 6372 名（人次）科所隊長被任免，佔全局科所長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九點八。通過競爭上崗之後，這些新上崗的“幹部”又怎麼樣了呢？按照《體制改革方案》，試用期為一年。一年到來之前，市局調集了龐大的工作組，按照《體制改革方案》標準對其進行考評，結果，百分之七十五不合格。王很不高興：“怎麼會有這麼多人不合格呢？這不意味著體改不成功嗎？”於是他重新定調：“不合格只允許百分之一存在。”

派出所進行“改革”：在王立軍的“關懷”下，派出所出現了前所來有的“新氣象”。所領導走馬燈似地變化，失去了與當地政府和民警的溝通，有經驗的骨幹幾乎全部調去平台，紛紛提前退休。新民警佔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們既無公安工作基本業務知識，又不會開車，不會說話（大多為外地人），從而使派出所工作出現嚴重斷層，有許多派出所面臨倒台、崩潰的境地。

“警營文化”：為了沙龍，一切必須讓路。調集全市民警每天乘車數百公里到市局機關去沙龍。夏天不准擦汗，冬天不准搓手，去那兒喝咖啡、吹聊齋。全市各單位的沙龍應運而生，有民警一月參加了六、七次沙龍，上級規定開會必須去沙龍，看影碟必須去沙龍，交朋友必須去沙龍。因為民警經常被上

面指令要去沙龍。

市局各部門都下達了沙龍任務，必須去多少人，穿什麼衣服，沙龍多少時間，什麼內容，完成論文多少篇等等。為完成任務，各單位傷透腦筋，有時連協勤都派不出了，有時連網上的論文都抄完了，有時一篇論文改好幾次題目應付了事。

機關破案：王指示機關政治部、後勤伙食團等各部門都必須參加打擊破案。於是有關部門馬上下文，安排任務；於是，寫文件的、算帳的、燒鍋爐的、管倉庫的，皆傾巢出動，一個全局破案高潮在重慶市公安機關形成。

“短信辦公室”：他專門成立了“短信辦公室”，有正式文件，有內容限定，有責任分工，還有考核排名。市局紀委、政治部、警令部、各分局每天進行短信轟炸，有天下午筆者就收到 48 條短信，平均每小時 12 條，炸得民警頭昏腦脹、厭惡致極、壓力陡增，不少民警為此換了手機卡，設了黑名單。

平聯建設：王下令每個單位必須在規定時間內修建一個“平安聯動信息平台”（全稱為：平安重慶應急聯動防控體系數字化建設工程），說是警民共享信息的指揮部。僅此一項，政府得付出人民幣 60 多億元（事後維護費、人工費除外，此費用每個單位每年至少得開銷人民幣 1000 萬元）！在這之前，有單位斥資人民幣七千餘萬元修建了類似平台，五年間依靠平台僅破獲了一樁價值人民幣三百餘元的還無法立案的盜竊案。

“只准一個聲音，服從於王朝統治”

王立軍搞了個所謂的“六個一”鐵規，中心思想是：全局上下只准一個聲音，一個鼻孔出氣，一切聽命於王、服從於王朝統治，不准問為什麼，不准解釋，誰解釋就會說誰“解釋能力大於工作能力”，上面說“吃飯”，下面絕不允許說“就餐”，



2010年2月28日，重慶市召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階段總結表彰大會，王立軍等6人被授予“重慶市人民衛士”稱號。圖為大會當天，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王立軍等受表彰先進個人合影留念。

否則就是違反政治紀律，就要興師問罪。

有民警對王立軍所謂的“機構改革”有異議（全局民警皆有異議），就通過互聯網發展了自己的看法，結果捅了馬蜂窩：先是調離原單位，處分通報，繼後被送進了勞教所。

一位年輕體育教師因對遍街安攝像頭有異議（按王的設想，此項支出全市至少需投入人民幣30億元，還沒算每年的維護費），就在網上發了一帖。在京開會的王大爺知道了，令一副局長馬上去北京彙報。然後帶回六個字：“落地、徹查、嚴懲！”市教委、老師學校、街道居委會皆為之解釋求情。王不但不為之所動，在刑拘教師的同時，還嚴肅查處了十餘位民警，其中包括秉公辦事的民警。

《重慶公安報》，那是一張由張愛萍元帥題名的具有70多

年歷史的報紙，是重慶市公安局的名片，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四川、湖北的同行都曾前來學習取經。它是重慶公安民警喜樂聞見的重要載體，是民警每期必讀的良師益友。也是隊伍思想教育的活教材。就是這樣好的一個品牌卻被立軍同志砍了，辦了一張專門為他自己歌功頌德的《沙龍報》

“民警心聲”是民警們交流思想的平台，一度時期每日有上萬人點擊，為此而受到公安部表彰。王見之怒髮衝冠，馬上令其關閉，說民警們吐露心聲是發“雜音”。

若互聯網上出現不利他的消息，他馬上令專人立即刪除。

組織“網絡打手”：對付發“雜音”的群眾（或覆蓋、或反擊、或跟蹤逮捕）、發佈虛假信息，蒙蔽不明真相群眾。一是強制刪除、覆蓋不同政見之帖；二是跟帖予以還擊，迷惑群眾，人為地左右、誤導輿論；三是對不同意見者實施調離、撤職、開除，以及刑拘等處罰。當要打倒某人時，馬上號召全市民警扮成網民，在網上捏造事實，製造假象，煽風點火，推浪逐瀾，口誅筆伐，形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勢，故意挑起網民鬥網民，左右輿論，造成領導誤判，影響政府決策。

“黨的幹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會”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在王立軍的大腦中形成了一個固定概念：共產黨的幹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會。按照邏輯學的三段論推論：因為共產黨的幹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會，重慶市公安局的幹部是共產黨的幹部，所以，重慶市公安局的幹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會。在這種先入為主的“固定概念”的指導下，王立軍一到重慶就把目光盯住了重慶市公安局的所有幹部，尤其是廳局級領導，並把與這些領導關係密切，甚或有來往的人皆納入了被監視、被控制、被調查、被打擊的“黑名單”之列。

由於王三天兩頭換人(市局機關各部門的領導，沒一人沒被他換掉，有的部門一年間就換三四次領導，所有單位皆被捉弄得找不到北)，弄得人事部門非常頭疼，經常是一位領導剛下任命文件幾天，板櫈都還沒坐熱又被刷了下去。他們後來乾脆懶得下文了，反正”計劃沒有變化快”。

九名局領導，就被王立軍以各種理由幹掉七名，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八。另兩人的命運也岌岌可危，早就傳說要被棄用。市局其他領導，沒一位沒被王立軍當眾奚落、羞辱過的，他們比老鼠見到貓還慘。因為老鼠見到貓還可以躲、可以跑。而他們祇有伸著脖子任其宰割。由於王立軍的亂劈柴和喜怒無常，弄得基層領導們經常提心吊膽，夜不能寐，人人自危。如果在電話中聽到王立軍的聲音，無人不神經緊張，手腳發顫。為此，相當一部分領導落下了明顯的神經衰弱、神經質和恐懼症等毛病。

王立軍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王立軍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亦不行。這幾年，市局網頁上見到頻率最多的就是任命通知，幾乎每周就可以出現一大批，看得人眼花撩亂。王經常宣佈某某下課，某某上課，既勿須召開會議研究決定，也勿須下文確認，王立軍說了就算數。什麼是金口玉言，王立軍就是金口玉言，他手中帽子滿天飛，扣得你氣喘吁吁；他手中棍子遍地打，打得你無地自容。你昨天是一介草民，今天可能就黃袍加身了；你昨天還在台上指手劃腳，你今天可能連狗屎都不如了。他利用手中權力，我行我素，獨斷專行，飛揚跋扈，把全局幹部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由於沒有正式文件，有些人一直也不知道自己是官是民。現在有一批幹部名叫“黨委委員”，誰也不知道這是黨內職務還是行政職務，是有職務還是平頭百姓。就是不給任何理由，不給任何說法就把你也許是通過畢生心血才掙來的帽子輕而易舉給摘了，你還必須履行其

職責，又不准你退休。還有一批幹部就是通過所謂的體制改革，末位淘汰，把你弄去沒有時間限制的“五七”幹校，一蹲就是幾年，只領俸祿，不工作、不履職，天天看電視、鬥地主、吹聊齋。等於“軟囚”，按重慶人的說法叫“軟打整”，按老王的說法叫“邊緣化”。

王立軍到一個分局檢查工作期間，一年輕副局長在王講話時插了一句話，結果被當場宣佈撤職。

王立軍給一廳級幹部打電話，令其五分鐘之內趕到他辦公室。廳官因遠在六七個鐘頭才能趕回的郊縣，為此王當場宣佈其撤職為民，並掛網通報全局。數月後，此廳官員又官復原職，由民警提升為廳官。

一次，某副局長不慎講出了重慶話，王立軍當著滿朝文武和記者的面罵得那位副局長面紅耳赤，下不了台。還有一位副局長曾是他“打黑”的得力助手，因其對王立軍刑訊逼供、私設監牢、關押記者、打擊無辜有異義，王立軍就馬上將其排擠而走。

在一次民警大會上，王立軍指揮武警當眾將一科長揪出，甩了帽徽，撕了領章，戴了手銬，押上警車，送去私監”協助調查”半年之久：不准告之家人，不准看書看報看電視，不讓睡覺，仰頭看大功率燈泡、恐嚇等。”調查材料”不能科長怎麼說就怎麼寫，而要辦案人員怎麼說你怎麼寫。半年之後，簽下保密協議後走人，說沒他什麼事，不給任何說法與解釋，只規定他不准向外面的任何人，包括家人洩漏調查機密。

江某為了當廳官，行賄文強三萬元人民幣，因此而被撤職。江某不服，就向王立軍彙報說明，說那錢是在他當廳官之後送的，是黨委集體研究的拜年金，有黨委記錄作證。經調查，江言屬實，王立軍欣然命筆：“澄江”，意思是：“你的問題澄清了”。並將墨寶賜於江，而廳官則不明不白地沒了。

一次，他問隨行的幾位處局級領導：“那亮點的全稱是什麼？”政治部一位領導搶先老實回答：“亮點，就是亮點夜總會的簡稱，全國人民都知道。”老王聽了不高興：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事，我老王怎麼不知道呢？這不說說明我孤陋寡聞嗎？於是他轉過漆黑的臉，用手指惡狠狠地指著那位個子不太高大的政治部領導的頭說：“你他媽這個樣子，就是重慶市公安局的一大亮點，你屌泡尿照照，有掃帚高沒有？”罵得政治部領導無地自容。

李春生是一分局政委，廳級領導。後來，因李春生調辦公室工作期間沒把王立軍服侍好，被王立軍“邊緣化”（王立軍口頭禪）一年多，最後被王立軍一腳踢去當了派出所長，這是天下奇聞吧，廳級派出所所長，算得上吉尼斯記錄吧。

王立軍參加市局機關一大會，有位科長的手機鈴聲突然響了。王大怒：“老子槍斃你！”下來，科長雖然倖免於死，但科長一職被擱。

“除了刑拘，就是追責”

現在重慶市公安局，最時髦、最隨意、最普遍、最廉價的工作方法除了刑拘，就是追責。彼此之間沒有同志關係，沒有戰友關係，祇有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也沒有人民內部矛盾，祇有敵我矛盾，當然就完全沒有了互相信任、互相包容的關係。近三年來，王立軍搞什麼“零容忍”，被處理的民警、科所隊長佔全國同類人的五分之一，相當於幾個團的人數！按王立軍的說法，“經他整治”，隊伍至少要好二十年（可以預料，“經他整治”的重慶市公安局二十年都恢復不了元氣）。結果，“經他整治”之後，市局一份文件稱：發生問題的民警反而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比反右和“文革”殃及的人還多得多。

“刑拘”，是這幾年王立軍隨時揮舞的大棒。一位年過半百的法醫技術民警，沒懂起王立軍必須把當事人鑒定成重傷害的意圖（為打黑組證），實事求是地對當事人作出了公正鑒定。王立軍非常不滿意：“這種愚蠢的民警用來幹什麼？刑拘！”

一民警吸毒，按治安處罰法，首次吸毒將按戒毒處理。王批示：刑拘、開除。

民警在野外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無人管吃喝，於是就在對講機裡詢問此事，結果被處分。

有民警將若干年前天安門事件中那首《揚眉劍出鞘》的詩轉發到了公安部的網上，結果被追責。

民警小徐外出午餐返回時，被保安攔住，令其出示警官證。小徐忘帶了，同路八位民警掏出證件證明小徐是同事，保安仍不准小徐進門。於是小徐說：狗仗人勢。話傳到王耳裡，當天下午小徐就被發配邊關，正準備結婚的未婚妻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現實，祇有揮手向他拜拜了。

一位近五十歲的老民警值班時，因在回答上級檢查組的電話諮詢時沒達到“要求”，結果被弄去了離家數百公里之外的邊關，把一個和諧的家庭攪得四分五裂。

有報社記者欲採訪一辦結案當事人，但不知其地址，就向從事公安工作的同學求助。公安同學想群眾所想，幫群眾所需，就通過公安內網先查其人，再循線追蹤，以人找地址。後將結果告訴了記者同學。老王知道後，火冒萬丈，當即降下聖旨：“嚴懲內奸！”分局為了達到“嚴懲內奸”之目的，專門組織了幾人喊上公安同學到一預設場所打麻將（重麻十元），然後暗中提取了錄像和麻友指控資料，又通過酷審掌握了公安同學耍小姐的情況。“證據”充分後，一舉將其拿下。

眾民警參加朋友生日宴會時，閒聊中流露出了一些不滿情



2010年4月24日凌晨，重慶主城高新區一大型數碼產品賣場突發火災，王立軍在現場指揮滅火。

緒，結果被人暗中錄音錄像。之後，凡參加生日宴的單位被通報批評，說成是一個整體跨塌的集體，領導被撤職、降級，民警被處分。

小吳在大學時是文體骨幹，吹拉彈唱，打球照相，樣樣都在

行，而且性格開朗活潑，是出了名的文體活動積極分子。可是，自從當上“藍精靈”服務隊員之後，他變得謹小慎微、擔驚受怕了，連走路都害怕踩著螞蟻。不到半年，由於高度緊張和嚴重失眠，不到三十的他不但頭髮全部脫落，而且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質。

文盲的文化夢

讓我們來欣賞欣賞王博士的幾段語錄吧：

“在古埃及有位名叫弗洛西斯的哲學家說中國沒有哲學。他簡直是中國的民族敗類！”——這是老王在局處長會上的講話。

“跳出宇宙看地球，地球就是個乒乓球。”

文強槍斃之日，全市民警收到了由王欽定的一條短信：“文強千古，教訓深刻。”

平台由王欽定了兩條用繁體書寫的標語：“提高群眾的見警率，增強與罪犯碰撞率；接觸群眾最直接，打擊罪犯最徹底。”

“我可以用一副對聯來形容政治部的現狀，‘隊伍沙漠化

不成體統，金露其外敗絮其中。’”這條千古奇聯經王欽定後，居然堂而皇之地掛在了市局政治部的網頁上。如此對仗工整、文采橫溢的曠世雅作，盡顯老王之大家風範。

王就一高中生，曾推薦去人民公安大學進修了一年多，現在居然成了擁有數十個頭銜的教授、博導、專家。這些頭銜是如何來的呢？王到重慶後，發現自己學位太低賤，與直轄市和自己的地位不相匹配，就令專人去各大專院校遊說，乞求其給他頭銜。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大學求之不得，心想傍到王大爺這棵大樹有利無弊，多少也會沾點光亮。於是，紛紛施捨，包括一些專科校皆擲了一頂帽子給他，使老王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獲得了多所院校的什麼教授、名譽校長、博導等稱號。可是，其中重大、西政不怎麼賣帳，因為他們認為授予榮譽稱號是一件嚴肅的事。你老王一介武夫，不但江湖無名，而且毫無建樹，與教授、博導之類名不符實。為此老王極為不爽，就派一副局長專門辦理此事。最後，兩院校迫於壓力和礙於面子，還是違心地滿足了王立軍的心願。

王聲稱交巡平台有 42 項專利發明，並且都是他的傑作。還派多人長期蹲在北京，專門疏通關係，申請專利。結果一項也未通過，因為國家專利局的人“有眼不識泰山”。於是，王立軍又向重慶市科委申請重大科技獎，仍未如願。

王立軍不僅是局長、教授、博導，還是科學家，他在分管教育文衛的首次講話就說：“這算對了我的胃口，我本來就是搞科學研究的。”王立軍是個科學家並非空穴來風，他還真有這方面的天賦，他說自己有 140 多項國家專利，很可惜不見一件服務於民。在重慶市 2012 年公佈的最新科技進步獎上還真有王立軍的大名，但不知此王立軍是不是彼王立軍。

王立軍最愛把自己打扮成文人雅士，辦公室裡以書為主，辦公桌上以書法筆為主，批閱文件總是用硬筆、寫繁體，表示

自己是個博古通今之人。於是，全市上下積極仿效，文件上、日誌中、廁所裡，凡是有文字之處，皆標起了繁體字，一股崇王媚古之風在重慶市公安局迅猛刮起。而關於使用簡化字的問題，國務院早在五十年代就有明文規定。這樣大張旗鼓地否定上級指示、復闢舊制之風舉國少有。

曾經有一次，王立軍發瘋，說忻建威（秘書）沒把一隻杯子擺好（那杯子一直都是那樣擺的），他破口撒野：“操你媽的，大字不識幾個，像殘聯派來的，老子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老子讀的書可以把你火化了。”其意是說忻建威沒多少文化。有次他還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忻建威要努力學習文化。

又有一天，他覺得牆上、地上空空的，一點文化含量都沒有。指示要文化建警，於是把嶄新的地磚全部撤掉，重新把打黑英雄的大名燒製於地磚之上，讓行人天天頂禮膜拜。指示有關人要在牆上弄點文化。於是，有關人又是去外地學習取經，又是到美院拜師學藝，又是請專家挑燈設計。幾易其稿，最後終於把警營文化設計方案呈到了老王的府上。

三天後，負責此項工作的一位副局長畢恭畢敬地去老王府上徵求意見。老王把頭埋於文件之中，像沒聽見副局長的請安一樣，老半天不哼聲。當副局長再次請安時，老王一把抓起那份方案就朝副局長的臉上砸去：“亂彈琴，這是什麼狗屁方案……”副局長被罵得目瞪口呆，拾起方案，佝僂身子，倒退而出。然後把方案向在門口等候的方案制定者的臉上砸去：“亂彈琴，這是什麼狗屁方案……”

為了迎合老王的口味，一夜之間全市所有公安機關都建起了警營文化沙龍。連民警工資都成問題的邊遠區縣都請去了重慶市最高級別的設計師，花費近千萬搞裝修。市局規定，每個單位至少不能低於一萬冊書籍，為了迎接檢查，又無錢購買，他們不得不去地方圖書館租借應景。

“下班了怎麼能回家呢？”

王立軍剛到重慶時，沒把家眷帶來，下班後顯得有些孤單，他先就趁夜暗去外面泡澡，後來就去機關大院其他辦公室轉悠。王立軍發現，民警們下班後，都關燈回家了。“下班了怎麼能回家呢？”他感到很奇怪，“下班後應該加班呀。留我一人在這黑燈瞎火的大院好無聊，好寂寞，好難過。”於是他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通知：從今以後，民警下班後一律不准回家，必須加班。還細化規定：處長每天要加班多少小時，科長每天要加班多少小時，民警每天加班多少小時。在市局網頁一個王立軍的講話材料中他這樣描述道：我欣喜地看到，我們的民警每天加班達三、四個小時了。我可以樂觀地預料，不久之後，他們每天加班將達到七、八小時以上。於是，基層單位也紛紛效仿，有的分局規定，民警晚上十二點下班；科所隊長凌晨三時下班。有的單位還把這種極不正常、嚴重違反《勞動法》、《公務員法》的作法當成經驗推廣。在經驗材料中說：“我們加班加點已成為一種常態，一種全新的工作模式，一種民警的自覺行動。”

這幾年，加班加點幾乎成了民警們生活的全部。按照國家規定，公務員加班後不補假就補薪。王立軍來之後，莫說補假，連正常的星期天、重大節日也被剝奪了（大多數民警三年來沒回家過一次春節，沒正兒八經地休息個星期天，值班補休也被一律取消），甚至清明節也絕情得不給民警時間去祭拜先人。其結果使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忙起了疾病，百分之十一的人忙完了夫妻感情，百分之八十的中老年民警產生了退休想法，百分之九十八的年輕民警對自己的選擇產生了懷疑。

就說開會吧，他早不開，晚不開，專門在下班之後、深

更半夜、凌晨通知開會，這已成為王立軍之工作常態。

刑偵：“他就是半瓶水”

一邊遠縣局無人吸食、販賣毒品，王立軍卻硬性下達了偵破毒品案的指標，並文件規定：違者領導下課。為保飯碗，縣局祇有把民警派去數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蹲守，每年耗資人民幣幾十萬元。亂下指標、亂追責的破案法逼得基層民警不得不走向用錢買線索、一案多報的歪門歪道。哪知被人舉報，又有一批人受到株連，這種逼良為娼之事，這幾年老王同志幹了不少。

如秀山緝槍，先花錢雇一媒子（協勤）去浙江、福建等地遊說、唆使，把那些早已金盆洗手的有造槍前科的人動員、誘騙至秀山，說有人大批量購買槍枝，並先修好造槍作坊，購置好造槍工具。待造槍快成功之時，公安立即出動緝槍收繳。由於“戰果”不明顯，數量太小，治安總隊連夜將裝備武器拆卸後運至現場讓老百姓觀看，讓記者拍照。

在秀山，沒看到用於造槍的車間、機床、模型、工具，以及原材料。祇有一大堆破舊的烏槍。誰知一回到重慶，大報小報電台電視台一擁而上，鋪天蓋地全是重慶警方大奏緝槍凱歌的文章。說重慶警方如神兵天降，一夜之間打掉了數十個地下兵工廠，收繳了數條槍支，以及大批彈藥等，偵破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造槍案云云。一時間使重慶警方聲名鵲起。

刑偵專家老右從事公安刑偵工作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了，他是重慶市公安刑偵戰線上赫赫有名的尖刀和專家，凡出現了棘手的大要案，市局領導都會把他召喚進專案組。老右說，拿句農村人的話來作比喻，他就是半瓶水，響叮噹！你說他不懂，他又懂一點，並且還裝得比內行還內行；你說他懂，他什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盡講些外行話，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2011年5月27日，在重慶市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有“打黑英雄”之稱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滿票當選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右)從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光國手中接過聘書。

譬如在辦“3.19”專案中，他拋出了一個“圓圈理論”，即以發案現場為圓心，以重慶市最遠的城口、秀山為半徑進行圍追堵截。重慶的地形像一隻雞公，這“圓圈”一畫下去，就把周邊的四川、貴州、湖北等地劃了進去，按他的思路，這些地區也必須

去開展工作。可別人怎麼可能聽他的指揮呢？於是他又說“圓圈理論”僅限於本市。那麼，既然如此，拋出“圓圈理論”幹嗎？在全市範圍內進行圍追堵截不就完了嗎？

中國公安刑事偵查工作，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其規律被普遍使用。例如“以防範為主，以破案為輔”就是一條基本規律。基層民警祇有在抓防範中才能瞭解和掌握包括違法犯罪在內的更多的社會信息，為打擊破案奠定堅實的基礎。可是，老王卻另有新招：一是把基層派出所的大批骨幹抽去不能接觸群眾的交巡平台。二是撤掉接觸群眾的橋梁派出所。三是招進大批技術人員充實刑偵戰線，走技術刑偵的所謂西方之道。結果大大削弱了刑偵力量，給重慶刑事偵查工作造成了顛覆性破壞。

“其實他滿有人情味，只不過……”

民警程明累死崗位後，在王立軍的親自關照下，不但獲得

了人民幣上百萬元的資助，把程妻從遠郊區縣調進了主城區，而且王立軍還承諾給程明八歲的女兒保證工作，還寫進了什麼綱領性決定。只可惜，程女十幾年之後，不知王立軍是否還在重慶市公安局掌權。

王立軍在一次大會上慷慨陳詞：“在所有的公務員中，公安最辛苦，每個月發五萬元工資也不過份。”

有人向老王反映，他有一位戰友在某分局當民警。王立軍大悅，大筆一揮：重用！於是其戰友被提拔，戰友之女被破格從警。

王立軍比較好客，凡有客人來，都去五星級酒樓，王立軍帶的女研究生經常隻身從外地來找他，王立軍皆以國賓規格單獨接待。

王立軍一天最高興的時候是在餐桌上受到大家頻頻敬酒，受到大家眾星捧月之時。

“我對我們的同志歷來是保護的，比如說盧中常（治安總隊長），檢察院幾次要抓人，都被我擋了回去。”——這是王立軍在一次電視電話會上的講話。王立軍還在不同場合講：“在‘打黑除惡’中，我保護了不少黨政要員，某某某嚴重涉黑，就是我保下來的。”

2008年7月13日，王立軍去到網監總隊說：“我再一次說屋裡綠化這個問題，重慶的僂人球、僂人掌等花卉植物便宜得很，辦公室能配置就配置。不然天天在這裡坐著一個小時沒問題，十個小時肯定有問題。這一點上你們不信，可以去我辦公室看看核糖核酸的裂變，其中電輻射，磁力改變，是六大因素之一。我希望下次來看到綠色。”王立軍的聖旨當天就傳達到了全市所有公安機關，有的單位連夜就開始栽花種樹，後來還把辦室有無花草作為正規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他喊來手下：“馬上給我修個澡堂！”經工人們挑燈夜戰，

兩個月後，一個富麗堂皇的澡堂落成了。偌大一個澡堂，一人洗澡多沒趣，於是由市局正式下文：“在立軍副市長的躬親指導下，市局民警浴室順利竣工並投入使用……週一對市局領導開放，週二對副處級以下領導開放，週三至週六對民警開放……”而正處級領導不在其中，回家去洗吧。從此，到機關洗澡成了各支部的議事日程之一。

王立軍自己生活講究，也沒忘同志們。王立軍發明創造了“世界一流的民警機關食堂”（市局文件稱）。食堂有生魚片、日本料理、韓國燒烤、法試面點等數十種中式、西式美味佳餚和牛奶、咖啡、果汁等多種飲料。每人一頓要消費人民幣兩百元左右，只象徵性地收取三元費用。沒多久，民警們就厭煩了，就偷偷跑出去吃麻辣小面了。於是，王立軍指示紀委派督察去大街小巷餐館“大搜捕”，不准在外面餐館進餐，凡不進機關食堂進餐者一律嚴懲不怠。結果好了幾天又不行了，於是又下文，實行領導責任制，凡有民警違反，領導輕者追責，重者撤職。天天派督察在飯堂監視，聽誰吃飯時筷子碰響了碗，看誰喝湯時湯匙用法不統一（湯匙祇能由內向外舀湯，說是西歐禮儀，要與國際接軌）等。一個飯堂，被弄得比監牢還監牢。民警進食堂吃一次飯，等於經歷一次煉獄。

市局經偵總隊和禁毒總隊駐紮在遠離市局機關大院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城鄉接合部。為了顯示市局機關食堂的一派繁榮景象，立軍同志別出心裁，規定與命令排隊坐沙龍一樣，經偵總隊和禁毒總隊每天必須乘專車去市局機關食堂就餐，即強迫“請客吃飯”。為了不摺不扣貫徹執行立軍同志指示，又不影響正常工作，兩個單位就列出了民警進餐日程表，每天安排民警按比例去市局機關食堂就餐。凡當天去市局機關食堂就餐者，不准外出遠距離公幹，不准請假，不准遲到，不准他人頂替，提前一小時集體乘車前往，還必須由領導帶隊。有帶隊領

導把自己談諧地稱之為”值吃飯班。”

“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

有人說老王有“自戀”症，他不但經常獨自照鏡子，而且經常獨自欣賞自己的相片和錄像片。

王立軍每天要穿不同的西服上朝，每次要以不同的西服上鏡，每回要以不同的西服上網，盡顯其風采。

一位五十餘歲的女民警給王寫信，對他的儀表十分欣賞仰慕，王大筆一揮：提升！於是她由民警升為處級領導。

他不但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還非常“關心”民警的形象，給每位民警專門定做西服、皮鞋，警服亦重新度量尺寸，重新設計製作，只不過不要重慶本地原來的廠家做了，專門請來了家鄉人，還把服裝廠也從家鄉搬來了重慶。人民幣四百餘元一套的西服，做成了人民幣三千多元一套，而質量並未改變。

他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之後，第一次就對班子中德高望重的副局長、黨委副書記王華剛發了火。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到重慶後，重慶媒體把他的到來當成一樁新聞事件去做。為了使這條新聞出彩，他們就通過網絡和東北媒體的朋友，弄了一些王立軍諸如”打黑英雄”之類的資料。這應該說是往他王立軍的臉上貼金，按社會上的說法是”拍馬屁”。哪知王立軍不但不領情，還極其霸道地質問王華剛這些材料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為什麼要那樣幹？問得王老副局長莫名其妙。

有處級領導在向上級彙報工作時，沒有說”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王立軍英明領導的結果”的話，結果被革職為民，還扣了頂”勝在起點，敗在終點”的帽子。

一天晚上，王立軍洗澡時覺得水不太熱，就大吼大叫起來。一科長路過，就主動上前聽旨，結果拍錯了馬屁，立即被革職。

王立軍去一個公安分局檢查工作。車停穩後，當地公安分局長很敬重他，馬上屁顛顛地跑去左手擋車檻，右手給他開車門。王立軍下車後，一臉不高興，當著全局科所隊以上幾十位前往迎接他的領導的面怒聲質問：“你是誰？剛才是你開的車門嗎？誰叫你開的？這種小民警幹的事是一位分局長幹的嗎？亂彈琴。”

其霸道行為勝過軍閥

禾苗在王立軍身邊工作了八個月，寫了七次檢討，每月不少於一次。就說文件處理吧，每天都有幾十件，一天不處理就會積一大堆。一次，有份急件王立軍未及時處理，還責怪秘書，說秘書有意把急件藏文件底層了。他把秘書痛批一頓不說，凌晨三點了，還把辦公室十幾位工作人員喊去，站成一排挨個臭罵，個個被罵得文錢不值、體無完膚。最後指示：“每人手寫三千字的檢討，明天上班前交老子手頭。”

那次他到墊江公幹，武警保鏢在他身後稍慢了幾步，他破口就罵，現場數百群眾、武警官兵、人民警察無不搖頭皺眉。

有一次，服務員上菜上慢了，王立軍張口就罵：“他媽的，把你們老闆喊來，還想不想開了。”然後對秘書說：“給治安隊打電話，把這家酒樓給老子查封了！”在各種場合，王立軍都極力顯示其權力的至高無上、唯我獨尊。

王立軍的行為舉止與其他領導的行為舉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次，他去北京公幹時陪劉光磊晚餐，一位服務員不慎將湯水灑了幾滴在劉光磊身上。坐在旁邊的王大爺開口就罵，罵得服務員都不敢進屋了。當時，劉光磊在打電話。話畢，他把服務員喊進來說：“小伙子，對不起，我剛才在打電話，對你態度不好，請原諒。”



2012年2月2日，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據悉，近日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聯繫經濟領域工作。”

王立軍身邊有二百多人專門為他一人服務，除保鏢外，照相、錄像（由於穿著藍色制服而被民警稱為“藍精靈”）的就有三十多人，其規格和盛況超過中央領導。他每天除屙尿、睡覺，都必須照相、錄像，並製成畫冊、光碟，闢專室、

置專櫃、派專人保管守護。大家都知道這事，但不明白其真實目的。一天早晨，王立軍見內網上有張自己的相片不中意，他拿起電話命令分管領導三分鐘內趕到他辦公室。分管領導由於住家離機關較遠，就通知手下先去領命，結果雙雙被追責，一個被送進“五七”幹校，一個棄用出局。

“聽說市局機關有二百多人專門為他服務，是不是誇張了一點啊？”我說。

“讓我想想。”禾苗（給老王當了八個月的秘書）掏出香菸點上，猛吸了一口，然後把白色煙霧徐徐吐出，“應該沒有誇張，你可以數一數。從全世界採購食物、日常用品、高檔衣物、玩物的就有一二十幾人（採購的東西堆滿了整整一大屋），膳食團四、五十人，“王辦”三、四十人，“藍精靈”影視組二、三十人，文字宣傳組一、二十人……細算起來恐怕不會低於二百人。”

進餐了，老王先服蛙油（每盒人民幣400元，每天一盒，每月人民幣1萬2000元），然後工作人員按王的指示，先盛一小碗飯給其他人嘗。若沒有問題，他才動筷子。酒要他親自看

著開瓶，事先開瓶倒的酒他一滴不沾。

“操蛋，這菜有問題，酸了！”突然，王大爺大冒肝火。

雲生副局長馬上過去嘗了嘗，沒嘗出問題；處長也去嘗了嘗，還是沒問題。

“我說有問題就有問題，把他們（炊事人員）開了！”

衣架上掛著人民幣上萬元一套的意大利西服。床下有幾十雙價格不菲的皮鞋（少則七、人民幣八千元，多則人民幣三、四萬元一雙）。茶几上有一聽人民幣上萬元的茶葉和一款全世界都不多見的，人民幣幾十萬元一台的照相機。市局在兩家五星級酒樓長期包租了三套總統住房供他一人享用，每套每晚掛牌價為人民幣 3 萬 8888 元！王立軍之奢，古今少見。

老王把慵懶的身子仰躺於沙發上，雙腳脫去皮鞋、襪子，一隻腳大叉開支到桌子上，另一隻腳正接受足療師的按摩。桌子左右立著持槍武警。前方是負責照相、錄像的“藍精靈”服務員。身邊一米開外有兩位廳局級領導在向他畢恭畢敬地彙報工作。老王向上推了推平光眼鏡，覺得嘴裡缺少點什麼，就把目光朝旁邊斜去。秘書心領神會，馬上過去把一盒歐洲糖果添到他手上。老王一邊品嚐，一邊哼哈，不知在吃糖，還是在回答問題。

王規定：凡有特產的區縣，都要像古時被奴役國進貢皇上一樣，將其特產無償運送市局機關，以孝敬老王。老王要吃無污染蔬菜、水果；要喝無添加劑飲料；要品青藏高原蟲草。於是，一些有特產的區縣組成了特產專門班子，實行精種（養）、精選、採購、運輸一條龍服務。於是潼南蔬菜、秀山土雞、忠縣飲料、彭水大腳菇、酉陽黃牛肉紛紛上貢，其陣仗與古時進貢有過之而不及。

王立軍的精力怎麼如此旺盛？因為他吃的是青海蟲草、蒙古烘饃、北京鹵蹄和日本性保健品。在他辦公室裡，經常可

以看到啃剩下的豬骨頭、整盒東北蛙油和大批歐洲進口衣物、食品。

王立軍“大手大腳花錢如水”

耗資人民幣 6000 多萬元的所謂“陽光警務平台”(全市共 5038 台,除每台造價人民幣一萬元外,還有維護費、聲訊費、點擊費等),其實就一勞命傷財的擺設,甚至可以說是一堆廢鐵!

新警校修好後,王對警校的環境佈置不滿意,指示推了重來,校領導說沒有錢。”祇有想不到,沒有辦不到。”王信口就來了”聖旨”:”由各單位分擔!”於是任務很快下達,全局從機關到基礎,皆派出專人,奔向全國各地購買奇石、奇花異草,有的單位還受到特別眷顧,除購買奇石之處,還分擔了挖魚塘、掘水渠、栽竹子的任務。

老王規定,每個單位必須養多少狗,修多大狗舍,配多少養狗民警。僅此一項,全市就一次性投入(修狗舍、買狗兒)除土地費用(共 120 畝,每畝按劃撥地算,每畝人民幣 40 元;按市場價算,每畝最低價 100 萬)外,高達 2000 多萬元。每年餵狗食費人民幣 120 餘萬元。還有民警每年人民幣 800 餘萬元的工資。如此大一筆投入有多少用途?幾乎沒有。這就是老王“豪華警務”的風採!還有那直昇機、那反恐突擊隊,還有什麼近五十個項目進入操作程序,聽起來熱鬧非凡、熱血沸騰,但仔細一想,沒一項管用的,全他媽瞎胡鬧!這哪是在搞公安建設,完全在燒錢!在犯罪!

由於王立軍大搞豪華警務,大手大腳花錢如水,很快就使機關開支難以維繫了。每年出現人民幣上千萬元的虧損由誰付?王立軍先命令治安、禁毒、經偵、交通等部門加大罰款力

度，並親自下達了加大向社會罰款力度的指標。結果這些部門對王立軍所下達的天文數字嚇得雙腿發軟，同時也引起了所罰部門的強烈不滿。聰明的王立軍靈機一動，馬上把矛盾轉嫁到了各分縣局，他強迫各分縣局，僅伙食費一項，每年就要向市局貢獻人民幣 500 萬元。有個百十號人的小分局當年就被搜刮伙食補貼人民幣 220 萬元，全市基層單位每年被搜刮伙食補貼人民幣 7400 萬元。

“偶像”、“壞人”、“陰謀家”

《見證王立軍》的作者首次知道有王立軍這個人是 2008 年 3 月。當時，他在單位的“網上學校”中偶爾看到一部題目為《鐵血警魂》的長篇報告文學，其中的主人翁就是王立軍。他被王立軍的魄力、膽識和人格所深深折服（同感者眾），於是就將此書打印出來，再次認真拜讀了一番。還向不少同事推薦此書的同時，寫了一篇題為《這才是真正的警察》的讀後感寄給《重慶公安報》副刊編輯老李。他當時以為自己這篇讀後感不但會馬上刊登出來，而且會引起轟動。兩週後不見刊用，他就打電話詢問原因。老李說：“你怎麼會寫出這樣的文章？這不明擺著是拍馬屁嗎？”“他王立軍與我遠隔千山萬水，且素不相識，又無任何利益關係，我拍他的馬屁幹嗎？”作者說。

作者曾經採訪過數十位處局級領導，但印象深刻的不多，這位分局長是其中之一。他的嘴中時不時就可以流出幾句立軍同志的最高指示。給人的感覺，他應該是立軍同志的忠誠信徒。其實不是感覺，他就是，他不只一次地說過“立軍局長的話就是最高指示，貫徹執行立軍局長的偉大精神，就是對黨的忠誠”這樣的話。

一年前，作者單位來了位年輕漂亮的女研究生，她告訴作

者她的最新目標就是找一位男朋友早點把自己嫁出去。奔著這個目標，那陣子她出去見了不少人，汪就是其中之一。她說汪能說會道，特別善於利用各種關係。他大著膽子給王立軍寫信，極力讚揚王立軍所推行的機構改革等而受到王的寵愛，把他調到身邊工作。沒幾個月，他又搖身一變，調去了市政府。最近，作者接觸到了汪的一位好朋友，他告訴了作者汪快速離開王立軍的原因。

汪比較年輕，閱歷很淺，但他非常渴望上進，特別喜歡王立軍那種天馬行空、呼風喚雨似的風雲人物。當初，他把王立軍不是當人看，而是當神供起來，在他眼裡，王立軍就是偶像中的偶像。當他得到王立軍的賞識時，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他連續幾個夜晚不能入眠，他在心裡暗暗發誓要為王立軍馬首是瞻、赴湯蹈火！

很快，快得幾乎接近光速的時間之內，汪就對王立軍的認識產生了徹底的、顛覆性的變化。於是他給他的朋友發了一條保存至今的短信：“王立軍是個壞人，我想走。”於是，他迅速逃離了王府。

當初，王立軍到重慶不久就糾偏滅虛，就親臨一線指揮搶險，就坐出租車暗訪。王勇還為自己本家出了這樣一位局長而暗暗高興（曾為本家出了王洪文而抬不起頭）。後來王立軍在“3.19”案中瞎指揮、延誤戰機，還以為是個別現象，不足為奇，人一生哪有不做錯幾件事的。可是，現在他才發現這王立軍根本不是個東西。從表面看，他長得人模狗樣的，是位出色的實力派演員。有一次酒會上，一位長期跑公安的女記者趁敬酒之際問王立軍：“立軍局長，聽說因為打黑，您遭到了報復，妻女被害，情況屬實嗎？”王立軍稍一愣，馬上鎮靜起來，臉上頓時寫滿憂傷，然後默然離去，似乎不願提起內心的傷悲。其實，記者是故意詢問的，因為她昨天還見過王立軍的妻女，她

早就知道那是網上的一條假信息。通過問話，曾採訪過多屆市公安局長的女記者得出一個結論，王立軍人格有問題，太虛偽，太陰險，不如文強。從背後看，他是個陰謀家，他所謂的打黑，就是要把公安局原來的領導們全部弄下課，換成他的親信；把老闆、公司全部折騰一遍，通過威脅利誘，然後為他所利用。

王立軍“有嚴重心理疾病”

從心理學的角度講，王立軍存在嚴重的性格缺陷，有嚴重的心理疾病，直接導致他心理變態、人格扭曲、官德淪喪——“這樣的‘病人’，這種性格偏執、人品不佳之人職位越高，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害就會越大。”一位交巡警在公安部“好警網”上發帖說。

有一次，老王坐直昇飛機去墊江公幹。下飛機後就惡暴暴地叫秘書去把安祥勝（市局辦公室領導）喊來。當安祥勝氣喘吁吁地跑到老王面前時，老王大光其火：“給我滾回去！”至今為止，誰也不知道老王當時哪根神秘出了毛病。

有人說王立軍膽識過人，其實他膽小如鼠。他不僅在公安局設置了全國公安機關最嚴格、最嚴密、最高端的人防、技防設備，而且對攜帶挎包進入市局大院的民警嚴加盤查，擔心挎包裡面有炸彈。警車進入市局大院比進中南海還困難，除開車者有特別要求之外，還必須有特別的通行證。一天傍晚，有消防軍官開車去市公安局大院辦事，當車駛過王立軍身邊時（王在大院行走，人、車是不能從其身後超越的），王立軍十分驚惶：“這是誰呀，車開這麼快，好嚇人啊，把他拿下！”於是消防軍官被關了起來。

他一位秘書不小心撞掉了置於窗台的物品，王立軍張口就說：“你想陷害我是不是？”說秘書有政治圖謀，限制其從



2012年2月5日，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到市教委、重慶師範大學調研，瞭解重慶市教育工作情況。這是王立軍最後出現在公開場合被拍攝到的截圖。

此不准上樓（王在樓上辦公），爾後將秘書發配他鄉。

懷疑一切，詆毀一切，是王立軍的性格特徵之一，一年內他可以換去三、四位秘書，兩年內可以換掉五、六位辦公室主任。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時刻高度緊張，小心謹慎，戰戰兢兢，每晚惡夢。今天在他身邊工作，明天就有可能被掃地出門。在他身邊經常出現生面孔，大家一看到生面孔就知道又有人栽了，真可謂伴君如伴虎啊。在他身邊工作的民警無一人是心甘情願，都想盡一切辦法躲瘟神般躲著他，遠離他，通過各種門道紛紛調離“虎口”，都把離開他當成一種解放，一種幸福。

老王打電話有個習慣，動不動就冒無名之火。火一上來就摔手機。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稱，他不到三天就會摔壞一部手機。後來，服務人員就多了一個心眼，一旦發現他火上來了，就做好了接手機的習慣。剛開始時接不著，久而久之，工作人員就掌握了規律，發現他大多時候是右手摔手機，並且是往

右後方摔。於是，工作人員一見他發火就往右後方快速移動，結果十之八九使王摔出的手機穩穩地落到了工作人員手中。為此還贏得了老王多次苦笑。

王大爺在辦公室飲水有個習慣，不能把倒好的茶水直接放於桌上，要親自遞到他手上。一個夏天，服務人員倒了一杯熱水，發現太燙，不敢馬上遞上去，就自己雙手捧著，結果把雙手燙得通紅也不敢放下。不巧，自己的手機又來電話了，並且不斷來電話，他也不敢接聽。

開水送出後，他把雙手伸進冰箱十多分鐘才止住痛，但被女朋友深深誤解。女朋友問他為什麼不接聽電話，他無論怎樣解釋，女朋友都不相信，都說不可能有這樣的領導，都說他在扯謊。

2011年四、五月間，全市交巡警一片嘩然，紛紛在公安網上大倒苦水，矛盾一邊倒：直指王立軍。每天上萬人點擊閱覽，引起包括北京、上海、西藏在內的全國數萬同行的同情與聲援。重慶真正的不穩定因素在哪裡？在公安內部。“重慶市公安局已成為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而這一切的引起皆緣於一個人——王立軍！幸好當時郭維國副局長頭腦清醒，在他的正確引導下才使局勢倖免惡化。

近三年來，中央領導除胡錦濤未到重慶之外，其餘大都來了，並且還來了大批部級頭頭，以及大批行業官員。他們無論來幹什麼，都要對王的政績肯定一番，而公安民警心裡最明白那裡面有多少水份。一次，有領導在台上說“王局長讓犯罪分子聞風喪膽。”話音一落，就有與會民警在下面接嘴說：“也讓民警聞風喪膽。”因為中央領導一走，不知又有多少人的帽兒落地。

後記

感謝哈耶出版社和編輯為本書出版所給予的支持、鼓勵和付出的努力。更是感謝知情者為本書提供的第一手的絕密資料。

書中引用了很多媒體的報導和資料，還有學者、專家及媒體人士的文章和評論，在此致以誠摯感謝。書中所引用的資料盡可能都註明其出處和來源，但因有些文章在網路中幾經轉載，難以辨清其初始來源。如有錯漏，特表歉意，並懇請來函說明，若有機會再版時一定補正。

劉常昊
2012年10月